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

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

奏議

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

臣乃者一再獲侍緝熙殿燕閒伏蒙玉音宣諭自後不妨時時請對臣感激知遇愧未有以報塞公積精儲恩凡得十事以仰承清問畫一條具庶便覽惟陛下留神垂聽臣不勝卷卷謹具如後

一臣伏見比日以來天文示異何其稱也六月庚辰流星晝墮其占為覆軍為陰謀越十日己丑癸感入太微垣其占為饑為逆為變七月戊辰太白經天其占為兵為秦彊為不臣此金火二星之變至于今未退也而火迫內垣尤為急切越六日丙午以後金星行入東井夫孽非天作變不虛生陛下亦思所以省己愆回天怒乎漢相王嘉謂動民以行不以言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微細猶不可許况於上天神明而可欺乎人皆以為至言臣謂如此言者在二漢以來絕少抑不知民與天一也安有為欺民之事而可以應天亦安有為欺天之事而可以動民者此猶未免於擇焉不精然其五言之大意則固已深中乎千有餘年應天動民之實病矣臣每見近年以來羣臣封章多言陛下每遇祀饗必逢開霽每有禱祈無不響應及而臣嘗



以為此特淺之為見者耳大水大火大其天盜無歲無之而不此之問乎姑以今年所聞如正月而徐邳覆軍二月而恩寇作亂三月而黃陂遂將四月而建卒違命五月而禁衛失伍六月而京口挺禍七月而高郵阻兵封章奏疏非不多矣而不以是為異也不特此也雖乾文示異無月無之亦能盡徹於陛下之聽乎陛下聞災異聞變豈未嘗不知畏懼也而臣猶有疑於動民以言應天以文則民未可得而動天未可得而應也天未可應臣何以知之以民未可動知之耳民未可動何以知之臣半年之間涉萬里長途所接州縣民吏語及親政未有能深信者至江淮以來則憂危之語日聞以此知民未可以虛言動也民未可動則天史不可以虛文應也惟陛下實體而篤行之

一臣比者伏聞陛下嘗於經筵對羣臣論及漢帝委用儒生牽制文義優游不斷陛下慨然有感於元帝不得真儒而用之聖學高明誠足以破千載不用儒生之陋然臣嘗讀漢史每於元成二君而有感焉因為陛下試陳之且人主心術之隱嗜好之偏獨居深宮之中誰得而知史冊雖書人亦不盡信也而班固於此二贊獨舉他贊其言曰臣外祖兄弟為元帝侍中語臣曰元帝

多材藝善史書鼓琴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分
刊節度窮極幼眇少而好儒及即位召用儒生委
之以政牽制文義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帝其於
成帝贊曰臣之姑充後宮為婕妤父子昆弟侍惟
惺數為臣言成帝善修容儀外卑正立不內顧不
疾言不親指臨朝淵嘿尊嚴若神可謂有穆穆天

子之容矣博覽古今容受直辭公卿稱職奏議可
述然湛乎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言之可為於
邑臣嘗以為此二贊蓋班固直以為漢業之衰始

此故詳著其致衰之因乃在於宮庭屋漏之聞故
以侍中婕妤帷幄近習之言蓋之方二君之親近
儒生容受直辭也人必謂多材多藝而又能用儒
有威有儀而又能受言有君若此太平可以立致

不知其退而居乎深宮之中則聲樂之瀕心酒色
之惑志所以交攻於內者乃爾是時非無真儒如
蕭望之劉向諸賢也然外戚如許史宦官如恭顯
皆得以害之至於連坐繫獄向不見用而望之死

此無他儒生與戚官不兩立而用儒受言與聲書
酒色亦異塗此重則彼輕勢使然也雖然方二君
之耽樂也亦自謂曲房隱閣誰得而知之不知左
右前後之臣亦有以此而告諸史臣者後世之史

臣知之則漢庭羣臣與當時之庶民固莫不知之

故班固於此二贊特出所聞之自以著上漢之端
其可畏蓋若此臣又蓄此意特以元成二君漢之
庸主不足為盛時道且著之表奏人所忌諱無自
而發今幸因 陛下所以語羣臣者若此取盡以
奏陳 陛下深念而力監焉

一曰伏見 陛下慨臨朝之既久積弊之未除內
出手書並命二相庶幾同心戮力新美治功小大
之臣改視易聽若有再睹外平之望此天與 陛

下以轉移人心之機也今既月餘而二相謀違未
皇事多牽制析六房而為二既多室礙分小治於
次輔又傷事體大抵四十年間韓史用事左相如

余端禮京鏗感象祖或二三月或六七月淺之為
丈夫者未嘗習見紹熙以前帝是正相於是更相
疑怪而分朋植黨者又各扇搖是非一則為縱容

子弟賓客多說一則為薦引執政都司之謗方賄
賂公行之餘而鄭清之能以廉儉首變貪風勇盡
凶得志之時而喬行簡獨以婉辭墜主善類今所
得之謗乃若及其所長為二相者安得而不辯然

而古人事業惟有聽規諫以自防聞橫逆而自反
不以尤人也臣嘗妄謂與其遠謫取謗必詰其所
從來則莫若存此二語以為自防自及之益而况
輪日當筆聚堂僉決此二謗者將有不待辯而自

租不然救出李處託為假故以避聚會則參差率
落之及其勢必坐獨相是誘者之計得行而並相
之舊與終不可復 惟陛下申諭大臣而加儆焉

貼黃

巨竊聞各行簡嘗於陛下之前且言未嘗贊
小人一時宰執皆親聞之此誘既無用辯近又聞
鄭清之以出入材館之客受賅法付京府鞠治
又以是前後致誘之因清之有不盡知也若三相
自今明白洞達事事若此則敵人無所用其聞而
推誠布公共濟國事天下尚有望焉不然則安能
以自解伏乞睿照

一曰竊見陛下自親大政杜羣枉之門開敢言之
路天下誦而歌舞之然且至郊關之內則所聞浸
異猶不以爲信也及問之在朝則曰聖度天寬未
嘗以言罪人言有不合則留之禁中而已雖給舍
臺諫之言亦有不付外者審爾則且必有甚於推
諫者矣祖宗盛時給舍臺諫未有短而不言言而
不行亦未有言之不行而不爭爭之不勝而不去
者如論陳執中論身疎論李定論胡宗愈論蔡確
等事至於十六八疏十七八疏至二十餘疏不見
於施行不已也紹聖崇寧以後此風遂泯然猶聞
見於中興之始極盛於淳熙以來而又大壞於慶

元嘉定之日幸賴陛下力掃積年嗜嗜之蔽王
遂洪咨彘請臣又相與振起而扶持之正塗不闕
羣聽蘇醒而比日以來又不逮前巨愚妄謂羣臣
不能以先正之所以事君者事君固不爲無罪然
陛下導人使諫之意亦不能無怠於初也伏見

孝宗皇帝於羣臣臺奏取其所有當行者疏之小冊
以示大臣或御便坐則責其有否凡羣臣皆得就觀
又有記事版書其要自以備遺忘蓋崇嘗有付
出之章奏亦未聞有不爭不辯之給舍臺諫嗚呼
爲君必如此而後爲不負祖宗爲臣必如此而後
爲不負天子安有臣謾言之而不復計其施行君
姑聽之而不復慮其爭辯臣恐天下聞之有以議
在廷之臣昧於去就之義則君臣之道兩有未盡
也惟陛下特出日言而申飾之

一曰嘗謂古者觀人之法不論其功而原其心夫樂
羊食子愛君也西巴放鷹違命也尚論二人則食
子者爲忍而放鷹者爲仁古之觀人蓋若此也去
歲封章嘗言陛下乃天命所歸人臣不當貪矣
功以爲己力因援故孫昭子之於孺牛漢文帝之
於周勃宣帝之於霍光宋文帝之於徐羨之傅亮
乞陛下以公戚私未知聖慮以爲如何也今日
不敢遠引前代久遠之事試以

孝宗皇帝近事明之且史浩事

孝皇于潛邸事無細大必取誨焉恩平之去
 孝皇之立浩有大功即位之始而相浩僅四閱月而
 去之厥十有七年又相之僅九閱月俾奉內祠大
 浩雖有功於 孝皇之身而不能掩其權譎之心
 孝皇念其功而疑其心凡再相而再去之前後當
 國僅及年餘此則古者觀人之法也 陛下不思
 孝皇兼浩之意乃猶眷眷於故相之家未嘗略有
 施行是舉也得無戾於 孝皇之意乎今圖回宗
 社大計將有矣論願 陛下先事致思以為久安
 長治之圖天下幸甚

一 竊見祖宗時儲蓄將帥先自遠路監司漸擢為
 京東淮南俟其績用既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
 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具有成績或召為三司
 副使或就理資序分為都漕以備帥臣之闕不惟
 諸歷險艱亦以竭絕覬覦不然奚為若是之縲繞
 不快人意也自比日以來選用制相太輕夫人皆
 可為之故有望實無聞之人僅歷郡守監司按之
 資望皆不可得而妄意圖之者此尤選授之所當
 謹也其在先朝知益州守不過一知郡耳猶必用
 從臣以上有當除待制者必加直學士以異之其
 謹重若此况制相之重而可以輕授乎

一 京口之寇外搖江淮內迫京輔此非小故也陳韓
 聞變即遣精銳三千擊之千第山死者不下五百
 人其生擒以歸于制司者尚七百九十餘人豈惟
 綏靜一方亦為國家稍雪累年招安之耻此當速
 賞元戎其餘將士趣令上功次第行賞而日復一
 日未聞有所旌異識者惑之而况惠廣之寇亦賴
 建康將士之力此在朝廷當有不踰時之賞今所
 以悠悠者不過曰少俟得實審議而後予之非有
 所吝也然京口密接行都事之虛實功之輕重夫
 孰不知進律遷官自可立吏勇曰在師中吉承天
 寵也王三錫命懷萬邦也將帥在軍蓋以錫命為
 寵若悠悠不行則人情解體謂王之無意於萬邦
 也況今事變方殷軍情反覆高郵之寇阻兵負城
 賞罰無章何以使人或又謂建寧之賞公亦未行
 此正歐陽脩所謂有事則大懼無事則不憂者惟
 陛下速圖之

一 比過江上聞去歲淮東抽取戰艦久而不返比
 又聞於淮舟師已為沿江抽回萬一有警言臣恐江
 自為江而不恤淮之不守淮自為淮而不恤江之
 無備彼此牽制有誤疆事又聞維揚與建康異論
 襄帥與淮西異論與蜀帥異論深慮寬闊左
 右以相伺察遣入中都以相譏毀此何時也而內

外睽離若此此事所關不小且每見朝論議董
當汲汲儲才以擬其後其餘帥閫雖當先事儲
今防秋迫近不容輕易亦宜行下戒諭各務體
毋相猜疑以詭緩急惟陛下與三大臣早圖之
一江陵為上游重鎮自趙方以虜勢浸迫移制司于
襄陽後來遂為定治自故相於制置使銜曾入安
撫二字由是遂以湖北安撫司職事併歸京湖制
置司湖北安撫既為虛器江陵太守遂同列郡事
權日削財力亦殫比年以來又自郡守外帥且兼
制屬其為前也滋甚朕有緩急始聞閉關虜圍襄
安肆掠于隨襄郢復之境於是時也江陵有兵有
力可以援之乎萬一校虜有謀以輕兵繼襄安而
重兵薄江陵則良蜀中斷而國之危其矣始因故
相有所偏係不恤大體今又而漸失初意矣舊章
此亦目前所當更張也惟陛下加之意

其間有至每欲僅當官會二百者且愚以謂若從
安邊所代此三家出錢贖業庶幾歲得由利亦可
助招軍之費其同時豪奪武斷之家似此者非一
竊計有詞至案自者必非一人若令刷具並與代
錢追贖以入于縣官則不惟可以濟軍實之用亦
以伸吏民之鬱之氣而給還元直仍不至有傷事
體一舉而三利焉惟陛下亟圖之

奏乞收回保全故相史彌遠御筆

且乃者抵冒誰何輒有奏陳援引

孝皇待史浩之法以告于陛下且念宗社大計將

有定論擬乞聖慈先事致思為久安長治之圖且因

惟念此等大事蓋前代之所講聞惟仁祖高宗

寧考斷然行之不以為疑今陛下仰法三朝蔽自

聖志則今日所行節目便關將來利害此不容不加

謹審因逐事口陳伏蒙玉音宣諭謂已有區處

雖不敢妄有奏稟竊意聖識高明必無遺慮及退

而聞諸薦紳聞乃知先有御筆保全故相之家併

飭臣寮毋得援據以全大體陛下訓詞雖不知何

所為而發然謂圖回大計與保全故相此雖二事

實有相關且范質不肯輕附太祖此在前代必取

大戮而太祖終身敬重位之極品陶穀以禪文奉

太祖此在前代必為元勳而太祖終身薄之不至

大用大抵真主之興不實命之非臣下所能制其奪是故為人主一言一動慮為後世子孫慮不為一身富貴謀臣之所謂大計與故相二事正相關者臣之長慮却顧蓋若此而今之聖訓偶與臣異意是陛下未能盡察臣不敢盡言意也夫不敢盡言臣之分也而能盡察臣言外之意則陛下之明也竊見先朝亦容有戒諭羣臣如明道詔書母得言明肅皇后垂簾時事紹興詔書母得言崇寧以後濫賞凡以父母之為非人子所忍言故不得已而形之戒諭然而未有用之故臣者惟 高宗嘗保全檣矣檣嘗有存趙之議有歸長樂之功然其身後雖以子孫賓客之濫恩猶削之奪之亦未嘗以臻盛言者陛下並命二相之初方欲轉危為安易亂為治此正不堪再壞之機况景祐建炎慶元故事方茲謀始乃首以此意見於訓告至於書故臣爵諡而不名則難以國初佐命元勛猶未有此也奎畫一頒中外驚愕臣又伏讀聖訓欲令史宅之兄弟安分畏法益加戒謹而其末併飭臣睿母復摺摺務存大體則自今論事之臣苟及三十年間舊事皆可謂之摺摺矣且宅之兄弟一二年來所以安分畏法亦謂人言可懼耳今先輿社塞人言是致其不安分不畏法之端幾若前後詔旨自為抵牾者昔人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人言

決不可防而祇以啟紛紛之論重責陛下區處則反非所以保全之也臣愚妄謂御筆若未行即速已之或已行出却乞收回刪去則後數語以為宅之兄弟之破身所以保全其家而訓天下之為人臣者臣曩歲自罪及瀆於九死幸賴陛下前被而振起之今又拔從孤遠位之華近實踰望某身感激知遇恨無報稱豈願更為異論徒取嬰杵以再蹈不測之禍持以事關國體慮及方來幸逢陛下聰明豁達之主虛心志我容受諫言用敢輒犯威嚴以冀稍埃之補惟陛下放其狂妄特賜留神采納不勝宗社靈長之幸臣榻伏寓居以俟斧鉞之誅取進止

貼黃

臣深慮不察臣者指為矯激故親書且奏不敢付之筆吏雖親故聞亦未嘗傳本庶以見臣告外順之意伏乞查照

奏乞將趙汝愚配餐 寧宗廟廷

第一劄

臣誠不佞陛下過聽使之特罪故宗俾典邦禮重惟國之大事無先宗廟今袞身在即有當覓事奏陳者黨猶以嬰禍觸議為疑暗不一言且為曠官竊見先帝未祔廟之時尚早禮等集侍從頗自臺諫禮官館職議功臣之配食者臣時忝備從臣之末

爲故相史彌遠言臣無出於趙汝愚彌遠既是巨言而列異心未及集議遂使廟食之侑十有餘年陛下始親大政李心傳在外上封首陳此議王遂又一再言之先後異時中外殊方而三人之詞如出一喙亦足以見人心之同然此可以決矣而未之史近者游侶上書宰相極陳汝愚速策定亂之功又無所施行矣夫必寧考三十年相輔之臣秉正蹈誦卓然諸公之右惟一汝愚未能或之先若此瞭然如黑白之辨雖三尺童子皆能言之不知悠悠歲月果何所牽制也心傳之說曰昭勳闔畫象尚虛一龕若有所待遂之說曰亟進汝愚以杜彌遠巨始謂彌遠雖貪恣無執而未必妄意至此迨近日外間傳聞謂朝廷誤識權寵之意往往如二巨之說者且竊惑之臣歷考中興以來祔配之禮皆具旣祔即配未有虛情食之位以俟大臣之卒者且如 光宗外祔而故臣如周必大留正皆立憲故不得不以高御配蓋先朝故事祔配同時不容少遲歲月以需周留正相之卒也今 陛下祔廟舊章事無小大皆以祖宗爲法而獨於事關宗廟者自違成憲祖宗神靈昭布森列不知視此爲何如若果行之其不敬也必矣方 孝皇憑几之時嘗憂宅憂采有所付是時力贊相后策以授冢孫使神器幾危而復安重民將亂而遏已者

汝愚之力也至公血誠爲乾淳接續氣脈正學直道爲紹熙扶持三綱遺風餘論爲嘉定藻飾新政汝愚之力也而一旦欲以牽孫之私變累朝之成法貪黷之人易萬世之公論誠恐此意一定此令一行雖蔡京秦檜亦可配食前朝也且王安石蔡確此公論之所不予者紹聖垂憲寧之目苟嘗不與饗矣至於紹興公論旣明卒從改正人心之公是公非不可以勢劫而力操者如此而况汝愚定策京真有功於先帝無負於社稷始雖困於權倖及先帝一旦悔悟追崇贈祿錄用子孫歸然爲一代之宗臣蓋有扶日行天之功而無盜權黷亂身之罪竊意先帝在天之靈亦必深念之古有賻布之餘以班兄弟之貧釋者曰分死者之所矜也喪之行也必朝於祖廟記者曰順死者之孝心也蓋孝子之事親惟以追述先念爲事故祭之日必思其嗜好思其笑語今舍先帝之所念而徇陛下之所欲非所以事宗廟也頃者陛下欲起素韶而羣臣爭之欲保全吏宅之卒之而羣臣又爭之欲用史高之蓋羣臣又爭之雖然此猶顛木之有由藥一旦復生足可憐而絕也今乃欲取其根而再植之臣恐此根旣植枝葉蒼瀝則禍本亂萌皆由此始且古無非鬼之祭惟功臣祠于大炷則自商周以來有之非一代之宗臣不在茲選事大體重

是以先朝必下侍從兩省臺諫禮官館職俾議候眾
論胥允然後下有司施行深恐陛下出令之誤則
在朝廷之臣必將聯意累牘爭辯不置以費陛下
區處用敢冒犯斧鉞縷言之庶幾息鄉莫無聲絕
影於未動所以存全事體保護聖德必不使有纖翳
微氛得以累日月之明也惟陛下深忠而速決焉
取進止

奏乞趣詔崔與之參預政機

臣伏觀陛下親攬大政特頒手書首以康臨磁厲
臣節百司庶府聞命踴躍大邦小侯望風奮勸然而
終以深濡重習之久回適之謀淪浹肌髓鄙夫入
頑頓寡恥貪辜債帥誅求亡厭此風終未殄也乃者
陛下特放御筆遠自廣南召崔與之參預政機除書
一放中外胥慶而與之方以年邁疾侵因請謝事夫
當仕有官職而以其官召之則不得以疾為解
陛下所以詔諭之者非不切至而與之重矣一出特
為晚節計耳與之初辭宗伯再辭天官今又力辭政
府古所謂大臣者與之庶幾有焉今若賴其沈靜廉
退之節表正羣士亦足以革競鎮浮廉頑立懦且愚
欲望陛下親御宸翰以趣其行勉以君臣之大義
諭以家國之深憂庶其幡然而來協助親政則
陛下意鄉所形必有聞風興起者矣日無住區區

貼黃

臣妄揣聖意必謂臣言為然輒擬撰趣詔語以
備親灑伏乞睿照

奏乞審度復歐利害以寬中下戶

臣伏見比日以來鞭勢浸迫邊聲多棘擣鳳岳以
窺梁益駐豫城唐以晚襄棄攻蔡入息以關光信揚
婦聚兵于山東以尾其後陳溫倡亂于淮西以撓吾
圍而內之諸帥方且相為敵讎當此之時不特賢誼
所謂痛哭流涕蓋韓琦晝夜慟哭之日矣獨幸人心
未攜猶可憑藉扶持以系天命而楮幣一事乃至重
煩朝廷區處今諸儒生之學自孔孟者而行楮幣
不為之策此豈其本心也哉力竭其議則解輒已甚
憂在目前助成其說則上下騷然怨嗟載路然則如
之何而可臣嘗觀古之人君雖不免用民之力然必
有不忍人之心天下窺見其猶有此心則亦亮其為
不得已之政故以閏勞為憐以見憂焉憂者世亦有
之今復畝而征至下之策也苟又無誠信憂恤之心
以行之民其不解乎臣嘗言之有位欲將入戶物力
第為三等而分為三限以督其上者入初限次者
入中限下者入末限而人不可以為然說也蓋欲藉
上戶氣勢則以振作楮幣或可望其指自增價一也
慮將來只是下戶納足上戶斷然不納今先及上戶

則餘人無詞二也今未見畝步苗頭之數只得衷同
科數是致中下戶亦與上戶無別令若令上等先納
次及中等俟納及大半之優萬一楮幣頓煩則下戶
或可略與蠲減或又全免三也此三說皆以示恤小
之意而條目之效乃未及此或者不過曰上戶先期
輸納則中下戶必市貴種不知中下戶皆有官之家非
皆朝不謀夕獨不能豫爲之待乎且又欲每路分命
監司帥臣二人或三人庶責任稍專才亦易見今每
路止擇一人萬一行之不善則一道皆無所訴且謂
此事之行犯謗紛紜決所不免若條畫明備奉行得
人則猶可救藥自數十年來大臣不諮訪待從不論
思又矣今幸執事從官至堂會議此四十年所創見
然而利害之要在條目而有言者不能盡行則何
益矣巨嘗見杜衍出守求興時夏人初叛科調督追
民至破產亡身衍語其民曰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
不勞耳乃爲之區處計載民比他州費百十六七今
使監司郡守皆如杜衍之心則民雖勞而不怨且愚
欲乞陛下以巨所言付之宰執俾爲條目分命監
司帥臣分郡任責必當有對民戶截鑿必先督責近
之家庶幾中下戶之產寬得一分則受一分之賜人
心不搖弊事可革天下幸甚

貼黃

臣伏見修內司所管田畝奉聖旨特降會子十
萬緡赴封樁庫交納以備截鑿陛下既以此率
先天下矣若貴戚權勢之家皆能上體聖意以爲
中下戶之倡則此令奚患不行伏乞查照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館職策

答館職策一道

對自三代以還王政不明而天下無善治寥寥千百載間豈無明君今辟修立法度講明政刑欲以挈其國於久安長治之域者哉然撐東而西傾捉衽而肘見治之形常淨於亂之意則亦未明乎紀綱而已矣使吾朝廷之上君制臣承淑應有別國是歸一士心不偷則紀綱一定自可以立萬世法程而無變而况目前小小節目之未備者乎不然所以為立國之規者方搶攘舛逆未甚有紀則四肢雖強而脉已受病庸醫之喜而倉扁之驚也哉 國家之有天下也以仁厚立治體以宏大植規模真儒碩才有杖摩接相與修明紀綱以為子孫帝王憑藉扶持之計茲檢權憲胥史輿隸不得以撓憲章后家閹尹寵昵嬖倖不得以干朝政國論出於一而士大夫以名義自檢不以枉進不以苟偷立人之朝一政事之失則大臣請對面列臺諫留班伏閣小臣封章扣匭隨即正救誠以大綱之或紊則敗法亂紀紛裂四出任使非人而軍政墮矣耗蠹無藝而財力殫矣有司失職而刑獄繁矣一絲之枋而頭緒如蠶是安可不循其本而為之憂乎當是時選用將帥內則拔之禁近大臣誠

以藩岳而後用外則取之都漕待制雜學士遲以歲月而後授武臣不過為總管領兵馬受節制未嘗碑之得專制一道也紀綱一定故擇帥不撓於私而續用感著况祁若水能使老師宿將屏氣懾息韓范諸人能使悍羗黠賊骨寒膽破其將帥之効有如此者財用悉歸三司內外幣藏非條例之有定數者不得擅支而軍器土木河防之費皆有專案以關防出納之名數人主不得與知宰臣不敢取索計相不肯供具皆所以防微杜漸不欲以隙橫恩濫賞之門也紀綱一定故財用不病於耗而公私俱利初年不過有千六百餘萬之入而內帑金帛如山積而至於寶元康定間民不加賦而幣藏盈溢其財用之裕有如此狂獄之寄 列聖尤重既分遣朝臣提點刑獄又間遣近臣分錄刑禁凡有奏讞則棘寺與審刑詳覆之同書以上於朝又慮有司之交委其責也則令詳斷官不得避事紊煩 朝廷乾德詔書 列聖遵守紀綱一定故司臬者各供其職而獄訟用稀盛度知審刑院而在京及諸路止有斷案三道慶曆之間郡縣素獄空其刑獄之清有如此自熙豐大臣以私意誤 國引用資淺新進之士布滿中外葉官右職皆出其門廢棄典章陳紊制凡 祖宗所以維持斯世之紀綱蕩無復存血脉受病而外邪交攻眾證皆

由此始河朔增置諸將而勤兵費財詔向充謬之徒
出師屢敗使貂璫節制諸軍而士莫肯爲用則軍政
失律矣鑿周官以符新法分三司使權以歸朝廷
置旁通傳以詭上意則國用無節矣殺傷自首之律
議論騰起奏讞駁勘之條刪者無常鞠獄或由內降
必傳重議則法令滋章矣方熙豐大臣銳意求治悉
從更報未嘗不曰吾將以振起偷惰作新弊政也而
廟堂紀綱之所自出乃使國是多收儉佞競進舉措
不審條章紛錯以傷吾立國之體使無元祐則陽九
之厄蓋不待後日而見矣而何特是三者之不滿人
意哉即是而觀則知出治有本末施置有先後治本
既立則節目所不必慮區區然隨事以爲之圖而紀
綱之地護不加意則亦終於無成而已矣蓋計天下
者常於是而致察焉厥今天下何病哉國是掣於浮
言朝變夕改而無成規士大夫狃於苟偷阿意順旨
而無特操法度屢更主威不立爵賞輕濫流品混淆
慶元之初嘗爲憲更之說矣未幾而易以安靜未幾
又爲皇極之說矣未幾而易以振作上既無一定之
論以把握國勢而士大夫迎合苟容不自愛重佞門
邪徑挾關毀垣其嗜利亡恥者往往剽掠傳聞追婚
時好求容左右扣關投匭指心誓誓日以功名自詭而
朝廷之上所以植立紀綱以爲出治之本者慮不動

於耳目以爲上之人無意於是而時論所不尚也嗟
夫安有爲天下卹危若此而充塞周行掠祿養諛獨
無人爲上分明之姑以將帥言之國家休兵四十
餘年矣舊臣宿師日替月零驕將駸夫久廢廩稍未
嘗有橫草尺寸之功而高官厚祿寵異逾等不復有
功名之望剝下媚上背公首私陞差棄於貨賄揀汰
撓於請囑庸者有輪假貸子錢者有輪每旬宣限幫
給銀會或以鐵錢兌換而規其倍稱之息成兵之憤
惋不恤也市芻草以給戰騎往往抑配均備而乾沒
其四分之三將隊之怨嗟不問也甚者收房廊掌面
易置輝棧建第宅古人之所與同甘苦者今彼使科
抑幾同奴隸方時晏安而專事剝削士有離心而無
鬪志萬一有大吠之警則憂不在敵而在我矣是安
可不講求其故乎問遺公行貨賂旁午或求召對或
覲節鉞或圖移鎮傾困垂索莫非責償於得請之後
此其繁糶之欲豈曰儻憤宿負而已哉此可憂者一
也姑以財用言之中興以來以十六路百七十郡之
地不能當天下一全盛之半歲入乃增至六千五百餘
萬而經制月椿等錢二千萬不預焉兩浙之歲輸緡
錢千二百萬四川之監錢九百五十餘萬又不預焉
校之祖宗取民之數不知九幾倍矣而平居無事
版曹無累月之儲大農無旬時之積鯁鯁然若不能

一朝居者祠牒積滯而亟出空名抵以重商賈之疑而拘以折納使胥吏得以交通為市屠農急關而招誘網運反以致諸郡之關而措期始至使官吏得以旁緣為藪方時晏安而小小舉措首尾呈露動招窺議如此萬一有赤白囊之警雖百弘桑亦不知所以為吾計矣是不講求其故乎苞苴成風而貪吏滿天下名器輕濫而節察防團滿京師石家之廟侈於曠曩掖庭內人動以千數分其甚者封樁內帑破壞皇陵之成規 御前重器修內司營造之需開撥無時比部不得而耻磨廟堂不得而致詰宣和以天下之全力修汰無節猶不過月支百二十萬而今乃與之等此可憂者二也姑以刑獄言之 祖宗立法罪疑惟輕今甲所載凡無證佐不經檢驗法輕情輕疑慮可憫皆得以上于朝蓋慮其冤抑而無告也因循日久而胥吏緣法舞文應大碎下吏不先考正情實或導之以前六者之條遷就周回以為奏讞之地獄司受賄而飾詞法吏交通而棄法天下之獄歲上千朝廷者充曹羽府而皆無證不驗也皆法輕情輕也皆疑慮可憫也文書盈几披覽莫徧福建湘湖川廣之間報可之命近輒逾年遠或再歲瘦死者不可勝計詳刑之職無案可覆是不講求其故乎守令務為姑息不肯任責而憲吏之於州胥吹毛求疵甚至

可問勘官速治推獄膏粱之差便入一案推結之文若徑從奏裁則省部據案鋪法不復駁難舉夫下無一可死之刑兇徒之所以輕犯法而獄訟繁多寇盜之興實基於此此可憂者三也夫將帥所以捍吾圉也財用所以強國勢也刑獄所以戢奸暴也先王經理天下孰有外於是而今皆未能一馬則紀綱之不可忽者如此上拊髀思將固嘗申飭諸帥至謂專事股削藉為苞苴可謂深中弊源矣將帥之弊至今日極矣非大有以更張之不可也誠能如 祖宗故事參用儒將自宰職禁從以至藩方帥守其有年勞素深威望素著諸歷山川道路甲兵財穀者命大臣各以一二姓名條上蔽自 聖志俾之分領重鎮假之以權而又其任隆之以名而厚其禮使位貌威名諸將素所佩服遇有緩急則授以大將旗鼓俾得以盡護諸將而武臣不過領兵馬受節制出入戰守為所指揮其捨是不思而必待夫臨事倉卒然後輟大臣以宣威則上下杆搭舉措乖方往事可鑒也况介冑之夫寡廉鮮恥而恣為聚斂又堪專委乎上肝食渴治固嘗申命大臣兼總邦計且使之參攷內外財賦所入經費所出可謂深中時弊矣然今日之幣藏不難於理其外而難於理其內蓋外之出內有常可以考覈而內之耗盡無節不容預知所聞國用司已徧

行取會諸路上供賦入及所在餘物名數誠能始自
內帑取一歲非汎支費嚴加覈實一毫之出納國用
使別得以制其可否而參計官得以覆其虛實毋若
平時以部駢磨之具文則內帑金帛當無欺隱然後
以紹興制度為率約為定數月支不過八九十萬比
今所支則歲可省三之一以三十年之通當有餘財
萬萬豈可為十年之蓄以紹興兵戈擾攘之際所費
僅爾豈其承平無事而獨不可行乎上好生恤刑固
嘗申劬憲臣俾之條具詳覆失職之因可謂深中弊
源矣然今日之弊有未易言者狹其奏讞之塗則省
部固無壅積之患而非古人寧失不經之義不問其
可貸可殺而皆得以上聞則朝廷固有好生之名
而又非古人刑故無小之意今不若行下勅令所將
奏裁之法詳加訂正比類問難疏於其下俾上下曉
然易避難犯仍責任憲司凡州郡所當上之獄審勘
結錄止得申憲司詳覆有當取裁則憲司獨銜具奏
夫憲司豈專以殺為事者而今也州郡欲予之死則
申欲予之生則奏甚失夫詳覆之本意也如前一說
不猶愈於刀筆之吏巧為傳會而寃死長奸者乎三
者之病愚既推源夫受病之由而陳所以治療之方
矣然朕候有虛實藥石有先後敢終言之自晉之東
中原遺黎未嘗忘晉晉之諸君進築以廣地增募以

強兵儲粟以厚糧亦知所以用強其國矣然紀綱不
立初無一定之規而謀國之臣議論矛盾亦無同心
徇國之意古之舉大事者必上下一心臣民協志議
定而後行謀審而後發而今也國無定是人懷異情
一人舉事則一人躡其後以議其失度翼徙鎮而王
述非之褚裒北伐而蔡謨非之殷浩出師而王羲之
非之元溫議遷洛而孫綽非之夫事未及舉而內之
人心乖離不一如此則其連年出師隨即敗衄間雖
小有克捷實為溫裕僭竊之資然則非其外治之不
講皆以在內之紀綱未嘗素立故也有國者豈可徒
計在彼而不計其在我者哉今日之勢愚謂莫若急
於內修而緩於外攘內修若無所事乎急也揀弊如
支傾極力撐柱不急則仆外攘若不容以緩也然對
敵如奕棊當量彼已不緩則失請先言其內者人主
恭儉寡欲淵默臨朝固未嘗有失德而立政造事未
聞與外廷之士推誠臨問熟議而後行雖曰御經筵
親近儒生而罕至諮訪曰御使殿輪對百官而未嘗
可否政令之闕失紀綱之廢弛宵旰之憂亦嘗及此
否也廟堂政本所出也今體貌浸輕威望不著旬歲
之間免兩執政如逐奴隸異時猶曲示寬假俾之自
為去就今一封朝奏則倉皇就道矣殆非所以重
朝廷也臺諫公論之所係也今論監司則反為所詆

甚至誣抗臺臣而使其私論一郡守則反為所慢甚至遷延歲月而不肯去簡墨未乾而已畀祠廩矣頌言在耳而復造班行矣事勢陵夷殆非所以崇國體也進一賢焉惟恐用之或後也未及施置尋即罷去退一不肖焉惟恐去之不速也未及放踵尋即收用則賢否混殺矣千餘緡之賊拂爵鼠徒可也而自餘萬計者或竟緣以求祠則賞罰無章矣事之不得其當者如此而欲以振天下趨事赴功之心不幾於却行而求前乎愚故謂急於內修請復言其在外者自一二年來道路籍籍皆謂 朝廷將議北伐移戍兵修戰艦蓄邊儲備補賞繕城郭文移往來頃背相望曾未有豐而兩淮之間人情洶洶若王師之將至不知 朝廷果有是抑不過堅邊設備而已有之則不當使敵知則彼有備而我無功無之則不當使敵疑則敵生慶而我無應二者皆非我之利也今進言者皆曰虜人困於鞬鞞而有危亡之形遺棄未志 本朝而起謳吟之思彼其民困於屯戍而劄劄未已財匱於給餉而賦歛橫興若我以義兵臨之不遺一矢而境土可以坐復此近日規恢之說所以上下闐然也然嘗靜而繹之今虜人積衰之勢雖猶強弩之末然其奮有秦晉齊魯燕趙之地并吞大遼幽薊瀛莫之區地廣形強未易卒圖而求其在我則廩

廩然未有可以勝人之實為今日之計莫若振紀綱定國是一人心作士氣使吾內治修明國勢增壯使精神之運固足以籠敵入之心然後徐舉而圖之此萬全之利不可以腐儒常談忽之也不是之思而欲舉一百年 祖宗之天下以輕試於一擲之擲則舉足之間廟社之安危存亡係焉愚故謂緩於外攘區區諛儒不識忌諱妄有窺度如此若曰 國家大事我不當言言之有罪則狂僭之誅所不敢辭

重校鶴山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一

進故事

論諸蓄人才 十月十三日

慶曆四年四月右正言同修起居注余靖上疏曰
 臣切聞京西轉運使杜杞准中書劄子奉朝旨抽
 赴闕欲令計置收捉耳州蠻賊者臣以為朝廷
 蓄養賢俊當如民家收積財貨平時先有營度至
 急乃得其用伏自去年已來陝西舉州始用杜
 杞三司擇判官則又用杜杞京西多盜賊則又用
 杞今茲蠻人作叛則又用杞皆庸末違暖而即移
 之是使杜杞有奔命之勞 朝廷有乏賢之歎如
 斯事體良亦可惜臣親見杜杞言京西之政始有
 端緒而未盡施設今遽捨去不成績效此屢易官
 之策也伏惟廟堂之上當思天下有多以賢才可
 與共了天下事者廣為詢訪預作處置其人可了
 其職其人可當其路一旦緩急用之如指諸掌此
 乃廟堂之策當有素定者也今一年之內講求賢
 俊只知有一杜杞何觀聽之不廣示天下以狹也
 設使別路更有賊盜則將又移杜杞無乃取笑四
 方乎每見大臣謀事當平居無事時優游暇逸如
 不足憂者及一隅有警則倉皇移易如素不經心
 者伏望 陛下敕諭兩府大臣廣思博採天下賢

才以應萬務無使臨事倉卒有乏才之歎則杜杞
 之福古人有言曰霸王之主終不採將於往賢求
 相於後哲自是識拔不明求之不至不可厚誣西
 海謂之乏賢惟 陛下圖之

臣竊見余靖上疏乃慶曆四年四月也方是時晏殊
 為相范仲淹杜衍富弼諸賢皆在二府而韓琦分陝
 專任西事 本朝人物於斯為盛而靖也以一事之
 不素講猶孜孜以儲才為言臣聞天為斯世生才自
 足給一世之有用之有不給則以求之有未至於足
 常知乏才之可歎而不知遺才之實多夫使其兼收
 並蓄如醫藥之儲藥土之擇木粗細畢程大小各當則
 左抽右取惟意所欲何憂乎人才之不足何事乎事
 機之運至爰自後世長養成就之功少而摧折委棄
 之意多脫有緩急則弄印四顧莫知所昇夫未能射
 御而責以獲禽然且不可茲其為射御不已多乎
 太祖皇帝未取太原君臣之間擬曹翰以守之亦可
 謂早矣而臣昔猶曰翰死孰可代且太原未取而先
 擇守未置守而先擬代載在史冊人不以為大守而
 以為當然不知今日三邊重地 陛下與二三大臣
 亦嘗慮及此乎不惟三邊為然 也之百司庶府外
 之牧守監司皆當以是致思也燕聞之竊驚謂其可
 采惟 陛下速圖之

論夷狄叛服無常力圖自石之實

唐陸贄奏議第十六卷興元賀吐蕃尚結贊抽軍
 回歸狀右欽淑奉宣聖旨適得渾瑊奏比日尚結
 贊願使人計會擬自領兵馬尅期同收京城緣春
 來蕃軍多有疾疫近得探報尚結贊等並抽兵退
 歸不知遠近朕意緣吐蕃士馬強盛又以和好之
 義自請將兵助國討賊朝夕望其成功今忽抽軍
 退歸甚失准擬渾瑊李晟等諸軍兵馬並不至絕
 多若無蕃軍應接深慮被賊衝突痛試料量事勢
 如何者臣慎性異昧不習兵機但以人情揆之時
 亦偶有所得自承此旨欣賀良深竊謂蕃戎退歸
 乃是社稷遐福昨日已附欽淑口奏訖伏恐未盡
 愚款尚勞聖憂謹復披陳庶解疑結彼吐蕃者大
 羊同類狐鼠為心貪而多防狡而無恥威之不格
 撫之不懷雖或時有盛衰大抵常為邊患陰詐難
 御特甚諸夷陛下但舉建中以來近事准之則我
 心難知固可明矣頃者方靖中夏未遑外虞因其
 乞盟遂許結好加恩降禮有欲無違而乃遽求愛
 多翻覆靡定託因細事嘖有煩言首尾凡歷四年
 要約音未堅決立碑緣復請改移猜矯多端於
 斯可驗逮至咸寧都邑駕幸郊畿結贊撥威在邊
 因請將兵赴難陛下推誠允納厚賂招來逗留持

疑竟不肯進無濟討除之用但攜將帥之心懷光
 遽至猖狂頗亦由茲促禍及皇輿再駕移蹕漢中
 陛下猶望番兵以寧內難親倚之情彌厚屈就之
 事亦多野狼野心曾不知感翻受朱泚信使意在
 觀變推移願與諸軍尅期至時皆不赴會致令羣
 帥進退憂虞欲捨之獨留則慮其懷怨乘蹕空待
 之合勢則苦其失信稽延既茲且驕昂望成績非
 唯變能難測且又妨擾實深戎若未歸寇終不滅
 但願陛下謹於撫接以奮起忠勇之心勤於砥礪
 以昭蘇遠近之望中興大業旬月可期不宜尚眷
 眷於犬羊之羣以失將士之情也

臣聞善為天下者不計夷狄之盛衰而計在戎之虛
 實中國夷狄一氣耳其盛衰誠無與於我者先至以
 其叛服去來荒忽無常故雖懼之以德接之以禮未
 嘗並示猜簡然亦豈引而致之倚輿為援而略無防
 慮也德宗每事猜忌雖內焉陸贄外焉李晟猶疑之
 不釋而獨於尚結贊乃用其信何哉方其自請援
 其情不難知也德宗慮渾瑊李晟兵少幸其可以為
 助聽之不疑至於結贊抽兵自退人情驟失倚仗各
 懷畏懼則德宗又以為憂以一結贊之來為喜一結
 贊之去為憂安有堂堂中國而直為此慮慮也陸贄
 獨曰此社稷遐福也拜疏入賀臣以為藉令倚仗結

替羣而成功猶懼無以賞之而况狼心貪狠但詐積生求欲無厭去來自若可以遽為之憂喜乎詩曰夙興夜寐洒掃廷內維民之章脩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湯鬻方古之所謂待夷狄者亦惟盡吾所以自洽之道而已顧舍其在我以資乎人祇見其害未睹其利也結贊既退旋復舊京初無賴乎蕃戎贊之言既信矣而德宗尚眷眷於大羊之羣以貽後日切盟之悔為千古笑至是而贊益有知言之名然已無及於損威辱國矣比年以來夏人既約而復渝讎使已來而自卻此正所謂荒忽無常者故臣敢以贊之所言者為今日獻願 陛下與大臣力圖所以自治之實而常為不可勝之勢則叛服去來吾皆有以有以待之也

論感民莫先 詔令當如唐德宗痛自咎責

唐陸贄入翰林管居中參裁可否時號內相嘗為帝言今盜徧天下宜痛自咎悔以感人心昔成湯罪己以興邦楚昭王出奔以一言善復國陛下誠不吝改過以言謝天下使臣持筆亡所忌庶叛者革心帝從之故奉天所下制書雖武人悍卒無不感動流涕後李抱真入朝為帝言陛下在奉天山南時赦令至山東士卒聞者皆感泣思奮臣是時知賊不足平議者謂與元戡難功雖爪牙宣力蓋贊

有助焉

奉天改元詔曰致理興化必在推誠忘己濟人不吝改過朕嗣守丕緒君臨萬方失守宗祧越在草莽不念率德誠莫追於既往永言思咎期有復於將來明證厥初以示天下惟我烈祖邁德底人致裕化於和平拯生靈於塗炭重熙積慶垂二百年伊爾卿尹庶官洎億兆之眾代受亭育以迄于今功存于人澤垂于後肆予小子獲續鴻業懼德不嗣罔敢怠荒然以長于深宮之中暗于經國之務積習易溺居安忘危不知稼穡之艱難不察征伐之勞苦澤靡不究情不上通事既壅隔人懷疑阻猶味省己遂用興戎召師四方轉餉千里賊車籍馬遂近騷然行齋居送眾庶勞止或一日屢交鋒刃或連年不解甲胄祀奠之主室家靡依生死流離怨氣凝結力役不息田萊多荒暴命峻於誅求夜毗空於杼軸轉死溝壑離去鄉閭邑里丘墟人煙斷絕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於下而朕不知循致亂階變興都邑賊臣乘慶肆淫滔天曾莫愧畏敢行凌逼萬品失序九廟震驚上辱于祖宗下負於黎庶痛心視貌罪實在予永言愧悼若隴深谷賴天地降祐神人叶謀將相竭誠爪牙宣力屏逐大盜載張皇維將弘永圖必布新令

臣聞感氏之事非一而詔令莫先焉屋脊觀三代而下惟漢文最為篤實而近古其日蝕之詔曰朕下不能治青羣生上以累三光之明其悉思朕之過失以告其祠官之詔曰以不敏不明而久撫臨天下朕甚自愧其和親之詔又曰四荒之外不安其生封圻之外勤勞不處朕之德薄而不能達遠也嗚呼何其責已之重以周乎蓋人君以孤立之身臨億兆民之上而欲率天下惟一已之從此非可以空言聳動也漢以後惟唐德宗能識此義聽用陸贄之言以實德誠意用之於詔誥命令之間如云長於深宮之中暗于經世之務積習易溺君安忘危又云天譴於上而朕不悟人怨于下而朕不知循至亂階變興都邑此等語言雖以德宗強明自任恥屈正論而猶能痛自咎責以格頑悍此外制書詔書凡二十有八去其小事四篇之外凡二十四篇亦無一而非罪已之語蓋不獨奉天制書為然也今自權臣專國以來內患外禍無歲無之而每詔令下未嘗有一言稍自咎責詞臣習成諛佞不知其非雖有水旱盜賊例曰年穀屢登四方無虞扶杖聽詔之民無不愁怨以為朝廷之不恤人窮也今幸陛下親攬萬機而是弊也相承而莫之改臣自入都以來親睹士大夫之論似謂禁旅之變自誅戮以後皆已退聽可保無他京

口之變自遁入茅山之後漸已窮蹙可保平安雖以廟社威靈凡可怖可愕之事往往幸而銷弭然喜諛佞而惡訐直樂蒙蔽而咎張皇上下相徇習以為常臣恐一旦事有大於此則無以為陛下告此不可不過為之慮也

論襄黃二帥 閏月一日

寇恂復拜潁川太守執金吾賈復在汝南部將殺人於潁川恂捕得繫獄戮之於市復以為恥遠過潁川謂左右曰今見恂必手刃之恂聞其謀乃敕屬縣盛供具儲酒醪執金吾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乃出迎於道稱疾而還賈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醉遂過去恂以狀聞帝乃召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相避帝曰天下未定安得私闕今日朕當分之於是極歡結交而去

臣謂先儒謂賈復不戢部將寇恂戮之使復明達必且謝過乃更蓄憤欲手刃之殊無責已之意帝當先以曲直曉之使復慚謝然後慰勉聽其自釋則善矣臣嘗謂天下之事至理而止理之所至雖強暴凶狡有不吝不弭耳而帖服苟惟無所可不移為包含是姑息苟且之政也何以慰服人心邪慶曆四年韓琦為陝西四路招討鄴鐵為四路都部領尹洙知渭州狄青為河原副都統先是韓琦乞罷修水洛城鄴

戰固請終役瑋還自陝西罷役而戰命劉滬董主廉督役如故尹洙檄滬士廉罷役不從遣人代滬又不受洙怒命狄青領兵行邊追滬士廉械送德順獄成詔釋滬士廉令卒城之而洙與青不服也等事歐陽脩之論曰宜命中使密諭狄青曰滬城水洛非擅役衆不可加罪若臨陣而違節制自當臨以軍法然後又諭滬曰汝違大將自合有罪今以城水洛有功故赦爾爾宜卒事以自贖城成則又戒青不可失城以遂已巨謂如脩之論處置得宜君臣之情分盡矣紹興六年張浚以宰相都督江上命韓世忠屯承楚命張俊屯建康先是浚在淮上謀渡淮北向惟倚世忠爲用世忠辭以兵少欲擄張俊之將趙密爲助浚以行府檄俊不受令浚素乞降 聖旨而俊亦稟於朝甲可乙否 朝廷難之善乎趙鼎之論曰浚以宰相督諸軍若號令不行何以舉事然俊亦不可推乃責俊當踐行府命不應尚稟於朝復下浚一面專行不必申明慮失事幾巨謂如鼎之論周旋曲當則上下之體統正矣襄黃二帥比有事主各效已見以圖補報比乃聞二帥不和幾有私鬪之慮審其如此則所關甚大此在 朝廷所當諭以賈寇之事俾各釋前疑共濟多難否則脈絡不通緩急不相借助如國事何惟 陛下留意

論乞 詔諸帥任責勳降附安反側八月五日

臣謂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凡九夷八蠻六戎五狄之國皆位於東南西北門之外無它內夏外夷之道然也自東漢以後控御失道貪得務廣至引而真之於堂輿之內蓋自馬援實開其端於建武曹攄復蹈其轍於建安遂使昌熾盛大於永熙元康之間而橫濱四出於永嘉建興之際援之初徙降羌於近地而勸以耕牧也其意不過使之不相猜貳而有以得其心也操之分匈奴五部於并州諸郡也其意亦不過使之有所統屬而爲吾之用也彼一時淺功近利之見豈知其後日之禍一至此邪晉太康元年侍御史郭欽上疏於武帝請乘平吳之歲徙內郡雜胡於邊地而武帝不能用斯言也距江統之建議已在先二十年夫以武帝平吳之威乃不能洗空五胡於未亂之日而江統願欲以賈晉惠帝於二十年之後亦晚且難矣而江統猶曰早絕其原尚得謂之早乎自側聞曰者 喪師之後招納北人以補軍額且收召狎黠以備奔走華戎雜居識者寒心又聞光黃之間或以搜求主檝爲詞或以收買軍需爲詞出入無讖甚矣乎國之無人也武夫重閉未必足以杜其隙矧乃聽其自爲出入邪藉曰和好已成南北一家無用過疑然自昔未有恃和好而弛邊防也陞

下剛明奮發力行江統之言臣已疑緩不及事而又日鶴月邁委之悠悠臣知無容足之地矣子白人無遠慮必有近憂蘇軾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几席之下今患在几席矣惟 陛下速留 宸慮詔京襄兩淮諸帥詰以區畫之方何所可以處降附何策可以安反側各任其責條上有不如言致生他變則請身任其咎斷在必行臣嘗記先朝范仲淹為陝西河東路宣撫上疏乞顧問大臣如契丹可以保信必不入寇亦不與元昊連衡乞令大臣同書一奏納于御前他日或誤大事責有所歸臣之責請帥猶仲淹之責大臣也惟 陛下斷而行之

論黃陂叛卒 八月二十五日

唐憲宗時裝度上疏云云 淮西盪定河共唇寧承宗斂手削地韓弘與疾討賊豈朝廷之力能制其命哉直以處置得宜能服其心耳

臣謂憲宗承唐綱積弛之餘藩臣阻兵帥不庭披蓋自夏蜀山東澤潞易定魏博貝衛澶相朝廷之令所不能加視今日之事難易絕不作而淮西之役處置得宜遂能使頑悍革心梗強效順信知折衝禦侮不盡在於國勢之強弱兵威之眾寡顧吾所以處之耳邇來邊師不和 朝廷但知委曲覆護聽其相傾相軋以養成亂本而不知所以處之始焉淮西制閫

治黃州匪但控扼要害實以兼總黃陂克敵一軍也既命揚恢分閫恢而可任邪則軍未潰以前其戮叛將死青不必付之湖廣總領何元壽軍既叛以後其招來陳溫等又不必付之荆鄂都統王旻今舍制閫不付而付之它司臣所未諭也觀揚恢之詞謂旻有誘叛之迹繼而旻之告諭陳溫許其來德安境內割寨旻旻果使之矣孟珙招納備據叛酋陳溫之詞謂若斬揚恢用孟馬帥為制置則我輩就招此何語也而珙公然見之公狀不以為嫌殆有嘗試 朝廷之意是珙亦可疑者矣恢之不能緘御以至於此坐以虎兕出柙之罪恢尚何詞然使旻以誘叛而獲厚賞珙以述叛酋之悖語而獲遷除則是唐末藩鎮諸軍自擇主帥之風成矣今 朝廷不問可否而一切聽之尚謂之處置得宜乎苟幸無事養癰護疾不如誘叛而受賞襲跡而動則長此安窮惟 陛下與二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三

狀劄

辭免召赴 行在狀 三月十八日

伏準今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李直魏某范子良並召赴 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備有辭免伏念某孤遠之蹤去秋以待養不便力勤外補謀恩從欲畀守近麾萬里西歸今春僅至蜀口脫身風濤寇盜之區謂將善還田里以需闕次而遽聞逆職之變義不容與賊俱生亟回江陵以俟乎定敢謂清朝東祀憐其間關狼狽再頒收召自當聞 命首塗即趨 闕庭竊緣今來逆曦投首蜀道直通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免新命仍令待嘉定元替羅植關以便私計實出洪造

辭免召赴 行在狀

四月二十六日

照得某準尚書省劄子閏四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魏子翁召赴 行在某位下人微不當備具辭免伏念某曩以疎陋久玷館學歲在丙寅以侍養不便力勤外補誤恩從欲畀守漢嘉歸去蜀口適遭逆賊之變亟回江陵以俟乎定繼叨收召聞 命未幾復報誅賊遂具控免申告 朝廷一面起發以途聽候 指揮行至廣安軍方被覆免之命仍奉所生之親以還里舍待次年餘方杜門以便親醫藥爰受準

今來新命在於寒速實極 龍榮况 聖上總攬之初鴻儒碩輔咸萃 本朝公微晚生得此望表自當聞 命首塗即趨 闕庭以觀更化之盛冀及明時少容展竭竊緣某向來陳乞補外之日正以所生之親不諳風土氣疾時作歸途又以聞變往反汭公今驚魂甫定若再為萬里之役必不能將親就養人之義實非所安欲望 朝廷特與敷奏收還召旨姑畀真祠或仍與在外一合差遣庶幾稍便侍養不違初心

論四川改官人積滯劄子上四川制置

某伏見四川改官人引見負額自數年來班次之有至六年以上者人才滯淹莫此為極利路帥司嘗有申請竟從中格制司又嘗制具邊邑再以奏陳雖即報可然猶候換給日方理須入月日過者明釋肆皆逾趨二年亦云異數然尚有四年積滯終未有以大愜士心竊嘗參稽議者之說蓋曰人之精力有限今棄之於方壯而用之於既衰急賢涸治且不若此又曰所在勝色類多關官今不以委之於京官之稍自愛重者雖以選人之貧儒右選之簞庸者亦得以例為之或委之於初官之攝事者又說曰以三人奏舉關陞又五人保任改官夫八人者既以為可用矣則當汲汲用之乃反因舉主及格投之間散至於五

六年之久是不惟無罪而廢黜之且反不若未有舉主則猶足以祿仕也是三說者誠士論之所通患然言之固已爛熟而朝廷卒未能有所變通於此則以言者徒能為淹滯者慮而不知為國家事體惜耳其竊惟國家事體務在奉行故事謹守成法祖宗已有之規不可以輕紊祖宗所未有之事亦不容於期為公君臣上下保治於小康動由舊章固有改作用能獲藉扶持躋世熙洽明效大驗蓋可略睹然獨惟夫今日之事既曰動由舊章而獨於改官人待次一事本非祖宗舊法或者尚曰趙班放行恐非故事此某之所甚惑也國朝自天聖以前諸路薦吏未嘗限員而在京臺閣為常參官者皆得薦舉負雖實條約亦簡而改官者不過數十人其事與今不相似其吏不敢遠引止以慶曆以後明之且自慶曆視天聖舉負則既狹矣條約則既煩矣而改官之數歲日益增然選人磨勘應格者猶不越旬日即得引對未有待次者也皇祐中始有待次者六七十人吏部即以為言治平二年又積至二百五十餘人賈直孺為御史中丞力陳滯留之弊三月辛丑詔書即命輔臣圖所以更張之迨元豐著令乃以五日引一甲每甲引三人蓋專以班次積滯為慮元祐初政又慮垂簾日昃謝或有淹延今崇政殿引見訖即赴內

東門謝所以為改官人慮者委曲若此至紹聖忽復元豐之制相承至于紹興末之有改至隆興之初始以八十員為額而吏部已謂員額拘礙必致留滯詔吏部且依常年放行乾道三年東南改官人以百員為額而四川以二十人為額吏部侍郎黃鉞以為多寡不鈞乃通為額百二十員由是改官人無復有待次者七年十月僅有溢額者三千餘人至來春引見吏部以為請詔特令且奏引見由是更不限定年額夫自冬徂春不過待次三閱月耳當時之論已深以滯淹為憂亟令引見更不限額至淳熙始以巨僚一時之請再定八十員為額員額之狹蓋自此始而四川僅存十五員之額亦前此所未有也然負額雖狹而時有遺放只如近年楊端明帥蜀嘗以為請旋即施行吳侍郎於更化之初又嘗建議謂待班人一面作邑亦復報可蓋未有若今日待班之夕者也且四川監司帥守每二歲約通舉改官三百餘員當有六十人改官雖不以盡然且絕長補短亦當有四十員今每歲止以十五員為額故滯淹之數自五百而積也又如科舉取士南宮約三百人四川類試約百人是四川亦當四分之一若以每歲引見改官八十員以四分之一言之則四川亦當得二十人之額今止以十五員為額則滯淹之數自五百而積也東

南一百三十郡歲得五十七員及捕盜八員改官是二郡而得一人四川六十郡而歲得十五員是三郡有奇而得一人額之不均亦莫甚於此故東南之班未嘗溢額而四川之班每待久次其利室蓋亦瞭然况自近日以來制置大使司歲有職司狀十五員選人改官每以職司爲慮今一年使有一班之數則改官者因此稍衆積滯之因亦未必不由此七八年前待次者不過一二年而止雖逾趨二年而尚有四年之積祖宗故事有罪者屢年引見今舉員既足而五六年方得引見是使天下皆爲有罪之人似於明時待士之體有所未周急賢之道亦不宜若是其緩重以祖宗舊法亦不若是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獨此一事固守近比輕變舊章良爲朝廷惜之意者朝廷亦未必有意於輕變舊章特未有以是告諸吾君吾相者制置閣學侍郎方以脩名傳望典領方面有如人才之久淹朝政之久曠比比皆然如某說或有可采蓋以上之朝廷有如慶曆故事不越旬日即得引見元豐以後故事五日即引一甲乾道三年故事通以百二十員爲額不爲東南四川乾道七年故事將待次人特令引見更不限定年額此皆載在故府猶可覆視若日時異事殊不容膠柱則求之近比如頃者丁卯戊辰嘗所施行或盡數趨放或一

面注縣儻舉其一而行之豈惟人才無滯濬之嘆周邑無闕官之慮而於朝廷急賢渴治之意所關甚大爲士者似亦得以免於舉員既足當遷而黜之謂也陵節僥言某知罪矣

辭免除直秘閣知瀘州狀

某條被寵靈莫知攸措顧人微位下不當輒有控辭然念富貴不天蓋示有功之勸作鎮方國亦疇已試之庸而其賦質猥蒙泄官曠弛既黜譴平之寄復塵漕輓之司雖勉竭於頓庸曾未知於補報敢圖異東忽誤恩除還十三年策府之舊遊界四千石列城之新命荷恩至此揣稱茂然黨拘出位之嫌弗控循牘之避雖逃公議沈愧初心繼以瀘南空官且今承乏豈容延閣異數躡昇非入某見已擇日祗拜成命遵照元降指揮前去交割新任職事外所有直秘閣恩命欲望朝廷特賜數奏寢免施行

申尚書省乞檢會元奏賜橫渠先生諡狀

照會某前任潼川府路提刑兼權潼判及後來正除潼判日曾兩次具奏乞將先儒周原程顥程頤特與賜諡俱荷聖慈並賜俞允天光俯燭正學昭明毅然孤蹤信謂榮幸惟是第二次奏狀貼黃爲故崇文殿校書郎同知太常禮院橫渠先生張載併致易名之請蓋爲四人有功正學事體一同聞已曾下禮官

勘當然至今四年未嘗施行學士大夫不無缺望照得橫渠先生奮學闡中闡明禮學窮極道奧獨體而獨造兼體而不累其於理氣性命之分自信聚散之感發前代不傳之秘示後學有已之端不疑所行不懼獨立蓋間代豪傑三先生之羽翼也方卒也門人嘗欲謚為明誠中子程純公問司馬文正公則謂弟子誅師不合於禮元祐四年春鳳路提點刑獄張舜民有請於朝謂先生學際天人誠動金石著書萬言陰陽變化之端仁義道德之理死生性命之分治亂國家之經罔不究通蓋孟軻楊雄之流如荀况輩殆不足進自其既卒中外自僚錄其平生以言于朝或乞賜田或乞錄用其子或乞降謚今乞檢會員僚累奏於三者之間凡可以厚其終者舉一而足庶使賢之典獨見於本朝舜民之奏可謂懇切而歷年浸多終未講行乃自比歲得其傳者如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先已賜謚為之倡者如周元公程純公正公繼亦得請尚此獨闕蓋無遺憾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某嘉定十一年內奏狀再下禮官遵照近例速與賜謚上以補先朝之闕典下以慰學者之公望其於新民善俗所關不小

申尚書省乞蔭補表姪高斯謀狀

某伏觀慶元重修令帶職朝奉郎以上初遇大禮應

蔭補子孫而陳乞蔭補期親謂見有子或孫白身者照得期親則嫡兄弟之子皆是若使同姓嫡兄弟則固不待言然亦有元是嫡兄弟而偶因出繼者若緘嘿不言則朝廷無由悉知敢犯嚴譴輒有控陳以冀垂察伏念了翁之祖父娶高氏生七子男其第六子白幹以祖母之兄高曠無子自樞祿間取養為子後來麟既知為魏氏子嘗欲歸宗却因以隸兩本州文解有名籍在禮部亦費申明遂遣了翁代歸本姓比歲本生父母歿了翁兩次並乞解官持心喪已蒙朝廷允許惟是生育劬勞之恩終未有以報塞又念今官及帶職負郎而本生父母不得封贈合該奏薦而嫡兄弟之子不得與欲歸本宗而父母之命不可違一念及此莫知收措偶因讀史至三國志其間一事偶與此合且朱然本施氏子也朱治未有子然年十三治取以為嗣然嘗請歸本姓吳主不許然既卒父喪乃表其子續還為施氏後以奉本生祭祀乃知此事揆諸人情或在可察了翁伏見本生父嫡長子奉議郎高載與了翁係同胞兄弟辛勤第官末及負郎而卒有子斯謀在了翁為本生父之嫡孫親兄之嫡長子前一次明堂大禮了翁合該奏蔭緣了本生母喪有礙陳乞今再遇大禮了翁雖有一男並係白身若論人情豈不欲先任其子綠本生芝思未

報私心實有未安今來去意欲將合得恩澤上資奉
補親兄之子高斯謀庶幾藉寸祿以奉本生父母
祭祀則上以彰 聖朝孝治之意下以慰人子報親
之心委非小補如蒙 朝廷矜其區區報李之誠出
於真切別無它覬即為敷奏時依所乞則續當復條
式別具狀召保官陳乞

辭免除起居舍人狀

聞命自天踏躬無地伏念某階緣傳伎塵玷儒科作
收作監雖久勞於外服非知非監遽躡冠於庶僚適
於三年更迭之間兩拜元日召除之命荷恩異甚揣
稱蔑如而况載筆右坳聯輝西省茲公朝之盛選而
儒士之榮觀非所據而據焉方慙又假莫之為而為
者曷誤真除念明時不至於乏才雖成命奚嫌於反
汗欲望 朝廷聽金其衷悃賜以敷陳俾仍服於舊官
圖終酬於異域所有 恩命某未敢祗受

正祠申省狀

閏八月十六日

某冒干嚴分僭有控陳某猥以空疎充負記注繁繁
無補挺咎自招頃自八月以來忽染瘧寒之疾遽投
剛劑速取痊平而留毒熏心蘊熱不解肺肝熏灼嗽
逆上衝脉息沉綿肌膚銷鑠醫屢更而莫効藥已徧
而罔功自憐薄命之浮危上負 清朝之簡拔重念
某起繇寒地早玷儒科 大行皇帝慶元龍體首被

親擢尋以學官館職歷事嘉泰開禧既詭外庸將叨
刻寄茲又猥從禁列日望清光始終恩榮度越流輩
近者駭聞末命力疾造廷羸頓之餘一勸幾絕幸蒙
予告全獲餘生然而弓劍方新不與攀號之列几筵
如在莫伸朝暮之哀哭泣悲摧益增瘵狀灼嗣皇訪
落之且正始初精厲之時願以疲驚之軀少伸臣子
之分乃自纏於災致曾弗遂於糜捐內愧私心外慙
公議尚覲頽於乃位將速戾於厥躬伏望 朝廷特
賜敷奏洞察忱誠之請俯矜危迫之情姑畀祠廷生
還里舍儻未填於溝壑尚圖報於丘山

再乞祠申省狀

某上冒蕭鈇之誅海瀝忱誠仰干造命其適者力疾
自陳願勾叢祠少延旦夕之命愚誠未格尚闕俞音
自揣位下入微豈應存有童瀆而奄奄餘息生意索
然敢復瀝陳上希從欲重念某得生多幸卒所瘵苦
筮仕垂三十年未嘗一日以疾謁告庶殫勤瘁少補
亘拙而令茲一病瀕劇不聊有生身遭悽慘命在絲
髮矧六龍御天之始公御百辟咸造在庭螭坳記言
詎可曠職而某猥以負薪之疾杜門養病形神支離
氣血枯瘠非假以歲月毋去人事一意休養則病根
不解少有觸撥隨即發動必將日朘月削以速危士
伏望 朝廷時賜敷奏矜其二再所請盡出血誠更

無纖毫矯飾姑畀祠官之祿俾得以生還田里儻旬歲間浸有更生之望則猶能極竭鷓再効使令某情迫詞殫抵冒嚴譴下情無任延頸俟命之至

辭免除起居郎狀

條被寵靈莫知稱塞伏念某一從蜀道再黜周行聰明不及於前時名實未加於上下家宰掌治司馬掌政編叨列屬之榮祕書非監太常非卿又忝庶僚之長遂晉職於西省俾入侍於東墀既分量之已盈致惘稔之交休重惟未至早仕 先朝乃於刀劍之上宿不與夏裳之出俟况嗣皇新服厥命羣臣咸造在廷而當顯疾之餘數上祝釐之請素餐若此清議謂何宜居幽黜之科益誤序陞之渥左之左右之右慚無記言司過之能不可不然必有求去得遷之誚儻遂安於次補將自速於阨危欲望 朝廷特賜數奏覆詎累陳之牘不昭從欲之仁亟畀祠官改圖邦哲非惟少遂微臣陳力之分庶幾不累公朝知人之明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丐祠申省狀

某不避嚴誅僭陳危懇某復由疏逃再黜班行分量既盈咎突狎至去歲之夏暑威所侵偶為庸醫醫下剛劑蘊毒不解以阨於危正當訪落之初數上祝釐之請而愚誠未格友玷序遷龜勉支吾因循留滯自

春涉夏氣候和平雖病根未除而疾狀不作乃自庚伏以後災敵外攻氣類相求舊證復出肺肝薰灼嗽逆上衝曾經耗傷之餘所存血氣無幾至庚之劑寧容再試平補之藥又不相投自揣餘生未知收濟及今未甚不即哀鳴亟辭寵榮且就聞散則遷延歲月寧望生全欲望 朝廷特賜數奏檢會去歲累申畀以祠廟差遣一次庶休疲瘵以免危亡干瀾鈞嚴下情不勝皇懼

再乞祠申省狀

某輒犯威嚴再伸悃款某頃以災敵所鑿舊疾復侵雖形體未衰衣冠粗屬而畏雷弗敢歲月滌深或卧興之不時或喜愠之收觸頭岑岑而若醉體熇熇以如焚自揣冷危速祈聞退而枕恂未格 詔旨莫俞早夜以思進退維谷矧惟初政分任羣士洞然無疑倚以共事獨抱顛愚之質無能損益於時雖乘集而不多雖百無而何關支持病體俛仰周行終亡用於明廷徒有慚於夙志用是累陳私懇頻瀆朝敢冀鈞慈特為數奏假之祠廬俾返故鄉若幸保於生還誓勉圖於後効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四

狀劄

三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學劇暑遂感宿病兩具公申力祈開屢莫
回天聽尚關俞音仰體公朝涵覆之私浪守微巨靖
共之分嫌於煩瀆以取厭煩勉強支持避逃痼曠終
以暑威內鑠熱毒上衝體温目眩痰眩足弱深慮症
再自速顛危矧惟要近之官莫如言動之寄而迂踈
自信愚癡不移顧以病軀有妨賢路曩蒙弗去公論
謂何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遠屏祠廟差遣一次庶
幾少休歲月以俟安痊或未忍棄捐即乞檢會近降
更迭旨揮與在外待闕差遣倘未溘先狗馬尚有再
備使令之日

四乞祠申省狀

照會某頃因宿疾力丐真祠冒重瀆之再三冀感通
之萬未蒙鑒設屬觸報聞蚤夜以思進退維谷重
念某被遇先帝幾三十年惟知極竭真絕上報恩紀
未嘗虛有遜避仰欺 朝廷試用歷陳以彰忱悃某
自始立朝請外者再迨其在在外辭召者三辭官者一
則皆各有其故某歲在乙丑偶因召試力沮開邊之
議大忤權戚即祈外補以便奉親訖于明年游請乃
遂歸未及里復忝命召撥諸情義所當引辭戊辰更

化之初收召來正誤疇曩直首玷特招宜不可辭而
某以親年既高侍養不便陳請至再卒遂初心戊寅
之春除直秘閣又以異數不當冒受亦一控免此外
如守嘉守眉守漢守潼郡望非不高為憲為倉為漕
為帥事任非不重而自量材分猶可勉勉故未嘗虛有
遜避至受寶之歲且止元日招徠盛舉觀聽所關而
某亦不敢固辭以煩 朝廷處分某之進退去就良
可槩見乃自去歲數請歸田及今夏秋又及三四方
聖明御極俊彥盈庭某非病狂喪心乃至數有懇扣
實以不諳風土誤投熱劑以成痼疾纏綿涼燠之交
陰陽交搏即感寒熱深懼因循顛踣絕望生還足敢
干誅期於得請某非不知人情多忌諉諛自端不謂
其飾詐以沽名則誣其矯元以要爵而某寸心耿耿
天日鑒臨罔恤嫌疑必祈造化欲望 朝廷察其務
實之有素矜其自知之甚篤檢會累疏曲為敷奏屏
以祠廟差遣儻少休歲月猶有生全之望茲將餘日
圖報大恩

某自六月以來舊病所迫四上祠官之請至經累月
未拜前音所當陸續控陳期於從欲會從臣移疾朝
論紛紛某倘於斯時申述前請則適以滋朋比之惑
重活激之嫌姑且遲回以須少定蓋欲稍全事體庶

五乞祠申省狀

某自六月以來舊病所迫四上祠官之請至經累月
未拜前音所當陸續控陳期於從欲會從臣移疾朝
論紛紛某倘於斯時申述前請則適以滋朋比之惑
重活激之嫌姑且遲回以須少定蓋欲稍全事體庶

幾無駭觀瞻而連日之間積陰為沴疾勢益侵不容更有迂延是用不避形迹之嫌投誠造命之地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檢會累甲甲之祠廩庶幾偷安歲月扶養病軀僥未溘先狗馬尚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工部侍郎狀

歛被寵靈竊蓋盜竄竊惟天生五材而民並用國有六職而工與居是為要近之官匪直繕脩之事況於侍從言語之列當以論思獻納為忠苟非其人莫贊而長重念其涉世太早屬時多責始因取忤於權臣不幸見稱於公論以是自信不疑所行然守此而弗移故動焉而得謗蓋言無隱則人指為異論直情徑行則人疑為沽名惟其無愧此心是以不違他鄙今乃猥由薄命久抱沉痾一年之間移病半之六月以來請祠屢矣父老裝而俟命忽出絳以誤遷喜懼交懷進退維谷藉曰養榮而冒受音容力疾以自持况其稍識去就之宜粗知義命之戒不知引退將迷顛隲欲望 朝廷更賜敷奏覆視累陳之牘亟垂從欲之仁非敢具文必期得請

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其自夏秋以來舊疾發動屢上祠官之請未蒙俞允反玷序遷控避莫皇眷留逾切感深刻骨涕下交頤豈應固守不務之愚徒取厭煩上孤隆遇故自

效職以來靖共朝夕誓言報稱不敢言去而近日以來積陰為沴病本益深霜露所乘寒熱間作若不申前請必速顛隲敢望 朝廷更賜敷奏檢會累申速與官觀差遣庶獲孳孳斷寄江湖以養餘病俟其痊安別聽驅策頌瀆公朝無任皇懼

再辭免除權工部侍郎奏狀

臣竊見近來羣臣請祠均外止是三兩次不允不敢更有奏申初除權從官亦止是一次辭免別無再辭體例臣今請祠已至四五辭免已是一次自不當更有煩瀆緣臣尚有不得已者須至盡言故敢味死以陳臣聞之道路自數月以來有人謂臣不當為異論之唱以致眾言紛紛有人又謂真德秀初對乃是臣實教之又有謂 朝廷疑臣多言不令再侍講選故有怨望求去不已後來臺諫及輪對官文字或論分朋立黨或要譽好名大抵皆是拍臣與德秀諸臣以孤拙之蹤實是疑畏不敢辯白會臣舊疾再作寒熱交戰晝靜夜劇恐漸成廢削故因此引疾求去不敢定有拍陳以費 朝廷區處又以取忤于議者然而臣之愚衷終有未白故不足以仰回天聽致六頌不允之詔雖國家眷待重臣亦不過若此臣感深至泣恨無以報若更有隱嘿不盡以聞則臣之本心終無以自白且臣自嘉泰開禧間嘗一再以狂瞽之言觸

忤權要嘉定更化之初首蒙收召以旌異臣之出處
具有本末比歲再玷班行亦嘗數有論建非是今日
方為慷慨激烈之言况臣所論歷歷可考且臣一月
初對首告陛下以此心即天心不可一毫有所欺
次論近來學術不明氣節不立末言元祐宰執待從
臺諫經筵翰苑皆極天下選今當以此為法至四月
初陛下親政臣直前奏事謂當下未宜之詔寬戰
謗之令當明陛下愛兄之心當正山陽討賊之名
汾邊制閫當用有資望人朝廷政事當令羣臣得
與聞謀議天幸不可恃當不失士大夫百姓諸軍之
心末復辯析邪正二端至七月上封事則又論上下
之情不一上以為是下以為非上以為公者下以為
私此皆臣赤心血誠吐露傾倒更無留藏不過為
陛下涵養心源愛惜事體扶持初政只願陛下聽
斷之初大綱既正事事光明初無一毫容私其間今
議者乃指為異論之唱夫閃倏校擢朋邪豈正乃是
異論臣今所言證諸庶民而無疑對越天地而無愧
謂之異論可乎真德秀學識文藝為世所推臣安能
教于人彫琢至謂臣不得兼官故有怨望者此尤為
無據觀人之法亦嘗察其平素臣自蒙先帝親擢
以來未嘗有所依憑躁競矣乃今日忽以不得兼官
為怨人誰信之其如朋黨之說則臣但見今日士大

夫以利合者甚眾以義合者極少然而以利合者利
盡則亦不可保今正恐義合者之不多而非朋黨之
當慮也故名之說此乃隋煬帝唐德宗以來為是以
拒諫今正患士大夫之不恤公議而非好名之當慮
也臣自聞此等議論私自惟念陛下富於春秋豐
賡子如川之方增此正百官修輔澄源正本之時當
養之以厚不當導之以薄當養之以誠不當導之以
欺况今天下事勢姑以一二言之只如山東忠義已
拊而尚多反側山西蕃族來歸而未知區處正如寢
火積薪火而既然所宜及今惜陰慶日相與圖回而
上下相徇無一人言之者雖下詔而求亦漠然不以
為應蓋渾渾渾兩月幸而有數人言之則又相與環攻
而圍厥焉甚者排根誑訐使之不得安於朝廷之
上臣所未喻然始也猶幸陛下之不惑於浮言故
臣雖百喙交譏不皇恤也後來紛紛不已卒至施行
輕者奉祠重者鑄罷又甚而至於追削羈管甚而
至於逮治其與隸臣嘗欲為之辯白解救又慮言或
不從則祇以益朝廷拒諫之過非所以愛惜國體
故且隱忍循嘿而終非所安况始為求言之說為厚
倫之說者臣也今以言得譴者相望於道則是臣實
知此說以為併於國中也臣以此寢食俱廢恐亦將
負謗於天下故數數求去不但以疾亦謂不得其言

與夫衆議所集二者皆當去况今位之以論思獻納之職班列浸高則責望愈重臣皇懼莫知所出故辭之愈迫非有心也竊意陛下與二三大臣所以未聽臣去者不過曰真德秀諸臣方以罪行今未欲使臣繼去臣一介寒微誤蒙先帝始終拔擢陛下一再遷除使之致位從列臣非木石方恨無以報塞且臣以應舉得官過當磨勘仍是自陳非超然山林不慕官爵者今於美官要職牢辭固避幾若不近人情陛下於此可以察臣必有不可留者矣陛下若謂臣之去留粗關事體則今來差除已是報行中外之人皆已知 聖朝寬容盡下不以言語罪臣自緣臣以疾病數求閒退似於事體元亦無傷臣既以疾未能供職留令累日深恐人言日甚不自皇安已二面移文粮料院截自十月分為頭住幫俸給聽疾指揮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檢會累申收回今來新命速除臣宮觀差遣一次庶扶病體歸伏田廬倘年歲間體力粗充本心亦白則東西南北奔走惟命所不敢辭頻瀆 聖聰伏俟蕭斧之誅

巧祠再申尚書省狀

照會其真切之懇已具累牘茲不瀆叙竊惟法從之選儒生所榮矧在寒微得此殊遇所當體承眷寵極竭疲篤終守靖共誓言報塞而諄諄謝病數數巧歸

屢却而請不休閱時而意逾迫豈惟有傷事體抑亦不近人情況於公朝當此多事而百司庶府夙夜在公乃獨詭譎屢陳私請人皆謂其可已已亦厭其太煩而退自揣量終難勉強若使少休歲月暫寄江湖心志稍紓疴痼粗定則麋捐効報未豈無時若竄食榮不知引退豈私心之有愧亦公議之不容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憐累請速畀真祠毋令更有瀆煩以重貽方命之譴即拜始終保全之賜

牒糧料院契勘供職月日幫行請給

照會當職昨為惠告假申尚書省乞祠九月二十四日伏准尚書省劄子備奉 聖旨除權工部侍郎逐承貴院送到十月分俸給緣是九月末辭免未下當職不敢收領移文貴院住幫聽候指揮至十月初五日再準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不得再有陳請當職遵從 聖旨方於當日赴部供職所有九月分以後至十月初五日以前有在假乞祠及未供職日分合行住幫却自十月初五日供職以後再行幫支方敢祗領須至公文

除權工部侍郎舉虞剛簡自代奏狀

伏觀朝請大夫權發遣利州路提點刑獄公事兼提舉當平等事虞剛簡才資開爽學識粹明得善則篤行而無疑見義則勇為而不釋其再守郡符遇紅巾

之數給軍餉嚴江防威聲既張寇不敢犯其兩持憲節當多盜之衝修保伍明賞罰規摹既立境內用清蓋學非空言而才濟實用舉以自代實允公議

應 詔薦楊子謙等五人奏狀

右臣伏觀陛下自即位尊禮耆老招延髦彥蓋皆以在外不求聞達於時者凡以章示好惡轉移風俗之機莫切於此猶以為未足也詔有位之士各舉賢能才識之士直誨之曰宜無才德道藝者而不用者待我後之人臣敢妄揣聖意於以蓄未用之中徧加搜索凡得五人謹用開陳仰贊盛舉臣伏見中奉大夫直顯謨閣楊子謙端凝而質實寬厚而粹明家居十年信道恭篤講明義理之學以淑後進一方之士執經受業所趨向正雖已蒙 朝廷為續祠廩而精力未衰又真開敷公論所惜朝奉大夫新知漳州陳必簡廉而端方忠盡而平實事所當言寧犯患而不顧表所不可雖見得而不為 朝廷累擢名郡雖若深知其人而又在外服未究厥蘊朝請即去官建康府崇德觀徐僑器資清方基宇高邃孜孜體國不以得失貳其心恂恂守道不以貧約累其守 朝廷畀之祠祿雖已表其廉靖而尚淹家食未見於用奉議郎通判潭州軍州事李燿學精而識明行安而節和家廬山之陽堅苦刻厲守其師朱熹之說若將

終身焉嘗除職事官乃自詭以民事 朝廷嘉其靖退特旨改秩雖去旌別而僉論所屬蓋不止此從政郎劉宰秉心靜夷迪德平正居官盡瘁不求人知行修于家學修于鄉人有緩急必從扣問事有曲直必從取正今以不到選抱材里居臣謂此五人竟或蒙朝廷擢用真之華近則正學直道隨事救弊不惟有補於時而清規亮節表表朝端亦足以彰好示俗此於初政關係匪輕臣今所舉皆是事實後不如所舉臣甘坐謬舉之罪

辭免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狀

右某今月十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三少自同奉 聖旨魏某除集英殿修撰知常德府填見闕某修聞成命倍惕危表伏念某填因屬疾之餘數獲祝釐之請一年之內移告累旬六月以來陳情八上會玷共工之貳再騰控免之詞冀奉真祠稍圖私佚茲叨誤東終闕俞音龍論撰之隆名畀藩宣之重寄况殿閣十有三等集英獨號於熱官而荆湖十有五州當武實稱於重鎮豈以抱疴之乂屬茲求退之煩知其不可為而為是謂非所據而據周章失措踟躕靡皇欲望 朝廷特賜數奏曲怜病體覆覩累陳母拘及汗之嫌俾遂歸田之願所有恩命某未敢祇受

辭免知遂寧府狀 紹定五年四月

新濠照臨愚衷震懼伏念其自貽大譴又辱窮荒忽
露曠蕩之恩俾得返其田里至孟益還職秩申卑祠
官既度越於前聞實超踰於常分今者諒恩中宸界
守寧川脫命邊陲起家妻郡宜殫忠力圖報鴻私而
某尚有愚衷不以控聞是為自欺其自五谿還荆上
霧下潦遂成寒暑之疾繼以仲女卒于荆鄙哭泣無
聊扶持西沂至變門又有亡弟之訃幾不能生會難
卒內侵驚憂乘之心氣怔忡手足戰掉幸已與疾還
里正念塵陰休影以佚餘齡而成命驟頒俾當郡奇
方時多故豈臣子辭難避事之時而陳力不能莫容
勉強所有恩命未敢抵受

辭免除寶章閣待制瀘州府路安撫知瀘州狀

三命益恭方折及令十連有帥更誤陞華顧惟滄滌
之餘莫稱便蕃之源弗憚再瀆用歷孤衷伏念某去
國八年還家萬里曲蒙實宥已載生成豈期職秩之
驟還况復寵靈之加至申加祠厚過罪即符累茲特
異之知惕若滿盈之畏亟籲天而遜避正跡地以凌
兢未拜俞音遽叨改命峻西廂之新澳拊東蜀之舊
封由免得遷以榮為懼載惟秉悃已具前章實以艱
疾瘴鄉驚心江路方寇氛之未靜而家難之相仍志
慮怔忡形神勦瘵矧當今日莫重上游冒膺存撫之

司已劇顛隲之懼乃若通班寶閣侯對松階尤深據
羨之軫敢後循墻之避所有恩命未敢抵受

除寶章閣待制舉游佖自代奏狀

臣伏觀某官游佖故軍器監主簿賜諡忠仲鴻之子
也仲鴻白發大義有功 先朝遭值權赫才不盡用
佖以生長聞見克承厥家氣粹而識明外嚴而中裕
自為小吏端靖有守人固期以遠到後以制置使程
與之歲薦召置周行風力肅明奏論剴切引義劑上
無所回撓今詳刑一道摧蔽擢伏伸柱察究果毅而
行以公精明而歸諸厚貪夫屏氣多士歸心臣實不
如舉以自代

辭免進華文閣待制賜金帶奏狀

臣聳聞成命倍惕危衷臣竊惟天命五服五章示威
儀之分執人主一頓一笑開風俗之樞機矧天正開
三統之元而地節親萬機之始簡修別應旌善勸勞
器名可濫於假人爵賞惟加於有德而臣迂疏而寡
實用愚顛而乏通方投荒既率於生還圖報未知於
死所越足於南維之絕微汗顏於北定之良規方期
暮歲之間力控明農之請玉靈驟及商賚優加西廂
峻寶閣之華內府錫金擊之寵職加二等服修九鏤
三紀勤勞夢想不到十年閒散榮望已衰龍光忽遂
於師中爵服遽加於分表被恩深厚拊已戰兢事絕

出於前聞義不容於終黑仰祈春鑒俯察沈辭念增
秩賜金惟良更二千石而不稼與穡胡取禾三百廬
毋拘反汗之嫌庶釋空聚之媿

辭免召赴行在

臣倏被寵靈莫知稱塞臣聞名浮於實者誇之府位
隆於德者咎之嫌自揣孤蹤偶逢熙運惟有壹心而
戮力不能死舌而同聲雖取忤於孽韓實受知於先
帝出司監牧入侍禁嚴治皇明繼照之初正貪相保
權之始又弗容於異論致自陷於深文方其遠徙於
夜郎已分溢先於朝露不圖眷斷特俾生還既守藩
於排羣議之時且錫寵於親萬機之始松地申加於
齒錄茹鞭復誤於腰善竟然爵服之加甚矣器名之
假况乃物記遺簪之舊命頒友珉之新今為牛羊求
牧芻犬懼寬恩之莫報未先狗馬填溝壑敢稽嚴詔
之前移而臣尚有忱辭仰干聰聽臣一違軒陛上閱
星霜歲月之所消磨風露之所履薄年侵而志落學
腐而才衰既聰明不逮於前時而責望反加於曩日
愚駑妄發則士有權督下車之笑齷齪自守則人有
懲美於糞之疑豈夜以思進退維谷敢望聖慈俯矜
愚悃特寢誤因察其實不副名深人言之可畏念其
德不稱位矧血氣之既衰改畀叢祠以全晚節

薦三百元奏

臣竊惟國家以進士科得人視前世為盛數其上之
三人則尤多顯著南渡以來進士道梗又俾四川類
試第一人視恩鼎甲至紹興五年詔書又申言之紹
興十七年類元何耕對策忤宰相秦檜此例中廢然
而詔免策士之歲則四川首選雖列之第五而用三
名恩例則猶如紹興五年詔書也且如故相趙鼎紹
興三十二年冠類試明年乾道元年賜第視第三名
恩例初任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官任滿改宣教郎
免召試除祿書省正字自是以後每舉臨軒直至慶
元二年詔免策士宋德之以類元視第三名恩例初
任文林郎山南西道節度掌書記任滿改宣教郎除
國子正又至嘉泰二年詔免策士何應龍以類元視
第三名恩例初任文林郎潼川府節度推官次任自
請劾南西川簽判在任被薦召為學官載在政府前
例其明今伏見宣教郎前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
文復之始以明經為四川類試第一會紹定二年詔
免策士復之遂以前例置之進士第五而視恩鼎甲
實與趙鼎宋德之何應龍書體一同復之恂恂守道
安於卑進自初任文林郎安德軍節度掌書記任滿
得替四川制司辟利州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已準省
制該差尋於吏部陳乞京官印紙吏部以為改官人
不應尚帶運司職事復之既無闕可入又取於自列

屏居家山三年于茲躬耕養親若將有終焉之意臣近以書幣招來本司瀘州有五峯書院俾以所學訓導生徒經明行修多士歸嚮臣愚以謂朝廷既以科舉取士則以科舉用之中興百年之間前例甚明矧如復之實足以副其名學足以施諸用而能守道自信不求人知臣待罪師帥部內有人而嘿不以聞將有蔽賢之責欲望 聖慈詔省部檢會自來體例將復之特畀一合入差遣庶及盛年有以行其所學不失一祖示取士之意不勝幸甚

小貼子

臣職在守藩何敢踰分薦人顧如文復之者生長合州在臣本路本路有賢知而不舉是為失職又見四川類元以例鮮有不立朝者今姑以十數年言之如趙大全馮復宋德之張方何應龍李鳴鳳張巳之王萬劉炳家揆悉蒙召用趙載唐季子唐應龍不幸早卒其未蒙召用者今惟文復之王辰應潘允恭二人如蒙 聖慈特垂訪問併賜收用不勝幸甚

又

照對一路帥臣薦人召用雖字前比然臣今所薦乃是循名按例乞合入差遣非敢踰分妄請且如先朝漢川運判趙善舉薦張伯源亦是以前進士第

三名為請 朝廷既為之召伯源又併刀居第一名王夔雖明以一路監司之請特召二人然其實則以科舉取之也伏乞睿照

申省論龍飛鼎甲人初任堂差

伏觀盛明之朝粵自改元更始盡掃累年汎濫之弊凡係堂除及吏部外銓各存舊法不許妄有奏辟仰體盛心稟承維恪然其間有關涉事體者既以近比為嫌無路自達敢冒昧為一陳之竊見宣教郎楊棟中紹定二年進士第二人以龍飛恩特授承事郎堂差簽書劔南西川節度判官廳公事正待闕未上聞適丁母憂至今年四月除喪未有新任棟天姿醇靜好學不厭見待其父武德郎前知施州致仕楊端仲里居食貧守道自樂不求榮進照得本官係龍飛鼎甲考之舊例初任當是堂差而四川合入之闕止有劔南東西川簽判兩闕今服闕從吉合入簽判若止就外銓既非格法亦無初任人注簽判之例若令干堂亦無初任人納劄于堂之例况是進士三名今又擬與首選事體所係難於自陳仰惟 國朝以科目取人養其資望以備採用凡自媒干謁前輩者之所以待天下士至不薄也今來棟既未有闕可入且不敢自列某亦以新制所拘不敢冒昧奏辟惟乞自廟堂及東西川僉判內取次騰那一近闕以處之庶幾

全護事體不失 祖宗待進士之厚意雖自知僭越
有請無所逃罪然以監分闈寄知士之守道自愛耻
於子進而為一言非所以涵養士氣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廿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五
狀劄

再辭免召命

臣聞命之初循墻以避允俞尚闕震懼靡寧竊揆
彝章不當再瀆重念臣賦資庸劣稟氣存微三紀勤
勞精神耗竭七年窺徙齒駸彫零既積厲之熏心致
百病之被體風波萬里欲進還疑坎壞半生多憂易怖
惟今旁招之彥既聚 本朝粵自改元未及數月造
膝沃心之誨犯顏逆耳之言有如正身齊家虛已盡
下理內御外求賢審官凡以共濟太平亦既不遺餘
慮雖如臣之在外亦當應詔上封首陳舊章次舉
時弊言雖淺近其於親政庶幾有補縱使臣對敷殿
陛所言亦不出此 陛下若以羣臣近奏與臣所上封
章素見施行則臣雖遠外不翅面陳不然雖杖衰造
前無益聖世徒取罪戾欲望於其愚惛界以真祠俾
得退安山林以息疲曳苟未殞越尚有圖報之日

辭免除權禮部尚書奏狀

文昌為八座之穹 班宗伯又六官之清選不圖譽命
猥逮公微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事道徒懷慙而自
信嘗落落而寡俦不肯搖尾乞憐以求左右之容惟
知縱軀委命以待君父之察忽大明之光啓借衆正
以彙外夏宗陳天下之謨正懼造朝之後春官掌主

邦之禮遠叨出今之先重惟謀廟之初擬攝考士之貳若幸陪於舊綴或進忝於真除此在裁餘皆為分表顧逾常比及冒超遷凡私心之所未安乃公論之所不效用彈衷曲仰扣穆清欲望 聖慈俯矜愚悃亟寢已行之命嗣陳入告之歎黨俟其塵露夢有裨則假以器名而未晚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再辭免除權禮部尚書狀

龍光狎至震懼靡寧重權聖朝之制量能授官而某去國十年表類已甚萬里召入未覲清光如其才具之短長言論之當否咸未有以自見而先時出命假以寵靈受祿無功循墻有覲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俯矜忱悃收寢誤恩姑俟對敷之後相祖述疏曠則俾還舊著乃分之宜所有恩命未敢祇受

辭免兼權吏部尚書奏狀

臣竊惟兼攝他曹揆之故事不當輒具控免以瀆天聽而 御筆俯臨實踰常比惠衷震懼罔敢措重念天官之長總領四曹登品人才澄清吏道比之他部素號重劇而日才疏識闇不善撥煩今儀曹翰苑經樞史筮兼官既多且不暇給若又兼領劇曹將有顛隲之悔欲望俯矜愚悃察且量才揆分誠有不能特為收寢兼權恩命俾且得以一意厥職庶逃曠敗辭免 御筆叙理庶勤轉官命詞莫諭奏狀

宸翰俯臨危衷增惕伏念臣曩因狂駭曾自違譴呵問於鵬而鵬不言謂南遷其死所投昇虎而虎不食怒西望以生還界之以折珪受瑞之榮假之以增秩賜金之寵猶云未厭亟下特招遂擢長於六廳復兼華於三組蓋千載會逢之適際而十年夢想之所無况又序情閱勞詢事考績追念歷年之舊開條頒進秩之新綸非出於有司之舉行不由乎適臣之故擬特軫九重之慮親題一札之文事光流聞人謂罕見伏望 皇帝陛下祇遵常行之典收回特異之恩念屏居遐表商之時既不可復言於積考而忝備從臣之後亦豈容自列於明時若謂端共申加褒諭則寵章之大濫顧愚分以奚宜

再辭免 御筆叙理庶勤轉官省狀

其昨者忝奉 御筆理還磨勘特與轉行尋具辭免伏準省劄備奉 聖旨不允者某聞命感泣益不皇安竊惟 祖宗舊制凡屢於罪籍者除降官身歷仍許叙理外自餘追官居住等人歷過月日自在叙理之限今聖恩特異至於親御 宸翰申飭有司轉官命朝黷然孤蹤度越故常豈惟私心之未安抑亦公論之可畏接受無據進取維谷某以官常有守不敢再具免牘塵瀾天聽惟望朝廷特賜敷奏俯矜愚悃遠寢濫恩假以爲年依條循轉不惟遵 公朝常行之典抑以全書生知足之分

巧祠奏狀十月二十五日

臣輒瀝危衷仰于天聽伏念臣一介孤遠謀蒙
兩朝不凡之遇出入中外幾四十年誠不自意猶以
衰邁之餘獲逢親政再點禁職方欲彈智異誠以圖
補報自聞蜀警憂愛如結寢食俱廢病瘵日侵昨得
四川制置司參議官楊約書言聞虜迫沔州沔無城
無兵徒恃區區之關隘臣同產兄高稼以路提刑守
郡誓死弗去先遣何璘和彦瑛悉所部之兵把截關
隘而二將潰敗賊乘勝擄虛巨稼自度棄寡不敵即
遣官吏府庫浮江而下獨留州治虜突至城下同寮
力挽俾退守大安以抗虜衝稼堅守不動日各行其
志於是親提餘兵與虜巷戰于州前卒以遇害臣得
報之後號慟幾絕蓋先是臣稼乃辭命乃請守邊城
固欲以身殉國今死者已矣而鄉國之禍方深巨心
志日以怔忡耳目日以昏憤精神曾亂體力衰頹雖
欲勉自支持而痛深到割若不能以一朝居用敢敷
露悃誠歸投君父欲望 皇帝陛下矜其手足之戚
不皇寧 處察其腹心之艱非出具文符頒俞音賦以
祠廩如秋難稍平得歸田里休養殘軀庶幾它日或
再備使令若夫未悔禍虜猶假息則且於荆變以去
暫為偷生之計與蜀父兄謀救鄉國屏蔽上流以報
陛下尚愈於苟容朝列無補明時也臣情迫詞危惟

陛下惻然念之

再乞祠奏狀十一月一日

臣今月三十日恭奉 詔書以臣乞祠不允者臣祗
誦 明諭深感至泣伏念臣頃以鴛原死喪之戚鄉
國危亂之憂楊厲庶心不皇盡 慮陳詞請祈返故
廬既便私情亦諧公論而 天高聽歟未賜 允俞
是用不憚再陳期於 從欲重惟臣去就之分內省
再三有不容以不去者六臣以同氣之親死於狄難
雖曰捐軀殉國得正而斃然一身之死不足以抹四
蜀之危臣之鬱陶有所不可解者况臣氣稟弱多
病早衰聞變以來心志怔忡疾疫交作臣之所當去
者一也臣曩歲得罪故相實之瘴鄉必死之地尚賴
高廟神靈落 陛下以獨斷使臣生還田里尋又起
之藩服列之周行臣方被命於元年之秋則是時三
京之師已綏收楮之令已行而又臺臣倡為皇極之
說以與賊吏邪臣為地新功浸墮舊證稍見臣已無
及於救既再解不獲命重念君臣義重不容矧然言
昧而前尚冀展效尺寸以圖補報臣聞開萬里至去
年六月始得 王陛下以陳其初末之愚則啟事
膠葛天非改元親政始初清明之比臣雖屢殫忠益
固聞于行苟有一事之未善則中外之論遂謂臣不
能正採今半年于此內無毫髮之贖從外負四方之

責望言以文邇來權臣餘孽鬻錄用深恐引類而進
 布滿中外遂私報復定為衣冠之禍以重社稷之憂
 臣傷弓之餘倍有過慮此臣之所當言者二也韃情
 變詐每以和好傾人之國臣始蒙召對固言四不可
 恃而和好居一焉今西自興洪東及于襄鄧諸事黎
 息之間廣騎充斥而觀於朝廷近日所用之人則
 猶若以前議為可信萬一遂定為不可易之論則觀
 望承迎者一口附和必急我師而貽敵侮矣是時也
 母問論之異同官之閉劇淪胥蹈禍有負初心此臣
 之所當言者三也臣近見侍御史李鳴復奏論請
 從乘機薦引無非親戚故舊之私隨事獻替實者黨
 同伐異之意高談宏論滿腹私情似足以亂真邪足
 以勝正不知孰為真孰為邪孰為正而或者謂似與
 邪者正指臣而言臣退自省循所謂真似邪正此付
 之一世之公議臣不復辯所謂私者亦指何事臣自
 蒙召除亦擬薦人報國乃聞去歲蜀士廟堂訪問
 各引其私以議差除因此取輕于宰執故臣半年之
 間寧負數萬之嫌未嘗輕薦一人者以此 陛下問
 之宰執則知臣嘗薦何人謂安葵仲撫諭使出於臣
 之薦邪此自出於宰相之意臣實未嘗與聞葵仲
 每以書抵臣及李真必具言疾初日侵力祈聞浪未
 嘗一語干進臣辱為宰臣言乞聽其去 陛下試詢

之宰臣則知之矣若謂鳴復為言諭使此自出於
 陛下之選擇而蜀士有若若六昌者諸人謂當遣鳴復
 使鳴復而果行也必數月後方抵蜀中則蜀之安危
 存亡久矣日每不以萬里外遣使為然者以此而鳴
 復何至一聞 玉音皇懼失措歸怨他人以求苟免
 使當事任則必不容責其死守且鳴復薦楊忬為撫
 諭使本以脫已日謂鞞勢已迫大安利州生靈塗炭
 近在目睫若自東南遣使其勢非來春不可到而况
 黃郭之聞叛兵未靖使忬行於盜賊之衝日實危之
 厥為王昫孟珙所傾蜀士無一人言之者日因進故
 事獨縷縷為陛下明恢之寃則日之本心可見而
 鳴復疑日沮恢而擠己此日之所當言者四也鳴復
 本鄭指腹心之客損棄五州以撤蜀之藩籬遂確今
 日不可追悔之禍幕府焉得而逃其責今鳴復乘時
 報怨以排彦响日之意不過為事體慮以彦响懲剗
 大過進屯仙原猶愈於前時帥守六人但保合州今
 勝負未分未容先事改易耳雖然此何等事任動有
 性命之虞而顧以私彦响乎日同產兄高稼項者力
 辭召命自詭邊城捨安就危亦人所難者若言兄弟
 之私情則當廣為請託之地使之早得脫去以苟全
 性命豈有友使之繫維於艱危不測之中而謂之友
 愛乎鳴復黨同伐異之論不知何所為而發第見近

來士大夫無識尚以可憂可危之官職指為可喜同
慕之富貴所見既異則難與之言此目之所當去者
五也。於鄉人本無仇怨特以陛下用目過分而
嗜進之人不便於已騰論五戈切論也造謗實繁者
徒觀其意嚮不去目不已目之出處自嘉泰開禧訖
于寶慶紹定具有本末然且不足以取信於人萬一
父於其任日之心跡益無以自明且蜀人之可貴者
如范氏父子蘇氏兄弟翠能以廉耻自厲節義相高
目雖晚進猶及親炙先朝者舊遺風餘烈凛然有
存不謂三十年間俗流世敗一至此極每一造朝率
不逮前日實憂之今陛下若不聽目去使與嗜進
之人混為一區例曰蜀人皆爭進無耻者此目之所
當去者六也。目誤膺兩朝簡眷之厚今孤立無與尚
貪榮祿不即引去則煩言日至必費陛下保全之
力欲望聖慈察目非敢沽激實首氣之戚方寸
亂不能圖報萬分念目非為具文實以公言可
畏孤根易搖吏不能開口論事速出祠官之命以聽
目去俾有位之士得以保祿全軀無所拘忌或出而
董師或居而遠議為陛下康濟時也。目雖退伏山
林死無所恨干冒天威下情皇懼隕越俛命悽謹
之至

辭免同產兄利路提刑高移贈卹恩例奏狀

目伏觀合月二十九日邸報高稼贈龍圖閣直學士
特贈七官仍與三子恩澤立朝汴州報之虛實令之
行否目雖不能盡知然有當先事奏陳夫守國行敵
之臣誠死城郭封疆此古今之通誼臣子之常分初
無功之可言今贈卹太優雖聖朝勸忠之意將以
風勵邊臣激昂士氣然一旦以庶僚為雜學士七官
三澤輝極褒崇使九原有知必謂起踊太甚今稼之
諸子遠在萬里奔走匍匐以營殯殮且不可得使其
控辭必在數月之後則出令已久巨移之第定子今
將漕金陵亦未及知目與其雖云親表實屬本生用
敢踰分陳奏欲望聖慈收回成命下吏部照庶官
致仕恩例施行庶安私情亦允公論

三乞祠十一月三日

目頃以祠庭之隙未沐俞音再且撥辭期於得請數
日間伺候報可之命雖未有聞目深惟積誠儲思而
未獲感通豈以目之所請雖本於國家之公論而猶
不忘於鄉黨之私議耶彼為一時之論者自不必與
之較况有天下之公論則目之一言已替且輕公既
不復重陳所可深情者陛下有願治之志有納諫
之資有用賢之意而廟堂之上運量圖國果能盡改
於權臣之舊目前後所論時事所評人物進而告諸
陛下退而語諸宰執非不數數然也而未嘗有事

施行今權臣之黨復出和好之議尚存臣恐國是不
 明淪胥蹈禍傷弓前羽倍有憂懼此事大體重臣已
 別具奏陳且又親政以來凡權臣專已害民之事無
 不更張惟有近日民戶計畝輸錢以收楮幣此不得
 已而後行也臣不敢妄有沮止以取市恩辭怨之疑
 不過於不得已之中寓其深不得已之意故欲第為
 三等分為三限或可使中下戶得免於例擾此非有
 難行者然終不能明降 聖旨申加約束臣之當去
 者雖非一端繁而言之則臣前所謂內無憂畏之聽從
 外受四方之責望者實目求去之大略故不憚童瀆
 之請劈析肺腑為 陛下始終秉言之惟冀賦之真
 祠粗全晚節歸守墳墓則尚愈於強顏朝列以貶
 厭薄也黨蒙 聖慈檢會累牘速賜矜允施行不勝
 孤蹤之幸

辭免除資政殿學士知潭州劄子 端平三年四月

臣伏惟尚書省劄子以臣三上辭免乞歸田里四月
 二十三日三省同奉 御筆不允除資政殿學士知
 潭州者俄聞 宸命倍惕危衷伏念臣賦安穎愚臨
 事疏直自去歲累疏求歸正期得請驟叨殊擢特俾
 視師幸賴 祖宗神靈 陛下威勳臣得以始追齊
 鉞之誅獨恃皇明洞照於孤危之跡假以序遷入
 奏之命顧時事艱危非臣子避事之日敢有它辭而

臣適有湯癘之疾氣體衰末不容支持自聞 恩即
 具累疏乞加寬序前後奏聞者九上尚書省亦已六
 七廬山待命江池橫舟前後旬月撥事量才不敢造
 前勸蒙 睿算詔諭最後又被特詔申效訓勸慶越
 故常銘鑠肺腸繼以階涕然臣區區之請非為具文
 必冀 陛下曲垂矜允今者伏蒙 聖特出恩除祕
 殿隆名長沙重鎮地望不及得之若薦在於孤蹤冰
 此殊遇所當體承隆指倍道疾趨然日危迫之情不
 容不控于君父臣本必病憊日迫不堪世用故累祈
 祠廩以便養痾實不敢以郡為請而况重湖巨鎮實
 接上游武備單虛城池庫薄若果得精明強濟之士
 汲汲經理距防秋僅餘兩月猶懼弗及今以奔走道
 路之餘精力困弊病勢日侵醫藥未效雖欲痛自鞭
 策求稱使令必不可得臣自聞新命即與友從至建
 康從官同產兄江東運副高其俊節暫想前此般取
 聖衷今聞已到建康庶幾骨肉團聚稍復藥望
 皇帝陛下察臣不敢避於跡師之行今乃力好於
 均供之地俯矜危懼速覆 恩檢會累章放歸田里
 所有恩命未敢抵受

再辭免知潭州劄子

既明且哲以保其身非避室矣全身之謂陳力就列不
 能者止蓋識時知止之難用干蕭斧之誅存貞節

之請伏念日本無他技徒有樸忠不由一介之先容
誤被兩朝之厚遇雖淹陳於館學自海禁於省臺
然而始見愷於權自關邊之時復取忤於倉箱擅朝
之日分款符者凡八樞使節者以三精力竭於簿書
期會之間齒髮變於險阻艱難之際幼穉之五銘禁
魅之役又重以七路董師之行日邁月征心勤形瘵
衰病見乎外場癘毒其中自今春則病以來非昔歲
造朝之比皆退量於愚分惟自詭於重荷不敢以人
民社稷之司而求為疾痛癢癩之地豈期醫藥未諒
沈辭分月殿之隆名授星沙之重鎮允稱異數魚蟲
前聞且臣丙趨召而來至近雖鼎改命臣淫罪竊以
後即故里而起家或均佚以閑勞或棄瓊而錄善茲
惟受任之重者豈意不求而得之况火冷之交侵乃
滿盈之收致伏望 皇帝陛下檢會累陳之積弊
多病之軀念王事不政告勞顧趨勞而憐憐人情莫
不欲富獨難員而居貧驗諸事理之相違史匪巨心
之得已為亟頌於開廣俾歸伏於生靈凡未指簿歷
之年皆圖報 國家之日

三辭免知漳州劄子 六月

臣自點恩除再具經免泐蒙優詔還 荅賜前允且
深懼再三章讀以于方命之恭屏營傷復欲進復止
然而區區之辭有不得而數數者且聞進人以禮退

人以禮者人君御臣之通誼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
人臣律已之大閑夫使 朝廷失於進退之不明人
臣迷於用舍之未定上輕卑而下濫受傳之四方莫
允公論且伏見先朝范仲淹富弼以守道據正為同
列所不容因論去不肖抑憐辛事君者愈眾於是仲
淹自參知政事經制陝西弼自樞密副使按行河北
時呂夷簡居鄭謂仲淹曰此行必蹈危機豈容再入
蓋以事勢危迫乃命近臣其勢必付之孤速之人有
功則同列忌其能有敗則同列委責而况采葛之謔
日遠日甚此必無可還之理故未幾仲淹以資政知
邠州弼以資政知鄆州攻諸 祖宗故事凡自執政
出使未及反命而除職乎郡者或以敗事或以讒毀
今日於仲淹弼本無能為役而自執政董師未及反
命道拜除授進職守藩則視二臣適有相似者凡習
知故事之人或以斬旨曰凡不請而予之者若郡若
祠在 先朝皆謂之罪名且聞之恍然深自惟念且
受命於列城奔潰之餘僅能收合餘燼以保餘民以
歸故疆謂之功則修復荒殘招懷攜貳與夫申儆軍
實增飭疆備皆職分所當為謂之罪則虜破均光峽
囊虜迫荆襄隨鄂而臣始受任中外所共知也今日
以疾病日侵不獲反于宰旅若蒙朝廷因其引疾請
祠之屢即從所欲人亦無辭若未嘗請郡而 朝廷

持界之郡則必有引舊事以新巨者巨安能家置一
喙是用盡溼肺腸告于表父欲乞 皇帝陛下檢照
累積收寢前命卑以祠廩則朝廷之進退得禮猶
有辭以示四方而微巨之用舍行藏亦有賴以見朋
友君巨之義斯為兩得

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奏狀十一月二

日伏準 尚書省劄子拾壹月拾伍日三省同奉

御筆魏 依舊資政殿學士差知紹興府浙東安

撫使者日條被恩除因知收措伏念日逝矣西去治

裝已及於數旬丑茲東郊出命忽聞於中道寵光燿

耀進退徊徨重惟日糞以非才游叨煩使逐夕膺於

異過實有媿於私情命汝作拱示曾未皇五禮之事

使巨斯司馬亦莫宣九伐之威既歸士於東山俾圖

居於南土而力陳愚悃固請叢祠此特懷居便已之

私夫豈體國奉公之義律之方命何所逃誅然而巨

之事君亦猶子之事公奇纖毫之有隱則名義所不

容日自膺授敏之行積有負薪之疾心力耗於師球

熱毒蘊於肺腸及俟命江池之開槩舟秦淮之炳炎

敲重灼元氣浮危體煇燭而如焚頭岑岑而若醉肌

膚銷鑠昧息沈綿雖形體之苟全而衣冠之僅屬帶

移七孔拜跪不能束腰屢換二毛故舊為之動色是
用一聞除日輒震危衷乃分寵於輔藩且兼察於專

閩況於陽德昭外之且重以賢才彙進之初顧叙情
而閱其勞敬事而命以始念長沙不見之久出會稽
驚視之章綸音流傳輿論駭嘆儻不盡呼天之懇將
屬分守地之憂伏望 皇帝陛下於巨力不逮心察
巨氣不勝志今積衰之既甚欲強起而弗任放之江
湖苟道魏牟之願雖在畎畝不忘劉向之忠所有省
劄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紹興府劄子

巨此者輒控愚衷仰于淵聽誤蒙切要未賜允俞重

惟巨所苦脾胃益自六月以來冰更非一醫所知非

一人暫憩金陵又移蕪湖甘舟車往來之衝困憊之

狀不能以掩人之耳目大抵及冠傳屬若無它苦而

數日之食不能以一溢米肺肝熏灼陽氣虛危及所

謂調中養胃之劑更嘗殆備雖守效自入秋久以

治脾無效始悟為暑毒所蘊而醫莫能辨故積溫成

熱積熱成衰其勢不容不以寒劑救之因此元氣銷

磨肌膚腫痺逮于近日心力俱疲已治歸舟擇十月

末發蕪湖而除疾未除方從近地聞閣受聞光黃聞

虜騎未退故且姑緩旬月忽蒙 陛下特放 御筆

處以輔藩俾之財護東郊閭勞以煩劇之事知巨莫

若君巨仰體殊私感深至泣然巨竊自惟念進退去
就實行已之大方使巨負冒寵榮昧於一出則衰頹

之迹習聞成情一旦付之以民社之重投之於衣冠之衝刺撥應酬力所不逮萬目所屬必以不量力晒之况東瀨一道地廣民夥非扶病養病之人所宜勝任欲望 皇帝陛下俯矜愚憫慈惠微軀且令遼山處陰休影以疎平復或旬歲後稍可支綴餘息以聽使令則東西南北寧敢告勞以自棄於 聖世臣詞危情迫從欲是期

再辭免知福州福建路安撫使奏狀 正月

臣昨日具奏辭免知紹興府浙東安撫使恩命伏奉

詔書不允不得再有陳請正月十一日伏準尚書省

劉子正月三日三省回奉 御筆魏 改差知福

州福建路安撫使者除書押至賤迹靡寧伏念臣自

披開於大滌之言即治裝於于湖之泊日向土流粗

定即反室于崑山之陽會寒暑所侵腹心受病况又

邊虞准至蜀禍方殷臣之進退如蹈坎谷邇者伏蒙

東自 宸衷起以會稽印被旨宣畫歷懇款控告君

父懼于方命之誅仰蒙 聖度涵容爾畫優勞臣雖

感深至泣然未有以自信于公朝而臣猶有所恃者

實以疾恙繁纏其衰羸之狀可望而知臣竊念嘗奉

近職揆之故實過關必見况於東瀨道出行都所以

扶疾而東扁舟吳松之境途行緣發勉強支持昔亦

冀萬一偶得借玉塔方寸則形骸之搗碎 陛下自

可得之目擊必矜臣衰疾與昔不同亟遂臣香火之請今來忽叨誤陞改界全闡在於臣子東西惟命敢有它辭如三山素號聖澤當惟臣之心力凋耗無以刺撥煩劇兼恐重山復嶺亦非氣體之離奇可以冒犯行役見穢舟毗陵郊外以俟從欲伏望 皇帝陛下檢會累牘由垂哀矜仍畀叢祠俾得翱翔江湖以須手復俟蜀道漸通即歸田里獲保宗族墳墓以俟餘齡不勝天地生成之賜所有省劄臣未敢祇受

再辭免知福州劄子 二月十五日

愚悃泅陳命音竟闕重念臣自去冬持蒙恩除兼藩

東瀨嘗瀝陳疾病控辭者再並叨改命分關南關又

以疾病之劇固辭者一其羸羸之狀甚駭軍陳而天

高聽兼未垂從欲雖 陛下念其羸羸之狀復相叶彼

居進退以禮臣亦豈不願勉支餘息仰答鴻私臣自

登燕湖歷耳潤以至毗陵始蘇求鑿閉藥殆無虛日

而沉痾展轉終未灑然積時既深股前尤甚形骸骨

立見者驚嗟嗟君使一意將攝非年歲開恐未復常儻

使力疾馳驅必將顛路道路用敢不避再瀆披瀝肺

肝歸命君父欲望 皇帝陛下俯察危衷曲垂軫惻

檢會累奏復昇祠官俾得稍休疲曳於吳松之濱苟

未填溝壑曷非竭忠效報之日

乞致仕劄子

目扶病揆為顯未有前且昨自十五日嘗具訟病在
再危篤之狀控辭謝帥恩命覬得感動聖聰昇祠
從欲庶幾災谷少赦或可尚延殘息天高輿輓未拜
俞音愚分滿盈疾勢增劇是用瀝血輸誠乞身納祿
欲望 皇帝陛下少垂洞鑒曲軫病蹤念臣言言悃
幅非出具文祭臣習聖精神僅在旦刻特頒睿旨
許臣生前守本官致仕僅未先朝露德當圖報國恩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五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六

督府奏陳

辭免除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奏狀 十一月三日

臣今月陸日恭準 御筆特降中使查押赴院治事
者臣歎被寵靈浪深震懼伏念臣猥由寒遠早玷清
華技之投裔之餘付以守藩之寄既云忝冒勿誤招
延翰光容臺經惟史觀已自慚於累印人亦訝於條
冰無一可稱負云宜去雖冒再三之童瀆未殫萬一
之愚衷敢意殊知特頒親擢俾與議樞庭之未復假
名祕殿之隆錫天寵於師中董戎昭於江上雖仰窺
睿斷浸潤之譖不行然俯揆庸才軍旅之事未學矧
是危難而受任加之兄弟之孔懷事會檢據蓋未知
其終極心神貿亂恐難責以驅馳使冒昧而真前必
顛隲之未免伏望 皇帝陛下收回成命改畀真賢
念臣今日之辭難猶勝異時之謬事於止而知止既
屢貢於丹衷有能有不能願由垂於 皇鑒所有恩
命未敢祇受

再辭免端明殿學士同僉書樞密院事督視

京湖軍馬表

退守桐廬本求安於踈拙進陪有府乃受任於艱危
之得遷以榮為懼伏念臣捐而寡與慮不適時既

謬長於六聯又叨榮於三組由用臣之太驟致公論
之不容蚤夜思惟莫若奉身而退風雷鼓動敢期錫
命之加重念官家恩忝備於列御居位又幾於數月
竭其補報固嘗累牘之奏陳見諸施行曾幾三言之
聽用矧又迭違於君父遽令董視於師戎以言語待
從之臣親近猶難於感悟若錢毅申兵之問號咷益
遠於聽聞縱自今勉徇其請求恐在外終成於扞格
居然冒受悔亦奚追伏望 皇帝陛下毋拘及汙之
嫌俯察申東之懷宥其方命畀以真祠既明且哲以
保其身敢作全生之計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庶幾愚
分之安

三辭免僉樞極視奏劄

臣比以家國之憂熏心俯接短才仰觀時意乞奉
祠者三辭恩命者再半月于茲闔門待命而陛下
屢頒不允之詔且臨遣詔使趣令視事又申頒答
蓋斷絕來意威命所臨何敢演陳然而臣子之於君
父寧其有犯毋欺母隱蓋今日先事而言不過千方
命之謹取辭難之識其非止於一身其或關於知幾
昧於料事勇往冒進或有脫誤禍及 國家巨難身
蹈艱危無益於事巨寬靖七年居蜀三載權臣之壞
亂天下不及救也 陛下之親攬萬機不及與也改
元半載始叨命召親政二年獲忝近巨則內患外禍

已潰裂四出矣然猶諫不行言不聽一旦四方有敗
臣不及知忽被風雷之令拔巨於再三忱請屢命弗
已之餘授巨以三四大臣却立不顧之地巨感激兩
朝知遇猶不敢固辭復自惟念今聞命已數日若繩
以 御筆趣發之期則來日正當上道今且以至微
者言之府史胥徒無一可使文書行移率自為之雖
欲從密院差撥法不知其人數日間欲遣人至外郡
與欲辟之官屬先定去就尚無一人可遣蓋不惟人
情觀望辭避不前亦由踈遠之人驟登朝列既未獲
乎上則安能以見信於人是瑣瑣者猶如此況其大
者巨十年之間殆與世絕仕於中外者率不相識所
辟之官以其貧淺望輕不肯樂就所御之將士皆是
烏合又必以其非素附猶動多扞格古之有天下者
儲才以擬緩急之用今儲者不用用者不儲使無政
塗一日之素而濂責之以上流一面之寄事勢已迫
道路已梗襄安隨棗之間寇戎被野異時江陵有城
池可守有戎器可恃有三海可以限隔巨頃過其境
無一可用德安之城陳規所築百年間賊不能攻今
既為叛兵所乘則鄂之距賊不過數程之近或又應
城道梗則襄鄂不復相通夫以 朝廷踈棄之人而
驟當江漢艱危之衝縱巨不能度檢量力冒昧而前
其如宗社生靈何巨不欲盡言者蓋辭難辭事猶是

一說脫又咎臣以怨望議臣以畏怯則臣益不能以自明是用盡瀝肺腸控告君父欲乞 皇帝陛下察臣之愚非出具文速為收回執政恩命檢窮累贖賜臣骸骨俾歸田里仍於見任宰執中別加遴選庶資平日講明之素舉辟僚吏緹御將士奔走吏卒無不如意不勝宗社生靈之幸

辭免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奏狀

臣今月十一日準省劄備奉 聖旨差臣兼同提舉編修經武要略者臣根以謝材遠叨隆眷隆垂書殿與議樞庭既視數於政涂復董師於江詩被榮過甚端分蔑如况又申頒綸詔之丁寧參掌玉鈔之會拜方此究心於擬率瞻能效職於編摩冒昧居之僥踰甚矣欲望 皇帝陛下察其非具文之請念其非經武之才特返誤恩毋拘近比所有成命未敢祇受 辭免督視軍馬乞以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

劄十一月二十四日

臣生長西南至愚極陋 陛下不忍終棄拔之遠屏之餘付之藩翰實之周行以親政招延之士言之臣最為未至而躡居衆俊之右果以超踰過分噴有煩言臣累疏求歸未蒙俞允 陛下憂顧上流俾臣以有府視師自漢魏以來督府之任乃將相之雄權其後始有督視之名猶以執政之次者為之未有拔

自從臣驟當事任者蓋以蓋護諸將得專閫外之事其任至重而不輕也今臣乃以歷代所無之故事一旦自權尚書為之今下之日人謂劄見臣自三疏旬祠之後控幹新命又至再三 陛下申遣詔使促臣隨班奏事而諭下宰臣竊念主憂臣辱義不得辭踴躍受命退而差辟官吏條列事自調遣將士凡所以為速發之計者靡微不固不惟臣子體國之至情亦所以避讒遠謗庶幾益聞可入也然而所辟之官始擬某某皆不屑就以至某某諸人亦無一肯就者今僅餘三二人如其相與隨官行事而元僚無入議幕機幹以下尚多闕員至於統帥偏裨之任亦豈容緩而用一人焉則曰殿司人之所忌也謀一將焉則曰帥臣之所不樂也此皆託辭以避事臣尚慮箇令太以亟礙民居以為幕府而力驅刑劫僅得密院數吏奉行文書餘皆散漫不合頗費收拾臣嘗熟居深念久而不得其說或有過臣言曰爾何暗之甚也師之坤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九二以一陽居五陰此為專屬閫外之象故必有天寵以假借之然後掌權可一苟不得乎 上則人誰信之故無人乎宣王之側則不能用言甫無人乎繆公之側則不能安子思是故有呂夷簡而後范仲淹得以宣威陝服有趙鼎而後張浚得以督師諸路今爾獨荷 陛下之知

而素無左右之助爾立朝數月所請事無一施行受命半月朝夕改無所稟承則自今一遠君門誰寶主之巨蹙之使去曰安得斯言之陋也幸遭遇明主得效尺寸於戎行敢有它詞或曰爾知所以來乎陛下親政之始中外臣民封章奏疏咸欲召臣德秀且了翁而宰執一詞以爲不可陛下以二臣終不可忘也排羣議而用之陛下之聖明孰不傾從德秀既至幸臣終不肯助之共政其後雖隆以虛名而不及於用爾也幸而無疾又幸知幾之早而求去之勇也宰執無以中之則出風雷之令使之不及播耳夫漢高帝召拜韓信付以軍旅之事而蕭何謂其如召小兒故齋戒設壇而後敢遣今並命二人而一人不及前知雖假之恩寵以耀羣聽實壓之重任以杜免章改度越典常日而再命是乃託此以逐爾也而爾不之覺乎臣曰此出於聖斷而宰執焉得與聞或又曰縱出於陛下之獨斷而不能無可疑者爾嘗言失道存謂如故臣專忌之類而宰執不爲之改也爾嘗言兵不可恃謂將軍和好之等而宰執不爲之動也以至重江復舊屯守故疆等事言之數矣而誰實是之今不幸言而中於變作於外人情搖於內荆襄一面上而金房均光下而隨康安信事勢日熾然後急而求爾異時師行日三十

里今以三千里之遠若使遠行可五十里加以沿途應酬軍務亦兩月餘而後至至則春半矣爾必有逗留之罪異時督府非千萬緡不行今楮輕物貴之時而所給實數僅三百萬則不及異時百五十萬之用金僅得異時十之一銀僅及異時四之一只以湖廣總所供億之數言之約有二十萬人若人給十千則二百萬緡矣倍之則又四百萬緡矣而制領將佐在外今支給之數僅供一犒而沿途與住府之費不與焉爾必有乏與之罪異時督府應諸路之調遣如葉義問遣虞允文趣李顯忠交軍允文顧金銀楮幣告牒以行故得以便且糾合將士乘機勦敵今爾有餘力可以給遣行之官吏乎異時張浚董師川陝使趙開措置財用歲之財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而對糧居其半錢三千餘萬緡而鹽酒稅亦半之蓋是時藏之民者猶有餘力也今爾之爲錢糧官者數百萬緡一犒而盡當此公私赤立之時所餘用度將於何取之夫士修之於家而壞之於天子之庭公宰執不得沮爾於去歲而壞爾於今日也昔顏真卿之出使塞朔爲之失色韓愈之宣諭穆宗爲之悔惜至近世富弼之出疆亦以執政不悅因事罪之耳今國人皆知爾之不得乎上無應於內故不爾從而尚可行乎百思之累日方悟其說然猶不欲以仰瀆天

聽每朝奏事面承 聖訓猶不敢固辭今以人情落
 落作之不應招之不來才然孤蹤塊守陋屋而憂屬
 重其內程期迫於外深念目之事君寧其觸犯以取
 忤不可欺隱而苟從目伏見數日以來左相慨然請
 行而右相亦欲身任其事蓋茲事當用親信又任之
 宰相不當用疏遠驟進之書生而况二相服在太寮
 多歷年所凡令專閫之目下速將去其親所識拔
 翰旋運掉如身使膺氣勢屬屬靡不如意豈可與
 且驟外無所援助者同日而語 陛下若從其請則
 事體增重人心亦奮或不欲強其行則其次又有樞
 府二目翔翔要近之日久矣語國事閱習人才亦豈
 不可與茲選而必欲委其事於目使其意行而不知
 退則不惟使宰相蒙擠排士類之譏亦使目受不自
 揆度之謗也目又見侍御史李鳴復謂目失之太輕
 將有不審之生有垂誤之憂又謂既有制帥奚以督
 視為局面既新舊弊如故奚以督視為其言極為諄
 切是雖出於忿激之私其實知目之病莫過於此論
 督府之不當建章切於此目既不為時論所容今又
 被命半月舉辟而不見從申請而不即應益得以資
 譏甚者之口溼運數日必遭口語或幸而得出都門
 則汝無呂趙諸目之應乎內 陛下雖欲保全而亦
 不能矣進退遲速皆是獲度獲度不足恤也寧未謀

國事乎夫古之受任者上下文字表裏相應然歲
 稜氣焰有以號召奔走何事之不可為公焉以一人
 之深知而宰執公卿以下無一主之臣固知住重力
 微有孤隆委然猶勉自鞭策冀效微勞以報上恩
 而未出都門人情物議已紛紛如此况又有攻者之
 曰目太輕不審曰奚以督視為斯言流播固不待督
 府有所設施內而統部外而夷狄盜賊皆已知督府
 之不足恃縱目不自揆度其為無益而有害也明矣
 欲望 皇帝陛下矜目孤遠之蹤多件寡與淺輕之
 才動輒得誘速為檢會事隨早從罷免遵照紹隆
 興典故別選宰目以當其任如以目為避事則目乞
 仍守舊官以參贊軍事從行伏乞 睿旨即賜處分
 目惟是方命之謹謹已闔門席藁恭俟嚴誅

貼黃

目恰又見信陽軍今月二十四日申狀德安叛賊
 已引虜騎到城下德安距鄂州不數日可到而督
 府至鄂乃在七十日後深恐遠水不救近火是徒
 以督府之虛名有措招捕之實務目旬日前已給
 榜劄付王旻孟珙開諭叛兵常進軍誘以賞格曉
 以禍福又作趙范書併劄何元壽使之隨且措置
 昨又劄黃伯固全權參贊軍事以督府議事廳一
 面行事措置守禦皆從軍通發行約七日可到庶

幾可以及時濟事今臣尚留闕下縱使朝廷速辦指日可行亦是來年二月方到決是無益於事臣既闔門待命今已一面截日住行書押密院督府文字聽候罷免旨揮欲乞 睿旨寬訓謹施行

又賜黃

臣竊惟陛下假臣恩寵以重事任今臣既辭事任則一時所假之恩寵合行收寢竊見 先帝時曹彥約除寶護閣待制四川制置使彥約辭行改知福州彥約以辭制置而待制於義不安於是改集英殿修撰知潭州蓋人臣辭受之義固當如此而朝廷一予一奪亦不可以不明臣今既已控辭視師之役所有執政恩數難以冒受已二面將元被受省劄繳納尚書省伏乞 睿旨速賜收回施行臣又照得今承未受告命則猶待從之臣更不敢做執政例至門外待命見留寓舍聽候回降伏乞 睿照

先事奏陳三事 十一月二十五日

臣誤蒙推擇重師上游威命所臨進退維谷雖至事有嚴義不敢辭然有當先事奏陳者謹具下項
一照對自中都而趨荆鄂約二千七百八十里窮日之力行五十里約兩月可至輜重遲緩又須兩月以上若舟行則三閱月亦未可蓋

陸行則日程有限行役勞苦兼有雨雪之滯舟行則澗流而前步步牽挽兼有風濤之患今晝夜趣辦約須月初方可啓行勢非二月初不至若每州犒軍充會非一日不辦又破十日萬一事勢驟急心雖欲馳身不可到則勞勩者必有滯緩避事之譏當此之時柱受謹責更合取旨 聖裁

一今聞德安叛卒牽引劫寇散在安陸以至黃陂臣雖先已給長榜發公劄下都統王旻俾之開諭又設賞格速其歸降猶未見回報今猖獗未已萬一道梗不可進前若所至逗遛必謀國事若以烏合之卒數百人當不測之寇臣雖不敢發身必至損威辱國或前或却不得猶豫以聞奏更合取旨 聖裁

一臣今所管條是荆襄地分於江淮地分非所干輿而舟行道過京口金陵地陽九江黃州彼能非荆襄所隸而守將必遣兵出迎且止是量其出接之人斟酌支犒其在寨者不該支犒若在處同所管地分闔營厚犒添此一項則用度愈廣更乞 睿旨令 朝廷於今來五百萬緡外添貼支降再辭執政恩數乞以參贊軍事從水相行奏劄

十一月二十七日

臣昨具乞骸之奏未蒙俞允仍賜緘還加以召入禁廷申頒誨教 天顏和說 聖訓丁寧臣感激愚私深深戰懼重念臣自辭不獲命固欲捐軀報國凡所區畫夜以繼日細大畢舉惟是廟堂志意之不孚臺諫議論之可畏兵財調度之不應求諸事宜無一而可故竄倖退怯無一肯從僕使冒昧而前必是謀國敗事是以空歷愚衷具陳前牘所冀 陛下俯回淵聽攻命大旨庶幾事權益尊體統歸一臣蓋為社稷謀非為一身計也而天高聽卑未亮血誠重念臣夙以驚憲自開禧曠屢運柱大臣今傷弓之餘寧不知創然而言出諸口者駟馬不及追事決於心者萬牛莫能挽目前日狂瞽之言既出則自今忿疾者必益衆難欲勿去勢所不容若 陛下未加誅戮委曲處分猶使之強顏朝列則是臣辭避事任貪戀諂諛舍危即安辭難就易不惟公論之所不可 陛下亦安用此頑頑無恥之人也况臣粗知事君之義於此多故之時豈不欲見危致命補報萬分實以如前所陳抵牾牽掣咫尺天威猶難感悟一辭軒陛誰其念之或 陛下必欲責臣俾效命于顏行則臣乞以從官參贊軍事斷不敢辭所有先來執政恩數禮物等已具申尚書省繳回併乞 睿旨速賜收覆

三辯乞以從官參贊軍事從丞相行奏劄大明臣輒犯天誅洵有陳述比於三乞祠三控免之後又嘗兩具奏篇未蒙俞允進退維谷臣之前牘大約以上下不孚中外無應添恐抵牾牽掣事功不成今再三惟念猶有未盡陳者敢極言之夫事必有終始勢必有緩急知所先後然後可以因變制宜伏自陛下躬攬萬機圖任舊人今兩丞相實居百僚之右不惟十數年間政事之本末人物之才否皆其所閱歷而威察之役朝陵之使三京之出師王職之入貢議論錯出又皆一相實主其事遠方賤臣不及與議但見皇華采薇之遣交馳於道路范蔡之責任方重高之之召命已頒謂之和則有戰矣謂之戰則有和矣竊意廟謨深遠必有弭變之良圖也而報聘之使未返上流之憂已急歸附之衆方倚為公牙而叛服靡常屢注於肘腋凡此利害實關安危難以朝士之身履自擊者猶不及究知本末况臣來自下土僅數月耳奚從而盡知故於兩相之請行所以力贊 睿斷而自請為僚佐者非有尤也譬之弈棋規模布置未及終局弱形已見急使一人終之終之者固不敢辭而規模則前人之規模也冒昧繼之則前者立脫其責後者與受其敗今之規模則二相之規模也若以一相主乎內一相行乎外則表裏相應血脉流通事權

益專財力益厚不猶愈於孤遠驟外之巨舉靡而不盡從申請而不即應者乎此論既定則自以從官參贊軍事有不如意臣請伏避事之誅陛下若不早決此議日復一日萬有一赤白囊空則累年秉政造事之臣得以移過於一旦受任而未行者矣雖身膏斧鉞無益治亂也如陛下尚守前日訓諭欲用隆興故事令在朝置局則臣亦何顏以居其位惟有累疏固請闔門俟謹不得其求不已也疊犯雷霆之威下情惶懼隕越之至

乞檢會累積收面執政恩例奏劄 上月日

臣自蒙隆委屢控免章未賜允俞萬表增惕重念臣始焉撝義不敢辭難既而深思則知有其難者其前所陳蓋有未盡今所謂甚難者兵財是也中興以來所開督府供億調度歲有常經故之故實張浚之督師川陝歲又可計者糧一百六十餘萬石三千餘萬緡業義問之督江淮也啓行所帶者銀二十萬兩金一萬兩見錢九百萬緡且昨條具所乞帶行以一千萬緡爲請朝廷止許撥五百萬緡繼而實有三百萬緡尋行會計京湖見管兵數約不足以供一犒之費而况楮輕物貴三百萬緡僅有昔日五十萬緡之用乎近者沿江制置陳韓姜兵二千隨揚福興往鄂州人犒二十五千制置將佐自三百千以下有差

而生券又不與焉以制司所犒二千人之數已近六萬緡則督府犒軍豈容有戒於制司然則臣之所帶錢物決不足以充一犒之用蓋非空言也夫抵朝廷所科降之數不過爲數月計萬一犒虜未即盡還或內寇尚遠天誅於斯時也內有督府官吏將士經常之費外有應接杆櫓激賞之需而當此撥發物貴又非能與隆興之比每歲必費數十萬緡而未有已時朝廷府庫今已窘束臣欲於五百萬緡之外更有增請今所聞帑藏已無可出則此三百萬者尚不足以供目前脫久不結局不知何以繼之又恐臣一出之後國家用度何所仰給臣所以日夜徊徨罪爲身計實爲國家深長思也若夫甲兵之事則又有甚難言者今虜自金房而下於光化之境絕漢而南若自興山可以犄犄歸自房可以趨峽之遠安自銀池峪可以通荆門若隨襄未固則安郵荊門之間皆爲虜區若信陽有警則光山麻城黃陂之間皆爲叛卒之數當此之時所在鎮戍各守其地豈可移東援西其勢必有告急之書凡師於督府乞給於督府以至糧糗器械皆有求於督府與之則無從而出拒之則難於坐視且如督府之行今欲差毀司或者難之將取之鎮江乃聞左丞相去鎮江已不肯抽那將求之建康然建康新調二千人往授江陵其勢

必不容再有抽摘江池以往又安得有寬剩之兵可
知蓋不惟到司之後難於運糧而於途次舍元未有
一兵可以為衛萬一寇盜聞知督府之單弱軍有出
於意料之外寧不損威辱國此且所以日夜徬徨欲
行復和蓋非為身計實為國家深長思也欲望
陛下密諭大臣使之參臣所陳反覆研究俟真見得
目前可以行後來可以久則然後定為一說若臣前
來控辭恩命敢望 睿斷仍為檢會累情遠賜收回
施行冒干 宸嚴不勝隕越俟命之至

貼黃

臣竊謂權臣督師事大體重故人眾而費夥今
陛下若憚於及汗則臣乞用 先朝舊例以尚書
為宣諭使則行督師之實而無督師之名事體既
輕結局亦易伏乞 睿照

又貼黃

自初開府支犒諸軍外又有下項

調撥兵

支江淮諸軍之出者非京湖北分

犒暴露將士如請處守禦

勞諸處餉散之平如避卒有傷

給新招軍錢物衣甲軍器

賑流民

恤殘破州郡

招清叛 造軍器 用開探

凡此又在五百萬緡之外伏乞 睿照

辭免兼領督視江淮軍馬奏狀十一月三日

且伏準旨創備奉 御筆督視江淮軍馬職事今旨
兼領者且聞敵軍不可以載軍器弱步不可以勝豐
扛巨魏然書生未開軍旅之事誤蒙眷簡屬為上
流之寄且自量才力之不足內外之不應凡六且控
辭未拜允俞方懷戰慄茲又申啟 宸翰兼界江淮
任重力微罔知收濟凡此七路東西綿亘數千餘里
而以有限之知力應無窮之事會脫有緩急愈重顧
屢望 皇帝陛下速收成渙改畀時賢使臣寧心
致志從事上游以仰副責任之意豈惟孤蹤之幸實
宗社幸甚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六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二十七附二十八卷

督府奏陳

奏兩府所辟官屬截日供職 十二月三日

臣於初二日夜半伏准省劄恭奉 御筆令臣督視
江准軍馬官雖具辭免竊慮待報有妨治事除已
面具申 朝廷批那江准元辟官屬及江准督府人
吏及已行過文移案牘等抵日未見發到及催辦前
司差撥制領將佐軍兵及合用旌旗衣甲等其臨安
府與兩浙轉運司所合應副事件並未見整齊又聞
江准官屬有辭行者亦已一面不候 朝廷回報從
行府徑自嚴限催督赴期起發外欲望 聖慈特降
睿旨應兩府所辟官屬內見任人截日住行本職日
赴行府議事聽候職或有託疾辭行者乞自 朝廷
重作施行其餘殿前司臨安府轉運司等處併自
朝廷嚴限催督庶幾不致有妨行色以誤國事

奏隨宜區處十事 十二月九日

臣自被命以來雖聞議論不一然合行事件竊恐有
失機會已一面隨宜區處今畧以有關事體者謹條
具下項

一作私書與趙范同公文榜劄等前去付王受孟

珙招安常進尚全等并劄江陵府差官梅諭

一劄何元壽令一面措置扞禦劄黃伯固充參贊

軍事一面以督府議事廳對街行軍策應上流

一給榜付四川制置司及江陵府又散印榜二百

道於七路州郡勸諭大家蒙民結集民保

護上流以官資厚賞

一劄李虎王鑑揚福興趙勝劉虎照元行晷夜提

兵應援荆襄

一劄楊羲充督府帳前都統制就令任責鄂州江面

遣屬官萬一薦同官觀人秦良謀前去劉溥處

商議遣人至鄂勝處仍帶錢銀前去

一劄沿江州郡聚集漁艇以助水軍防托

一劄會沿江州郡自鎮江而上直至荆鄂凡幾處

隘口兵若干船若干荆領將佐是誰任責令

具夾密帳狀申以憑點視

一差官先期起發費會單於所經過州兌換見錢

庶幾船到不留滯

一聞常進擒獲已一面從浙屬向大監元壽如發

到鄂州且與存全以為招徠之地見二面分

付萬一薦等陸續前去招諭

一其餘隨宜區處事件更不一詳具伏乞睿照

奏別擇日朝辭 十二月九日

臣六日嘗具奏欲以十一日朝辭十二日出關昨蒙

玉音面諭退又謀之二相則知十二日未可行臣除

已遵依 聖訓欲別行擇日朝辭起發謹具奏聞更合取自 聖裁

除端明殿學士同簽書樞密院事督視江淮京湖軍馬謝表

備數禁余方祈闕原熙班有符邊界上游循撫莫託其控釋負乘終慙於忝竊思深責重才短心寒臣歷觀今古理亂之閒孰無夷狄盜賊之事然而撤桑於未雨者常治寢新於厝火者必危實存乎人難委諸數頃者三京之兆舉豈不復言若夫數路之寇邊傳之已久儻此際得人而獎率俾並邊局日以經綸亦須氣勢之稍強何至藩籬之盡壞乃漏舟飄忽之頃易置榜人而敗局支離之餘驟更亦主帑藏不敷於調度軍屯極費於分張只論經常已云竭矣使其歷久奚以繼之矧如臣者賦分數奇謀身百拙遭際兩朝之眷遇僥覩三紀之踐揚方當安危存亡之秋固知進退去就之義雖多掣肘寧敢辭難趨事赴功既自鞭於痛濡出車遣戎亦具見於條陳將十乘之啓行乃君主言之交至若何受任惟有乞歸豈期明主之保全猶備公朝之任使既來旬於荆楚復盡護於江淮人皆笑其甚愚已未知其收留此蓋恭邁皇帝陛下受天明命濟世中興憤小虜之披猖命大師而變伐拔臣於見大夫之外授臣以視執政之恩

致使孤蹤驟當重寄臣敢不忠以衛上奮不顧身罪當誅兮天王聖明雖不憂於眾毀侯誰在矣張仲孝友更有賴於適言

奏乞宣諭大臣趣辦行期 十二月十一日

臣自被命督師今既踰月體承憂顧不敢固辭然而人情玩於苟安收之甚難而散之甚易臣始聞師命碎置幕屬猶有從者繼準 御筆別議行期則人情觀望旋即涣散臣恐一旦又被趣行之命則必倉卒誤事故自朝至暮九先期施行之事皆不遺餘力既堂員具奏知笑忽又聞兼領江淮之命臣於是申嚴約束收拾官吏庶幾指日可行而數日以來有司調度倍覺艱澀臣不敢見之奏篇尋行訪問乃是或於傳聞不一之言未肯支發如臣之不敢避事固見之累牘無用贊陳然而目前所甚憂者遲遲不行則諸間藉口以逃責諸軍張頤以望犒諸郡舉首以俟授此皆必然之理又其次則監司州縣恐有不識事體者以督府經過旁緣科擾或拘籍入船或稽留夫運則動是旬月寧無恙更稍遲緩必有飢寒顛踣之慮殿步司所差制領將佐各已到行府供職屢請先期整頓人馬支俵居行錢物亦無辭以應之凡此皆當汲汲區區不可復緩者臣前一日雖又蒙 玉音面諭退又請于二相皆謂少緩行期其在臣子豈不

仰體國力寧敢再三趣迫以取方命之譴實以行期不決則進退無據中外皇皇欲望 聖慈宣諭大臣如廟論一定初無更易即乞速下有司照畫一申請事理嚴限兩日盡數應辦庶可即日發發毋使進退周章以貽物議危迫之情惟 陛下速賜果斷干冒天威下情無任惶懼俯伏俟 命之至

貼黃奏科撥錢物

臣照得 朝廷輟遣近臣督師于外豈不欲其如受命反出師然既速而復徐之既分而後合焉朝令夕改甲可乙否中外皇皇不曉所謂臣竊思之只緣當來應辦兩督府除金銀告罄等外各許繕餼五百萬京湖一司今恐僅得三百萬江淮一司全未科撥契勘江淮官軍民兵約二十五萬京湖稱是若只以犒軍一事言之今所費之錢一犒即盡此外如給官吏招新軍遣援卒飭流移受降附發開採收濟叛造器械募舟師防江面等又不在此數皆立時支遣不容賁貸者掣肘如此臣安得不一言臣雖至愚豈不仰體國力契勘到左帑除已交百十六萬外見在積券盡以零會奏之或可得五百萬而江淮一府終未有可以那移或謂淮鹽每歲六十五萬袋內撥借十萬袋臣自行區處津載變允亦可以對折今來支降或又謂豈無諸

司寄椿錢諸郡交頭錢之類可以便宜取撥然只以江東一路言之自允換會子後未與出豁已是盡掛文曆恐至前途有誤拍準今來只候 朝廷劃分既定先將五帑零會奏五百萬外更增二百萬金錢等物縱不及兩府元請之數若姑可以備初到之費則巨且一面起發必途便宜措置俟諸司諸州有可那移者接續應用猶是說更自 陛下裁度如以為可行即乞速賜劃分

貼黃奏江陵從督府乞兵

臣得江陵尤熈十一月二十九日書云在城守禦適臣行府榜割招捕叛寇郵置到後旁緣聲勢與將士喝轉三官負鞭勇聞之上馬東去疑大兵之將至以此見得外關所望於督府者甚厚支得公狀欲從督府乞兵二萬人此等事正費區處併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乞增支督府錢物

臣數犯天威忤旨愚蒙照得京湖元撥官會五百萬貫今既兼督江淮更合用五百萬貫共計壹仟萬貫然不敢盡如元數支請若得七百萬貫臣亦且前去今庫中附以零會僅可得五百萬貫其間軟爛糟心前途決不可用尚費揀擇若等計初到支犒如人支十七千已當四百五十萬貫而制領將佐在外或過

來制司支犒之例稍多則又當向上增支其數不止此所餘者僅五十萬貫耳又金二千兩約計官會十六萬銀十五萬兩約計官會一百五萬貫凡此三項通計一百七十一萬貫度牒鹽袋雖在案中卒難交易而目前如激竊出戰士卒賞賜戰勝士卒經理殘破州郡措置德安合別造守具之類存卹陣亡重傷之家贍給隨行官吏招收新軍調遣援卒區處流移招納降附發遣開謀懷來潰叛置造器械招募舟師皆必不可闕之費此豈一百七十一萬貫所能辦者事理曉然臣累日嘗以奏陳雖蒙允可而有司元未見趣辦應副臣今陛辭近在來日期程甚迫而期會不應費用多端而錢數太少伏望 睿旨照臣累請於五百萬之外更賜增支若使錢不應手使臣滯留關外以俟應辦數足而後可行則人益得以覘我之虛實其於事體關繫匪輕臣不勝願天請命之至

貼黃奏淮西總領所等處乞錢糧等事

臣今來未起發間已據淮西總領所乞錢二百萬米五十萬石淮西制司申乞將歸附一年借補人董堅等換撥真命江陵府申乞調精銳二萬人策應江州申江西團結等軍在本州打禦乞明賜科撥錢糧未行而所請日至恐一出之後求者紛然

定費區畫當是時叫閭不聞實關利害伏乞 睿照 陛辭奏定國論別人才回天怒國民怨十四日臣以書生起家未附軍旅之事適丁多故驟當事任度時量方負荷惟藉藉自惟念 先帝拔臣於疎遠之餘 陛下起臣於廢棄之久受恩深厚圖報無所是用祗承師命敢有他辭而旬浹之間款被 宸翰別議行期臣進退彷徨是用再辭上還恩數豈謂皇明委照未肯終棄而臣亦念主憂臣辱義不得終辭則拜疏請行刻日就道而廟謨靡定復緩行期夫趙充國自金城請事戊申奏聞甲寅報可數千里之置郵而奏報於七日之近高崇文奉詔討蜀外漏受命辰巳出師五千人之器械而畢陳於一時之頃今服在邇際受命踰月而一行一却乃若久而未定所幸臣規模布置初不敢以議論可否為之作輟見之施行粗有端緒今 陛下力排羣議仍聽臣行幸得豫戒不愆于期今臣義所當為不敢不勉雖然事有本末治有內外臣之所任於外者末也 陛下之所運於內者本也且國論所當定也甲和而乙戰朝是而暮非彼或以馬燧之盟而行渾瑊之劫我又鄙生之辯而濟韓信之師則彼是相尋而在內之本播矣臣於此時縱知其不可信然動則沮壞和好不動則興受其貶牽制抵牾將何所稟承乎人才所當別

也用一君子而問之以小人進一忠良而參之以姦
使患失者引類以自助怙權者託公以濟私日往月
來智藏殫在則在內之本微矣臣於此時建一謀焉
將恐讓聞媚忌以危其身請一事焉又恐拘擊文法
而掣其肘動輒難語將何以展布乎夫在內者既不
可憑藉如此則臣雖欲集思廣益致命盡分以報
陛下之恩決知其難矣臣願 陛下堅凝國論而無
和戰之錯陳甄別人才而無邪正之並用持之以堅
斷之以果毋為人言所怵嘗欲所移則臣秉鉞於外
燕乎有恃無恐抑臣區區所陳關係固重然猶涉於
事物若本之則有在矣臣愚更望 陛下恐懼修省
以回天怒恭儉篤實以圖民怨蓋天之怒非由况所
謂數祝板一爐香所可禳除也民之怨非息夫躬所
謂遣一大將軍行邊兵載武備可以厭應也 陛下
不是之思而謂遣一樞臣足以上回天心下慰民志
自今朝廷之上遂委其責無復恫瘝憐恤之意以
行乎其間則內外本末不相貫通而 陛下之事去
矣臣雖鞠躬盡力亦將奚為此臣所以勤勤懇懇為
陛下告為社稷長慮非為一身孤危憂也惟 陛
下審思之力行之臣遠遠 清光不勝瞻天戀聖激
切屏營之至

奏乞降便宜詔書

臣諕蒙 聖恩驟陞有府專任闈外假以便宜黜陟
之典非臣所克負荷弊不獲命自昧祇承重念四郊
多壘全仗 皇威遐暢震竦羣聽伏見張浚專恣
臣出使 高皇帝親御翰墨賜以詔書趙鼎繼行接
以為請臣愚欲望 陛下仰遵 烈祖英武之規俯
察微臣責任之重發揮溫詔付臣宣布所部庶幾軍
民知聖天子不泄邇忘遠感激用命為冠安邊易
在師中吉承天寵也惟冀 睿慈曲垂賜可臣不勝
激切之至

賜便宜詔書謝表

臣伏以圖上方略敢專闈外之權詔許便宜爰重
中之令絃綸播告旌靈精明竊惟機會之來問不容
髮人臣之義知無不為况推轂臨遣之榮任賜鉞
征之責故不從中覆李牧所以破胡惟岑子同裝度
所以擒蔡允稱重守可授非才而臣曾萬寸長濂濟
剛屬軍務固難於喻度敵情未易以測知若非因變
而制耳將恐違幾而誤事不圖 睿照特假 皇靈
茲蓋恭過 皇帝陛下英武濟時聯明察物四知多
聖政當事會之敷一札十行特借威權之重春溫絕
塞風動列營臣敢不竭乃心誠忠其職分兵以什帥
吾不中御仰蒙特異之知賊未授首臣無還期敢效
糜捐之報

奏將帥賚餽送添犒諸軍 十六日

臣昨自陛辭出關伏蒙 聖慈特許宰執飲餞以光其行備仍假寵微臣之意不任感激但二府所餽及臨安府漕按例遺糧共四千餘貫緣臣條具內不欲受必添餽遺今來重拂致疆之意又念隨行軍將寒寒暴露即將上件錢添犒諸軍去訖自後應有餽送並不收受如有故舊至再三不可卻者即准此施行合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抵平江府 二十二日

臣二十日抵嘉興已嘗具人馬平安狀奏聞二十一日起離風日熙和人情權悅將士所過秋毫無犯市井田里皆蘇花夾道以候官軍已於二十二日午未間抵平江府休息人馬翌日進發合具奏知伏乞 睿照

奏德安叛卒致詐及備鞬擊東擊西 十六日

臣行至常州復有奏陳自於今月二十日得孟珙申狀說十一月十一日鞬賊於灌子灘蓮子洪踏淺渡漢江至二十三日重兵方突襄陽西門趙范掩殺鞬賊江溪冤首皆滿又於二十四日在無錫縣見尤精與其弟家信大抵與珙之說略同兼云德安之賊聞淮西兵到欲空城而遁又據孟珙所申擄事人於十二月八日親見尚全在德安府為鞬人所執縛鞬人

皆有道意叛兵亦皆悔附鞬賊自始聞之謂可仰冀顧憂深為喜躍同日得建康節制司等處備興國軍探事人所申十二月十六日尚全賊黨在黃州管下劫寨相去兩日而諸處報狀差舛如此不知孰為可信且又契勘自十一月二十三日至今三十餘日趙范既大破虜賊則道路必通不應全無捷奏况近來或傳已獲僑盜或謂已獲常進或謂已殺盡德安城中賊兵然此數項皆是人所樂聞並不曾陸續申到竊疑或有致詐多端誤我此不可以不察抑且又有過慮者鞬自侵犯以來變計百出多是避實擊虛前來併力在蜀則荆襄未警及蜀道少緩則襄陽隨棗荆門古郢江陵諸郡相繼被兵今來若果是德安賊騎焚掠而去又恐是虜賊知我調遣人馬應援荆襄今兩淮人馬不多則未必不併力來闕淮東且除已劄下京湖審訂虛實仍劄淮東西制官申嚴密備備以伐賊謀外謹馳驛奏聞欲乞陛下申飭大目未可使以黃州廬州諸處傳聞為喜更切行下諸路制司嚴督諸將益加隄備免被賊虜聲東擊西出我不意且不勝拳拳取進止

榜諭沿邊將帥軍民勦賊推賞 十二月二日

當使恭奉 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獎勵諸軍奉行天討今已統率精銳水陸並進宣暢皇威指期掃

蕩并先次調遣諸路軍馬步帥王鑑及湖北副總管楊福與前去策應上流其所守將位必能奮發忠義同心戮力內嚴捍禦外務勦除外照得督府見有御前降到節度承宣觀察防禦團練使左武右武大夫以下告勅及金銀錢帛等專待立功之人凡有登壇出戰將士當次第定功便宜行賞內去夏民兵有能建立奇功白身人亦宜當一體優補實資有官人不次超轉昭示大信斷毋食言

榜諭北軍十二月二十六日

恭惟我宋德澤深厚際天所覆莫匪王民不幸中原淪於金賊百有餘年遂使衣冠禮義之區又隔王化項自金賊滅士方幸遺黎再覩天日又不幸戎狄蠢起羣盜相挺致使生靈存遭塗炭其為酷虐返甚於殘金我主上一視同仁惻然興念有能赤心歸順便加撫恤待以吾民或使管軍或使守城稍著忠勞必加旌賞以至躋給撫存靡不周盡獨有一種不識事體之人每見自比來歸者輒稱其人自分彼我不思南北雖異其實同是祖宗遺民疑間一形人多猜阻遂使叛服去來容身無所當使今來面奉聖訓督視全師布昭大信九英雄雄傑宜及時奮勵為我國家建功立業高爵厚祿傳子及孫其或執心不堅已歸本朝又無固志使南北兩地皆指為及覆覆之人信行

既虧自取禍敗况戎賊專以財物為重其視屠戮類有同草芥爾雖一時私忿輕附我虜然既附之後決是須索無厭一旦不遂所求首被誅戮則曷若盡忠本朝永為中國臣子共沐寬仁忠厚之澤比之前日寄命湯火利害灼然其有已受官資見當任使者乃宜純一乃心勿萌疑慮推誠協力報答國家忠孝之節始終不渝自然神天鑒佑長保富貴若又能秉閉伺便結集豪傑執縛賊酋勦蕩羣寇當使即遵照便宜指揮第功行賞申奏朝廷願將當使一家百日保明汝等之心庶自今以往彼此相安永無疑貳儻更執迷不悛身既危亡家亦不保各仰速入思慮毋貽後悔

畫一榜諭將士十二月二十七日

照會當使面奉聖旨督視江淮京湖軍馬開府去初今與將士開誠布公共圖協濟上報國恩合開具下項

一此年以來軍伍之間紀律稍廢將士上下不務輯睦每舉一事輒生怨尤士既不和何以取勝勸會軍士以恭順為美士卒當聽命于部隊將其部隊將當聽命于正副將其正副將當聽命于統領統制其統領統制又當聽命大將大將却當恭事朝廷非但語言顏色要

當恭順直瀆中心誠懇上下協力共濟國事
 九有一毫私忿宿怨各相弃捐自然人心
 心以攻則克以守則固大功大名由此而立
 况是其間或有不逞之人變亂是非以惑眾
 聽致令兵將不和互相猜忌事屬不便出入
 榜曉諭如有自此鬪亂間謀之人即當體究
 重作施行

一勘會軍民一體軍兵戰戍雖其勞苦然大軍糧
 食盡係百姓供輸若耕桑失時軍須不繼便
 致狼狽所宜互相愛惜毋得恃強凌弱恃眾
 欺寡互相爭鬪激出事端如違邦有常刑

一大軍家糧及行軍券食錢米多具勘請曹司循
 習舊弊安有除剋或收留券旁百端遷延以
 致軍士怨嗟並仰諸軍收領覺察申舉如有
 犯者照軍法施行

一契勘近年以來立功將士雖曾經軍將或司次
 第保明申奏行賞多被承受人侵用糜費不
 與整會因此省部無施行是致虛占因奉
 不受實惠及於私下積累債負以至貧乏當
 使今後將立功士卒定為賞格其有擒獲天
 酋及以次頭目人九有閱當陣利害者或生
 擒或斬首申上行府自節察防圍以下牙牌

誥命立與書填訖聞奏金銀錢帛在外其次
 如富陣被退虜人獲到首級器械等無不隨
 功大小書填官資行府見有誥命綾紙文帖
 即遵照御筆便宜指揮施行庶免省部吏人
 旁緣乞取遷延歲月竟成文具惟是不許妄
 殺平人詐作首級如覺察得知亦不輕恕

一軍前將士如遇追剿虜兵及討捕叛寇其所獲
 金銀財物便聽本人收留使用官司更不抽
 取仍照立功大小別有賞犒

一其有效於軍事者便當錄用子孫請給如舊如
 或子孫幼弱未能受命者先給公據俟長大
 日換授付身

奏與趙葵私觀禮物十二月二十九日

臣行至鎮江趙葵過江相見臣為具一飯并約吳淵
 同席盡日聚犒督府軍士萬貫官屬將佐各有差臣
 以事體該眾不欲卻之已即等第支儀外又與臣送
 鞍馬三副角弓四矢二百束刀四鐵甲兜鍪一臣止
 卻其鞍馬二以其遠來之意甚美餘悉收受良稱惟
 一行官吏將士所受上項餽遺無非仰拜陛下之賜
 矯首闕庭同深感激臣即以三千貫回犒揚州吏卒
 又以私帑雜色五十四匹虎帳錦段等物報之合具奏
 聞伏乞睿照

奏至鎮江犒軍 十二月二十九日

自離都門以至鎮江始疑巖除將士不循紀律臣以信賞必罰令之所過州縣秋毫無犯田里市井間競出飲食隨軍貿易會連日晴色人情熙然惟臨安帥潛司有局兵不循紀律先後行者黥配一二人自此軍律尤更整肅至鎮江宣布德意大將將士莫不歸戴聖朝無鄙之恩老穉有至感泣惟是諸處申到軍數有民兵一項見與官軍方同戰戎合一體支犒若增此一項則未有以給之正費區區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至建康犒軍不敢以捷報緩行色

臣自元日發京口初四日晚至建康初五日就寺觀禱散天基聖節道場陪建康府錫燕至初六日初七兩日布宣德意並依准東體例大犒諸軍仍就此發錢付淮西總領文給西路戰戎將士初八日本可進發緣陳韓蔡範等載酒過行府稟議邊事且再三辭之乃接立宗開督府日葉適商雅卿亦曾有此體例目遂勉從其請因與之講論今歲防秋規摹自此遂陸行至采石點防江備禦因取道太平州前去江池雖沿路所得探報稱淮西境內已無賊騎而德安叛兵並已北去江陵事勢亦似稍寬然終是未得襄陽的報此為可慮目不敢以數得捷報稍緩行

色已專人前路審採續具奏聞伏乞睿照

奏併力援襄及令參謀官吳潛留幕府 正月十日
臣起離建康之前一日嘗以所歷期程聞奏十一日行至太平州采石鎮謹再有條具下項

一自聞孟珙報襄陽之捷雖幸其有此然終以不得趙范的報及諸司諸郡皆無嗣音為疑固嘗略具奏聞今得何元壽書以為珙所報初無之蓋有衡州綱卒劉寶自襄陽城中逃出具言其事至十二月三日以前皆其所目擊使其有之則劉寶固見之矣目自疑此報累次行下諸司毋得輕信及割別之傑作督府議事廳文移催督李虎王鑑諸將前去襄陽策應近又割趙勝楊福興劉虎等以江陵事勢少寬合併力援襄陽前後督促非不嚴切今得李虎回申雖已連稟但猶以斷水橋斷回斡州住程以待修橋又以江北無夫無糧無船無橋取道鄂州以至漢陽未免迂回而王鑑直以淮西賊退為詞駐兵六安更不前進目除以明諭賞罰嚴切詰責外謹具奏知伏乞睿照

一自在建康日陳韓欲以參贊軍事從臣至公江勸助經理頗有孜孜體國之心然臣以陪都留備事任非輕不敢輒從其請至采石吳潛謁目則知已被受參謀之命潛雖領郡而行府尚缺元僚兼照

得目前江面偶幸平安臣欲選官暫攝太平州事
挈潛與俱若自此江淮清晏則潛遂可少留幕府
如淮甸未寧即令速回本州措置防江庶幾上不
失朝廷委付之實意下亦不失督府求助之初心
合具奏知伏乞睿旨更賜更分

貼黃

臣已具條奏續得列之傑公狀以臣行府遵照便
宜指揮權令節制諸頭項軍馬數內准西強勇軍
王福副都統所部三千人一面改撥令援襄陽就
於郢州駐劄以便糧草并日下催李虎王鑑兩頭
項兵會合援襄陽不許逗留務在勦逐襄陽境
內賊兵因以蔽遮江陵所行切中事機今錄白元
狀在前併乞睿照

奏和不可信常為寇至之備 正月十一日

臣今月二日得淮西制置尤焞書聞虜酋已斃賊勢
漸退臣雖未敢深信且幸其有此急具奏聞以寬顧
憂今十三日得焞公狀私書則又聞韃騎再犯隨信
亦有哨馬復至黃陂管下舊關一帶抄掠而息州又
有哨馬再來近城吳潛示以孟珙所報則偽太子
雖不會見然倚蓋尚在臣竊慮賊以淮西兵勢單弱
乘機馳突于光黃舒蘄之間委係利害已即劄下淮
西制置司并諸將嚴依隄備外緣臣先得知池州王

伯大及知蘄州徐東申狀皆備黃州幹事人務俊魏
信等探報則謂知隨州張龜壽於十二月八日將金
瓶一隻金盤一十隻銀盤一百隻銷金鞍一十副銀
鞍二副疋帛茶貨八駄信掩二十四隻令統制張子
良伴送韃使安通事劉通事押前項物色從隨州西
門鄉北前去梅蓋處求和竊詳韃賊姦計雖非一端
然前後遣人至彼其詞大抵謂講和者自講和廝殺
者自廝殺又常言王檄出來遲我國不信和觀其語
意固亦自謂和不可信近者尤焞得孟珙書亦言常
進自襄陽回遇虜之在隨者遂合兵欲攻隨蓋因信
陽孟璟知隨州張龜壽與虜講和夫使和而可恃則
隨信不復被兵矣今此兩郡乃正當寇來之衝孟珙
亦素主和好者今虜退復還趨黃之意甚切臣疑虜
意必謂此數州既來講和則無緣嚴備再為擣虛之
謀故今之所憂乃正在講和三郡前來朝廷趨那江
上軍兵應接荆襄今臣又慮前不及援荆襄之急而
後已中隨信之寇况叛賊郭勝等素知虛實為賊鄉
導萬一徑自淮西衝突江面則江之上下必致震動
且孟璟張龜壽之意本欲以款賊不知賊反以和誤
我既和復攻既去復來其為所誤固已曉然此在朝
廷所當深察臣始者雖嘗數詆和議然或者謂當可
以稍紓目前姑為一二年休養之計今乃和戰並行

臣知決無此理既離太平州後得此警報即劄諸路將帥日下速去相度事勢隨處應援如李虎託故違行則速令趨援襄陽王鑑多端避事亦已累劄令自隨信必往向西前去伺寇所在勤逐直至襄陽為地頭蓋斷然以和議為不可信故齊厲將士常如寇至不敢恃第隨信陽一時之私則自為懈弛然尚恐中外不相照應致有抵牾今借錄自行府劄子繳達庶知前後施行粗中事竣目今已一面前去江地聞審度緩急申飭諸將合具奏知更乞眷旨施行

奏虜犯隨信光黃等處事宜 正月十二日

目比至采石蕪湖又嘗奏修奏牘伏計已鑿乙覽自離國門幸遇天日熙和出陸後日行六十里雖以戰司羅輓之卒亦能跋涉山川履危如平今已善達池州初謂殘變叛軍及此春暖水生漸向北去既乃日聞警報事勢益迫隨州見被攻圍未知存亡信陽光州境內賊馬往來已久虜掠人畜焚蕩屋廬毀傷薪木赤地千里今再至黃陂巴河以來驅呵習水之民結棹攘舟為渡江計目竊窺賊意先則空留口次則孤荆襄使此上流要害之地彫殘零落不可復出則又時通和好之使必款隨黃諸郡今遂自隨信光舒蕪黃一帶謀搆江面若虜可濟江則何往不至不然則且向淮東江北肆其抄掠時暫北去使尋覓的

書夢國貧民寡則秋冬大舉深入勢必難支且言及此憂心如焚且嘗有陳于 陛下謂今日事勢當論存亡更不論安危且至江上尤信前言未為過慮且愚竊願陛下勿易動於小捷勿誤喜於浮言由命大且汲汲然常為寇至之備眾建實才同心協慮凡私意小知側言旁說以相傾軋之事一切屏除朝思夕惟以與百萬生靈解旦夕之命且不勝引領東望折哀俟謹之至詩曰侯誰在矣張仲孝友孝友之目其心純實不貳故孝者必忠於君公友者必信乎同列夫使秉心不純日夜以相傾相軋為事則朝廷之上亂本已見而受任於外者將何以自立更乞陛下下必是如申徽焉此匪惟受任者之幸實宗社存亡所關也臣不勝卷卷取進止

奏措置江陵府三海八櫃

照得江陵府一面阻江餘三面皆是平陸無險可恃是以虜騎自平地衝突略無阻隔直抵城下開得前劉關學申訪尋三海八櫃舊規未及施功改除以去吳待制補繼之遂竟其役蓋自晉以來陸葺營築大堰於江陵之北以禦叛寇後來高氏有國引沮漳之水注為三海歷年雖深其址猶在吳待制築壘營湖通濟保安四櫃以達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樂出棗林四櫃以達于下海分高沙東費之流由

寸金陵東南絕望諸門東匯于沙市為南海又於赤湖城西南過走馬鬣斗敗之水西北真李公櫃水勢四合高可注而下卑可限戎馬深可容舟淺不可揭隄上有路路端有隘而穴隄以相灌注其後虜騎東至竟陵北窺荆門而不敢睨江陵者以此嘉定中牟金虜再寇襄而人情不搖尚恃此以為固自制置司增廣屯田以資軍食海變為田又有留司金龜受賂聽豪民占奪制撫司不以為意遂至今來虜寇直由田間深入其害至攻城屠市焚室掠財死者枕藉今幸而援兵四集事勢漸紓然虜情叵測當為今秋再來之防復三海八櫃使濠濱沮洳虜人雖有武騎千軍寸不得進然後可施備禦之力今朝廷科撥八十七萬京會十萬湖會下江陵府於虜騎既退之後施經畫葺理之方督府實發京會早萬貫總額又助京會二十七萬有奇米在外皆是當先用於三海八櫃次及其他費用欲割下江陵府赴今來農功未興虜騎既退於朝廷督府總所所撥到錢內指支一項錢會專一差清強官分定界至視舊規摹畫以復海櫃之舊須管分役軍民於二月以前開浚舊基修復寨柵取四月以前興復備辦毋為遷延以緩其成兼又照得制置司初廢三海為田之後不惟官耕以為田又有從民戶所請佃之以為田初佃之時租數少而

田畝多人情競於得田於是厚賂在官者既佃之後田畝多歲租少人情又競於得田於是復以賂在官者今官民戶遂占護此田以為已有既是興復三海或官民戶稱耕墾歲久土本已多或稱農務將興懼於失業或稱甲轉於乙田段交加或稱諸軍將使需為休息設為多說求緩二年冀圖延擱占吝未為已業似此等詞訟官司並不必問只視開禧疆界凡隸三海八櫃之內悉淪為海且廢海以失險而年年不免寇至之防屋廬之不保家產之不守此身逃遁奔避不暇孰若捐此田以為海而有室家保聚之安失田之民被役之兵並須通曉此意况今逃歸之民未暇求業朝營暮作未知所向又孰若因官司興復此海以賴口食之給亦無異於古人荒政以興役聚民也此事用二頗大務在敏速健決其所分畫必精擇清強官惟不可付之貪吏度賄徇私退縮舊界併日本府備今來劄命出榜曉示先具已施行事宜具申自後每十日一具次第工役申謹錄奏聞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二十七附二十八

襄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二十九

督府表陳

奏外寇未靜二相不咸曠天工而違時幾三明
 臣數犯天威再有控陳臣乃者陛辭之日當稟告
 陛下以一遠君門謹實應之又因守執錢送關外亦
 衆以居中援助空執此謂事關宗社朝奏則暮可無
 以過慮為也臣仰體國家之急不待辨集皇剛就道
 既而所請錢物迫俸屬兵官皆不能盡如初意臣之
 處此進退維谷乃至近日劾奏官吏亦未聞處公臣
 謂此等直易易耳猶且奏報遼緩刻又有難於此者
 乎竊意廟堂之上必以虛實請察探報賊酋多難惟
 西諸郡賊兵盡退往往君臣之間動色相慶遂謂無
 復可憂其實箇未幾賊未退而荆襄淮西之事方棘
 也其在江陵者自枝江宜都竟上伐竹木毀室廡斧
 斤之聲日聞直欲為渡江計其在襄陽者坏城郭治
 器械鼓角之聲夜聞直欲為度夏計其在襄之東淮
 之西者以和好認隨直欲縱光撤信撤斷疎舒擣黃
 今已赤地千里往往行十日無炊煙臣以殿司千卒
 假假乎寄斬之南窮日之力奔馳六十里未明即行
 或憑車而閱營報乙夜就寢或推枕而行文移猶慮
 其不及事也故於上流則趨何元壽別之傑下流則
 趣黃伯固亟以制司督府之令督厲諸將臣雖在道

事亦無闕今李虎王福可抵襄陽萬文勝亦至安鄧
 而上荆門枝江江面淺狹已趨尤熾分兵以往又發
 鼎漢義勇以助之于俊李允政祝和達併力西進屢
 有克捷而賊勢方張脫小不利則舒斬危矣只得那
 王忠以援斷雖明知九江空虛却候督府至彼別圖
 調遣以會多惟有王鑑遲回不前進不及援荆襄退
 不能援光黃方此累劄督迫比又從金陵得一將曰
 李大亨今往招信取鐵橋敢勇一千人徑從便道直
 趨龍舒舒蓋又安積饒之地賊所欲得也尚恨將卑
 師少未有以大慰舒人之心亦以私書公文屬陳韓
 為助大抵目前所當為之事臣雖粗竭心力終以內
 外扞格兵寡財殫而又奏請稽遲無以聳動人心作
 新士氣此為未愜人意耳抑又有坐視而無策者江
 北淮西之民為虜所殺者固已徭寃無詘而避寇南
 渡者今所在成市臣固嘗面奏此輩強壯者聚為盜
 賊當有以招之老弱者轉乎溝壑當有以賑之今諸
 處已各申來而浮尤信陽漢東荆門尤為迫切若臣
 行其所言則招而為軍者多至數萬少亦數千錢糧
 寨柵器甲衣襖便當有以授之其隨宜賑給者委官
 擬劄計口支給亦當有以處之然督府所費幾何一
 開其端胡以為繼隨州輕信和義竭幣藏之力以事
 虜虜情無厭既去復來反遭重圍今城中無以稿士權

宜造關子以濟用度而未償於督府必欲得京交七十萬緡銀三萬兩金一萬兩臣不惟見空官無幾不容盡應亦恐其迷誤未已虛費金帛而黃州亦切於此說擁馬司江司雄關雄邊之軍以自守四郊之外虜騎縱橫而不敢問其意亦與隨同巨方詰之凡此等危急之證姑舉一二則知中外異意受任實難廟堂睹此事勢所宜孜孜汲汲愛日惜陰將救焚拯溺之不翅也乃聞近日以來宰執多不入堂亦意兩相之不咸不過如去歲夏秋以來旁啓密陳以相沮壞耳而數日間所聞益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無曠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又曰救天之命惟時惟幾夫事幾之來間不容捲一官之或曠一時之不救則天工之治否天命之去留係焉臣不知今所不咸若何事朝臣之中孰左孰右第見外間危亂之證百出而朝廷之上方以可憂可怖之官職而為可喜可慕之官貴不暇以國事為意是宜請事于外者屢屢乎其難也夫京師諸夏之本矧茲具瞻之地萃夷夏裔咸屬耳目焉而每朝奏事不過宰執一人或二人幸是不情之辭不切之事其為曠天工而違時幾也多矣臣今服在遠外豈敢與聞廟議然忝備邇臣事關一體譬之木焉本根先撥則枝葉從之若使內不治則臣雖恪共師命以鞠躬盡力于外亦將奚益為臣竊幸意

陛下於是非曲直之辨必已瞭然于聖心若故自聖志察朋比之習杜讒墜之萌豁開大公眾建賢輔以彊本朝此今日當務之急者如謂外寇未靜入才難得姑平廉藺平勃之怨則亦宜力懲偏聽之弊自今公事公言進而明目張膽以陳之論表退而同心協慮以見之施行毋面從而背違也毋陽予而陰奪也庭辨眾吏朝慮夕圖皇皇然如危亂之無日則天下事尚有可為詩曰告爾介狄維予胥忌此言幽王之時狄難之不顧而忌嫉之是尚也惟 陛下力鑒而深念焉取進止

奏乞將樊文彬高世英優加贈卹 二月三日

臣聞捐軀徇國國臣子之常分崇德報功乃國家之大經臣恨以非才奉將師命願激昂士氣奮動人心無他道焉惟賞罰信必而已契勘去年九月內虜寇大入京西知棗陽軍樊文彬以葭蘗孤城適當賊衝守具不全旋行制寇陷於城外列砲數十座文彬亦於城內立砲五十餘座以拒之賊抵民屋遠城立柵聖澤以阻援兵文彬夜遣人劫之賊攻城之技無不盡用文彬躬率士卒晝夜苦戰至十月二十八九間賊添生兵急攻西北隅文彬迎敵五十餘陣又積新草於城垣關處殺火焚之以禦賊之來而日暮風返列燭入城延燒官舍賊乘軍民恟恟自西北隅以入

火及軍治力不能支自縊而死賊披城之初襄陽已
自受圍烽燧不應蠟晝不通外援已絕獨以數千疲
卒抗拒月餘勢窮力盡猶不肯汚於賊手近有錄到
趙范蠟書者謂文祿守城死節無愧張許此而不問
何以勸忠又契勘訓武郎京西路分總制隨州軍馬
高世英自叛寇初道提兵入德安經理荒殘臣等奏
辟就乞差權知本府及虜再犯隨州世英復領兵救
援突圍入城矢石交下重傷而死今諸將中往往有
身當事任逗撓不進者而世英奮不顧身慷慨捐義
蓋文祿之次者欲望 聖慈下有司將文祿贈官立
朝錄用子孫仍厚恤其家併將高世英優加贈卹庶
足以為伏節死義者之勸

奏襄陽被圍日久乞降詔勉諭制臣

三月

臣竊見荆襄蜀口居國上游勝負之間安危所繫頃
者韃虜分道入寇首犯漢沔四川制置使趙彥呐提
兵仙人原控扼險要牽制虜勢蜀賴以全 陛下嘗
降詔勉諭人心胥奮虜尋退道惟是荆襄自去冬被
寇幾三閱月而襄陽之圍賊勢張甚制置使趙范率
先士卒躬冒矢石屢戰屢捷虜為奪氣今雖游魂近
郊未底然其數月之間竭心盡瘁若不少賜優拂無以
激昂士心欲望聖慈特出 御筆付學士院降詔勉諭
倏復騎盡退令以將士姓名來上續與第功行賞凡此

必已久關 聖慮臣以職分所系冒昧奏陳仰禱海岳
下情皇懼俟謹之至

貼黃

臣聞糾正官邪固是臺諫職分但勢有緩急者輕
重如乘邊之守臨陣之將苟無大惡宜務優容擊
入未足戢姦曠一職或能悞事況其間方倚之閒外
之事如陳韓趙范趙彥呐黼趙葵各當一面者皆
嘗為臺官所論此用之他人猶難輕發矧當重任嘗
議尤不可易蓋櫛眾之道全在威名兼有知耻之人
不肯受辱辱之則不可用用之則不可辱既辱之又
用之彼亦何顏以居乎人上全言路一新恐未必如
昔歲之有此患更乞 睿慈常留 聖慮臣不勝
惓惓

貼黃奏乞將曹友聞李安國優與旌擢

臣近得蜀報迺知去冬之末趙彥呐下原曾未決
旬而韃人又自秦會而至一擄階文一趨大安其
意徑欲入蜀彥呐力督諸將各授以牙綵牌重賞
俾盡死力遮蔽蜀門於是曹友聞戰于大安李安
國戰于文州士皆死鬪險不可入賊悔其來歸各
于始謀者而去虜之再退皆是友聞安國死戰之
力當與第功論賞而就中曹友聞者起自儒科兼
習武事見虜輒鬪義不愛身其為忠憤慷慨之氣

火見其比欲至朝廷優與遷推庶幾友聞等有功見知益思補報而因得以勉諸將趨事赴功之心取進止

榜被兵諸郡蠲免科役二月十六日

協會襄陽江陵德安府光黃隨均房鄖峽州光化信陽棗陽軍管下應曾經難賊驚擾縣鎮鄉村民戶逃移雖目即間有復業去處終是不易合議優卹除軍前般運糧草差使及以物力差充保甲陽官外其餘官自諸色不時差科非泛雜役並與蠲免壹年如州縣不遵今來約束故為科抑察訪得實官員按劾吏人吏配務在必行吏無輕怒仍聽人戶越訴

奏乞早定峽州襄陽守臣二月四日

臣本月四日據參謀別之傑申到襄陽府事宜謹錄本頭連在前外續據諸處探報德安府雲夢孝感縣及神林澗古等處各有賊兵殺奪人畜擄掠舟舫竊慮透漏衝突江面所合預作隄備照得王旻既死其荆鄂都統欲遵照便宜指揮差趙勝填見闕却以臣前所奏辟劉顯德仍權知德安府令各任責防托已別具奏牘乞賜施行其如鄂州迫近襄陽合是武人之有兵權者方可為守近見朝廷差下胡梶臣不敢輒有更易峽州亦係緊切所差汪元顯方有奏事之命其勢必五六月間方能到任臣不識其人如朝廷謂可

倚仗即乞免令奏事日下之任庶幾及時可以措置守備若朝廷欲有更易亦乞早降旨揮又如襄陽風號重鎮今焚蕩之後城中一空或促令趙范回治或別選武將為守此皆不可緩者臣以事大體重兼探報未的未敢輕易有所施行併乞睿慈速諭大臣如朝廷已先得實耗即乞早賜處分以解方倒垂之急

貼黃

臣昨準序遷入奏之命已具辭免又嘗具奏乞速降結局指揮是曉忽聞襄陽多警臣不敢付之坐視未免隨宜區處合具奏知伏乞睿照

自劾三月六日

臣起自書生不閑軍事誤叨蒙被冒摠師于雖畢慮竭衷粗欲自奮而受任之初危機已急德安之寇未息光化棗陽之陷繼聞行次池陽而光黃之羽書踵至亟抵九江隨宜應接則應天永息之叛亡襄隨歸峽之倏擾又見告矣尚賴宗社之靈戎虜革心次第退却臣亦適被入奏之命方茲續結簿書散遣兵衛具疏乞身夫何叛將王旻煽亂于襄百年之要地立墟一城之赤子塗炭其蜀襟喉幾於中斷言之至此痛入肺肝此皆臣智略不足以折衝望實不足以厭難致茲疆場之禍上貽宵旰之憂况督府之行謁朝廷幣藏之儲以資軍實今自膏髮將士之外雖一孔

以上未嘗妄費而所餘無幾竟成何事臣安得以辭其罪夫有罪不誅則朝廷將無以尊羣主而厲天下臣謹於江州近境齋戒待罪欲望聖慈布臣所失重行寬宥以伸國法以為力小任重者之戒干冒天威下情不勝皇恩震栗之至

榜諭北軍 三月七日

恭惟

國朝念中原之民皆我祖宗遺黎凡有來歸悉皆無納二三十年間所費錢糧何止鉅萬其有才智之人或使管軍或使守城或散在諸處各管職事並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范用吉玉夏之徒自作不靖致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火其有得脫之人又被鞭驅為奴婢或殺其父母或擄其妻子或取其財貨流離飢餓追悔無及深可哀怜今來訪聞尚有北軍或在漢地或在漢南元非反叛止是無竹歸着或致剽掠以苟旦暮其情尤更可憫官司雖欲各令仍舊終恐爾輩自懷疑惑未使相信一旦輕聽訛言又是自取殺戮行府專差官榜劄前諭赤心若有頭目等人急於奮身收拾潰散轉禍為福自為一軍屯在漢北力為國家捍禦邊防効順之日便當給以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為守臣永保富貴其頭目人當與等第超轉官資

行府元不欲分別南北却恐終自懷疑不安今昭示大信應潰散北軍自今既歸之後別為一屯只留漢北庶幾彼此不相關防可以長保安靜永無自相屠戮之禍今來行府止為前項四郡之人偶因叛將一時註誤無所歸着故從長區處使之保身保家天地神明實聞此言

奏措置京湖諸郡

臣自恭奉入奏之命一面結局會有奇疾控忱君父乞身歸里適得何元壽別之傑報襄陽北軍作亂趙范移屯賊兵四掠漸迫李夢孝感與神林溝口以犯漢陽界分上流震搖人民奔迸渡江臣念事出意外雖以垂去亦復力疾隨宜區處急劄江州軍嚴為限備并遵照便宜指揮權用金字牌速下光州調萬文勝提軍五千人馬五百匹星夜至漢川繼得知荆門朱揚祖申以孤城難守乞就付統兵官而探報權鄂州胡祝亦稱居民空城逃避遂各助以京會五萬貫時下接濟支梧載念京西七郡惟隨州僅存自去年鞬屢攻圍知州張龜壽通判趙汝然及大洪山守把張順與寄居劉顯德極力鏖戰卒全一城今茲孤壘正當賊衝凜凜不能自保或謂官民兵在城內者約二十萬而散在四郊者不計其數切慮不早應援隨或不守將來愈費經理遂差承信郎李邦彥押

京會二十萬普例支稿外更發銀一萬兩京會十萬貫等第特擢其知州張龜壽與轉兩官通判趙汝然寄居劉顯德各與轉一官守把大洪山張順添差隨州兵馬鈐轄仍賜金帶一條所有本處民兵有流徙不能自活者給劄令本邦彥團結恐可得數萬人續議申朝廷填補京湖諸郡死士壯濟軍額及科撥一項錢米貼助贍養庶藉其土俗伉健勇鬪愛護鄉井隨若可保則德安光棗等處方可修復所有趙范離襄本末前已具奏今得尤爰申狀謂李伯精復回襄陽已斬鎮北軍頭目人且移書趙范回司此等事情巨測臣嘗作一榜并劄趙范就此時招收潰散比軍盡屯漢北或令黃國弼夏全任責統轄且許以元來軍券庶南北軍不相猜疑亦是弭變之一策謹將榜劄及尤爰所報錄白繳進合具奏知取進止

奏乞降結局指揮收面新命速賜寬宥

臣拜有危迫之懇仰于天聽臣自忝序塵趨令入奏即具控免併陳結局之請尋又具申 朝廷乞賜敷奏又於自劾之章申叙前懇今既半月未蒙出命在於臣子之義進退遲速所當惟命是聽然自前事體有不可一朝居者若默不以聞深恐有誤國事臣自且日聞命已即關報諸路帥司繼有行府屬官陳乞解罷者無詞可留既上其事于朝殿步司將士正當

併洗之時一聞君命各動歸心臣亦叙情閱勞支錢發遣自初四五以前猶有上流驟警邊報時至臣不敢以垂去坐視隨宜報應迨旬日以來不惟鄂復漢鄂等處邊報頻稀亦緣諸郡各得邸報之後意臣既被疾速奏事之命則此時結局已久故每事不復關白只如襄陽事變所係甚大自始初二拜得申狀後久無嗣音蓋亦謂臣為已去此矣况臣被命兩旬兵歸吏散財用又竭兼沿江新制帥先令既至事權有歸而臣徒擁虛器以兀處于此在臣不過進退周章以貽衆譏而朝廷之上遲回不報亦恐有傷事體以啓戎心欲乞 皇帝陛下深惟令出已久人情弛玩速降結局旨揮所有臣病不任事乞收回新命引咎自劾乞速賜寬宥并望檢會累疏早賜處分

奏析督府前後事體乞檢會累奏施行

臣已嘗存布危懇伏計仰徹聖聰重惟一介孤遠旁無寸援獨荷兩朝知遇欲報無階不自揣量輒於敗局據證之後冒承重任故今日之不績罔功卑也前日之辭難避事亦寡也進退皆寡臣何所安其憂臣反覆於心痛自思過或謂臣自有鉅萬之費無慮疑之補焉得為無罪然臣所領督府蒙 朝廷科降為緡六百萬犒師之費四百五十六萬五千有奇皆發下制總兩司照例分給及經理殘破諸郡與招軍打

船造箭之費六十四萬有奇亦皆委官押發抵日終餘緡無幾而求者日至未嘗不謹所予如所得金一千兩僅支及一百五兩所得銀十五萬兩僅支六萬二千五十餘兩所得緡一萬匹僅支四千五百凡此三項皆以激犒戰功見已具細帳上省決無分文妄費當大敵在境人心動搖正使督府不建朝廷亦須遣使行邊拊勞將士犒給之費當不減此或又曰不能鈐鍵士卒騷擾郡邑臣未出國門凡三次行下諸道約束官吏不得以應辦督府為名並緣私擾舟人之擄羊與浙漕司借使之卒一人亂行者皆隸之通卒之竊酒家器者斬之自南陵以來乃有縣令擅拊居民浮屠至巨即隨門支錢以償被擄之家親加拊勞併劾二令各從鐫降自建德以來縣胥之假託科配以招民詞者巨即送浙屬勘正抵罪施行不為不嚴矣或又曰督府之建無揀邊城之破王此則臣未被臨遣之時固已數數言之且臣以十一月十四日陛辭二月六日纔抵九江若德安之叛則十月二十六日也襄陽之破則十月二十九日也峽之焚房之遷均之沒光化之陷皆十一月以前事襄州肘腋之憂乃在臣被命入奏之後然亦不可謂非臣之罪已當具疏自列乞加竄斥凡此本末難逃聖明之鑒併用劈析以布露於君父之前欲乞睿慈檢會累

奏速賜施行取進止

奏北軍當思調伏庶內外相安

臣昨於前月三日據京湖制置大使趙范申襄陽軍變事宜已節次詳細奏聞去訖旬日以來有自上流來者頗聞北軍北釁起於疑心今猶籍籍未已而趙范已帶行北人之來歸者至江陵臣雖鑿榜付趙范令其乘此分南北人為二軍范答臣書乃議區區繼得淮東制置使趙葵近書亦及北軍疑慮事今即錄繳奏如左臣竊惟韃虜與國家本無宿怨非如女真有不戴天之讎况其能滅女真則於我朝亦與有雪耻之功今欲與之講和亦無不可而屏論紛紜者特以敵情多詐未可保信耳臣雖嘗有言韃人和亦來不和亦來此必然之理然而臣今所憂則又不在此蓋世事固有若不相關而相為倚伏者且如侯景背魏歸於梁為梁人連歲抗東魏之師一旦梁與東魏約和景無所容其身遂有異志今日之事得無類此而况紹興之和又有南人歸南北人歸北之說失信於降附之人其事未遠孰不知之今李伯淵尚仗武當境上焚城之北人雖為劉廷美所殺而襄陽猶有存者除虜舊戍之北軍雖已安居歲久而事體大略相似揚泗所屯類皆新招建康亦有納合買住降卒而比至江陵者實繁有徒萬一此曹聞制置有密授

之人和議有可成之漸則梁人和好之禍豈容不慮
臣授任視師適當難疽已熟一旦決潰之時憂深慮
遠食不下咽重惟國家大計苟有可以緩敵圖安為
網繆牖戶之計決不敢效書生徒為一偏之說今則
敵之從違和之堅否它人執議以善成者臣臣皆未暇
及惟是茲事萌蘖臣實得之聞見不當蔽而不聞臣
愚竊望聖慈宣諭宰臣及新任制帥不厭孰復卻慮
長顧使出萬全庶幾內疑改心外敵怙耳以和則永
父相安以戰則南北胥奮廟護無後日之悔邊關同
與國之休天下幸甚臣竊罪歸田未能翫然於家國
之憂惟陛下幸察取進止

奏撥官告銀絹付別之條經理

臣據參謀官別之條申蒙恩除京湖制置副使權止
司職事已一面起發前去交割勸襄陽一變司存
大壞帑庫空虛公私亦立今時暫移司江陵雖之條
兩曾分關軍民之情素所孚信然經理之初當有以
大慰輿望如修城壕治器械招軍兵賑濟離必有錢
有米然後可以運掉似不容以空言集事竊見督府
雖已結局必有支遣餘資如生京度牒金銀交會等
物欲乞備申朝廷據見在之數撥付本司以備目前
窘急之用庶幾備禦之計可以速辦不負朝廷寄托
之意臣所據上項申明照得襄陽江陵上流襟喉為

國重鎮近因北軍叛亂焚毀殘破方議收復而江陵
府乃以去年屢被攻圍沙市商貨所聚掃地一空又
供億諸項援兵庫幣罄竭今來之條聞命引道不復
辭難其襄陽江陵並合逐急措置經理以備防秋不
容稍失幾會若待朝廷科降錢物深慮道里遙遠緩
不及事行府見有繳還朝廷官告銀絹等寄收江州
臣不敢以已結局為嫌權宜於數內量撥官告一十
道綾紙一十道銀三萬兩絹三千匹付之條專充收
復襄陽經理江陵兩重鎮費用所有專輒之罪欲乞
聖慈特賜矜貸外臣愚妄謂制閫之初費用百出前
項所撥之數未給於用臣竊聞朝廷因趙范之請科
降錢銀見已管押上水今復有省劄寄留江州未知
作何使用欲乞速下江州發行及今別之條到司之
初便得使用若更稽留以待申審恐誤支遣伏乞
睿旨施行庶幾之條得以經理上游屏蔽諸道當此
艱危眾不敢嚮而之條誠心體國毅然勇往在朝廷
所當扶持毋激須至奏聞者

奏備別之條申到劉廷英等復襄事宜

照對襄陽府自二月二十一日軍變以來因循不守迷
為北人所據又據諸夷探報申北人在城內起屋
造酒以待偽酋及韓賊大隊前來度夏行府照得襄
陽重地係西連均多光化東接隨兼信陽南控安郢

荆復自襄陽不守之後此數處戎馬往來莽為盜區

竊慮入秋以後虜騎衝突可以徑窺江面行府遂委

參謀官別之傑差信實幹事人賡榜劉告命前去結

約土豪已據劉廷美等收復樊城遂遵照便宜旨揮

特與超轉修武郎差充京西路鈐之傑遂遣使臣鄧

雲等賫上件告命及開諭軍民榜劄前去劉廷美軍

前交付今據鄧雲等狀申江海都統與廷美之弟廷

輔商議稱督府有告劄發下樊城又參謀司亦已調

兵應援樊城廷輔遂即時將帶人馬錢物於四月二

日起離荆門取南漳縣老鴉山路招集官民兵鄉農

間道前去仍約廷美人軍會合夾擊叛賊水陸並進

已行克復襄陽城壁了當其城內見係劉廷美兄弟

看守今將鄧雲等狀錄連在前臣又得之傑書稱江

海聞報遂自荆門徑趨襄陽與劉廷美兄弟協力扞

禦臣照得襄陽重鎮既失復得自非宗社之靈與朝

廷處分得且奚以有此兩城既復之後京西北

州郡遂可漸次經理上寬顧憂臣雖已將督舟結局

多日緣上件事係當來督府首尾合與從權區處不

容避嫌今來防秋已迫竊慮經理未辦所合審度襄

樊事勢日下急切措置兩城守禦仍以襄陽為重除

已作書委自之傑始終任責併令一面開具立功將

卷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

督府奏陳

奏繳別之傑書施行復襄事宜

照會臣昨據參謀官別之傑備使臣鄧雲等探報劉

廷輔糾集民丁莊嚴約劉廷美內外夾擊叛賊收復

襄陽臣以襄陽重鎮驟失復得關係匪輕所合賞不

諭時激勸士心已一再奏聞遵照便宜指揮將御前

所降到賞功刺史牙牌乙面官告貳道權用御前金

字牌子發付別之傑更令審實劉廷美等立功次第

專人給付今據申劉廷輔所提兵已到襄陽管下明

覺寺劉寨舉步為號又繳到劉廷美殺叛賊退遁捷

報并先調統制馮士榮部押兵舡取水路前去已於

四月二十七日提兵會合樊城劉廷美軍馬退殺賊

兵敗遁於當日部兵入樊城同劉廷美前次復襄

陽城并南漳縣山寨統制權路分張芳榮同劉廷輔

已集鄉丁壯丁義捷等軍會合前進又於五月五日

與賊大戰必期剋復襄陽城壁所有牙牌告命等之

傑時暫寄收京湖制置司繳賞庫帳劉廷美等實見

立功次第方行給付今將元發下金字牌子及錄連

京湖制置司回申謹狀繳進併將別之傑所與臣書

錄白在前須至奏聞者

貼黃

臣又見諸司關報郢州捉獲姦細李必慶責問據供係韃宣差姓黃者探知襄陽城壁井先差內遂遣殘金人馬三千要來據襄陽城壁井先差李必慶等數人前來聽探南界州府曾與不曾發軍馬及曾與不曾種田又說郢州目今有均州擄下艇二百餘隻及唐州新野河元有大小艇五十餘隻新造三十隻要七月內等獲賊大隊前來侵犯南界臣竊詳前件探報賊虜日夜謀據襄陽為扼吭拊背之計若非速行經理襄陽以為上流屏蔽則京西一路莽為虛邑而江陵不可守江陵不守則吳楚襟喉中斷而長江與蜀共之矣臣固屢以為言今經數月秋防甚迫竊謂襄陽得失係國家安危之決臣方在遠外不當與聞廟議特以義關宗社不勝及緯之憂冒昧一言之伏惟聖明特加眷察

繳奏奉使復命十事

臣冒犯斧鉞之誅輒有奏聞臣去歲以疆事危急深惟主憂臣辱不敢辭難受命於邊城殘破之餘奮身於羣言噂沓之日幸賴社稷之靈諸閣協心將士用命師無撓敗虜有遁逃及被命入奏之旬餘聞趙范棄襄之報急遣榜劄招諭土豪幸而克復襄樊以歸朝廷為巨之計雖僅可逃責然所當經理之事未易

枚數臣方隨宜區處而君命有嚴未竟其事今又以衰病不克及命于空旅退自拘於司敗臣輒將督府施行分門粹類裝成五冊繳進又以臣之不克面陳者姑以大槩別為十條隨冊以聞臣謹開具下項一曰招納土豪並邊諸郡每遇虜人入寇皆得土豪統率義丁為官軍犄角之助只如今春韃蹂浮光隨信管下如羅山杏山諸處率是義甲頭目牛社總首隨宜勦過其間又有莊農自相結集俟虜騎入村游抄或伏險邀擊或隨後躡襲必有斬獲蓋以其生長邊域狎近戎虜故習其風聲抵抗而不懼睹其陵暴憤激而思圖加以知地利得人和有愛惜骨肉之情有保全鄉井之誼戰則自為戰守則自為守若棄技而倚用之固與官軍之更進往來驅之戰守者不可同日語也自京湖諸郡殘破以來鄉民丁壯屯聚相保者在在之若不因其土豪就令隴隄示則漢然無依或生他變臣嘗委參謀官別之傑結納襄隨兩郡土豪尋又差官榜文劄子前去漢上招集近日劉廷美收復樊城一號召之頃遂得四萬人其後廷美與其弟廷輔又以督府旗榜於南漳縣老鴉山等處招收山寨民丁莊農與諸處潰散官民兵同力克復襄陽土豪之効

大略可睹臣愚欲乞行下制副等司於襄漢兩淮州郡隨宜聚集借補官資假以事權必能以功自見近年名將多出於此此實固圉安邊之捷徑也惟陛下速圖之

二曰區處流移襄漢擾亂以來漢南自荆門江陵以至漢陽江南自岳陽鄂清以至武昌縣流移軍民布滿境內而漢南數郡尤甚督府嘗撥錢二十萬剗別之條措置招集又剗江陵府措置收拾襄荆之流民潰軍尋又遣人散榜帖于漢東圍結山寨凡當爲者悉已見諸施行惟是城郭荒殘室廡蕪蕩稼穡生畜盡於推剗耕旣失時麥已資寇京湖管郡一十有八殘破者七被兵者三僅存者八又皆竭於供億困於守備制總應調止急倉漕自存已無欲人人而振業之勢有其難今京湖淮西兵籍闕額尚多所當刺其強壯之願從軍者盡以補諸軍之闕雖烏合之人未必便能當敵且是丁壯數萬各有所歸則婦女老弱亦有所養矣其有城郭僅存室廡亡恙者尚可捐其租賦俾之復業無區處此又弭變銷患之要務也惟陛下速圖之

三曰調護北軍郭勝之叛以猜懼范用古常進尚全之叛以憤怨皆有釁可言至於襄陽之變特因疑

形一起闔城爲之塗炭今討北軍自取曠夷之餘與夫散處諸郡者爲數尚夥臣被命出使之初嘗一再躡榜開諭讀者感悅而諸閫劄於多難未有以處之自襄陽騷後臣又有一榜大意謂祖宗遺教凡有來歸悉皆無納不曾分別南北只因郭勝等自作不靖使均唐安襄四處北軍橫遭兵火其有得脫之人又被轉輟驅爲奴婢或又殺其父母擄其妻子取其財貨流離飢餓追悔無及今北軍尚有在漢北漢南者差官責榜劄告諭若有頭目等人轉禍爲福收拾潰散自爲一軍屯在漢北力爲國家捍禦邊方效順之日便當給以元來軍券厚加犒賞其有經理開拓顯著忠勤許令世爲守臣永保富貴庶幾彼此各免猜防永無自相屠戮之禍此項榜劄蓋以臣未嘗失信於此曹故開心見誠或可取信又剗京湖制置趙范於北人內選差二人撫諭北軍方欲立規摹設方略莫不動聲色而南北自分可以潛弭三垂之永患今局勢旣更無可復論所望朝廷將處北人一項熟復思慮魯酒薄而邯鄲圍天下事固有不相關而適相偶者若遣人游說開諭禍福則前有鮑巴徒穆後有天綱納合之事可據因變制宜畫地以居之則有新復州郡自淮以北之地可處神而用之存乎其

惟陛下速圖之

四曰措置險要言京湖之險要者以江陵之三海八
 橋為急言江面之虛實者以宜都枝江公安漢陽
 及武昌興國諸處為憂臣嘗料撥未查拾萬石京
 會貳拾萬貫付江陵修海櫃又降錢付諸處以司
 招軍且下湖南江西帥憲司打造戰船與造言者
 箭鐵等九以為江面之防也然臣所甚憂者有不
 止是何則歷改前後欲自江北以謀南牧者聲勢
 力量無如曹魏之老瞞元魏之佛狸女真之逆亮
 老瞞敗於赤壁佛狸困於瓜步逆亮弔於采石使
 吾國中有人未見其能得志者厥今臣之所憂西
 則蜀道東則海道耳間者謀報韓人大治攻具於
 秦鞏兆渭又治舟山東日夜聲言以七八月南侵
 而吾所以為備者尚多闕然又况淮漢之間方圖
 講解必不肯輕出一兵以牽制首尾使校廣得以
 查心併力於西東二隅萬一虜人先得蜀已驅沿
 江戰艦船艦銜尾而下雖有百萬勁卒臨江列成
 櫛比持滿當其風利水急拱手睨視技無所施此
 昔人累用之故智不可謂醜虜之不知出此也又
 或以偏師擾我江面綴我舟師而陰用出其山東
 所造之舟自膠西入海道一得順風直抵淮東潮
 西而畿甸震矣臣所以日夜疚心願陛下察敵情

之多詐無謂備禦止於江面亦當防此虜之出奇
 內徑以翰蜀道以擣海洋耳惟陛下速圖之

五曰經理殘破京湖殘破州軍當經理者九七尤不
 容緩者有四四者何襄陽德安襄陽隨州是也襄
 陽據漢水上流與江陵為唇齒襄陽之唇亡則鄧
 復荆門漢陽皆楫也安能以自保齊安鄂者為受
 兵之衝長江之險與虜共之矣棗陽乃襄陽之有
 臂棗陽斷則襄陽急亡事之驗也德安黃岡之外
 屏若破則重慶孝感黃陂以來蕩無蔽遮而漢黃
 二城畫閉矣此亦已事之驗也隨介乎諸郡之中
 隨不能守則鄧復荆門皆震故曰當經理者九七
 而不容緩者有四巨自將命督師僅次金陵安寇
 逃遁巨即差官巨則去經理劉胡廣總所那樁錢會
 應副自高世英由安援隨死於鋒鏑叛賊猶出沒
 不常自劉顯德再行事權方有所屬然督府結局
 之後未知何如其為力也襄陽重地係國存亡所
 當亟行經理或謂今無屋可居無糧可繼與其經
 理襄陽之燬城不若用力於江陵且竊惑之今奉
 劉廷美以收復樊城蒙被顯賞或激忠奮與其弟
 廷輔挈襄陽以兼朝廷若襄樊氣勢既成則襄隨
 猶可措手但慮廷美出自寒微媚嫉者衆九在軍
 伍者已不能成功而忌人有功此全在制臣以國

事爲念扶持而激激之俾得展布庶幾京湖諸郡漸可修復厥全國家之於襄陽猶前代孫其之有西陵有之則存無之則亡不可以區區邊鎮自之也鞭虜萃數十萬攻圍數月不能下而去若非變起蕭牆則不能破又非結納土豪則不可復陛下毋以其失之速復之易而不加之意垂失則事無可爲者矣若夫均房光化宜都沙市委任得人難經理儻有事力制副司皆能辦之惟襄陽爲一方之扞蔽而劉廷美兄弟土豪倡義之魁首尤不可以不加之意故臣特卷卷焉惟陛下速圖之六曰明信賞罰國家旌符以奮是天下者賞罰二柄耳而於闡外之臣則徑以二柄假之故曰事難踰度曰不從中御凡以成敗安危之幾受於俄頃使賞罰不踰時而見焉則天下皆去斯人也聖主託以腹心而寄以不御之權夫然後賞一人而千萬人勸罰一人而千萬人懼在軍閫之臣指麾足以集事功而朝廷益尊矣三十年來謀國者及是一賞一罰實因闡外之請而必欲事從中出不著奏聞之自若與外聞有爭功各權之意豈知在闡外則不威在朝廷則不尊夫自一命而上下大小相承積而至於一主之尊然後無以復加使有股肱心膂之臣宣力四方以任干城禦侮之責廟堂不動

聲色而收其用顧不尊且嚴邪而必欲與之爭較恩威則祇以自小耳夫賞罰者陛下之賞罰爲闡外之臣不過布昭皇靈以興起人心期於不失事幾焉耳亦何憚而不肯明白指意以布宣天下乎臣愚欲望陛下申飭大臣自今分閫之臣有所舉刺則當以其所請付外施行使得以依憑感漸役使智勇不惟帥臣得以伸賞罰之權亦以見朝廷明白正大惟是之從外闡重而中朝尊一舉兩得陛下速圖之

七曰警厲將帥去冬自隨襄被兵襄陽受圍江倭告急朝廷遣兵應援諸城危迫朝不保夕乃多詎邇不前或稱養銳於某郡或稱取路於某所互相倣倣以聽寇之自退至於聞命疾趨奔走不憚如萬丈勝之驕蓋亦無幾亦由所謂大將者官爵已隆意氣已驕惜身愛死無肯先登以當不測之虜惟邊郡偏裨職位既卑聲名未著則奮不顧身直前勇往臣於目前諸將備見其勇怯能否否實甚於官資之崇卑妄意欲乞陛下於諸將職任非有用者不除非有功者不遷置身安閒者不容以濫進巧於營求者不容以倖得自環列上閣之榮名上而至節察防團之等必服勤邊檄顯立戰功者然後加之使明知朝廷爵位非有功行陣者不可以

倖門邪徑長有希覬燕幾人心激勵各能以功名自奮無敢有逗遛避寇臨事僻難者矣惟陛下速圖之

八曰措置江防長江守備惟恃戰艦臣近因經行得於目擊及差官點閱缺數甚多其間又有在數而不可用者春初謀知虜寇踏淺結筏日為渡江之計又在枝江者伐竹運木片谷之聲晝夜不絕於是申嚴守備抽移調遣策應上流又慮乘虛窺我江面急遣主營機宜文字王好生往福山石莊黃姚顏逕等處結雇民間掉搶使風海船節次發赴上水貼助兵船以備緩急設使賊徒知我靈靈數處欲渡則東西可以揀應又行下松江屯駐軍分將船之弊壞者修整鼓少者打造又撥緡錢付湖南江西及松江制副兩司各行下所部產木州軍打造四車海船及大小多艘船各有差此外方欲增造已迫結局今去防狹不滿兩月而得於謀報有謂擬賊在膠西造戰艦練水軍者况荆襄上游乃其熟路廣狹險易無不盡知欲望朝廷嚴飭制司總所及諸戎司速與招軍造艦申固防守懷乎如寇至之無日庶幾倉卒不致誤事至如招募松江將手習於舟楫者以之填補水軍此亦防微之一節也惟陛下速圖之

九曰繕治器械諸厥器甲箭鏃積年播管舊數自連歲用兵取撥之外所存無幾密院間雖行下諸郡製造解發俱不及數且如近日江陵光臨圍城中常有矢盡之憂襄陽苦戰累月尋遭焚蕩軍器器械靡有孑遺夫器械不利是以其卒子敵而況於不備乎防秋在即赤手空拳何以應敵臣嘗行下所屬軍分刷具見管衣甲軍器數目可為寒心兼聞虜賊畏我強弩控扼江面尤不可缺已於二月內發撥錢下江西湖南安撫司造弓弩箭各二百萬限五月以前申解劉松江制司催促然二三百萬箭不為不多而未足供一大戰之用如鎗釵甲冑衣襖旗幟金鼓牌盾之類惟淮東有所積積屯路率多欠闕此安非倉卒可辦者欲望朝廷急與措置增造聞鞬虜之兵每遇次舍則人人各自製造箭鏃修整戰具非必委之工匠吾之為兵者既不務此而上之人又不加意何恃而與之戰乎惟陛下速圖之

十曰差填邊守厥今並邊之地自京西之均以至淮東之楚凡十一郡而守臣之正任者十無二三次邊及松江北岸自歸岐至通泰州凡二十郡而帥守之非正任者亦五六屈指防秋無兩月事重以鞬兵出沒叛徒披猖又如郭勝范用吉輩熟知江

湖虛實此豈小故而上下因循雖以無正官亦不以爲意又如均房光化等郡乃楚蜀襟喉相接之地臣嘗劄京湖大使司選辟守臣後據趙范報均

州已辟史宗孝光化已辟何亮然而訖不知朝廷從違與一人在否何如東陵乃荆襄血脉相聯

之處臣嘗奏催守臣汪元顯之任朝廷乃爲改他郡故至今未有正守至於德安則隨襄光信往來

之衝臣嘗遵取便宜指揮差劉顯德俾之速行措置會朝廷差趙勝勝辭而後差顧德則督府結局

矣臣竊謂當此艱危之時極邊次邊與夫沿江沿淮州郡民物賦耗田萊荒蕪科調繁興賦租不入

懷平常有寇至之憂自非有志事功捐軀體國者誰肯披荆榛瓦礫犯夷狄豺狼而昧於一來也而

况謀夫孔多雖有勞而不知廟論易播或已命而俄易雖使舉辟之當朝奏養可人猶一前却若

更例以內郡除按規之河忍弗史則其終無經理之人與經理之時而戎馬已告警數千里及盜區

矣利害灼然夫豈難知臣愚欲望陛下自今由飭制臣責以遴選邊守徑自舉辟且命大臣奏報響

答庶幾諸郡各得正官以壹意備禦視夫攝官承乏之人朝不謀夕者不可同日語也惟陛下下圖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三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三十一

督府書

揚州趙制置

國事如此正吾儕相與一心僇力共濟艱危之時誠如來諭齊會于京口獲頌衷曲乃所望也第未知牙

齋一出則不無後顧之憂否此見廟堂出示侍郎近書至有接襄之議却又慮侍郎未有可付之人則東

淮一面未可高枕更惟高明審度事理使處分周密無復餘慮則出赴會期可以可速不至爲所繁繫也

丞相

趙揚州接襄之議已久 朝廷所以難其事者慮其前出後虛也上於臨遣之日亦以是下問某莫知所

對即奏云容前途與趙某商量是日在門外胡內機親見訪袖出趙書乃是要求京口相見議此行某亦

記得大丞相嘗賜教云到京口合約趙帥與商量准東事遂若書許其來會既遣書行今日又得申狀私

書來決此議且云先已申 朝廷乞速賜處分未知大丞相何以應之某頃嘗面言東有警言如人一方

痛一面病尚可治療若虜據上流則腰脊中斷不可

以爲人矣此事當斟酌緩急輕重是時曾樞密堅執其說今又月餘竟無成說雖遣李虎行調遣數項入

前去接荆襄而趙意猶未滿且日今之諸將皆其熟

識似以所遣將士為不可恃必欲自行某既與期會則數日後必相見却當早有定論以答之緩急輕重雖如前說終是淮東一動之間內有北人外有東寇易得暇虛以乘其後或云吳道夫可往然愚意謂京口亦不可輕或云丘濬可託庶趙帥無後顧之憂抑未知趙意以丘為何如又李虎既提七千人遠出而趙帥又行維揚不無空虛之憂奈不見此皆未能自決欲乞大丞相速軫鈞慮使賜響奪糜未到京口前早有定論得以應酬兩日來得江陵報韓廣動退數十里得黃岡報趙大使親提兵勦虜殺傷甚夥然一勝負未可盡據終是彼眾我寡縱橫四出疲於救應上流之重未可高枕或又謂自京口之荆襄非數旬不達恐緩不及事是誠有之抑不知安危所係亦可坐視不問乎反覆思念真得其說是用馳驛以稟

又

某前數日因思諸道接平若至江陵近地自顧敵眾我寡必是蓄縮不進又有九節度之憂又慮或先或後或進或退無所統一故輒易令列吏部權宜節制惟於李虎王鑑接襄之兵則不過只令列吏部催督前去似於朝廷所行不甚抵牾

揚州趙制置

今山東之寇使司曾得其情實否歸附之人留邊

間者幾人誰可以任級御之責元戎在行則精銳隨之所留以居守者幾何誰實至之自揚之襄必數旬亦可倍道疾馳否丘濬使肯任其事否凡此皆中朝與督府所不能偷度全在侍郎審細處分若保無後顧之虞則決意一出先會于京口更相與平章未盡之事遂自京口直上亦一說也前數條或有未可置慮者則恐難輕發又當於胥會之日熟籌之

蔣左史

樞庭督府之命發於意料之所不及則屏營踟躕進則有不量力不及事之慮退則有不體國不任事之謗而又廟論多礙或行或足或疾或遲一日而數說賓客既招而復散行色既辦而俄輟俟俟然如窮人之無所歸擇善之所自擊乎而心憐者也如此則凡所謂世間應酬人事之類皆廢故不肖姓名不得與親友相聞者非特良貴為然也今經由錫慶至邇人遠回首十年前良貴領袖喪妻妾之雪融冰裏向累日而後去今何可復得乃知樞庭督府於我何加所謂武夫從者祇赫童孺而自山林高卧者視之則及不若渠陽遷客之可重可樂也

左丞相

比得吳集撰書以鈞翰趣令之郡既領郡事而督府亦趣令入莫進退維谷已與之面議今且將郡事暫

付權官却相隨至前路如江淮清晏則可以少留或
江面告警則速還本任雖已具聞奏萬一施行稍緩
則實主皆費區處再此更議欲且一面擊之與俱更
乞鈞慮速從所乞施行或旬月使還亦無不可李虎
王鑑乃朝廷所倚重上流亦望其來乃逗遛不行
乃知此曹假借太過名位稍高便有驕蹇已明諭實
罰詰責之更乞朝廷嚴切催督別帥老成穩練今
早已錄白近書繳奏黃制帥未有到鄂消息安鄂路
已通而襄陽未有一字不知朝廷亦得近章常帝
進板橋僑盜偽太子之死比得何總領畫昇無之此
必有一人在境內撰造此等報狀以惑我師

左丞相

去夏妾有奏陳此虜和亦來不和亦來蓋其事故如
余人之始取盡金帛子女指呼將相必至盡空國中
而終於不能免始亦臆度多詞今身復自擊則既有
其兆矣而况表裏相應意在肘腋只如齊安今已坐
視四郊之塗炭不敢出一人一騎乃縱鞭使之往來
替交密約人情恟恟今漢東張龜壽妻楊孟潔送為
應和以假子質于賊賊以此子示于眾於其真素未
聞皆為動搖孟張二人始以和效賊今反為賊所欺
而崔文舉遂至舉息城空軍民以拜鞭虜然則非和
也乃叛矣度自此諸人必皆望風投拜長驅至黃黃

既以和為信漢之東淮之西俱無復與守則此一路
通行無礙鞭必長驅而來東南上流為所掩襲底無
措足之地而國危矣至是則人孰不歸怨于主議之
地以大丞相忠賢日月人孰不亮其心然不虞禍之
必至此則將何以自解今姑錄盧光等處報狀以呈
更乞速入鈞慮却以下教俾得遵守

左丞相

所當經理之事頭緒正多今隨筆具稟如右
光息聞事必有公由至朝廷今以尤帥書錄呈主
守書尤激烈可喜也乃者得學生近思書備言丞相
訓諭丁寧敢不奉以周旋第恐不識事體者奉行過
當轉失初意又慮萬有一如余人之始竭力以雁之
而卒不能免此當深入鈞慮也

均房光化襄陽關守已劄趙大使選官奏辭一向任
責稽置却俟奏申之上如其所請庶不失時也
制閩當移真江陵而襄陽以安撫都統司實多此趙
彥仁未移司以前舊規也其去秋十事之奏此居其
一今從別紙摘錄申呈此不可緩或者又云一趙制
荆而一趙帥襄一尤制廬而一尤守黃一具制揚而
一吳守潤此亦一說也陳何黃三人則可以毋動不
知鈞意以為如何謹以所聞拜稟不敢固必
新復之郡日削削甚則人心益搖及今速為收斂則

尚可以專意內治免於空內事外欲乞速留鈞慮
按此意于邊師

春耕失時此關繫不小已不住督諸將勸廣出其不
意而淮右未有寧日也民不得復業尤費虛糜
在流草已充斥將又有盜賊之憂當招強壯而無其
當恤老孤而無米

蜀中制總當豫為儲代比得鄉評請趙丁皆穉疾不
脈事始亦疑趙以丁有暫行制司事之命丁以陳隆
之有暫權制置副使之舉開制司未下仙原故各引嫌
遠偏又疑此何嫌之有 朝廷之於丁有云候趙某

回司日依舊而制司一時便宜事已即收回二公奚
為至於堅卧不起也此得故舊書則云因潼川制置
副使之除使謂決不更增一制使必是始為此除到
蜀則別有改命以為趙或丁之代蓋潼川創一制使

事體稍新亦怪外聞猜疑不得潼川安撫使置司于
瀘州若欲移安撫司于潼則如明降指揮移司而瀘
州仍用淳熙以前規摹及置公邊安撫或止是瀘叙
長寧安撫或不欲更易則潼川只須仍舊為郡守如
故此亦不可緩

左丞相

目前所急者經理殘破諸郡如夷陵守汪元顯不知
何人方有奏事之命疑是 朝廷委曲周旋不使之

夾杏若奏事而後來則五六月後方到任恐緩不及
事措置失時已具公申矣德安守已多端詰問從別

宋中參謀得一人曰劉顯德嘗守鄧州於安之地利
人情極熟亦有事力可以為防守賊至有以待之行
府已一面令星馳前去續具辟牘以聞何總卿忽移
疾在告未曉其意已移善勉之或云嘗與王夏符今

趙大使方來究詰張帥元簡誅陳馬奴事懼措及耳
未知果否若是間則開心見誠以待之無他慮也
陽當及時修復已趣襄陽出師而令別參謀調遣
此漢川人馬以會合迎過其園勸逐列丈已從京或

正除湖漕兼鄂亦一說也前嘗與胡梲守鄂事蓋得
諸僉論鄂當用武人如大洪山張順之類謂胡梲不
得鄂人之心而荆門之人却甚望之若移之守荆門
而朱荆門為湖北倉以准其守城之功亦是一說林
翁久病廢事故耳凡此不敢具公申併乞鈞慈詳酌
其可而行

左丞相

得鄂濱向總卿別參謀書最要聞已移治荆門事勢大
異已具奏聞外其雖結局既辦尚宜區區歎欲以別
參謀為京湖制副江海假以襄陽今急往世置書萬
一襄城為賊所據則關係不少也然皆未敢輒行趙
帥同李虎王福諸軍必來以陵為後圖本當劾趙帥

敗事今未欲便上且劄令再自校屬將士以功贖過
餘更俟探報的實及總有稟

別參謀

某存領三帖備知襄事之詳非然諫與何總辦隨宜
區處則此一方之民何所倚劉虜留之甚是昨日行
府亦已劄下前降指揮更不施行正與二丈之意暗
合趙勝劉顯德張龜壽等悉如來諭施行昨晚奏牘
已上隨州已助十萬鄂亦當助五萬荆門五萬並於
薛督幹錢內支自總所或制司措置發去行府無人
可遣也

左丞相

襄事竟至此趙帥雖能斬豎以謝一城之民躬冒矢
石率先將士以殲賊衆然棄城之莫於督府不空無
一辭已徑上劄章若施行之輕重則更自朝廷處
分惟是其控辭與自易之疏却乞丞相力為敷奏或
因此罷免則丞相生全之大造也今日之事尚有天
幸李虎王福本按上游前襄陽聲祿之名無此兩軍
則北軍誰實制之趙勝劉虎尚留鄂諸前數自來鄂
復漢軍之郊無此兩軍則一方之命亦無所托合趙
勝守漢川劉虎守漢口別參謀何總辦告急只得從
浮光輟萬文勝一軍速趨漢陽文勝自尤至鄂自鄂
回尤如李虎諸軍皆道江南此人獨提軍北行後發

先至忠勇可尚回光未久今又自光趨漢陽勞亦甚
矣已劄王光州那錢支攜又與別摘精銳付之又照
便宜指揮為轉一官予一金帶雖自知專輒然勢亦
棘已奏上不容待報也

趙大使

某比得諸處報狀知二十一日之變及領使司公申
益聞其詳幸而穢渠之後盡戮餘黨亦一快也第百
年生聚一夕而燼方費經理行府正結局忽得此報
暫留數日以俟事定連日鄂復漢陽鄂告急江面震
動只得隨宜區處幸意欲乘此時將南北軍分明告
諭析為二處庶幾不相猜疑茲以榜文納呈又作兩
差劄欲委官前去開曉就作措置真而難其人須得此
人素信之人方可諭意始真刺史輩防禦三人不知
便以此委之如何蓋恐尚書方倚之為用此間不欲
徑差若得此兩人肯行則事無不濟更在高明選擇
或試與說定方書填劄子也或徑自書填付之或兩
人中差一人又差一南人偕行或台意別差一兩人
無不可者北軍區處既定則凡北人之無所歸者皆
可以併為一也長在漢北為國家存蔽亦兩利也

別參謀

漢東移治之事督府難於聽從其言萬一民情一動
奔潰四出更不可禦則守臣將士因而棄去必曰此

督府之令也此關係甚不輕有如珂里則是軍民自棄去管吏誅之不能禁非官司實使之蓋民之老弱一動則民亦動民動則軍亦動軍動則官吏誰與為守此亦參謀所當深慮隨宜區處然亦不可出令使民不得般移而為寇所戮如沙市之事也

趙大使

嶺首事體數日間不其的實其雖已為去客正自不能志情伏想執事食息念之不置也昨亦嘗數遣偵探以聞有劉廷美者能率所部占守且曾勸家賊寇發蹤調用之力必有所自若果有此等人詎容不加旌異督府雖用便宜旨揮轉官陞差少慰其心至如扶持區處成始善終則惟執事是望有如龍學世濟愚亦以此等布置當不待贊成其審能集事盡弱垂報徑從使司上之 朝廷庶有以見後圖實効也

游侍郎

督府之建謂之無益則謂道將士應副錢物區處事幾上流諸郡其賴之謂之有益則固無赫赫之功也世衰俗薄任事者多疵毀而全軀保妻子者吹毛求疵令人無復斯世之志只有凍餼以苟全性命之慮無苟全之地耳今秋冬虜必大入而諸邊節閫搖元未定此時正是招軍聚糧勸耕設險之時而無人任責勤事尤可寒心此天實為之也

左丞相

或謂未暇議復襄何可處置不問襄若不守則隨信鄂復荆門皆潰矣鄂距襄二百四十里水陸俱便且那得重兵于鄂見可而進萬一賊據襄之上流知鄂有人必不敢順流而下其次則竟陵當守州據湖而至沙縣臨漢係第二重把截處若欲保固荆襄江面則此二郡當守計廟謨必執講及此

安總領

某自二月五日方抵九江就近應接先黃未及趨荆鄂已被序遷入奏之命命上之數日適襄陽為王昱北軍作亂逐趙大使雖幸有李虎帶准東軍來援襄因得誅叛而趙不可留襄亦焚蕩一空遂退保江陵以此 朝廷又欲留督某凡六拜疏僅得結局旨揮非是辭難善已差吏書之子由來鄂則和戰異議事多窒礙矣某非是主戰者自前如招軍聚糧修城固圍之計何可待和而弛故只得速退以聽廟論區處只願早歸山間以避世紛又不知何處可避也

丁制置

近日失襄之後督府雖能募士復築城而襄為北人所據江陵亦多北人隨趙帥來如夏全黃國弼之類情偽皆未可知比遣別宋才代趙然此一交割甚非易事領事後又未知作何區處難哉難哉史子申已

到九江近地亦遣人往儕盜處而識者滋以為憂今幸江南無北人恐置司鄂渚自此又引北人而南也人情大恟懼深恐激出內變又慮和好成而北來人無置身之地則有侯景之慮此亦事之所必有可為寒心謀報多言虜人今歲來寇只在七月間又必先寇蜀又二太子者分重兵西鄉未知蜀之受任諸賢何以待之久無所聞矣

李大著心傳

此時在內在外皆不可為只有間退為是或難之曰此時雖間何處着員則答之曰譬如一人徒手一人荷檐而碎然遇盜則徒手者不輕於荷檐者乎或曰兩人均於一死則又答曰徒手者必後死大抵自失襄後西而均房光化不可復東而隨信不可守近而襄安為盜所有遠而光黃亦復屢屢荆鄂遂為劇邊矣今雖召趙而以別宋才代之其利害又在乎新故之交而後來憂端則又在乎史子申到後和議欲成未成間也未成固有變患已成則非特一侯景耳

京湖別制置

今和好之說誠非得已其不敢效他人執一偏之說以害成第和好若成則舊管新收之北人得無侯景反側之慮此當先事致思此說也高明以為如何又如史洽以淨光殺降之舊而守鍾離孟景前月念三

日殺北人于信陽而趙帥乃引北人來江陵史帥方遣人至儕盜尋盟而趙淮東乃提兵至宿未宋與北人爭地事雖為有因而自外觀之待韓則和戰異議特降附則疑信兩塗於此之時受任者亦難乎其處史帥既主和而置司鄂渚其勢必引北人南來劉廷美既復樊城而襄陽乃北人據之方築蘆酒以待權皇帝之來則雖守樊而無益凡此皆大監開府之初所當汲汲留意

左相

襄陽捷書今有奏申狀繳至朝廷或恐別大監已自徑達矣襄樊既復則京西北諸郡遂可漸次經理此甘朝廷處置得宜效不勝贊慶然尚有過慮者則劉廷美兄弟能以義行於一方一號召間使能得數萬人此時豈易得者前督府賞功超躡方懼以尊輟貽譴繼聞朝廷又特界廷美訓武遙刺近來二十年間奏報之速處分之明無如此者且手將士軍民踴躍用命也江海亦不易得而置之荆門今銳然趨襄氣象一新妻意欲乞大丞相力與主特專委別帥任責區區蓋江劉諸人與之情實相孚或能始終此段則為益不小也

知安吉州將左史 重珍

唐之謀蜀也先破秦鞏次降諸蕃西番古西蕃在唐文龍徽外異時

虜自諸關入猶經歷關外五州然後可至洋漢河至
 利猶有極險阻今若取道西蕃徑抵文龍竟上則
 綿漢內郡指日受兵而成都已入掌股中矣鄧艾由
 此搆蜀猶是維崖攀木今伐山通道已夕又多造大
 斧所至斫開可容騎卒又創石泉軍一路徑抵綿竹
漢州外縣距成都百餘里七八月後無非掩襲衝突之日若問大鈞
 則茫昧不可測知若論人謀則民屈財殫將庸師少
 定不可支蜀既若此則由金房徑至襄郢荆峽曳屣
 萬順大江而下無不如意於是時也諸路危急急報
 日至而淮西一路獨有使幣往來且猶人之一身有
 背腹心俱潰裂而養一指一臂以望其苟活不待知
 者利害固曉然矣

祥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三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二

書 上建康留守葉侍郎道

某印之鄙人也生長寒鄉幼嘗有志於學網羅經傳
 涉獵書記往往能以誦說詞章悅人耳目嗚然謂如
 是足矣少長而稍聞先生長者之訓知聖賢之學在
 於求仁格物居敬精義以明吾性分之所固有者耳
 則憮然以失懼然以興於是俛焉以求其志不幸而
 貧賤迫之科舉累之而志始撓弱一行作吏則益不
 能以純固矣年二十六來為學官始獲接四方之士
 而取師友焉職分既專始獲肆力於學漸習既久時
 有新得明年為館職始獲盡見中秘書取帝王所以
 繼天立極及聖賢明德止善之要研習體察而又即
 夫河南諸子所以講學次第以推原尋流而後知天
 地間有可愛可求者莫不有之而其生也有年
 乃獨懵不知覺方以弱植淺中藐然於利祿之蹊所
 得亡幾而坊喪自滋日往月流迷不知復則將駸駸
 為小人之歸矣因惟聖人之學十五而志速二十而
 立其今也行年二十有九矣聖人生知安行固未可
 以闕彼萬一而獨不可知所師慕以為求端用力之
 標準乎於是丐歸田以師立名其所若齋擬求一語
 為謝 侍郎方以道學正宗倡明後進幾有以警誨

之俾得以循是而思所以立焉不勝幸甚

上李及政覽論蜀事丁卯二月二十七日

蜀中一變如此罔然莫知所措或又謂真屬未可知至巫陽上下則知逆謀已成僞黃榜四出矣會諸公數十舟俱出關遂相約回舟復東而舟中之人皆思西歸一名潰散不免別募稍火易以小舟後數日始得尾劉總帥諸公皆回荆州狼顧顛踣自憐嘆今峴首之圍幾百日而未解京西諸郡蕩然一空荆門亦以焚掠剽屠無唯類前日士民兆京之蜀公又逃蜀而還京舳艫往返相望前有寇盜之畏後有僭偽之汙張儀然未知所以免今逆賊又直指枹歸駕限將帥嘗為奉行偽令下歸州去蜀王已與大金議和如大金有兵前來本州不得迎敵近又遣祿禱以千人分守瞿唐等處二十三日已交割將守其意惟懼王師之不歸惟懼虜兵之不得忘日夜念此為之憤惋亦嘗靜而思之彼雖擁重兵得地形而所卒者有必不能久者數事其附虜以叛似偽豫而世受國恩身兼將相寵異踰等乃非豫比方且利吾有秋難臣於北狄欺脅君父或又見虜人與曦之偽詔自去年七月曦遣人至彼已鑿下蜀王之印審爾則包藏逆謀又非一日矣懷謀詭思以危宗社生靈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憤一也狼子野心反覆多

詐方時多事且使之暫守西蜀而彼得以併力於淮漢而其無厭之求難塞之請必繼踵而至傳聞見已要求重幣拘籍兵數萬一不厭所欲則馳一介之使廢之移之誅之皆為所制談笑可以得蜀矣二也自古僭叛而能得志者多出於人心厭亂思治之餘一遇憂傑撫定則翕然歸之令祖宗德澤在人朝廷紀綱政令雖間有缺失然上下維持隨即正抹比者皇儲駢慶多祥又可以推見天意之不我違今一旦遽取四蜀而臣之夷之情震憤恨不食其肉必生內變三也英雄舉事必先得人以為助今賢士大夫既各潔身以去諸將率多道沈其未去者止是畏死而貌從紆難以待反止耳所謂屈膝投拜甘受偽命不過暗方亡取者曾大氣不若而何可與共事哉四也曠本驕驕豈真不關將略不識事體不過以父祖故又多些豈委結未嘗有尺寸報効而超躡至此本無過人自古英雄舉事豈有北面拜虜秦表稱臣而用其正朔者此又足以推見其無足畏者五也合是數端曠之必不能長可拱而俟然獨為朝廷憂者虜一滅曠則蜀將淪而為夷虜不遠京西之師則無力可以討蜀此忠臣義士之所以日夜憤泣而搏手無策也為今日計固不可速之以激其變而亦不可緩之以餓民望須是因人心之憤激方新見聞未

孰及執圖之則必有倒戈以爲內應者又須重爲之賞以購之則必有能轉禍爲福者伏計廟筭已有處分僭越皇恐

上韓太師 仇寄 論逆曦事

某聞有逆曦之變始而駭中而疑終而信其駭也事出意表固然以失蓋亦人心之所同其疑則以謂曦本乳臭子特以父祖故未嘗有橫草尺寸功而位極武階身兼將相今又以西垂被兵俾之蓋護諸將主上之所禮貌大臣之所制屬又授戎昭任之不疑寵異若此而不以此時報 國顧明之心則非人類也其信也又謂曦之輕蔑王室包藏禍心本非一日有識之士類能言之乃敢上誤廟筭張空北征而蓄縮自守乘時爲難自通醜虜以欺爾君父其狀蓋自去秋以來則又近於可信於是踉蹌返棹自巫山近境亟回江陸規知反狀甚悉不覺浩然殞涕恨不身先士卒膏劔刃之草俾此狂逆也而襄安之圍未退又進迫荆門目前殺遽如此則似未容虛此以應彼爲宣司計只得量緩急而爲之應且速營襄安之援其如討叛則旋爲布置以俟 朝廷處分度二郡之圍解則正與兵討叛之機也今二圍既解而朝廷處分猶未聞有赫然振厲可以大慰人心者其說不過曰事當軍運欲速則激事當周密張皇則駭衆

區區愚瞽竊不諳然常人之情驟變則憤激久之則因循况曦之不法本起於易我環六十州豈無捐軀徇國者而包羞含垢遲遲至今未有能即事於曦以報 天子者則亦未必非疑我之力方弊於此事而未暇拯已也故且苟延歲月以需王師耳然聞之道路則曦之爲謀日深又非曩比分遣偏裨以守州郡之要劇者矣漸易諸將之不附已者矣增置百司士之受僞命者日以多矣輕絲薄賦入之沾小惠者日以廣矣小人無知不識利害因循日久或將安焉則今日討叛之舉可斯須緩乎可以揚心臨之乎下哀痛之詔洗濯弊事以作人心別逆順之理明其爲賊以厲士氣乘肆赦有原脅從之罪而開其自新分遣辯士諭關外諸將以大義而重爲之爵賞俾檄蜀郡乘人心之厭亂而許之以和戎罷兵此等舉措在今日皆當汲汲施置而不可忽其次則莫若乘人心之憤激方新而曦之規模未立揚虛聲於均房之境而亟以重賞誘致祿禧發大軍萬人奪瞿唐循變子而上號召瀘益綿劍諸郡約田氏兵以爲內應自萬出陞自渝合汧流皆可進兵北去奪劍關以扼於喉奪益昌以據金穀大勢既定人知逆順禍福之較然則三都統之兵亦將倒戈以爲我用雖嘗受僞命者亦將自擇利害若是而曦安所逃乎使賊幸而不授

首於我則不過逃而歸虜耳縱在虜亦不足為深憂
曠死而虜為寇我亦固有之患皆可以漸為之圖而
吾已可披四蜀於被髮左袵之幾不免矣若掩匿糧
蓋悠悠歲月養禍而缺民望則祇見其害未睹其利
也吳宣威威望著恩信行人樂為使都統雖非素
望然近以披身汗偽然遠來士譽始歸留之在此
亦可使血脈通貫見已部分諸將結約內應止候朝廷
明降處分如前所陳者昨又見移秦世輔遣王才
此皆甚愜人意去留得宜惟未頒赦令未專責往未
正討賊之名中外顛顛日月以幾太師身佩安危
伏惟力贊 睿斷蚤夾大計以授機會以解西南倒
垂之憂實宗社生靈之幸某生長於蜀粗知蜀人之
心必不俯首下氣以臣於賊其日俛王師之來非若
曩時諸公妄揣虜情以誣大舉之比也惟太師亟圖
制之

上皇宣撫論布估

某昨蒙面詢蜀人賦租之目蜀距天日萬里叫呼不
聞未有過而問者而宣撫待制獨慨然及此六十州
幸甚且如比年以來兩浙丁錢兩淮租稅及東南諸
司州郡凡有申請例家蠲放而蜀中賦欲繁重文為
民病者如折帛之害鹽酒之害皆中興以來軍興一
切之須名號紛紛未易悉數逾八十年而未得弛焉

請先以布估一事明之自天聖四年密學薛田守蜀
就成都重慶府切彭漢州永康軍產麻去敷先支下
力本錢每疋三百文約麻熟後輸官應副陝西河東
京東三路綱布是時布價甚賤因以利民故願請者
眾不請者不強也至熙寧間布直漸長民無請者漕
司始增價至四百數入衮折等第科買然亦止是責
納正色民尚樂輸建炎以來大兵久駐蜀口都漕趙
開始改理估錢以濟用度每疋增至二貫自後累經
臣僚奏減則又就除本錢三百每疋為錢一貫七百
去元買之意愈遠而名愈不正以今日所取之數言
之為布七十二萬八千八百疋有奇價例不等為錢
一百二十七萬七千有奇有衮折數二百文科一疋
者有衮折七十文亦科一疋者科數既久民力益困
年豐穀賤則所收不足必償所輸脫遇凶年饑歲則
十室九空往往流莩轉徙化為盜賊只如成都漢州
地多沃壤去冬亦不免有嘯聚抄掠之擾則其他疏
碛之郡可以推見遂使亂巨賊子得以輕繇薄賦為
固結人心之術愚民無知惟惠之懷甚可畏也及今
蜀亂始平正勞來安輯之機不於此時解絃而更張
之則將安待雖然此特六州之偏受其害者待制
當有意焉則自餘名色之偏為六十州之患者當繼
此以稟伏乞台照

蒼虞永康剛簡

蕭銘所疑無非切問注釋志學從心一段詞義稽密
 非有涵泳自祭之功不能及此但詳味銘之始末所
 謂人之肺聖資養靈鮮莫亦或僅有而吾人之能有志
 於肺聖此資質絕難得來論乃以人皆可為養舜凡
 人與聖人資性本自一般破之但銘辭元只下一資
 字恐未可草草看且資性二字亦不可不別若論性
 之本體則性即理也無有不善夫人皆可以為堯舜
 故孟子有道性善必稱堯舜以實之所以明人之性
 善不以賢且知有餘愚不肖為不足今止言資則別
 有詭資字雖於經無明證然以字義言之謂之資質
 資稟才資大抵只是氣質之類氣質之性却未免有
 昏明清濁得氣之清明者為聖人或昏或濁者凡人
 為人能於此亟加澄治之功而自此充而為堯舜亦
 無不可然則謂之鮮夷亦不妨否來教又以同人之
 卦同乎人者同此資也取義又別又有比而同之之
 病我材甚良我年孔當捨彼舊轍靡為物降却方說
 三十而立以後事奉命以義知即知命也心非外假
 即識識心通也此以下遂言至於不踰夫孰禦者則
 彼其詞意於志學節次亦甚分明但說到立字不甚
 痛快誠有如來教之所謂疏略者至於雖則去然有
 言于茲是二非一必也貫之以我肺聖則猶是二以

身體之從向上着實充去則方是一故曰必也貫之
 若逐段做去乃是非一須是貫得精粗無二特孰與
 不熟有差別耳却不須說以何而貫之曾參之忠端
 木之恕兩說稍似間斷亦嘗如來論所及者面質葉
 文其說乃謂此二語互發作文固多有此體因復舉
 程氏之說所謂維天之命等語問之渠云此忠恕之
 極至處在學者分上要切已體認只是從盡已推已
 中心如心之類推尋將去乃為切近如世間人所謂
 忠於君父忠於友朋及恕心恕法之類大槩同此一
 說忠即體恕即用即所謂大本達道不可拚着也來
 教又於一貫之後將子思達道不遠之語說在下
 不知在高意亦骨分別否蓋曾子之忠恕在聖人分
 上言之程子所謂動以天者是也子思之所謂忠恕
 乃在學者分上言之所謂盡已推己之類是也此處
 亦不可糊塗看過來論又云己者忠也不施所欲於
 人恕也但盡己之謂忠本在盡字上發明忠字今只
 一箇己字便說己者忠也却恐語脉太快意義未
 足更詳思之却以下教從心所欲不踰矩古注元是
 有如字一音舊見先儒多只作平聲讀義味稍深長
 蓋言聖人至此則隨其心之所欲而自不踰矩胡氏
 所謂隨所意欲莫非至理心即體欲即用體即道用
 即義最善詳密今來却增一絲彥作放縱之縱固是

古註亦有此意前輩亦有從此說者但云在他人之心一縱其失如何惟聖則能縱心却不出矩詞義似未榮來論又謂自志學至縱心之序所以示學者使之措其功此說固不差但見諸說中惟朱氏所去聖人生知安行固無積累之漸故其心自能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間必有獨覺其進而不及知者故因其近似以自名欲學者以是為則而自勉非心實自聖而姑為是退託也此一段義諸家稍密併以錄呈

又答虞永康

來教所謂資性之說本之於易之資生繼之以孟氏之性善之論以及於伊洛氣象之說先指大本乃及其次源流固自正當但資之與性字義各別亦須別白令分曉董子所謂有能致之資注云資材質也程子銘李仲通之墓亦曰剛柔雜揉兮美惡不齊聖雖學作兮所貴者資使懷皎厲兮去道遠而前輩論資字只是作如此說難以與性字混而言之若夫所謂資生則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之所取以為始者資字只訓資取資藉之資却是必欲以是解資質之資固亦可以牽合但要求一實字以證此資令一語可盡不費雜說則須當如董子程子之說其非強為築文主張者但見其人之嗜聖資蓋解衷之句與明道聖雖學作所貴者資一語詞意直是相類元非嘗

義似亦可以放過也大抵門下之所論者皆是性之本體故人可以為堯舜及同人于野之說自其同者言之而葉文之文乃言氣質有清濁厚薄之異故謂之鮮夷自其異者言之至意與用字各自不同故不免有如來教之所疑爾已所不欲勿施於人此意便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同理已者思也只說知便有忠在其間若分出一已字作忠字便傷於鑿語意反不渾然如何更詳思之從心只從本字作平聲讀似不費力今仍欲增一絲旁作放縱之縱亦說得去但來教難僕從心之說曰從心所欲則欲出於心人之有欲即從心出不待至七十方從心出此則不然欲雖人之所有然欲有善不善存焉若聖人既以生知之質學力又至至七十時隨其心之所欲為而自不踰則此殆與門下放縱之說自不相遠獨區區之旨欲從陳氏胡氏諸家之說者蓋謂得放縱字少病耳有如來教必欲從放縱之說則大意元自同更無用辯

東孫浦江綱

某伏準使縣關報成肅大祥齋建賢令陪預三日拈香契勛祖宗故事十憂人既解官不惟無職位版綬且併去階候服闋日須從朝廷再給生劄然後繫階受任南渡以來雖號為禮文多闕然知禮者

猶能導守故實錢周材既免喪辭免召命繫朝議大夫街張魏公免喪歸家止看白涼衫客位用幹辦府名出手榜云丞相未有衣冠見客識者是之今禮學不明此等事不復講行士大夫亦多罔聞知况某兄弟新喪未卒各在齊斬雖奉議從政之類皆非所當有詰朝之事君命以常服見兄弟自無衣冠可以趨蓬下陳元付下台緘輒用繳納併略以已見求教

又東

某昨以兄弟各在齊斬於成肅大祥齋筵未有衣冠可以陪預且見縣胥所持告報之緘雖寄居之有喪者亦存舊例尚存階位無異常時方榮榮在及受之不皇不無恟怙因試引先正一二事籍以為求教之目庶相與講求至到非敢矜知術博為無益之辯以溷清聽伏蒙教報縷縷為論議正大啟發為多然細加玩繹則略以差舛於區區寡陋未能釋然蓋先王之禮制以君服同於父母皆斬衰三年至於母后之喪以尊無二上則不可與君比故禮為至斬衰三年王后齊衰不杖期而孔門問答亦謂居君之母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衽爾禮固有降殺也今主上於太母之喪若引先朝故事惟哲廟於宣仁后正合此制元豐末百官為神考服斬衰而元祐末百官止為宣仁齊衰不杖期故范純甫於元

豐末則引經僅議論易日月之非元祐末未見有所奏陳台論謂宣仁之喪范純甫定議由是觀之則太母之喪當及期而除今朝廷行下州縣皆令百官於大祥日服常服皆本之禮經參之故實累經先儒講行寔為至當臣子所當遵稟似未可輕議齊衰之人無由可與今台諭所引曾子問數語乃是君薨事施之於一國耳况在今日似大段有礙不若勿引此事為佳台諭又謂慶元初高后之喪晦翁申明范說高后上凶在慶元三年十一月六日而晦翁去國乃元年月有如台諭所及者乃是為孝廟發耳區區於禮經於故實自某之所未能悉知正望不鄙註以下教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二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三

書

荅名山張監茶伯西

下論續詩選竊惟是書之作當以銓品人物為上而
 語言之工者次之試以來教所謂南士之自言之如
 游定夫楊中立胡仁仲魏元履及朱元晦呂伯恭張
 子韶朱子發諸儒則此以學問名世者也洪忠宣傳
 至樂則以名節名世者也趙元鎮李伯紀劉恭甫諸
 人則又中興宰輔之卓然者也其餘諸公名字則不
 足以進乎此往往不過以其嘗為宰輔或歷顯要故
 名在史冊耳而本非以文章名也今而繁之恐不無
 玉石雜揉之病又來教所謂趙子直立宗卿尤正之
 梁叔子木允之之類雖皆可錄然論其世則太近未
 有家集之類行於世今若徒取其傳聞者而遂刻之
 則萬一得之不真及啓爭辯之端適以為文字之累
 耳台意以為如何此外又有來教之所未及者敢復
 略以所記憶備米取君彥明馬時中申胡邦衡銓
 翟公異汝文李泰發光呂居仁本中陳去非與義胡
 康侯安國明仲寅徐師川俯韓子蒼駒曾吉甫幾天
 游開張子功彥李漢老淵范元長仲向伯恭子諱李
 愿中侗劉彥昭子輩汪聖錫履蘇養直陸子靜
 九淵子燾九齡若此等類遺遠尚多今隨筆寫呈不

復倫次亦宜一一搜尋以世之先後人品之高下次
 第之乃可無憾切乞勿罪愆越姑江西詩派二十家
 內似亦可更取其顯然者以足之如何又未知今詩
 選斷自中興以來不若中興以前則名輩尤多也勿
 勿且止此可否更在財度

代南叔兄上曹參政士黃

古今未有標立一說以為其治名而能久焉無敵者
 蓋天下之理生於有所矯矯則偏偏則弊故名之立
 弊之伏也 國家表五代之亂寓縣紛列表藩臣恣
 睢 太祖圖惟治要率籲羣獻崇李筠支而禍亂銷
 省刑薄賦而民力裕舉廉黜貪而吏治核信賞必罰
 而兵政舉隨事綜理曷嘗揭揭然標一說以立國是
 而使天下公為是說之從 太宗適冠前緒卒其後
 功 真宗享自有太平粉飾治具 仁宗益加濬養無
 所紛更 英廟雖有國日淺而特守不變百年之閒
 朝廷清明六服綏乂戎狄輟道日嘉暢茂升平之文
 蓋漢唐以來所未見者自 熙豐大臣始以私意誤
 國以 祖宗神明博太休養生息之政為不足以快
 其意也乃始創為出治之名以疎動羣聽頌之有司
 者曰新法頌之學官者曰新義上之人既又為一說
 以風示天下新進用事之人又相與而朋翼之卒不
 可破由此者進異此者黜行之未幾眾論譁然

元祐力鑿其弊而更化之名立不欲已甚而謂學之名立
紹聖親政而紹述之名立自豐亨豫大之名立也而財用日耗自享上之名立也而華石病民中興之初憤國勢之方夷痛皇輿之未返上下振厲激

灑以復讎為事而權臣鬪見饑饉乃始標為和戎之名以操持國柄士大夫靡然從之隨黨索讎憤感納悔卒之國勢積弱士氣剝喪以生戎心孝皇初政銳意治功而恢復之名立士之求合者又皆大言無實迎來時好悠悠歲月莫有成效而其勢不得不

出於責實責實之名立士復以趨事赴功為能也有不習於為之者焉而道學之名立士皆惟學之趨蓋乎智者之所弗樂也而立為偽學之名以排善類善類以次擯棄又慮其太甚也而皇極之名立皇極之弊至於混淆也而振作之名立振作之弊至於兵連禍結也而更化之名立更化之上下恬然今又以小

康之名為治矣名相紹於無窮而弊亦隨之人心之趨於競國論之撓於變而君臣之間日以補偏揅弊為事職此之由也仰惟相公以時儒宗早敷政路方權姦擅朝以排擊善類為事士鮮不趨和承意者而相公披然自立於流俗之表曾不得以殿蹕及兵端

欲萌士之趨和承意者蓋不減於學藝之日而相公復浩然勇退於東岱之衝曾不得以繫維於以見相

公識濟之遠無所備倚有非今之從政者所能幾及天之欲平治天下使其久安無變而不為一憤一起之勢也捨相公奚以哉草茅寒生且有窺度如此惟高明寔可否之

上曾樞密從龍

某與執事別十有三年矣執事才濟機識蚤晤夙成自冠倫魁迨居解府竟自抑畏無有祗悔越守偏郡貧吏之怙勢者押之凶卒之亂法者像之蔚士風聲雖老姦宿猾莫不股慄焉暨還朝列隨事財正無所撓屈海內人士於是咸屬心焉亡何西掖北門南宮東省清資顯序涉歷殆遍而天下望之為丞疑該輔矣會有皇輿皇儲之異隆詔求士又曰朝有闕政非執事誰其言之也朝有讜言非執事誰其主之也執事之在外少更當看詳之寄不惟喋無一語而是非乖刺忠佞倒植前日之屬心者皆由是而惑不知所云然猶曰位有所制耳南渡以來垂踐政府惟張忠獻公人鮮異詞執事年踰四十即贊有出而士猶以望張忠獻者望焉則以考諸始進秉詔不狃故新然信之不疑况比年以來天生沈嘿柔佞之徒布在世間相師成風為士者苟見朝廷登用稍可信也則執事者交慶幸其有以康時否而濟人窮也往往相謂曰我知曾公也是嘗守上饒而能載貪儂暴者也

是嘗居朝列而能無所撓角者也明日有忠言刺上者有正色率下者必曾公也有深識遠慮消墨未形者有洪量廣度為善類宗主者必曾公也於他人亡所幾焉而曠歲綿襪且不惟亡以喻人也以公時事二三年前殆有旦異而晡不同者矣問之事權統體益皆難言而邪徑滋多正人踈遠恐諛相習集如之節俗日以壞外焉疆場之事則汎無所主非遣使則秦幣也非殺降附則戮流亡也養癰護疾於腹脇手足之間今日潰裂矣四出矣猶不能引義盡分與天子宰相爭是非廷臣之稍以割切自見者既以次補外而法從之臣僅為儲老養安之地前日之所以屬心于執事者至是而感澁甚然或者尚有言于翁曰宥府掌戎政於時事之得失固不得而盡知也且裕陵嘗諭司馬公曰樞密本兵之地各有職分不當更引他事為辭公亦曰公未受副樞恩命則猶是待從之臣也於朝廷闕失無不可言然則樞臣之職固有所拘而不得如待從之皆可言今願以是責曾公無乃未識事體歟曰不然裕陵固拒之詞也司馬公辭遜之語也迨其終不可辭也胡為今日拜疏乞罷條例司常平使明日拜疏直曰正獻公直三舍人攻呂惠卿攻李元定非必皆有職分也或又曰官以樞密多有嘉語嘉猷則內告而外順焉其事秘世惡

得而聞曰人有以告而出不以語人皆大臣之所當然審其有告也則衆正以彙進矣庸才以過出矣恐諛集詭之風亦庶乎有損矣豈不遠矣而賂辭矣疆事庶其有備矣流亡降附者不一於僂矣垂亡之虜莫余敢侮矣而批政議出憂端蟄起如行蕩之靡所臻也舟流之不知角也豈嘗有是而吾君未有有耶吾相抑之而不能以自靖邪既不見疑於君又不見忌於相則是未嘗有是也然則蓋去諸曰抑未可知也陽亢宗擊裴延齡於七年之遠而韓退之乃責於五年之時范希文爭郭后事於九閱月之餘而歐陽永叔乃責之於旬月之後鄒志立論劉氏事於其歲之久而田承君乃期之於拜官之初是皆不知其心而為是早計以勝三言於友也曰不然彼不過第直耳當世之士期之已若此矧已在貴寵之位天子改容而體貌之矣而尚曰有待五年哉今以范軀之時考之則過矣以陽子之時則未也然昔人於陽子則蓋非所取且歐陽公之言曰德宗精兵進任小人此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邪幸而遇裴延齡事一諫以塞其責回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以去也此最為古今確論今曾公之官不為小矣曾公之時不為泰矣曾公之居位不為近矣而裴回顧慮未欲有所建明雖至愚極陋者皆所未諭於斯也

曰今舉世皆是也而何獨以咎曾公白戚之則涕泣
 而道之疏之則談笑而直之子謂我於公戚乎疏乎
 彼貪得而忘忌憚者吾不責也公非是班也以鼎盛
 之春秋處素定之榮進無慕其富貴也名聲赫於治
 郡風采聳於立朝又非無所見於義理也道合則行
 否則奉身而退公非有所其難也或又曰子之責曾
 公是也雖然大厦之傾非一木之枝今事勢若此一
 曾公獨如衆人何曰不然也蔡京之凶狠今安能與
 擬宣和之季李祐勸京以收歛敵事張璠勸京以收
 拾人才彼不過一即官一館客耳猶能一語而合況
 執政之於宰相乎蔡京以二子之言急有所改作固
 已無及於亂今可不為之寒心矣乎其既與之反覆
 辯數又謂是說也不當有隱乎執事故詩書之以告
 惟執事審思而亟圖之不然則進退固可於斯時決
 也詩曰云不可使得罪于夫子亦云何使然及朋友
 又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畏我友朋執事
 其志之哉

上史丞相 爾遠

某曩者為郎兵部竊見白身忠義人一項在邊疆捍
 禦不為無功於朝廷爵賞亦非有吝而上功已久
 實冀未加雖給忙補授名目官撫司雖批跋付身進
 轉運司注後差遣及轉運司注擬申上則朝廷批

狀下部勘當部中乃以未有指揮放行不過依違其
 說申請朝廷指揮且如嘉定十二年春虜犯興元
 金牛大安四川制置司招集忠義人許以重賞制置
 董侍郎編作公劄令所在州郡勸請土豪上戶糾合
 丁夫先補官資許以便官書填告命續申朝廷
 優與差遣於是有意豪蕩遂以應募者卒收於虜之
 功而至今俱未與放行注投管推尋其故蓋緣本部
 止是承受嘉定五年六年節次指揮放行開禧二年
 以後忠義立功而嘉定五年以後忠義人即未嘗承
 準指揮放行故兵部無可勘當又不敢指定回申只
 得備坐元行申取朝廷指揮朝廷又以人數猥
 繁一開其端必有濫賞之弊故不容遽有施行某竊
 惟御前大軍雖為數不少然虛籍未經核實老弱
 未盡揀汰設有風塵之警恐未免資怨義人以為用
 况所在諸軍間有逃潰慮其間同類相煽則往往發
 忠義人追捕亦是藉其聲勢互相彈壓若肯堅執
 前降指揮無以變通將恐有功不賞緩急無以使人
 嘗讀漢制謂行疑賞所以申信夫賞而有疑且欲行
 之蓋謂有國有家無信不立况曾經帥聞核實批跋
 轉運司注投保申未必皆是可疑妄意欲乞朝廷
 速戒彼司檢會兵部元申早議勘劄施行
 又契勘得信陽襄陽軍有鄂縵軍立功晉州若

山鎮有黎雅州牌手立功此皆累年未與放行
緣是創立軍額未有比附推賞體例若一槩遊
部勘富有司必是拘例回申須自一朝廷特與
從宜區處或且比附陝西義勇十資法略與循
轉亦足以稍示優勸併乞鈞照

巧祠上史丞相 彌遠 閏八月十六日

某比者偶嬰未疢寢久未瘳始謂疢瘡之常不難蠲
損已而藥石無効證狀有加晝夜焚焚連聲嘔逆氣
血銷鑠形神索然自揣餘生未知收濟乃前月二十
八日大丞相即省中受謁某猶得強陪賓復之後羸
瘠之狀已自略見迨旦日再欲扶掖而前則已不容
自力矣嘗托侍郎控懇曲荷鈞慈軫教以治療之
法感入肺腑繼以 大行皇帝垂慈指羣臣扶疾入聽
遺制雨冷衝冒加以哭泣幾仆迷謁告將理又蒙優
假使得臥家今百藥交攻羣醫並售而頑然沉痾辛
苦難任慨念其本起寒湯幸以軟筆近六符之光而
疾病侵陵精力彫耗如不蚤自引退補盈挺災則顯
濟在前上孤特達之知下負宿昔之志闔門百指狼
狽貼危是以冒昧引戕歸誠造命仰冀俯垂樹樹察
其非無繼德之實而抱疾已深憐其非無報國之心
而遇災可懼俯從所請姑畀祠官使其得辭避寵榮
消寒殃答保全餘自歸返故鄉是大丞相再造之也

詞情俱迫不避唐突之謹分當揭罪

再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閏月二十一日

某前日自力控祠出於冒昧大丞相海涵地負始道
謹何特為敷陳未賜允自應退聽造命而危厲所
迫日就衰槁懼鳴號少緩將有先大馬填溝壑之憂
敢據丹忱上冀矜念某起身寒門少所養苦是以病
出意外不諳藥石之宜始初作寒驟投劑劑丹砂雜
附錯雜並進務欲驅除宿冷而變證作執極天下冰
寒之藥無不備嘗生屢斃甲不足以滌骨髓之煩三
黃二胡不足以解表裏之燥如復喘嗽上逆腥涎穢
沫晝夜數盃四旬不得就枕羣醫無所用力每一熱
至則諸證交作氣息悶耗不蘇自抱病以來一食不
能以一合肌肉消盡骨立可駭深念孤邊之蹤向者
一去脩門垂二十年分絕榮望忽叨收召再忝朝蹟
兩歲之間五叨遷擢誠願畢精竭力圖報萬分顧病
勢日侵類鑿難制願大丞相動心輿念曲為開陳賜
以骸骨使歸故鄉若幸保餘生則尚圖報之日或即
沒于地亦無忘結草之報也迫切之情無由面懇伸
箋引領竄目俱銷

巧祠上史丞相 彌遠 乙酉

某迺者不避謹何再控祝釐之請既請之二日而鈞
翰下報諭以勿復再上德盛而詞諫身貴而禮恭願

惟何人蒙此隆遇所當俯伏退聽生成而恭被鈞誨之時再上之劄已達于走書吏矣敢冀鈞慈寬其勞命之謹容其不移之恩以全其易足之分速賜化筆康之祠官俾得早扶病軀生返田舍則是大丞相再造之也引頌俟命以刻為歲

再上史丞相 彌遠

某不諸土風謬信醫藥客邪不解疾證交攻再乞歸田未蒙從欲管蒙面諭不必重陳再領誨罔末須再上以大丞相丁寧告曉委曲存全盡敢請詞以千方命而自謀甚審欲已不能重念受知最先同列矧服華蟻陞列屬汗青人謂龍榮已獨辭避非有甚不得已豈肯屢為卻圖敢述至情具詳公牘終祈鈞造深鑒曲衷仍矜頻瀆之愚勿憚敷陳之數使其少休精力以絕病源則生全之恩隨越圖報

四乞祠上史丞相 彌遠

某冒犯謫何憊陳懇懇於人微無取夫假其隆荷大丞相特達之知殆更二紀蒙大丞相眷留之命已至再三屢足非常之遇心非木石寧不知感今得時得位少遂壯行之志而薄命所牽餘缺未全十一日被命詣天竺祈禱出城上馬直抵山間風雨所乘冷入會曠夙有爐熱遂成擊擗寒熱交戰頭昏眩困憊無聊昨殿講初開偶當侍立橋生來遇執大於茲顧

已不能勉強扶持以趨講說之下陳迫不得已冒昧乞告至于今日寒熱未解已具公牘控告朝廷乞畀祠廩復扶憊躬自布此申述其私如蒙鈞慈特賜矜體念其荷知二紀被誨再三非有甚不得已盡肯自棄于造化特為敷奏檢會要當量賜施行庶幾保全微軀歸伏田里苟未墮越尚圖報稱

除工部侍郎上史丞相 彌遠 九月二十五日

某猥以孱庸久汙化治每念君恩未報衰疾交攻請告請祠誠非得已今陳情四五 天聽邀焉獲被俟誅無復生意忽叨誤東躡貳父卿孤愆之蹤眾毀所集分絕榮進而寵靈驟及震恐靡寧使非大丞相特垂矜軀倍賜獎植寧以有此心非木石感極涕零獨念士之行已惟於進退辭受最當致謹今請祠請告亦既累月若饗榮榮言寵不知引退則不惟病軀未易支持而內愧初心外憊物議此而無取宅亦奚觀伏惟大丞相盡人之情愛人以德必不使其周章措愕以貿於去就之分重為知人之累也某已具公牘控告 朝廷如蒙鈞慈特為敷奏回天之功檢會要當量畀之祠廩則始終恩遇實其未殞之年莫非圖報之日也

小貼子

其尚以寒熱交瘧不可以風未聞新命之前嘗申控

朝廷展假三日用是不能即日供職非敢通慢以留君命仰乞矜察

巧祠上史丞相 彌遠

某一介妄庸自去秋得疾以來請祠者七頌瀆公朝干素鈞聽察情致義當奉誅斥而大丞相獨加優容且於人言紛擾之中倍致維持保護之力某之前後展竭厥既無復遺餘而大丞相之始終存全亦幾坐死之骨肉不翅矣尚復說說于頌未已盛不知過而繩以去就之義終不遑安昨嘗一而陳已荷鈞慈不賜嚴拒某仰服洪度研懇禰衷欲嘿則怖慌于心欲言則囁嚅于口傍程顧慮進退失據已冒昧再修公牘控告 朝廷乞行敷奏復手自拜此以聲其危迫之情引領光範不勝皇懼

再上史丞相 彌遠

某區區危迫之懇因遣請吐露無餘繼又僭修尺紙以伸歸依之悃潭府深嚴未知有無登報而某寸誠耿耿食息靡寧昨夜忽被省內仍頒不允之命方聖明御揆優艾盈庭雖無自參何闕於漢而眷留之命已至五六屏營跼踖無地自求當挈持病軀馳勉就列而再三顧慮今保全覆護惟吾君吾相足賴然內而臺諫傳聞不一雖有無不可臆料恐萬一有之則必費 朝廷區處外而制閫猜疑已深既移怒於

其兄弟則在原之義坐視弗恤亦不遑安於其孤微之蹤久近遲速終於一去然與其去之於眾毀父母之後則不若聽之於眾旬屢請之餘仰恃大丞相知憐之素用敢不擇輕重盡布腹心更惟鈞慈特賜財擇某已再具公牘申控 朝廷外復手自拜此以聲其私

辭靖州洪守 俾月給

某伏蒙鈞棹羈旅錫之月餽盛意攸厚卻為不恭顧以戰餘束躬待放致館授榮已踰常比若又秩以告存之禮偃然當之既非辭受之義必資讓慮之若謂周亦可受則故累未至實從鮮少杜門疏食粗無困之此正韓文公辭孔大夫潮陽月給所謂承命苟貪則非循省之道敢援是以歸諸受癘一府伏惟高明盡人之情必有以矜其不得已而賜之諾焉不然則躬造宇下必得請乃退併乞照亮

答滕景重 慶厚

處厚伏觀聖性堂記云云先生首破空言之疑而證之以書畫之以易魯之於中庸此非特清湘之幸也然而先天之學東南鮮得而於體用之說有所未白至示教某蒙示問記中所疑極荷不外大抵性善之義具於易而人忽之不察耳周元公於通書思發其端字

於先天後天之說又所以發明事心踐形之義而人亦未盡知也先天之易乾兌離震在左巽坎艮坤居右蓋乾南坤北以定上下離東坎西以列左右此天地陰陽之定位而人物之生必得是理必秉是氣是所謂性之體也至於文王八卦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乃以坎離居南北之正所以位天地而命萬物者莫不本諸此而坎之二爻則自乾來離之二爻則自坤來故記所謂坤之正位變乾為離乾之正位變坤為坎者是也坤道之光而為離故離火外明以明來自外也元是坤之本體故曰首乾元之精而為坎故坎水內明以明根乎中也元是乾之本體故曰有孚維心亨乃以剛中也大抵陽居尊而陰居卑陰為虛而陽為實此性之定體即乾南坤北云云是也陽以剛實居中而陰以文明發諸外此不暗不聞之極功所以為性之用即離南坎北是也愚見若此景重更與同志平章之

答蔣得之山

河圖洛書之數古無明文漢儒以後始謂羲卦本之圖書本之書本朝諸儒始有九為圖十為書九為書十為圖之說二者並行莫之能正至朱文公始以九圖十書為劉長民託之陳圖南辭而闕之而引邵子為證然邵子不過曰圓者河洛之數方者蓍畫之

文第言圓方不言九十僕嘗長慮履易子晉陳水司馬子已言之已悉今不復重陳今得之斷然謂河圖則先天圖也洛書則五行生成數也戴九履一圖不過太一下行九宮數耳此不為無見蓋九宮數見之乾鑿度見之張華子傳自是太一圖而劉長民取為河圖誠有可疑先天圖卦爻方位頗密亭當乃天地自然之數此必為古書無疑乃僅見於魏伯陽參同陳圖南文象卦數猶未其若白至邵子而後大明今得之定為河圖雖未有明證而僕亦心善之僕嘗觀魏伯陽參同所載月法乾坤坎離震巽艮兌二位相對即非所謂先天圖也又云土王四季羅絡始終青赤白黑各居一方皆稟中宮戊己之功又云太一乃君移居中州則又似九宮圖矣又云長子繼父體因母立北基又云上弦兌數八下弦亦如之則不惟九宮圖亦是後天圖也伯陽所取蓋非一圖故其後又云上察河圖文下察地形流中稽於人情參同考三才則參同者雖云參合三才而其意若取河圖數為天書又嘗以河五行數為地後天卦為人雖不明言而一書之中八卦與甲乙兼舉錯用雖然參同之末云須行步斗宿六甲以日辰則道家步斗法也九還七反八歸六居則論道家還丹法也步斗與還丹則亦太一下行九宮法也乃知古來不特九一圖與生成數

元有之雖夫圖亦有之終不知邵子以前何爲更無人明辯是致有許紛紛耳大抵三圖二法起數雖異其論則一故朱子謂安知圖不爲善畫不爲圖此又得之所當知也惜不及與得之面訂其詳姑此奉報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三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四

書
答林知錄 癩過

某居靖二年士風民俗久益相宜城東築室數椽爲聚友讀書計士人雖聞見稍陋然無利祿之誘故質實近本無紛華之說故寡欲易足又得舊友偕行相與切磋究圖自謂庶幾不虛是行矣來書縷縷贊飾存勞祇有感激某頃作鶴山書院記謂古今無未定之天蓋吾儕分上只有負學引應何暇怨尤故不敢以詩人夢夢之說爲然今觀來諭則天意果難誰若此又嘆窮理之未盡也息交絕遊之海敢不敬承

答昌化潘知軍子嘔

某恰書山中一考溫尋舊讀粗有絲髮之進自謂不虛此行顧蜀後未清淮氛日甚有如來教所謂湘西水災者特其一端耳每一念之不勝及緯之憂是聞雖甚辟陋猶有潭鄂洪永間朋友近書能言流殍寇賊之害雖暴戾之餘豈暇與聞時事而君臣義重終不得而忽然誨諭諄諄懷人憂世之意謝乎其可掬所以煥休羈窮贊飾愚陋者尤極塵鄭而循涯揆分不足以當此祇有愧荷

答退岡李通判 劄

來諭俾作一賀緘不必求歸此非愛予之至不及此

但向來在外元不作子公書今在罪籍忽爾發戒心
實難之恐滯速亦不在此聞遠謫諸公亦有前迫大
甚者及為所絀此可見無關得喪也

答荆門張僉判

元節

先天廬吟蓋欲追輩邵子此用功非一日某凡三遊
東南行半天下交道亦廣矣如邵易以有能知之者
惟鄉間有張文饒名行成自號觀物先生頗得象數
之詳有通變經世述行翼元元包潛虛觀物七書大
意謂理者太虛之實義數者太虛之定分未形之物
因理而有數因數而有象既形之後因象以推數因
數以推理今不可論理而遺數此等說極精僉判曾
見之否程易明白完粹無智愚守知好之如邵易不
藐之為象數則憚其難知嘗欲為之按明今茲未能
也得生還之後多活幾年黨可以畢此願乎餘詩大
抵精當但銅屏篆體多誤只是鑄工杜撰諸公褒飾
太過向侍坐時精采燁燁今來詩多有衰病之語豈
詩家常詞邪其信然邪

答遂寧李侍郎

真

甚自去春附彭卒拜狀今既年餘不獲嗣記忽被手
教承知卷懷康濟之業講授閩蜀人弟子皆得有
所矜式古所謂父師者非此其是與洪範講義明白
正大使學之者有所據依以求端用力焉私淑之功

茂矣其間所謂由玄妙而至親切由虛無而趨實用
由冲漠而至明察去去區區者未能深曉尚俟他時
面請所以教也來諭問及前書極高明之說此書不
曾有棄不能復省恐只是說此五句上下貫通不可
拆散蓋經傳中着一而字即難截斷如博學而篤志
切問而近思下學而上達温故而知新告諸往而知
來者之類皆是上文與下文相屬前書想只以語脉
之相似為證非是以此五句便是下學上達然而聖
之言語只是一片舌頭此章先言大哉聖人之道繼
之以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又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
焉然後申言尊德性卻要道問學致廣大却要盡精
微云云蓋欲使人事事理會步步踏實只在君臣父
子夫婦日用飲食間作去謂之與下學上達同義亦
未嘗不同也其曰家諱云者不欲盡言此名未可用
而姑託之詞耳要是斷章則義不備也

答任總幹

靖為天下窮處其最陋又在峽郡下而土風不惡民
俗亦淳時和歲豐則物賤如土頗便於羈旅之人况
山深日永自應酬書問之外儘有餘力可以讀書有
吾相處又益有味而妻孥自長沙來後數百指之聚
無少不寧凡此皆異時逐客之所罕有亦可謂幸矣

答長沙李縣丞

元宗

其居夷已兩載餘土風民俗又益宜之山深日永溫
尋舊讀時有新得向來一歲十請正以學未能信欲
及今精力未衰歸求所未至雖不幸而得謹投之荒
裔蠻獠虎豹之與居然而黜陟理亂不通于中州得
以畢誠盡力於所當事却恐當時便得請西歸亦未
必有此工夫耳今自信益篤遲速又近一聽其所之
前日執事之所以發我者善矣反覆惟念終必無益
今來論以釣名樂禍爲今日稽忌之病豈亦有取於
前言之是邪

答曾參政 旋龍

其夙說文也有假道求見之願忽聞移鎮茫不知再晤
之期傾總積應亟馳尺帑控叙萬分敢謂隆謙持垂
損報至又輟遺行理寵貽真翰申叙卷卷春子之誠
既深悚愧重以感服右揆又在告中書之務必且滯
淹况於該輔名流出處去就所關不淺目前攝治常
程文書者寧敢便有可否相公只得爲一方之人更
作數旬留也但聞發屨振耀不惟克紹前規性性以
少府之餘財爲之代償嚴直則有前人所未能者敬
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聖人之言字字履行
未有不明效大驗者特患不能實下工夫而徒假外
飾如鈞誨之古者四先生祠記不謂亦關聽覽至蒙
獎借蓋邇來學者之病誠然不但學者雖朝廷獲儒

錄後大率若此其近又嘗爲黟陽作學記恰寄到墨
本就以求教其意亦與四先生記互相發明也

答劉提幹 千澄

濂谿書院記不謂亦獲關覽不蒙一語之教何邪蒙
非易事不惟立柱打樁費數年工夫偏旁點畫各有
其義非對本所能模擬也如貢幣蒙額以工下從目
從火爲貢既不可曉而第字下不可借中字蓋筆
寫成目下而上者惟蠡賊字耳今試作一字爲以見
偏旁之不可假借雖鍾鼎所篆出入變化未嘗不與
小篆合此難以帛筆盡也葵丘當以孔孟爲棟豈可
舍孔孟從封禪書大抵門下以多援引爲有根抵恐
正是枝葉非根抵也文章惟有識爲難而考究非難
事耳

答贛州聶侍郎 子述

得中都書報二事其一謂洪守繳侍郎所譽書其一
謂至平江僞撰某所答游提幹書本亦繳至當路
既又問洪守繳書事元無之乃侍郎所作書有知之
者以告于相君所厚所厚者風奏吏令傳播郡國以
疑四方之親友然人亦不以爲疑祇益嘆侍郎風誼
之厚而使洪守濫得此名以歿方欲爲之發明而未
皇也平江事則往往有之未必游同年本心大抵君
子贏得作君子小人在了作小人此不可易之論侍

郎之歸志浩然其每侍從咨問之已孰况如臺中有不相容者某亦略聞之籍今誠有繼書之事以成歸志以長美名固亦洪君之見助故有言此者率以是謝之未幾侍郎以垂職要藩得請而去羣疑浸釋然以某深知侍郎之盛心固未必以典藩為樂也嘗欲寓便奏記以候啓君以致異時眷予之謝不惟萬山間無便可託靖與湖南諸郡為鄰得朋舊書往往謂峒寇未盡除因是亦疑莫府多事未暇應酬書問姑徐未遣而行理之閒忽已隨前既知體安志明政平訟理又聞元惡就捕餘寇有不足殄者披味詞深諷然情味之著豈勝慰懌近詩幸教語平韻勝主人心事與山川風物炯其如見臺記偉甚書篆亦稱併用嘆畏是間為郡百二十六年苦無佳山水可寄興亦難得詩題僅有數篇謾錄呈却苦碑版文字相繞三年之間不下數十篇就以近日數篇仰予是正安樂必敬之堂作篆字去然某就有愚見四字名額雖始於明皇紘久古雅故前輩不甚精只裁作敬安堂三字尤更經雅更在高明可否之詩竟字以古無土旁不欲篆隸作楷字去眉壽字去來眉壽字非藥即賢合若用上麋鹿字恐以詭異作古篆三字以呈

答張大監 忠恕張忠獻之孫

李丞所疑書先儒字蒙大監不鄙示問此亦當商略

者古人稱字者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門弟子多謂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支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至漢魏後只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人不為怪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惟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今日胡子仁仲張子敬夫朱子元晦是尊敬之至而前後稱謂不同則左丘明體但邇來久不稱前輩字與稱謂必欲歸一大監從而易之以釋疑惟此自無妨况已刻石亦不必再修換徒為鄭重惟是改去南軒晦菴則軒菴之類似於金石文字上用之稍欠經雅耳蓋前輩只以所居所寓山水為名如伊川橫渠濂溪涑水東坡之類不可勝數亦有自立一名如漫浪聲陽巖頑六一之類此外又有門人私益者而軒菴則自近世蓋軒因軍得名菴字無所出以是為敬殆不可曉愚見又如此不識高明以為何如

答張大監

某伏蒙別幣示以四先生祠記所疑此非精識默體者不能敬謹敬漢仁敬初無輕重之說雖似傷於筆快然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取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傳人多以擊鼓曲拳正坐拱嘿

之類爲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
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精切來教分此
二字其當惟曰知敬而未仁者有之矣未有仁而不
能敬者也下一語寡病上一語似以世之誤爲恭謹
者爲敬若能敬則仁矣敬而未仁則亦未得爲敬也
蓋仁者心之德聚而不散則仁在此矣今若盡棄元
碑重別鐫刻却大鄭重今略注欲改之字在前伏惟
財度

答袁衡州甫

靜壽傑作義味淵末又以規深造自得之趣所存若
此則施諸有政益可想見况絮齋慈湖訓語朝夕左
右所以興衛此心者至矣夫何當遺顧夏諸賢之列相
與共講山囚瀨繁瞻晤亡從祗有恨恨浩氣說剖析
精詳且不易得惟以三勿爲二勿稍似欠闕耳某山
間三閱寒暑於六經名數文義上重下鈍功夫的然
見得古人所志所學歷戰國暴秦以後無傳焉極於
五胡之亂影滅跡絕豈無經生學士隨其才分有所
建立然驚於高遠者惟欲直指徑造以步步而行字
字而講者爲卑近而安於卑近者則又以區區記誦
小小詞章爲學問之極功所謂合外內貫精粗者百
數十季間始有人講尋以發漢唐之所未講又苦於
實未有所見者勦說雷同爲聲利計以爲斯道之病

方欲通古今爲一書使後之有志於王道者猶可以
椎原尋流而學未能信不敢容易下筆也近又有數
篇不得已而爲之者謾錄求教其視高文猶權律之
不相侔也望爲過目以一語可否焉委作靜壽堂書
更增一堂字方爲穩實蓋至五堂字特數十年間事耳
三衢爲舟車之衝而廣微以靜鎮之曾無留難又以
暇日與士友周旋於義理之會乃知清心寡欲何事
不可濟安得百子駿布在天下使萬物吐氣邪東歸
故廬外事一切不復與聞雖足以見深識遠覽無願
乎其外抑不知何者爲外國事濟不民生戚休恐亦
非於我全不相關况東歸之地今爲天下劇乎論語
於不在其位之下聯書思不出其位一語每疑下位
字當是正位居體之位蓋因下語而推廣及此然因
此二語相連後世遂有以分所當爲而疑於出位者
此其差亦在毫釐之間高明以爲如何

答黃子才翰朱文公外孫

陳司理欲得遊高明三字敢不如戒但聖賢不說一
偏語極高明必道中庸惟上蔡在程門中終是外高
上達之意多兼克己樓觀堂堂之名必有一實字在
下如明字下欲著一樓字又欠妥佔今先以青山閣
滄洲閣二扁納呈未知高意以爲如何

答張大監

忠亮

別序申誨仰見虛心切問不倦益虛卑意無它但見南軒初謂五峯五峯首以忠清二事令其反覆究玩書問至數次性反最後五峯答書曰聖門有人吾道甚幸由此遂定師友之分此梁仁伯所云也晦翁初謂李延平只是教它靜坐作居敬功夫由此有得前日仁敬之說蓋據實言之耳大監前日疑得極是雖語言未瑩然得此開發益知文字不可輕易下筆今來教以為不必易聞訓二字只易廣漢新安受學六字甚善甚善

答德慶陳知府 猶陳正獻孫

康雖藩府諒亦荒陋然國無小皆可隨事以行吾志安定更八都尉羌患不息張然明鎮以一廉威化盛行人心之不可以威服也若此况如賢父兄禮義之訓浹洽心耳必有以大慰遠入之心者

答丁大監 黼

臺評則固見之門下忠肝義膽見諸告君之疏發諸送客之詩者霜明玉潔足以廉頑立懦雖欲辭異論之名其可得乎藉今先期得請而去終不免於論以是而歸其榮多矣但論者謂人為包著則亦不自鏡見者邪其汧江而上聞沅辰道峻惟潭邵路稍平遂涉湖之潭會安北望遣子親迎遂以數日間辦婢留家于潭而自與朋友李肩吾及長兒之靖靖既魚居

明季取家以來却令安靖略挈輜重還蜀今居靖者尚有三百指之聚所率風土不惡得免疾恙物價甚賤極便羈旅而書問稀陶寫空絕無又得以畢意於功當事自易詩書三禮語孟重下頓工夫名物度數音訓偏旁字字看過益知義理無窮而歲月易得使非假以暇日將虛此生矣今未敢便有所著且溫舊讀必發新知庶幾遷善寡過不為空言耳士友猶有不相恕者時遣人徵督文字往往人情所不能免亦勉彊酬報今姑錄數篇以作以干指教非敢言文亦以見山中近况或可少寬行役無期度之憂也

答嚴教授 植

事心圖說亦以見精思實體不欲徒事空言然據某愚見既生師席易得被人推許便以講磨須與勝已者交更從諸經字字看過思所以自得不可只從前賢言語上作功夫也

答彭運幹 鉉

墓道當直書今之官制如來諭去夷陵太守非今之官兼寺簿之稱亦不與今當書寺名但不知五寺中孰為所歷之官今作司農大理天府六字以備采擇墓額作真書似欠古雅今作隸敬享當有享字又享祀在廟而墓非祀高之地欲易以慕亭二字者思榜之書室亦當有齋軒館室之類一字兼審思二字不

如徑榜節齋二字如何朱元晦庵曰晦陳師復亦曰復齋如此類甚多

答許介之解元

惠教新作魯齋不勸深所嘆畏弟委以書寫之役則有所未暇山中自課以聖賢之書日有程限諸經義疏重與疏別一遍帝王典則粗見端緒儀禮一書幸而存者以之參攷諸經尤為有功今咀嚼經味已久便覺秦漢以後體格復別况晉魏隋唐文人所作又是一格此甚難言有如來翰所謂崇山筆家已老未衰介之幸自有如許精力今騷騷六十胡不深自收歛以趨於實而多求顯識存引為是無益也試以此謝委諭之辱介之當以是為然涵泳而體習焉其得此也不多於得字矣乎

答范殿撰

子長

又從錄示近詩復闕園林面目恨無從陪侍杖履惟有歆羨竹間之屋既就又有數畝荷華如是足矣若更增拓反為物役高明以為如何三希額謹從別緘通呈大小如式未知可稱台意否是間為况粗適惟歸期渾凍未可知從班中故舊及東南氣類相子者多勉令通一書非敢靳此以為高真見得行止非人所能為山中靜坐教子讀書取諸經三禮自義疏以來重加輯比在我者益覺有味不知世間何樂可以

加此藉令火緩亦姑聽之

答樊致政

某因山二季有半賴習聞師友之訓粗知義利之分行乎家人子女孚于臺隸幼賤上下相安廼陋邦如樂國視况掛冠高蹈脫然百物之表雖未可同日語其為樂夫安王知時順命有以得其所求則一也勉之以再用之後不諂不激雖容進退所以期我愛我者厚矣願瞻四方廣慶靡寧暇議及此哉食菜詩甚佳適居不久此味但苦瘠惡視廣漢新都不能為復耳惟八九錢一外白米八九十一斤猪羊肉他物稱是此則吾蜀所無未能和來韻且錄近作數詩

答江縣尉

錄

真文書信頗為行理累今復以一緘浼為轉達西山讀書記未見之囊在都城曾見條目却與今來諭云古微有不同所謂近聞云云此却未聞之祇恐閉窓多則歸愈緩耳君子于役苟無飢渴則遲速本無足較顧所至水旱盜賊可駭可愕之事日聞于耳殆有震震之憂不知天意果如何也

答遂寧李侍郎

巽巖先生初作五音譜以許叔重部叙為之後在遂寧出視虞仲房仲房乃改用徐莒金韻譜老先生雖勉從之終弗愿也故後序及跋語既去要自別行又

云要須各行大抵始一終亥其形也始東終法其聲也許氏元無反切後人漸加附益至徐鼎昌始以孫愜唐韻音切為定自音切行人以為便於檢閱而不知字之本平偏旁故老先生謂偏旁一切都置則字之有形無聲者豈不愈難檢閱蓋不以韻譜為然也聞韻譜今已不存或使府別為刊元本五音譜賈端修所欲置之學中以廣其傳亦是一事不知巨意以為如何

答吳寺丞

且如諸處來干諸先生祠堂記其自與吳畏齋作記于成都今二十季間所作不下十餘處只如寧遠營道皆濂溪鄉邑皆某作記初聞猶謂古者鄉先生沒而終于社無他疑難後來又作長沙諸處數篇頗疑近世祠堂太汎於管道所記巨致其疑於長沙則遂斷然以為古無此典如長寧諸處又發此義近日長沙來求學記則又斷然謂古者雖先聖先師之祀只是漢儒之說而先聖之廟元不出關里七不經之類乃知古人萃渙之義甚妙不知何為宋張諸先生亦略不以諸儒之祠為疑而所在記文皆謂當然益知讀書窮理功夫無窮此不是奇街博義理所必變所關不容草草耳近作甚佳與游景仁往來書援引甚詳特未見所辯者是近體或古體所失者何韻莫

原簡

已獄其衆則雖有渠首亦獨夫耳况首未必存邪真
大權書亦已見之獄司鞠治全黨亦稱死者可疑縱
萬一果如李懷之事則亦已矣蜀邊之憂則令人危
懼蓋頃者郭興元父子高洋州表兄亦言之王慶長
亦封到蜀閩移文如西邊故舊之報與三岳批諭則
未聞可駭可怖見說朝廷只要曲從其欲與之約和
制相亦不設違不知元和不可和亦無益淮東之事
只坐畏怯以成大變桂帥尚不知監邪

答李侍郎

北園講藝之所能鶴幽閒之濱多得幾年功夫聚友
求志著書淑後此誠天下之至樂而侍郎之夙心也
而人心之不同故往往謂求退者為矯激而嗾進者
為真情執之所趨大抵若此謹其稅之

答陳子敬

唐軒之義不知本諸孟氏廣居之說否若深味廣居
之義則知人以耿然之身成位乎兩間而沈於俗學
屈於物欲其自侍亦太涼矣廣正大居位道古人不
輕下一字尤當玩索高明以為如何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二十四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二十五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答江西提刑葉大卿

乃者獲侍同朝清標鯁論立懦廉頑有如
愚不適時嬰禍觸忌而遭誅一二年則尚
以丙同年正學直道扶持保護之力也粵
從違異五閱荆火大卿整弭芳節典司祥
刑臯戾姓名無由輒汚几御未幾頓守遣
人來則知大卿以憂乞身去矣雖罔極之
哀豈易堪任而四郊多壘腥焰方張匪牧
匪監何恃不恐則斯人之無所馮依以立
亦可閔也嘗欲修書奉慰越在蠻貊不通
於中州無便風可寓願為來教先辱抵以
重其不敏之愧

答湖廣陳總領

某囚山以來坐見再閏五谿天下窮處靖
又五谿之窮逐客又其窮者不惟與與世
絕亦不欲以臯戾姓名聞于達官前歲晴
之官吏以郡計請冒為一言已犯不韙而
誨緘響答不替疇曩固已竊聞君子之所
存絕出流俗嘆味之餘祗以為惕用不敢
嗣貢豈期風誼之懿逾久益隆輒遭行理
申加存勞歲函幣篚所以獎飾愚近與休
羈窮者甚渥豈但小已之榮抑有以重聞

所存矣

答葉子真

來論曩二恨柳惜韓尊蘇慕黃詞嚴而義
 正志立而氣昌有以略闕君子之所存未
 復以無名無跡致懷人憂世之意蓋以驗
 閱理之深惟有嘆畏然而如韓如柳豈惟
 門下疑之先儒固疑之豈惟先儒如其等
 輩何敢輒議古人而亦不敢釋然于此也
 大蘇公之明偉似無復餘憾然而其妄謂
 處倫類之變當以三百篇為正考槃小宛
 之為臣小弁凱風之為子燕燕谷風之為
 婦終風之為母栢舟之為宗臣何人斯之
 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周待人輕約
 優柔肫切怨而不過於怒憂而不敢疏也
 東坡在黃在惠主擔不患不偉患其傷於
 大豪便欠畏威敬怒之意如巫游奇絕所
 欠一死之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廟碑謂
 作書詆佛議君王要觀南海窺衡相方作
 諫書時亦冀諫行而澤下迹隱而各不章
 豈是故為詆訐要為南海之行蓋得世詞
 人多有此意如所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
 之類十有八九若此不知君臣義重家國
 憂深聖賢去魯去齊不若是想者非以一
 去為難也高明以為如何

答澧州徐教授

某因山五年殆與世絕聖賢之書重複溫

尋益竟義理無窮歲月易得獨恨山深路
 險帶行之書無多時寮土人亦無儲書者
 遇有記憶不明之事無從索土人亦無儲書者
 功精專免於博雜某自初來比與同志者
 日讀語孟數章去年方讀易偶曾哀粹周
 程張邵楊游湖二朱二呂諸儒易說成編
 日誦數爻賓主俱竟有得邵氏書惟有鄉
 人觀物先生張文饒行或為之注解者在
 此與諸友講論未容暇納俟令人抄錄一
 本後便寄去康節家自有邵子文所注本
 雖未盡得本旨然亦可觀却無帶行者向
 來見門下乾離同位之說固知留意先天
 之學後又聞家學淵源已非一日今無由
 再晤相與共講第切恨邵氏書有觀物
 篇先天圖漁樵問對學壤詩易學辨惑等
 非一不止皇極經世若某萬一掃蜀則此
 等書亦非難得今偶不帶行但能省記耳

答福建史提舉

某三十年間於一門玉帛金季表裏甥姪
 多所接識亦有以声氣相推許者有以問
 李相切磋者詩書之澤鍾美萃秀令人懷
 允不忘然而正學直道足以表鏡鎮浮如
 太監之挺々特立不為勢遷則尤所願交
 乃僅於朋友游談書人往返畧規典刑一
 二其為忡之懷二可以想見自得臯速屏
 蠻徼之與居分與世絕者五六年于茲矣

况姓名醜惡人所嫌畏故不敢以一字登于諸公責人之門敢謂隆謙值貽存問所以鎮撫其窮困獎師其愚近者無非發於懷人憂世之誠心所謂挺之特立者又於此乎見之而某不足以稱所蒙

答易尚書

某蜀之鄙人誠不自意初識風采於載筆著庭之日再陪雅談于司成賁監之時扶持獎師若不以衆人待之者爵職恩意至于今不忘丙寅之秋八月尚書卷收朝蹟而其偶亦以是月請外便親懷漢嘉印綬以去繇是或召或辭或魔或節裴回蜀道凡十有七年而後出蜀各天一隅絕不聞尚書起居狀丙戌之春道過長沙謂必有再晤之便寓城中數日僅與王貳卿一再相見則知從者以寓鴻上之麓鼓門掃軌絕少入城近二百里以求一見本非難事公家期程亦恐不容太遽緩則如已之失此良遇今猶恨之既來渠陽則事昧又異有問斯答不敢先施故於託契受知之久如尚書亦例成闕疏敢圖陸謙首貽誨問精神氣貌恍如二十五年前從容接待之樂且蒙綴遺五書開微遇近風誼之微復出流俗周禮漢軍制舊固見之端足以補先儒傳記之所未及餘三書則仍見乎此是則流離困厄之久天所以封植善身淑

世之業也是孰為得失哉

答洪郎中咨

曩者幸甚獲侍同朝獎借扶持義鈞骨肉正人去國善類衰氣是時雖荷朝家不欲已甚猶假以事權之貳曲示彌縫而某亦不容獨留矣辭官則當謝祿理所當然同列留行亦無由相閑乃謂既不食周粟又徵幸復留皆指以為罪額天王聖明僅徙南安又徙之靖自二年之夏方抵適所山深地僻始與世絕程叔運忽以去秋手帖至且承別後榮侍庭闈尊履有相多福不勝慰澤蓋先是二年有妄言水災者初亦憂之既又得高瞻叔表兄書極言其詳正學直道天地鬼神實臨之某書院記所謂古今無未定之天者此類是矣某使南安之命便不反汗則豈不為益所怖今與家人子女恬然於黠陟理亂所不及之地顧隴四方及被慶而此裕然則殆亦非人力也

答真侍郎

自程察推及葉勝到滄領誨帖嘗因江件便拜答今江倅憂其子舍里居者奔播無定所專人訪尋其亦為長者慮已拜尺帟既緘封未達而江尉專人以家問至遂又拜近帖之賜備聞邇來尚為里人少駐徒駁事屢輯福不勝慰喜之劇惟是賊執猶

未定受任者措置乖方塗炭者至十二三縣而未已每一念及戚然不能一朝居也又聞從者欲之上饒蓋長沙報來昔人如鄭公為黃巾所拜而不改犯其里今侍郎以德望臨之雖無動亦可然愛身以有待則辟寇亦理之常只願王師蚤捷凶醜翦撲及今猶可布種更少遠幾則秋冬更多事也山間儘安穩讀書日有新功讀易乃向未功夫自囚山以來徧讀諸經早晚畢事然後合程邵諸家易為一書但苦書不備友亦難得耳所委斐筆山房記急以草本拜呈如台意以為可即乞批示却當親書網上又慮此時台抱方擾未暇及此更不詳布

近方看得李氏儀札大半其間儘有好處蓋注疏甚晦得此書方覺易讀也

荅表提舉

少務博覽惟慕言記事之是 末二十時已知收斂近來山深日末終日書案既索聖賢之言益知義理無窮歲月有限苟涉手一毫靠外者非惟不敢亦不暇及矣何當接待以求發蒙數千里相望惟有恨恨耳

荅李遂寧

北墅因是晉魏以來有此墅守此元是今

人所書野字蓋詩中野字皆合韻二虞漢有韻之文至然猶魏晉間方有序音土下又添一土字有如盛圃萬一只改作園或作園字亦以無病

荅表提刑申備

山中讀經粗有新得往之發之於文亦未敢自以為是蓋先聖先師與夫生祠秘祭之類先儒偶未及此今驟言之鮮不疑在而來教諫有取焉於是亦可以自信惟明有內外之說即是先儒曰傳特少有人拈出大略坎陽在中故水為內景離在中故火為外光亦猶周子所謂水陰根陽根陰之意耳

荅廣西趙經略

某已西之秋負罪去官舟歷嘉禾豈不願見長者以求一語之誨風雪交厲蒙頭掩耳所過皆以疾辭是時嘗蒙魏問已竊聞放寬不忍之仁迨涉江淮以後霜威稍戢人意熙然始得與世周旋至渠陽以後則皚然於黜陟理亂之外人間寒暑了不相聞得以靜慮激神事所當事今姪全州與李公父居官日書問往來猶得數聞郎中啓居善狀惟是自循愚分不敢以罪戾姓名仰塵几御敢圖台念特枉行李之問於是滋有以見君子所存

荅林衢州

罪放之。又殆與世絕。矧馳在荆郢。默陟理
亂所不及。飯蔬飲水。若無一可以嬰懷。顧
冠氣未弭。生齒蕩析。拜病切已。寧能愬然
也。當當水道。進幾旬於今。爲天下劇蠹。
茲小偷執類。厥初浸爲大。愬萬一浦城。透
漏內寇。相仍事。執益可慮。微吾年兄。威愛
兼用。綏馭有方。翦夷茲萌。增師武備。江浙
以東。何恃不恐。某於先帝時。曾力陳。郡國
單弱之敝。乞置數重鎮。而承平日久。曾是不
意也。

答表提舉甫

某屏居窮裔。始與世絕。自冬春來。福建江
西湖南盜賊連亘二二千里。朋舊之仕於
彼與彼人之仕於此者。書問往來。則既知
之悉矣。恰又得建寧清倉書。至五月未而
賊勢未戢。益不勝及緯之憂。然幸江淮荆
蜀之帖泰也。今得來教。則江東之民傷於
早暵者。乃爾。顧瞻四方。誰實爲之。誠示公
牘。榜移。肫側至到。分遣行跡之人。皆明使
者。以仁念照臨之其實。及於飢民之腹也。
無疑行刑善勸德之效。至於喬氏管氏諸
家爭先發粟爲里人倡。此豈可以空言竦
動者哉。真使人有恨無百子駿之嘆。鄭趙
王韓朱嚴趙伍諸賢朝夕與處。觀摩履習
之間。所以交儆互發者多矣。某曩時所歷
靡節。必以求友簡僚爲先。務嘗以呂文穆

公夾袋冊韓忠獻甲乙丙丁集呂正獻掌
記曾宣靖雖黃公議司馬公薦士編陳密
學章葉范正獻手記至近世虞志肅公翹
村節錄之類。粹爲一集。板行各達。賢錄亦
使士大夫識得前輩行己用世規摹。須是
推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故不惟資
人輔己以濟一旦之用。性之居德養才流
風所被。薰習演迤。逮乎數世。乃是先竟先
知者。職分當邇爾來。絕少見此。今廣微獨
能得之。又以攝友某非其人也。而敢不知
勉誦隰桑之辭。以毋忘公之德。先正絮齋
訓語。開發尤多。慈湖語則向來曾蒙親筆
篆文於陳宏父處。不待請而持書以見。寄
此意良可感。廣微詞氣雋壯。理致閑贍。若
更加枚斂。則絮齋之平實淵水也。某如觀
諸天府。空鎮大玉。錯然陳前。內揣窮空。畜
縮愧汗。猥蒙下問。輒昧冒以數篇錄呈。亦
有墨本者。併往來數謂向來滿腹。今古畢
竟。是順境中得之。今境界既別。方是真切
得力。誠有味乎其言。然竟坐滿腹爲累。未
能融釋也。高明以爲如何。真景元時相聞
亦欲緊避世。紛不奈鄉國有寇。義無閉戶
之理。史倉書中謂無十日不得書而昭武
新守亦多取謀焉。想亦明知招嫌取忌。有
不容已耳。所示公狀私書。大抵今之從政
者。罕能及之。敬數敬數。

荅薛檢法

誨諭諄々以學之不講為憂視今之士大夫一登吏部選筆研隨掃除如陳履常所云者何可同日道亦有在神筆研者矣亦不過以記覽詞辯講眾取寵為事熟復來教嘆味之餘重以啓發寵教古篆于文前輩用功本未兼舉大抵皆爾某日為兒童即喜小學如九江所刊鍾鼎款識及篆韻某皆有淳熙間善本今乃知為檢法之曾從祖也

荅丁太監

昔人思行役之無期度者不過曰不伎不求何用不減曰君子于役苟無飢渴能善其身能無飢渴斯亦可矣又近未暇計也而其偶免於二者之憂則已望外之幸何敢有他覲邪獨念同時得諸諸賢皆懷誠秉忠有德有才之士顧瞻四方何等氣象無故並畜猶慮不給而知藏瘝在視斯民之塗炭而莫之恤也諸賢豈淹恤之問而將安所終底邪其讀易規摹不過如前所稟向來曾作邵子工夫近亦重別尋驛若端緒整二則自程邵以及其流派可合為一書曾見虞仲亦作得一書已脫稟亦取漢上說附逐爻之末惜未得本也錢白石詩傳曩在城都蒙渠出示草草看得數篇全不能記今欲作序文須是見得大意

方可著語似難臆料

荅池州張通判

六有齋銘與扁額皆作小篆納上勉以讀易補騷滋荷期獎之隆易傳與本義之異同則向來固嘗與輔文漢卿細評之大抵文公所為邵傳義易程演周經者蓋於邵子多有取焉而未嘗顯言之無東南學者亦罕得邵學今正欲途此暇日合程邵之異為一書尚恨窮理未至未欲容易為之也內主敬恭恐恭之義乃是發見在外今欲易作主敬於內未知可否乾之作日乾亦未甚安可欲勿徇可欲則善矣恐於義有礙易作物欲如何摻之有常摻疑當作標蓋是晉魏問辟曹操諱改此字今定作操字惺之此是語錄中如活潑之蒲腔子之類皆用世俗語錄詞用此稍欠經雅兼篆文無此字欲揚作存之又恐犯六有中一存字然六者中此字為要

荅知常德表提刑

明有內外之說前書雖已稟報而詞有未盡致蒙游誨區區之意不過謂乾變坤為坎坎中一陽乃乾之正位則明根手中者也坤索乾為離離中一陰則麗乎乾陽明見乎外者也洪範傳曰水為內明故聽為水火外為光故視屬火而邵氏亦曰天地間有溫泉而無寒火此可以見內外之辨

矣若更以耳目之牀男女之生與一身水火之亦降看之尤為親切

答黃總領 中

曩在朝著時得任揚書前燭科降知逐年以收計支凡虧一千七百萬皆鑿空架虛脫漏過日朝廷方思所以交通文術會遣李鄴打筭則言每歲有增無虧計支外尚多五千萬若使蜀人為之則徇私失權於是李以嘉定十六年改官班見之人而明年以總屬餉既給取官職而幹旋不行於是又朝廷求科降

答寶慶梁教授

邵學自周子改建以來如胡子張子所記皆儒宗也紹熙癸丑徐清伯為教官特為周子作祠堂又得朱文公為記此三子者刻文其上則區之晚學尚安所措詞驟聞命戒雖荷期予之厚誠非敢當

答湖北李運使 請別

昔歲池陽幸蒙臨况自郊勞至贈賄殫極塵厚以誼言宜少遲南以副賢主人待遇之意亦可風厲薄俗宣昭令儀徒以是州非它郡比除民舊吏耳目實繁故称疾速行甚非得已既而之江之黃相待亦不薄獨岳鄂若有畏嫌遠謗之意而後來之升沈進退乃反不與事儼因知吾人遇事唯理之當然心之所安者乃吉祥之所舍如

古人送荊州別臨賀亦事心循理而已禍福所不暇計而福自從之別後數廷邱報竊審貴名日起異數便蕃使節藩符震輝吳會無從寓尺帟之慶自聞將輸湖右貌是荆鄂實依刺史之天亦當以姓名自通顧罪戾之人有問斯酬弗敢先也葉元老來已能道眷存之意元老嘗以末事為請某猶囁嚅不敢對謹為作林運管書區區之心亦可槩見史人來辱五雲貞酒忽墮五谿跼蹙之外君子之所存愈出流俗逾父弗替

答史提舉 中

後二月拜書以謝先辱曾未數月已領五月誨報開導扶掖之意逾父弗替於是可立慳夫厲頑俗豈惟區區小己之私幸云爾得江閩故舊書受任者或養寇或挑寇或奉寇類兩監司之賢以利害之實聞上故遣師來援益以嘆賢者之有益於人之國也蓋如此今來教尚有蒙蔽掩匿之嫌想見前後所言蓋有不能及如雅志者矣此見令甥陳兄和仲論諫剴切又有傳錄到中和堂跋語者李問淵源端有自來若上之人有以容養作成之緩急可以倚仗大抵士大夫幼學壯行亦惟正誼明道他非所計若更以利害言之則安危休戚實與國同若挺特自守者雖無順適之可喜

而夫無反覆難信之憂雷同相隨者雖無
觸忤之可憎而他日見便則奪見利則逝
者未必非此流古今治亂得失大略不過
如此大覽以為如何

荅林大卿

仕止進退各有時義至於時義所不可則
位高而責重使猶得以箱行其志焉責雖
重猶可也而左牽右制徒以虛權受實責
則固不若山林之粗適也又不知今閩建
漳泉間亦有山林之適否

荅潘瓊州于廟

自南安以北湖漢以東豫章以南閩山以
西為賊所據者已二三十縣昔火其居而
殺其人妨耕奪則生者流蕩死者煩冤况
有如魏帥諸人方以輕剽啓禍繼之者縱
其奪取府庫凌暴居民而莫之恤自今諸
事愈費控御後憂未知依留也此皆得之
江西近訊者若此

荅寶慶李知府

紹興府在當時非輔郡亦非藩藩高宗雖
以建炎三年自維揚蹕杭州繼以虜陷杭
四年四月駐越明年改元紹興十月以越
州升紹興府紹興火而杭州虜退然後回
杭以此觀之蓋以車駕所在而升府與隆
興不同嘉定則升府在前改元在後

荅劉司令宰

張朱呂諸先生之亡學者無所依歸該哉
是言詳味公易大抵得於邵子為多舊見
輔漢鄭略知此意嘗以問之餘人亦鮮知
之蓋不讀邵易則茫不知啓蒙本義之所
以作平國以為如何

荅周晦叔惠風

別冊下問莫非聖賢精微之蘊將欲學問
思辯以見之實踐則世間風花雪月人所
當道之語雖勿為可也今世學者病在於
淺近自期而其每以遠且大者告故雖時
有見是者而疑其輕已憚其難行者往
亦有之乾是四德諸卦大亨而利於正此
非伊川臆說也彖辭固已如此左傳以隨
為四德者蓋占筮者釋辭類如此彖固云
大亨貞云云先天之卦繫辭固有之參同
亦有此象自希夷康節始盡發其秘必潛
心玩索之乃乃可得之非信筆脫口數可
言也伊川與濂谿指意元不同濂谿蓋通
字對文耳 道器之問荅朱子語錄已有
之 唐棣之華分章不連上文范氏蘇氏
之說甚當第其時卒無所考 生之謂性
此語元不錯第只就氣質上說與天命之
謂性不同二程以未辯之悉矣於精義集
註可見

荅楊均州 板

示諭比于祠記謹効薄能以承命戒只從

書中作少師爲穩祠額併作篆納去出于
般人也必非均陽人其子孫散處于均則
不可知公安一帶亦有姓比于合二字爲
一者不特均有之儼自有比于廟李太白
集中可見謬作或更有可商略有幸無重
于言

答王邵武

邵字有二一從邑晉邑也後之各地者多
從邑一從召從刀解高也年高德邵之邵
一說訓勉今山中偶無書志可考未知郡
名邵武何義若訓勉則只當從刀或以邑
得名則當從邑今作二字納上以備采擇
召之从刀自不可易今不過參曲其上而
斷其下一畫使不相聯屬望之則不似刀字
且上曲而不斷則刀不可用矣高意以爲
如何

答朱擇善

先天之說湏有人口請面授乃可以入若
从帛上書之恐有未盡擇善試訪尋朱子
發讀易圖易傳及臨邛人張文範行成七
易讀之當自得之或問之賣書人陳思即
可得也大抵伏羲之易乾允離震巽坎艮
坤左邊數往者順右邊知來者逆而文王
易則乾坎艮震巽離坤兌易不系甚分明
或取朱文公啓蒙觀之亦可見其詳矣仁
與誠之別則先看二程說次取朱子語孟

中庸大學熟看又當見之來論又謂此心
當如何用功着力把捉則愈見其爲害所
謂操存者非着力把捉之謂說說著力便
是助長細玩孟子三勿之語參以先儒講
說令書味淡洽而即功躬行日用間隨處
躬驗須是真知得便能篤行之得力則所
知益明此皆前輩說來其實不可易若書
自書人自人說自是說底行自是行底則
全不濟事某少時只喜記問詞章所以無
解后于都城即招二公時之同看朱子諸
書只數月間便覺記覽詞章皆不足以爲
幸於是取六經語孟字字讀過曾次愈竟
開豁前日之記覽詞章者亦未嘗不得
力近數年間山中無事再取諸經禮注
疏重加溫尋又將要緊處編出始知先儒
之說得如此者亦多第漢魏諸儒言語拙
納不能發明亦坐黨同代異不能平心以
定是非耳恨相距稍遠不得與擇善朝夕
共學姑以合讀之書奉白

答吳寺丞

孔廟始於唐高祖非古人祭祀之意甚明
只如文宣之謚亦襲王莽褒成以後之誤
大抵凡後世爲追崇贈禋之類皆是不經
雖始於追王而事有不類意雖厚而禮實
違此等事所當商畧者非一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六

渠陽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答蔡總領

雙墮昇來多儀併侑窮限冷廡為之煨乎以春感當何如蜀餉歲虧千餘萬朝廷降祠牒諸司助羨婚其計已窮舊在朝列時每得揚李諸文書即縷言之廟堂亦搏手無策不知今宿師益久為力視前如何

答楊次房

竊窺詞氣日就平實蓋慮澹而識明者也向看三禮每嘆後鄭於孔李極有致敬之而不敢議近來再三玩釋覺得礙處極多蓋諸經中有一語未達則牽強捏合增成一義此非面莫尺易學則義理象數俱當畜意合程邵而貫之乃為盡善恨難得此力量願相與勉之某之所以舍彼而事此者正以彼不可為力而此或能有分毫之益又非面莫盡

答蘇伯起

某囚山三載土風民俗久益安之靖為郡百二十七年布髮洗足之風未之有改城中不滿四十家氣象蕭條蓋可想見然自非四方友朋書問碑銘之相撓則終日書案極天下之至樂偶有帶行書冊再三尋

繹之外功夫儘多從兩三郡士友家宛轉借得諸經義疏重別編校益嘆從前涉獵疏鹵使無是設亦泯之此生矣城之東得隙地為屋數間亭沼華水略具號鶴山書院距寓館不數十步時時携友往來其間未必知水竹莊之勝然而主人心安樂華竹有和氣則何地而不適其適也

答巴州郭通判

某囚山恰三載溫尋舊讀書味雋末益覺從前涉獵疏鹵今已邁始衰之年方粗見端緒而歲月易得義理無窮深懼因循玩愒以貽無窮之悔晝夜誦迫之不置又懼有欲速助長之病大抵此等事姑以世間習讀善記覽為詞章亦可矣要一字一義不放過則面前何限合理會處且如先生孔樂刑政始變於厲宣也平浸微於春秋浸戒於戰國大壞於秦不能復於漢而盡亡於五胡之亂今僅從殘編中探討於孔毛王鄭伏杜諸儒對注中參求古今之物稱謂各異風氣亦殊漢去古未遠諸儒已足臆度懸料其大者如郊立明堂廟祧尸主田制邦域往往一人之見一時之意遂定為不可易之制其不可忽者音訓聲韻偏旁點畫往往諸儒所未及今驟然理會人亦驚怪不知要作窮理格物功夫無三代以前規摹在曾次只在漢晉諸儒脚迹

下盤旋終不濟事程邵張朱諸公亦皆由
此而充者方叔以爲如何山中日求方欲
專心於所當事而四方之知舊問亦以文
字相撓有不得不應者時一下筆亦欲藉
此與朋友講磨謹櫛數篇求教

答黃眉州中

總所誅求之外至於酒課再借官弁再粥
焦熬之狀可以想見向來曾見任傳父打
算文字及楊李二總時有告急廳堂之書
誠是無策李總始以大言擠任楊而奪之
位後來窘迫不得不自背其說楊叔正劄
甚妙蓋自己西歲士大夫以言去國競相
懲創至巴陵之事極矣今始得叔正再拈
出雖無益於事而不謂之無益也獨有可
恠者胡評事得罪竄象而兄弟卒徐少卿
不肯枉獄亦再徙于象今所傳亦如胡天
意始不可曉也

荅前臨安尤通判

某曩歲都城略獲瞻晤未幾忽聞責有煩
言遠徙離騷之國是年冬某亦以臯行矣
沅靖擊析相聞而各不得以尺帟往來畏
威敬恕分義則爾謂辟嫌遠誘者末也忽
被手帖存問縷縷且猥加獎飾不敢當不
敢當又聞杜門謝客玩心澤典每謂吾道
自足奚俟他求罪爲嘆息今承來誨則知
留意義文之書此爲得之但此書占筮於

秦漢虛無魏晉以後占筮者未爲全失虛
無則全不知易至本朝諸大儒乃始合外
內貫精粗至遠而近至微而顯度高明必
已知此却此恐先入者在彼則此意昏而
從之謹因下問借布區々然亦安能以筆
端盡也

荅趙全州別惠

某因山三載粗不廢學山間所難得者書
與友耳帶行之書以少而精舊友眉山士
李肩吾相隨在此有朝夕觀摩之益比又
得勝兄景重遠來相顧數月亦湘中之所
罕有適居甚不索莫也奇示海外書及邊
作既煩筆吏謄抄館賓點校又至專人送
以友沮可無憾矣此豈今人所難者昔人
亦未易得謹復以回字奉累轉達幸加謹
密焉仍屬令緩出所著之書皆往書牘尤
爲穩當古人善處如陸宣公著方書之類
非是辟禍畏敬怒順命安時義當然耳耳
高明以爲如何

荅周監酒

占夢親履保章馮相之說鄉因奏對嘗一
再拈出此義頗精蓋曉然爲周之舊典然
哲蔭壺涿姻氏庭氏等類太瑣碎其義與
聖賢之言不類者非一端此非紙筆所能
盡杜元凱孔穎達亦於周官左傳二經互
舉趙簡子與夢稜事爲證然而比周官已

不醇如以日在辰尾如庚辰之類亦多牽合大抵諸經中此二書皆有未醇處故先儒闕下不為傳門下去九僞而釋其餘得之矣惜其猶有未盡而周官之書亦欠差擇當存正而闕疑始為盡善此又非紙筆所能盡持以下問諄、故略舉以奉答須假以從容續為典對以終求教也某向來多作易與三礼功夫意欲以讀詩記之類為一書此來山間溫尋舊讀益覺今是昨非安知數年後又不非今也以此多懼未暇輕有著述又見得向來易看先儒解說不如一一從聖經看來蓋不到地頭親自波歷一番終是見得不真又非一一精鍊實踐則徒為談辯文乘之資耳來書乃謂只須粗述朱文公諸書文公諸書讀之又矣正緣不欲於賣花擔上看桃李須樹頭枝底方見活精神也來諭未敢以為然高意以為如何

答遂寧李侍郎書

所委比墅記是時遂可併納以求指教省作文字毋以示人皆藥石之誨謹當佩服新詩銘記不鄙幸教詩思平澹而緻密記牀詳縝而粹明此非沉浸演迤流於既益不及此嘆味不能置賈傳碑但謂改一潭字不謂元本記字乃作碑字潭之石工善於刑補易之甚易但來誨碑則有詩記則

無詩恐亦不盡然黃陵廟碑無詩而水門記有之蓋碑之始廟以麗牲墓以下棺後人因識歲月又後則刻文為記又其後也乃有碑記表竭竭之節今若省許紛之則易之為是當因長少書及之

答馮吉父

向來得罪之由亦謂言不行則當辭官官既辭則不當受祿故治任西歸牒料院住俸而言者謂其不食周粟以是迂謫今來教謂首山之薇遠勝周粟然則食者為是邪不食者為是邪姑發萬里外一笑義立挺之可喜言者過之伴不達力是使之優游林泉養母數年適以遂其志也

答真侍郎

某向此囚山前月末三書山中之考聚指三百辛無疾恙得以激神靜慮事所當事期以不孤造化亭毒之仁而義理愈索愈深歲月易得恐因循玩愒猶夫人也則無以見友朋於他日矣先天圖說舊雖留意此入山重讀諸經頭緒正多儀礼尤煩其間要言精義亦多先儒所未發既費目力于此則何讀畢諸經粗知大義然後溫尋易學有如來諭所謂長子代父長女代母有邵氏張氏行成朱氏諸儒之說縱某言之亦不過勸說未敢容易言之少頃自見得一二方以稟布比趙立夫來求率性堂

記亦以易爲性善之證謾錄呈又有數記併以求教有石本者亦納數本如長沙倉記則借書兩賢救盛事愧筆刀斲骸欠發明耳

答楊富順伯甫

分考賦義而賦義專以破題爲去留此弊又矣亦坐士大夫事之以時論爲然南樣爲法稍有語錄氣者即謂之有學不復於聖賢書中看原流本末又不曾於古今治亂實下工夫也此非得真儒實才執風俗之機從上交來如何回得要亦閱時數耳

答閻運幹

日三省齋元記如治已甚易及人甚難尋語全欠講磨古人只是自治自治功夫極難至於及人則治已之所推如爲山九仞功虧一簣雖武王八十九歲時召公猶以此爲憂此豈易事今所謂三省亦只是曾子自作功夫非是爲人緊要在忠信習三字蓋因及人處却點檢自己有如高作三銘皆得之只是信與習處猶欠親切首銘若改作無愧于心無愧于天方見得天只在此心不把天人分作兩段又協得人字韻蓋詩中人字盡與天字協若心字則止與章字韻協也高意以爲如何

答熊教授有宗

頃李升父未歸時招一全州士人騰處厚

謹仲權教小兒忽惠一書云夫能壞之於天子之處者必未嘗修之家者也此亦至論

答喬尚書行簡

其曩者幸甚螭坳起部獲接青雲之武尚書誤謂其可進獎飾假借義釣骨肉而愚不適時忽貽罪戾竄在蠻荆尚書又追送而摺存之銜戢恩意于今五年愚分目循不敢以一字入都故雖知愛之厚如尚書亦自取弃絕然乃心鄉往曷日弭忘山中於黜陟理亂了無相關溫尋舊讀粗有新得誦君子干役之亂聊以自適焉不足爲長者道也惟是有不能忍然忘言者今中外之所責望於尚書蓋以理實昭著人情交孚雖潛救密移如易所謂巽稱而隱爲功不爲小矣然濡迹已久未能自明君子之所存惟救時行道之務所謂心迹之不能自明此持一身之事庸何恤然揆時度義亦恐終不能以有所正救寧若言所當言猶跋我萬一之補從違去就則有義有命焉不猶愈於因循歲月浸負雅志終孤時望者乎其廢於五年未有生還之日豈不欲緘口低首以冀苟免顧君臣義重若不可以一朝居者

答林提刑

某夏初嘗辱誨諭俾記東園已具尺牋敬遵嚴戒今偶逢使府軍校恐失此端便愈

成阜緩輒畜一日捺索枯思得數語求教
做韓文公升州水門記為歌詩以記事不
知台意以為可否或者又謂漢史霍光董
賢傳諸文所謂東園皆非美称不若易以
東湖然嘗見歐公有真州東園記張文潛
亦有東園詩所謂東不可名園特洪景廬
一時之說今若仍用園字元不妨或改作
圃改作湖字亦自省辯論更取財度六經
中有韻之語不分四声如魚與虞韻固自
通用若馬與麻韻亦通此等諸韻今記中
韻語大抵倣此當蒙一笑領會不以為異
也

答葛路趙運判

誨絨再辱声氣攸託退揣愚近愧浮於咸
學記比得李潛書欲作隸字今乃知已即
登徹所教五條從別帝拜答大抵讀書雖
不可無傳注然亦有不可盡從者只如鄭
康成注三禮已各隨文為義不能盡同而
禮與詩異詩與書異書與易異有一事而
自為兩說三說者極多其改字處十有八
九不可從最害義者以緯證經以莽制證
周公之法故某與朋友講論多是參酌諸
經不一一襲其說惟是之從耳只如師氏
一官鄭謂周召所歷之官而礼記註乃謂
即大司成此兩註自不合又皆难信以此
推之餘亦可見高明以為如何

舍萌不過是釋采之換易今既疑萌為新
善則改為舍菜亦自首事術者道路之所
由凡從行者如衢如道如街如衢此類極
多皆人所由之路故說文云術邑中道鄭
於樂記心術注亦云所由也徐楚金說文
通釋云術方術也謂一方之道此為得制
字之本意今月令注乃欲易為遂字而謂
之小講向來作文時固亦見此不欲從之
若猶以本注為拘改審端為四字作辟而
大之或易門術為門巷亦可或不改亦可
倒行逆旅魯記戰國策吳語之類一二處
有此語文有云倒行於逆旅但苦山中無
書可檢欲易作保於逆旅如何吏惟財度
師氏守王之中門次舍在王宮蓋諫教官
之長參之秦誓顧命節南山諸大最為親
近而國之子弟守術王宮皆有次舍在宮
故本文云之教國子云云居虎門之左司
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之子弟云云
蓋與國子同處王宮因使教之朱文公所
謂王宮國都以及閭巷莫不有學正指此
不然除却師氏外別不見王宮有學似不
必改否
古者廟有碑以麗牲墓有碑以下棺米有
為碑刻文其上者故儀礼自壬以上廟皆
有碑在庭所謂每曲揖當碑揖亦以為庭
中進趨之節漢以後因廟有碑而識歲月

墓碑始亦不過略書歲月壽里子孫久乃
諛墓稱功頌德若不假牲石為詞則學中
之立石以刻文也何若蓋立石以識與造
始末而謂之碑自是後世相承失碑本意
似不必改牲石字若猶未免有疑則去一
牲字或已指定字數則石下增一焉字以
足之

答真侍郎

是問士人近忽來商置讀易不下二三十
人每卦分作兩三日看先從王注程傳讀
起且令文義分明如游揚呂謝諸儒所以
輔程者固不可廢而橫渠之與涇康節之
圖數漢上之伏互晦翁之兼論象占皆字
字講求一月餘間讀者聽者人々自謂有
益旁近郡亦有來者萬一中間開發得數
人亦是報國之大者且不往此行也前所
呈謬作乞以一語訂其可否先天一圖亭
亭當當愈玩愈有味此決是古來曾有此
說特不知何為漢唐千餘年間更無一人
說有參同中雖畧有此意而方圖圖之妙
則未知古人曾見之否

答洪士龍

天戒
竹州詩蓋本礼器所謂二者居天下之大
端一諱焉故賈四時而不改柯易葉因以
發明漢典講學之義今來教乃謂詩意為
萬物皆陰陽世間何物無陰陽而謬作之

意則不若是惟高明更加審訂焉考功記
甚佳第道學三字似非經意否恐亦與道
盛德至善之道同來論欲令序朱文公年
譜此願附名篇末

答揚廬州

囚山四載殆與世絕四方之親戚朋舊雖
忘其為罪戾時遣人間無恙然而問遣再
三不解益塵如尚書者蓋鮮矧嘗專人迎
勞於長沙今復專人至靖風誼絕俗豈惟
宵人之幸振積庸薄所闕不小矣感服之
餘重以愧惕胡衛道自貽伊戚固別是一
說而徐純忠胡季昭天亦奪之真若夢夢
者殆莫可曉某尚以久親正人端士稍識
義理貧賤患難不足以動其心故愈久愈
實况山深日末別溫尋曰六經愈掘愈深
若指日得屏則為私計為便脫更留年歲
亦自無妨惟尚書知我之素不以其言為
彊也帝城之書直不致遣惟鄉人惠書則
答之真是見得淹遠非人所為也

答丁大監

勸
愈疾古詩見懷唐律詩然有懷人憂世之
意非但詞工味雋而所示近著又以見二
三年間樂天知命從容自得之趣此非實
見篤踐安能造次理道若此又重以嘆服
而施之旱戾求肖之人若引而誨之某則
無以蒙稱敢不益加懋勉錢教詩傳在成

都國見之惜不會得本後來聞已利行未見刊之何所若有贖本欲得一秩無亦姑徐之程易明白正大切於治身切於用世未易輕議第其間有當用象數變互不容脫略者如覆之眇跛北之馬大壯之羊此類分明是互卦如三年十年三百戶之類分明有數只作義理認固可若更推明變互尤為詳密想老先生非不知此特欲以過其流弊耳朱氏易則大槩本諸邵子啓蒙明述先天圖而贊易之詞謂邵明義易程演周經此意可見曾親聞輔漢鄭廣之說易須是識得卦變象占四字如初九潛龍云云此辭也有九則有六此變也潛龍即象勿用即占人謂本義專生占筮者此未識先生之意某每以此看本義誠是精密邵子無易辭不過觀物經世先天圖諸書擊壤詩中亦多有發明先天處參以漢上易則程邵之說尤明第漢上太頽人多倦看却是不可廢耳某十二三年來本欲合程邵為一書之意入山以後便欲逐旋抄記因溫尋諸經一遍然後為之既入諸經中重新整頓則益覺向來涉獵既鹵不惟義理愈挹愈深而名物度數有一不講便是欠闕緣此且更精讀深思未暇有所著述來教期我善矣姑遲幾年未晚來詩所謂盡此餘生作放臣者請賒此七字以見

付人各有時此豈其時邪書樓欲榜以藝文樓三字可否或云六經姑作六字以備采擇若俱未穩乞自台意別名示下示下新作二詩輒留來人一日和韻以呈恒太勿草無佳思也姑取一笑

答喬尚書

某北因小姪願見長者冒昧以姓名輒汚主書吏近懷不寔之懼誦絳籠傲情味諱然義均骨肉某不以他人望尚書固善類之公言而尚書亦若不以眾人待我則某非其人也徒知銜戢且矜以自壯焉峒冠為目前之憂已迫內郡未知攸屆淮氣為將來之患發遲禍大滋可寒心得故舊書謂尚書有防海道一劄已見施行恐護前者必思所以沮挽之用舍乖逢皆不必深計惟言所當言為所當為以自靖自獻此則尚書之風心也願終圖之

答羅制幹愚

元祐館職一書前所未見茲蒙額示新刊五秩為况典甚士之損於熙豐死於熙豐變於熙豐者不為少矣一振起之乃有如許人才出為世用至宣和末年劉元城卒元祐氣數盡於此而北夷內侵此所關豈小小者趙太社文欲發明此段可謂用意深遠

答曾教授宏迪

左傳所載固亦未能全粹而格言精義頗
此得存者居其六七如劉子受中一節晚
然為聖賢相傳之要語某嘗以勤禮二字
為朋友名堂矣今來論欲以名齋居之室
謹効薄伎以承盛意觀各思義更惟勉之

答真待郎

某循環讀經亦以自明此心未敢便有著
述來論枯出孔注中大一鬼神等說乃不
與鄙見同合此外如藏脩息遊政以蕪脩
身等注皆有發明中庸疏中已有氣稟之
說亦與先儒相表裏唯來論疑其誤以水
屬信蓋古來元有二說師傳各異如乾鑿
度與緯書中皆謂水為信土為知故王制
禮運等處注疏皆有水主信之說而五行
傳許叔重說文之類又有肺火心土等說
然而亦皆有理蓋水土同包火土同位各
有所據以天文察之以一身驗之亦有各
處此非面莫盡也惟以坎為腎離為心則
聖賢書中未有明文特見之歧黃之說耳
頒示李氏儀禮集釋功夫緻密附以古音
至不易得第一惟鄭賈之信不復致疑鄭
賈之說豈容輕議然亦有不可盡從者故
晦翁於經傳集解中亦未免有所去取某
今且疏出二段求教非固亦異誠見其不
當臆為之說耳高明以為如何來論又謂
讀書有所慕次恨不即見之江尉書中能

言其略

答虞邛州方

鶴山瑞光之事亦可怪第鄙見有未達者
不設登之帟上蓋天地間惟汝乎離者迺
有光雖日星山嶽草木之精發而有光者
皆離也無故而光只是草木之有光者或
者山川蕪沒之久一旦賢使君發舒之効
祥薦異理或有之便謂佛力斷不然也

答羅制機

羅君章本傳少有好事竟是事元温皮亮
友謝尚人品不甚醇正故直是費詞耳論
其實則何設望黃太史以來論欲歸重于
君章故只得如此古人以字為重雖孔門
弟子與子思皆乎孔子為仲尼字與諡相
似昔人所通稱也今人呼前輩字遂謂不
然故記中稱二賢字恐高明欲一知也

答李監丞

因記去歲蒙示中和堂記跋大抵諸賢之
說發明先儒之遺旨醇正平實無可復議
陳和仲學於慈湖凡慈湖之門自是一種
說話某與之相議最多雖廣微兄弟不能
無此然而和仲此跋儘好如謂中和和具
焉和而中行焉此類合外內貫動靜亦無
可議惟以對立中和為疑此却似慈湖以
子曰二字疑繫辭不盡出於孔子只有變
化云為一語最好此非面不盡某因有一

疑末教向來每與友朋語謂六經語孟發
多少義理不曾有躰用二字逮後世方有
此字先儒不以人廢言取之以明理而二
百年來才說性理便欠此二字不得亦要
別尋二字換却終不得似此精密高明以
為如何

答湖南李運使

古人所謂救天之命惟時惟幾者不持時
時整飭不設頃刻媢慢幾微之間此忱不
屬便非天命流行善利吉凶皆由此判甚
可懼也十數年腹心之疾一旦掃去在於
人情孰不慶快而多端疑慮如臨川吳環
谿之孫至上書辯析未問虛實如何至於
生令而不信大抵若此非細故也

謝史丞相

某已格修竿積專人控陳起居彛儀並不
瀆叙輒干嚴分冒布愚悃伏念某稟姿魯
鈍涉李淺蕪徒以狂瞽無知自貽臯戾上
思全覆特追誅夷追禡三階竄投荆鄙七
年去國六載囚山臯大責輕感深涕隕願
惟趨走下風幾三十年蒙荷知憐實先儕
輩寅緣聘召塵玷清華而思斃妄發自速
厥辜又仗鴻私特從輕典羈窮之跡人所
嫌憚嘗欲敬共尺檣控露感私而薄二遂
府無路自通揆諸人情宜在誅絕敢謂少
師大丞相國公先生尚垂矜惻特賜護持

徑為敷陳放扁田里元階舊戍既即界不
直館珠庭遽叨職祿大踰始望夤揜前聞
雖愛惜人才存全事躰粵從更化具有成
規而某藐茲九殞之餘僅覩生還之命顧
迺便蕃異渥蕩滌積愆復為全人以立斯
世則捐軀莫報拜寵益驚銜荷之忱已詳
專情茲因靖州發回省置急具手札申控
五谿道惡勢須秋晚可抵荊州來春之仲
即達敝里倘尚依仁庇一家數百指之聚
不為異鄉之鬼則始終恩記頂踵知歸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一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二十七

朝京集

錫山安國重刊

書

李眉州王履

隄寇漸定而諸臺裴徊不進利州一帶已
管葺屋廬墾闢土地梁洋之間諸將亦肯
向前若諸臺駐利則舊疆漸可掃流民有
所系屬大明賞罰別懲羣惡剋叛捕亡何
為不可顧悠悠果山下怯諛盜殆莫可挽
黃卿復潼川盜四十八人便可即誅乃解
赴制司雖云把穩實以滋變或者猶議使
府已獲姦細具有贓證乃託之鞠勘明示
姑息臨印亦獲大邑所捕逋寇數人乃不
就戮執而歸之成都帥司內郡皆爾漬徒
何憚而不橫行也

黃制置伯固王履

載惟吾蜀之蔽肇自開禧之棄四郡嘉定
以來經理未竟虜復大入分閩者或兩三
月或三二年而去閩隘踈魯舊來備禦去
處未暇及修而損之又損以養成單閼之
變故自比歲壞政敗局之說每行於公私
文書信乎其若此也然藥之活之則未有
他策是以昔之受大寄膺重任者惟有開
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不以遜逆廢
是非不以喜怒用賞罰功不以疏遠廢罪

不以昵比揜此意不競謹局之懷相尋無
窮某官秉德康寧宅心寬綽况十年使蜀
閱理既多九今僂言皆所素講諒惟聞命
引道旗志驍令必已洒然更新遊茲遠服
持未及聞之僞帥武仙雖曰散亡之餘然
當難則不足鄉我則尚可安康邊面而付
之吳桂未保何如陳昱粗強人意近乃聞
麾下有潰者豈御下稍嚴未可施之目前
邪近事則未盡知若前一年秋冬漢沔間
亦賴其力也田冒能保武階於羣州潰裂
之衝邇來鞠洽之詞乃若屐其所為此不
可曉亦嘗為李丈言之而見答之詞未甚
明暢前一年冬彗事之時人才短長大略
可見古人觀過使過之說若試以是思之
尚有遺才可用也

江陵別安撫之條

俗流世壞士大夫以官為市與民為仇少
之時有言人之蓋蓋不飾者輒咎其誣人
迨稍波世疑信參半今則信其有是人也
不知某季力日銷不足以克其性資之薄
邪抑世變之滋可憂也古者自君上至公
卿大夫侯伯牧長咸有師保之義焉今使
民日趨於邪辟以陷於盜賊寘之殺戮者
則師保者實誨之某學不適時分與世絕
久矣便蕃三命起之於人間習嬾之餘屬
時多艱救遇不瞻蜀邊知目前所聞似無

他慮然藩籬元未復將習於貪妬守利於
通亡軍樂於潰散則猶如故也吏狙於誅
求士狀於躁競民困於物貴猶如故也然
則天下事蓋未可知人謂金亡鞋和可以
少紓亦未知高明以為如何

程運使 遇孫甲午

如熟事者在今寡儻嘗欲一拜下風因循
不果則起家為吏益遠聲華矣聖學不講
士棄其德性之知以林於見聞之陋其酬
身於利祿者固無足言也稍知自好者亦
以纂詞緝句為學問之極功俗流世敗莫
知正教乃至養病枕席卧制四海舉朝薦
紳之士奔走後先莫或以為非今天去積
年之疾是治乱安危之幾也或為地節之
親政或為天寶之踵亂皆未可知也而朝
會無白首大儒可備顧問則天下事誠未
可知也某才謝知薄誤叨闈寄屬時多故
為力孔艱向來渠陽七年亦粗有讀書工
夫嘗欲以古今典禮各物之變緝為一書
或有補於世教今一行吏此事盡廢少須
亦欲乞身以去卒酬此願惟是未知見日
臨紙悄然

鄭丞相甲午

某比者伏觀顯號揚庭正人宅揆嘗修尺
者亟控質忱伏計登徽某此月二十九日
伏準十一月十九日堂帖偶蒙誤東進職

錫鞶董惟奮身寒微致位嚴近自貽不靖
投屏蠻荆既獲生還誓言報効今以西清
候對東蜀作藩起之臯戾之餘已劇使論
之懼而器名職假爵服優加矧惟他節親
政之初天正履長之始命令之播聽瞻所
闕環飾表臣式商大賚念非大丞相樞使
國公銀善棄瑕納汗藏垢委曲敷奏動悟
帝心毅茲安庸疇以有此已具奏橫控辭
恩命併具公狀上請尚書敢復吉圭手狀
盡控秉曲拱伺報可之命庶得以少安厥
位迺負乘之譏則區區之愚分也蜀去天
日萬里罕所知聞聖化更新人才彙進戰
建職貪獎善聞者興起不圖餘日獲睹明
時更願行之以和平守之以攸久謹終如
始不替有加毋安於小成毋狃於姑息毋
淫於係累則宗社靈長之福也夫之彙曰
剛長乃終其九五曰其陸夬夬中行無咎
惟大丞相深思而篤行之其受知之素無
以致其靖獻之私不竟縷布

鄭丞相甲午

某已肅吏函敬為明時致登肅正人之賀
寒暄鼻問茲不瀆陳竊惟盧介俞葵之間
自為一隅於中都近事咸罔聞知今春便
從置郵奉立相制書奉戴貪御筆奉改元
詔令始知親事法官大明黜陟忠良胥勤
幽枉畢伸以靜默者十年而發舒於一日

日雷行電瞬旬莖萌達蓋有日侍左右而不及盡知者此自昔英主之所罕見也者不圖餘齒親逢盛際矧又王靈下燭商賈優加舜閣增華漢金寓寵銜賦恩遇莫知所以報稱忽又從邸報伏睹求言之詔蜀置自近歲多故習成臯緩若須被受將有後時之悔散其德意亟貢封函尚慮聖化更新不欲循襲謬例繳呈錄本乃以鄙見即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當錄本非敢爲世問虛美不情之言以自疏於門牆也仰惟鈞慈幸察其有封章啓事之未盡言者願終言之主上天姿絕人無庸過慮而了翁妄謂古人格君事業全在觀摩麗習益左右前後出入起居無非學也賈生所謂習與知長故切而不媿化與心成放中道若性大抵教於未濫禁於未發熏陶漸漬非一朝夕之功耳用能愈治愈明愈得愈驚雖以九十之武士功成治盛召公猶有一篲之戒後世之君非無天資之資美血氣之勇一旦發於憤懣如漢武宣如唐憲武赫然剛斷立底成績然而正本澈原之道未能深厚終有作輟滿除之憂况後世宮庭規模與正人端士邈不相接九羣臣面陳口稟囊封匭奏規摸拂之意少稱譽之詞多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矜多肆易足於是乘其偏而入者何所不有故

二十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矣長治而不變者益其來久矣大丞相當軸未幾宏綱大義章明較著固已一掃近世見聞之陋更惟立心強志以千載自期而始衷終焉毋避嫌而退託也毋遠怨而姑息也毋戢煩而自畫也毋易盈而靡竟也斯不勝海內善類之望此外貪吏之未盡革友以不受苞苴爲利蜀師今職授任事多牽制餉所以楮輕物貴立見狼狽此等瑣屑尚詞陳之

陳參政甲午

某以蠹吏函敬致賀悃寒賸尋問不復重陳某寓治三虛僻在渝夔之間於中朝近事咸罔聞知今春始從置郵獲睹詔令之下赫然有厲精求治之意明良之會千載一時不圖餘生獲逢盛際矧又進職錫帶獎師孤遠省循涯分未有報稱會聞御筆求言念厚思未報寧可默塞自同衆人以上囊封少陳愚悃不敢復効異時錄本繳納乃以封章之詞節成短啓似亦可以當錄本非若世俗虛美無益之詞也伏惟鈞慈幸察蜀地無他聞惟始也聞金鱗之既喊而喜今也聞和好之不可恃而憂近得史制帥書雖亦感陳平蔡之功如云函守緒之骨俾阿骨打之實係天剛之頸其詞甚偉而其末尚云我情固當防而羈縻之

策不可廢故疆固當復而進取之謀未可
急大抵今日之論難當事任者亦未能自
必勝負必俟兵刃既接而後見耳人陵朝
高之使諒亦少須遺路清夷狄情可信而
後遣趙敏若同年專闖以來物望甚隆相
公居中之助實多第破碎山河亦費整治
置司漢中非地而分職太煩亦欠劃屬之
意高明以為如何

蔣大著重珍甲午

此賸邸報竊審觀政之初起家策府歷時
未久又聞擢左著庭兼華經殿進之節
士林所推比又傳已關修門建還之義適
中合宜是為得之特未知目前事軋又何
如大抵後世之治有難言者人主不自親
正人聞正言見正行習與知長化與心成
慶作又遠工夫人臣不遺隨世就事藉令
杜富韓范文呂司馬諸大老出來亦只作得
三數年遠者亦不過七八年本原不深必
有滿除之憂一伊尹也事成易則格于皇天
而事太甲則格于上帝僅與寇陸諸臣等
早况秦漢以後規摹抑又唯言宮庭之中
與正人莊士觀不相接間見羣臣則又多
稱譽諛說之詞人主習聞其說養成驕慢
多肆易足故二千年間未見有數十年久
安長治始終如一者間有發憤排赫然剛
斷之君亦不過本於資質之美行以血氣

之勇非有志以基之有學以養之况退而
寒之者眾則事業安能不與血氣俱為感
衰也元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
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
棘頓異此真所謂可立而待者某目前甚
憂之高明以為如何游景仁弘毅堂乃因
某見其後生時好尚稍偏欲勉以遠者大
者愚本用大心堂後來 量取弘毅二字
焉作一銘又之渠方亦真丈作記只行得
此二字作聖之功也今門下更欲於此二
字外添明心二字不已贊乎吾儒只說正
心養心不說明心故於離不言心而於坎
言心若良賈精玩而有得焉則知此味之
雋永夫

真侍郎

清原字不容作篆蓋篆文原無水旁記得
未整原復之嘗以縣額見委 誤為書水
旁既而檢之為改作楷字後來不知換否
李舍人性傳

浮光借牧之事太浹容易此處正當衝要
若放令驂騎南牧則盧信黃蘄最切莫不
有飲江之慮矣使全趙守淮東西使大趙
制閩于黃又命重臣帥江東為慮可以略
見度會參未必便出其悠悠則漕寄亦
不輕也黃帥易之甚善始也用田胃鞠和
彥威皆能救前政之失人心躍快而冒終

於冒威亦不感敏若才領事便當強鞋三
道並進一入河池一田七方一搗石昇原
幸而連捷邇來兩旬又照所聞蓋慮僻在
一方知聞獨後耳丁文伯來言甚速或謂
此時已在梁山蓋已過夔門是却未得
出陸後近音耳幸而冒漲泝峽以趨朝廷
之命使未嘗入蜀者必不肯便來試事未
有所付也此聞御筆付敏若有控扼關河
羈縻秦鞏等語又相君有書大抵有乘機
拓境之意却恐自今愈多事矣

丁制副備甲午

竊惟今日事勢養諛習欺蓋非一日開禧
以來大言誇詔恣行不養義者謂之才吏
至誠懇惻愛養根本者謂之生儒嘉定以
來縱貪剝之吏俟其盈則持而奪之為言
滋甚於前其勢必以掩遏蔽蒙全身固位
為事實務實負實利實害上不及知鄭桂
不足責也而後來者亦深以張皇邊事為
諱無其事而張皇者固不可也有之亦不
可言不惟當時不可言後來亦不可言此
所過州有言今年三四月虜分道大入幸
而曹賀諸人馳之者乃云無許多事某皆
知之竊窺其意以謂二年間渠已經理有
緒可保無虞又覓其詞氣方欲以此策勳
深恐自今蜀中有請或為所疑斯亦所關
不細也黃助之罷牛李表裏之力而黃亦

自取之方其拔田冒於彭門鞠和意威於
崇慶皆出於人心不平之公論稱快既
乃聞徙肩而不感賞罰之大者既爾餘事
推見今大卿以正學直道自東眷知構持
令名填撫全蜀雖號元戎之貳實操人才
之權黜貪獎廉旌直遠誣揚善瘳惡簡能
汰庸蜀之人士於是有望焉李微之若莫
庶為助已多度賓客必有僭行者更惟傳
訪而精擇焉得漢中書上以手書付趙制
帥俾之羈縻秦鞏想已見之別紙錄呈成
大卿亦有破受否制司會到襄陽和議併
錄呈以備未見其詞雖若倨肆而所謂不
當取鞭人所爭者亦未為不是也惟是朝
士近書報及鞭人借浮光放牧事大卿聞
之否光豈可借正盧信斬黃之衝史帥未
稟命以前已一面許之朝廷不得已從之
淮西全帥不可則至割光隸京西以徇其
意正恐天下多事或自此始忽又見高表
兄瞻叔際江東漕未曉此意曾參預悠悠
未出此一面甚重大適在黃岡置司意者
朝廷固亦以先信為慮泛觀目前事幹千
歧萬轍未有止廢所幸親政以來善惡粗
明然終竟具文飾美避嫌畏讓之意多或
如靖國半年而交嘉定不及一年皆未可
知也

吳舍人未

所繳梁李詞頭陳誼甚備置中又報再繳此所謂莫陸夫夫仰嘆感舉然目前尚存同類而未經拈出者古人貴於剛長乃終更惟念之其近嘗遺友朋元書祐自四五年後建中靖國自七八月後嘉定自十一月後寶慶自八月後事牘頗異此又時賢之所當鑒也

回牟總幹子才

偏旁從才止有存在二字如 字等類皆才也哉在皆取才而存字轉注續作說以承委論此非甚難第夢卜等事閱涉最大今人物之要格事要知而形跡內事最是切近乃茫不知其故意謂存容當思其說以見問乃不措一詞故未敢便答更伺憤悱之餘却將商畧也

曾參政

中道拜疏逆遏端兵薦紳流傳為明時盛事恨未獲拜觀諫藁而近日所聞又若和戰並行者遠方不知事跡之詳第深隱憂直俟至荆鄂江黃以去方知議論之的然其大略則有可言者蓋自三十四年間上下相徇以大言誇詡為能以至誠懇惻為頗開禧諸臣盛陳備禦自詭克復訖於夫軍亡將城邑立墟嘉定寶慶以來此敝猶如一日張小勝而匿大勳矜虛美而蹈實害蔽蒙架漏給取官職其幸焉則灾不及

其身如陳鄧諸公不幸而受其敗則終以為同己也不深咎之若此風未殄憂未歇也高明以焉如何

吳知縣

端平政元有庇蓋所謂平者君子在內小人在外便是平如賔客坐於堂上吏卒奔走堂下耶平也今恐吏卒懷不平之心呼而與之共坐則不平莫大焉况堂上之客一一精當則彼未嘗不平乘舟亦然

鄭左相乙未

教日聞道路籍籍皆謂韓處已闖蜀邊有數百騎巡綽後來者未可知又謂虜在唐鄧但隨囊又謂淮西推場客人為韓所誘略又謂蔡息之人怨本朝既深將有必報之意又疑克敵軍招來不盡恐有遺患連日俟候取稟不獲唐望嘗以白于右相及三執政若未盡知其果不知邢中外皇皇莫知為計淮西楊帥申者深以王昞誘叛為疑若謂楊帥自貽厥咎則亦有說然以某愚見終是王孟諸人素出襄淮之門不為淮西用又矣今當契勘此數人誘叛虛實別議黜陟若便以今日招安之功厚賞以報之萬一誘叛是實而反蒙顯賞則朝廷失政刑矣自今誘叛者源源未已何以待之

上兩丞相乞以陰雨祭國門乙未

古者禱禳之典于郊于宮于方于社若久雨則有禱祭國門之禮至後世乃舍所當事而奔走於浮屠老子之宮習熟見聞恬不為怪某每見前輩在州郡問猶舉行方社祭門之禮而堂堂天朝乃不是之行今陰雨為沴害于梁盛某妄意以為于郊于宮事大肅重莫若先行禱社祭門之禮則諷經訂律允謂合宜今求除社禱自照太常寺常貳差官行事外其祭門之禮今檢閱通典錄本在前如蒙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寧國趙書記 頌 兩 申

西山所書廉仁公勤說可以想見其謹獨畏知功夫今安得斯人邪跋語足以翊詒訓而覺世迷本無可議第熟觀采書春谷之論方謂春賢四時仁包四端云云今乃仁以字與廉公勤三字等而為四此已是綱領上有病且斷之曰庶則不受欺仁則不忍欺公與勤則無任欺無敢欺擇集愚見識得仁字分曉則廉公勤在其中安有仁人而不廉不公不勤者乎况如來教四數字上一言如受如忍之類皆未甚精密更惟思之

吳提幹

高文略涉獵一過大抵粹正而時有逸氣平實而脫去俗韻甚不易得若更以六經

義理涵貫其間又以賢聖書法自律則法嚴而味厚矣

吳侍郎 兩 申

大抵起家為郡出處本無難議只有過關二節為人所側目初辭且平過正欲於甯肆言疾病之餘不能入且其詞雖似易碍然言之亦有道理而或謂再辭便及過關恐傷於早須三續後言之若遵來論則入見而無所陳此說最好第未見前輩的例恐又不見君而徒手以入似欠缺如韓公之不與聞邊事此是二府委事韓公不肯與却非全無奏事耳今欲力辭守郡侯必不可然後乞免過缺又不可則作一短劄但言臣本任三兩事仍及不敢與聞時事之意不知可否

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拾七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八

自卷類彙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成都府府學三先生祠堂記

開禧三年蜀盜既平詔遣刑部侍郎長沙
 吳公獵論蜀始至則以崇化善俗為大務
 既遂以制置使治成都湖望即學官見諸
 生講授經義退語寮屬曰古之教者既為
 之建學立師而有道有德者皆同祠于學
 成都典治為西南劇敵德學官者蓋六十
 州之士咸在顧倡明純學以承孔孟如濂
 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乃來有像設甚
 非古人祠有道德者之意會余表兄高文
 卿亦以書請于公且曰三先生之祠偏天
 下况周子嘗仕合陽傳謂蜀之賢人君子
 皆喜稱之二程先生則嘗侍大中公游于
 廣漢成都最後伊川父居涪著錄甚眾今
 其遺風餘澤猶被諸人春秋奉祠安可獨
 後則以屬知華陽縣度正郡教授楊寅恭
 新簡州教授王祖孫度地于漢文翁高朕
 石室之西祠烏以建安朱氏廣漢張氏配
 而屬某為之記某固謝不敢而教授復以
 公意來請不得辭也竊嘗妄論天命不已
 物生無窮人惟獨夫陰陽五行之秀以成
 乎兩間靜虛動直萬理咸備有仁義礼知

之性焉有側隱羞惡恭敬是非之心焉有
 口鼻耳目四支之用焉有君臣父子兄弟
 夫婦朋友之倫焉是數者折而言之若弗
 齊合而言之其極則一皇王以來生不並
 世而行乎中國若合符節者率是道也堯
 以天下與舜舜授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
 微夏德既衰湯告民于亳首曰惟皇上帝
 降衷下于民殷既隊厥命周誓眾于孟津
 首曰惟人萬物之靈曰道心曰衷曰靈九皆
 三王有天下之初首明此義相後各數百
 歲如出一口至於成王言生厚尹吉甫言
 秉彜三代之衷而有刘子言天地之中孔
 子言性與天道子思言誠孟子言善不以
 世之相去有久近與口授面命曾不少殊
 益以見性命之源清明純粹可以參天
 地宰萬物而闕百聖者在此雖天下之生
 一治一亂而是理必不可殄滅也孟軻氏
 殫學者失其傳務記覽為詞章者沈痼於
 卑陋既不足與語此其虛無寂寂者自以
 為高明又不肯事此是理雖卒不加損惟
 大本之不究則惑世誣民者得以著馳一
 世而後之冥行於無所存主之中蓋降周
 秦以迄五代治少亂多君不得為堯舜之
 君民不得為堯舜之民凡以是焉耳藝祖
 造宋首崇經術加重儒生列聖相承後先
 一揆感召之至七八十年之間豪傑並出

周先生奮乎千有餘載之下超然自得建圖立書本於易之大極子思子之誠以極乎陰陽五行造化之蹟而本之以中正仁義實顯微該賅用二程先生觀得其傳相與闡發精微凡堯舜禹湯文武至於孔子子思孟子授受之道至是復瞭然大白於天下使學者皆得以求端用力於斯焉嗚呼元氣之會而天運人事之相參乃至如此何其盛哉由是異人輩出又爲之推衍究極至於朱氏張氏而三先生之蘊亦幾於發露無餘矣由二先而來雖不克者顯於時究其用然以其嗣往 聖開來 學潛輔治理以建萬世太平之源則孔孟氏而下未有之也淳熙以後學者浸盛氣數屈信慶元學禁已密正理不競卒之士習日卑極於內惠外變之相切則斯道也至是益信夫不可一日不明於天下也矣吳公受學於廣漢張氏者故能尊其所聞以淑諸人既祠三先生又刻其遺書於學蜀自昔號多士李於京師者至此比齋魯繼自今登斯堂拜遺像退而復讀其書以索三先生之所以爲學者何事而反求諸己幸而得之則弗措焉其必有興起者矣顧余至愚極陋何足以進此而幸嘗有志敢述所聞以告郡教授使復吳公且以自厲云

末康軍評事橋免夫役記

岷山之江至軍城之南其執端旱冬固則運筏可濟逮夏而航多有覆溺之患淳化元年安定梁公楚以大理評事來守此邦冬仍其舊夏則爲石籠木柵竹繩而屬繩於柵植於籠跨江而橋鳥氏至今賴之即其官以各橋示不忘也橋比歲必一作費以鉅萬數而官吏並緣騷動并野民不得聊生王公之望漕益州乃以縣官斥幣加舊材估直下邑尉市竹亦庶幾知民疾苦者而吏所侵牟十有七八民復以控于常平事者爲治其事民賴以少紓然尚有修橋丁夫仍爲廣濟一鄉之大害蓋雖三錢之賦半畝之官亦例出一夫其爲役不過立木破竹運石而竹木未集護作之吏皂必先期督夫稍失期則係累之榜笞以千百爲旅曠日持久使民不得及時耕耨以養其父母其速者至自大面山下率戴星往返不下百里仆溪卧谷爲蛇虎所傷者又不知其幾也歲自春正月至于夏四月繩橋成又自秋八月至于冬十月浮梁成以日記民之繕本於是凡矣役之隙惟夏冬之仲季四閱月耳復有繫橋撤橋之役使民終歲勤動不得休息吏又迂延其役不苛取不厭先是今富順守陵陽虞侯爲鄆別駕以郡城至導江凡二十里浙秋夏霖

潦泥淖沒膝乃伐石甃涂山一夾植榆柳人率謂便客有謂曰東郊既免涂潦之害西山亦使之民也富順懼然曰子何以教我則具告以造橋之為民也病者富順力議所以除之會去官今太守富順之仲凡也至郡首訪民瘼即石路與榆柳之未備者為足成之且將推行萬議一日鄉之民詣郡願以其鄉所產茶額凡一引則於土產官錢之外更輸百錢陌做做青城縣例官為募庸以代已役庶各得以尽力於南畝侯不可曰使民至此皆有司之責也知之斯已速之尚忍荷辦於民邪吏或執其說則斥去之乃發郡少府錢召堰匠九十人始二月之吉番休磨功日四十五人支庸百七十錢葺月而罷其秋後亦如之具以列于臺府吳上諸朝前軍器監漢嘉張侯為茶馬使者聞之曰此亦吾職也捐金五十萬以相其役山民大過望環一鄉之耄倪擊鼓鐘二拜舞于侯之庭至作為歌詩以詠之侯乃登進其耆老而勞之且大書數語勉以孝第力田樂輸省訟有老舉手至額前曰吾年踰八十自始十四五即罹斯苦不圖今日仁侯之極已也名甫拜感泣辭謝去已而制置大使資嚴安公下侯所劄事狀于軍興茶司俾未為定例曰此惠當與大岷並為無窮民益大喜始橋

南面九百五十大率駕空鑿虛工苟幸得稍淺地以施力傾挫異甚過者不暇風濤掀涌心目掉動倒疾趨以濟二年間直橋之中江遽積石成積縱四百尺衛半之其勢方興而未艾也橋自是植柳有地當益安固亡可慮人以為侯之隱念有相焉乃相與議肖侯象築室于橋之西併大使茶馬富順同堂而祠焉岐山安世通隱居大面有年慷慨急義既祥顛未謂不可無紀則以屬余余性有生之類莫不同躅人能恪共明命而無蔽於有哉之私則凡天下之觀之弱匹夫匹婦之不與被堯舜之澤於我心持有戚戚焉而不能以自已者雖窮而在下所以堯舜其君民者亦豈非吾已分之所當為况有社有民而足以行吾志者哉昔雍公為名山茶官秩至卑也以沉黎輩運博馬茶歲妨農功乞以郵卒代民夫至今蒙其利其後大撫全蜀入相天子以生靈為己任計所成放無慮七百餘萬緡使民有常心而天彝賴以不泯者其端實肇於此侯之為人挺有祖烈自始為郡崇正學以迪士習申孝第以示民厚考室廬以舍窮獨坏城郭以飭守備肅恭明神以教民昭事祈報蕞爾一郵亦既盡心焉耳矣今又以橋之病民為之慮材鳩庸以強其勞俾不違農時官無小竭其力之所逮局

事無小循其分之所當止嗚呼如侯者誠能充是心之庸可限其所如往邪詩曰裳裳者華其葉湑兮侯之謂也夫侯名剛簡字仲易大使名丙字子文茶馬名震字東甫富順名夷簡字幼仁

永康軍花州記

永康之城南曰花州者俗號果園榴鬚榛莽歲久不治陵陽虞仲易父來守是邦更今名而築堂于其上取劉子臨河之嘆曰美功縱廣四仞其衝之長如縱而加一以嘉定之四年五月端午落成賓朋翁合憑檻縱觀逝川騰輝列嶺狀嘉卉輪秀古木膠翠危巖突立長橋卧空奇雲落霞泉日霽月隨境變態應接不暇客曰嗚呼噫嘻此天地之閔若有符焉者韓文公記燕喜亭所謂斬茅而嘉木列伐石而清泉激天作而地藏以遺其人者蓋不是過也余曰是則然矣自有宇宙便有此江山高明傑特天地初無隱乎尔而亦豈私於虞侯也山徑之蹊人惟不用耳用之而成路於介然之頃夫豈自外求哉山之所固有者然也惟人亦然與天地並立而為三才吾廣居也位正位也萬物備具無少欠闕人推由之而不知其道故私意橫生自為町畦而失其所以為廣且正焉有能一日克己復禮而有以洞見全體則將隨處充裕不

假外求習次浩然直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者矣今余於是洲也亦以是觀焉不然又矣其為洲也胡昔之昧而今之章昔也過者弗顧而今遽為部南之勝豈侯之力所能襲而致之邪侯瞿然曰非子不能發此子其遂以斯言記斯洲也是為記侯名某乾道宰相雍公之仲孫余則臨叩魏某也

崇雲山崇仙觀記

大中祥符七年綿州守臣劉宗奏言彰明縣崇雲山崇仙觀杜木有文為道土形及北斗星象俘來以圖上言示宰臣于禁中臣旦臣準各拜表賀建重和元年始建道學是歲詔崇仙觀其以延祥為額國輒崇尚老氏匪祥禧政宣問為感而是山被遇足再今昔在太史氏豈其山川鬱蟠固有以宅靈氣會風雲而感召至祥若此者乎嘗欲考諸方志以驗其然否未果也開禧二年余校讎中秘書山之道士曰趙道川以刑誌未備迺水陸方里疏其事而語諸余會余去國乃俾它蜀道川蹴然謝不敢則為言子誠有意焉他日其訪我于蜀尚有以贖今也既舍去後六年余尚里居道川睹門諸曰京師之會逢執事之不問雖然執事嘗隊言焉出其觀之圖牒則視前益加詳蓋山居彰明縣之西南四十里所

曾鬱環秀古木樛翠地理書謂常有紫雲結其上故名理或然也岡來自北為天會為龍洞東為風洞為仙人青龍洞露香臺西為藝願為白雲洞南為天台山為舜帝洞菴溪源天生橋其闕則前為元始殿為黃籙寶宮九真殿在後玉皇殿在九真後東岳天師鍾樓在前左三元桂籍真官真武在前右南辰五師後左經樓瑞真堂後右三仙六神居前兩廡以至齋宮宿廬庖福庫圍以固以具古栢昂立于庭者巉岩老硬蓋不知年而其間所謂黃籙寶宮則世傳為唐開元二十四年神人由他山從實于此者也宮之三十六柱皆檀木鉄繩隱迹迄今不毀所謂柱木有文則住山張承果修是宮而得之即國史所書者也詔承果倍賜束帛及御茗紫衣師誥由是遠近翕翕歸向館宇蓋修像設有殿相承至蒲懷並與其徒復增拓之爰旣于今營梵髻壁之工日備荷其偉歟古之民四今之民六而四不足以加二古之教一今之教三而二常足以勝一人謂三氏語人以善惡禍福故崇尚者眾非偶然也振儒衣冠者滿天下豈不曰自孔氏孔氏之德大要使人近思下孝謹獨為已即事即物以致其知而充之以至於治國平天下其道蓋至約而易知至近而易行

者也而鮮有能的然篤信以從事於斯如二氏之徒尊其師之說使四方之人奔走附集衍衍施施而不能已者雖繕營宮廟哀聚遺文儒者亦鮮及之因道川之來之勤之請之力而重有感焉乃併書以遺之且將以誌吾徒焉

成都府靈應觀賜額記

嘉泰元年夏四月四川制置使言臣竊惟北方真武自武當飛升受命帝所謂民被不祥隋唐以來威異顯著逮太宗肇興觀宇累聖相承隆名邃闕像設有殿四方翕翕駭奔而成都為西南一都會乃未有祠祠脫遇水旱疾疫祝禳無所慶元間郡貢士劉鼎與道流張元簡首議建祠請于郡願卜蜀在故廬之左方鳩僦功會臣入蜀吏民言狀願得即功臣以一方休戚所係亟命崇成既又為記其事於石由是物庇薦則禱之時雨陽賜則禱之祝厘穰洽靡誠不應吏民復詣郡乞號崇臣稽之記牒參諸申令敢昧死請願詔有司議所以褒崇之尋下禮官議如律開禧元年八月辛卯制曰可其以靈應為觀號於是邦人厭悅抃舞相與服天子之寵靈復相謂曰觀之始基也我劉公惠顧吾土實庇斯役今以狀聞而公位樞筦復相嘉號之成是不可以無紀以其嘗從事此州也屬焉某以為

神職乎幽人職乎明神者助天地以成物而人者其又為神明之主者乎事神之間聖人唯之然正直依人靖共介福古有明訓後世舍本趨末所當交神塞明者非委諸茫昧則沐於恐懼而感通之道微矣今真君之威神啓婁於列聖効靈於四方風行電馳旁魄流衍而司蜀威休不間遐遠公之位望方將為天子秉正天紀陶融景化以福百萬生靈而念蜀威休不間前後則神之所以依人而公之所以忠於民而信於神者各致其能而不相瀆矣是二者皆宜書政以附號崇之末云

資州新創貢院記

古今未有遺民而可與共治者是故先王立為司徒敷之以德行道藝而與其賢能鄉老大夫以禮之賓之向為萬民也今合衆而尊異之衆賓之席皆弗屬焉厥明獻其書則王再拜而後受與祖廟之寶物倍藏于天府其不輕而重也蓋若此自科目設而教法浸壞雖二漢近古此意間有存者迄魏晉隋唐則事益遠於古舒元與所謂試之日士携脂燭餐器分坐于寒廡冷地唐虞闢門三代貢士未有若是慢易者相承以至於今未之有改雖然是固因時之制不得已也顧獨不可抹其甚而益其所未備者手資於西南為文物郡由先漢

二王以後代有出人垂諸萬世而修名赫節尤莫盛於國朝迨百年而來亞禮部冠大庭擢昇甲首全蜀者項背相望由宰臣法從寺監郎閫班班可考資之文物於是為蜀稱首然致其貢士之宮則未之有也寓試于報恩佛舍弗便則合郡縣庠而棘焉猶病其褊也慶元初分潛司貢額于諸郡資之貢二十有一人至是增為三十有二士舍是亡他途也則就試者因以倍於昔蓋不下五千人而僅入出于一門既未免有壅閼躡藉之虞幸而得入負笈而冀少舒焉則偃之然靡所止辰編葦架竹猶未足以容也有徙就于樓居者焉則危棧腐梁上下填物廩乎壘覆是懼投卷之廡衣冠曳履校藝之館藩掖級夷封錄之所置隘近市導水之溝汗穢雜襲士生一世居廣居而立正位其所存何如也今若此殆所謂唐虞三代不若是慢易者乎今崇慶守楊侯某故紹興戎監某之孫也方懷綬里居慨然曰我祖父捐田千畝于學以資公養所以望於鄉之士者不為薄矣今登進賢能之所而苟焉弗稱盍即其地思所以拓之者草圖練日慮材鳩庸而為士者翁之以應縣庠之西北為民僦居請庚之得方七十六丈有奇石牆環繞三門彪列四廡分攀龍附鳳二堂屹于左右中為

三術以直達郡縣庠修暢而觀深至於有司之直胥史之舍悉增其舊直中門為亭南嚮以發舒文明之氣士遊其間庶幾綽乎有容不復如前日之填然羨其所以重者矣經始於嘉定二年春正月迄其年之冬十一月新築九五百四十楹諸費為錢一千四百四十萬有奇郡守眉山呂君澗贊其成郡教授潼川王君騰鴻以楊侯赴鎮代其勞盤石令王君子克率外二邑緡錢以助制置司幾巨郡人趙君希濬以前二歲舉人嘗輸金于州也至是白其長出所輸以給用度州之士各繼屬不絕役成復具以顯末屬余為記余每嘆古道淪夷上漫於求賢下苟於應令上下相與以薄而俗益不古若自慶曆崇儒詔州縣各立孝官而士始知勸學承平日久列郡各有貢院修屋壞除位置有所若知所以重其事者矣顧猶未能驟改其所讓慢苟且朝廷設科將以蒐實材崇正學為斯世用也今或者往往以淺陋得例持衡推無用之文為取才之士苟於得者亦隨其程度而為之應幸而得之則又將其今日之所以取於人者取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充而為公為都皆此其選其本若是則其所成就蓋可類推其間亦豈無鴻生碩儒由斯以進者然自非豪傑之士瞭然乎義

利之分其能不為所溺者鮮矣嘗試使今之校士者參諸古人之所以取惟正學之尚而不必泥科曰以推陳腐之文今之充賦者思古人之所以進務正學以言而不必曲程度以循有司之陋則今日取士之制藉曰不皆出諸此而吾所以自立者未嘗一日而離乎此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在云者非必役役於干祿也倘其天爵而人爵從之從之云者非必區區於要祿也夫如是不惟得之有道士之聞風者且將日改月化惟本之趨視夫詞華之工科級之盛者且將有所不屑也推之以用世况肯不義而富且貴乎顧余不令何足以預聞乎此因士之請之塵書此以遺之將冀倍事斯語求為君子之歸毋俾世儒以科目相詬病也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三十八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三十九

記

中江縣靈感廟神墓記

凡宇宙之間氣之至而伸者為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在人馬則陽魂為神陰魄為鬼二氣合則魂聚魄凝而生否則魂升為神魄降為鬼易所謂精氣神遊魂記所謂禮樂鬼神天子所謂物之精神之著而子思所謂德之盛誠之不可掩者其義蓋若此而古之聖賢所貴乎知者亦惟知此而已知之故一死生通顯微昭昭于天地之間生為賢智沒為明神固安有今昔存亡之間也哉自義理不競學者之知乎此者蓋鮮於是鬼神之說不眩於怪則怵於畏禮壞樂廢為偽日滋而人心之去本愈遠然其理之在世間則闕于載如一日也顏魯公忠肝義膽其死又矣史書具英烈言言如嚴霜烈日李衛公竄死南荒而今狐綯於夢寐猶憶其精爽柳柳州館於羅地猿吟鶴唳莫非其精神之著是焉可誣也況有社有民生有德於人死而即其土人心之所向齊明承祀而致生之者其容梅平潭之中江其始為不武縣縣故凱州也隋大業有李太守者為其州人德之死則於州之某所葬焉既又廟祠而尸祀之如桐鄉之祀者家故瀕江閱歲既久雖有漲潦不能侵齏然亦冒沒之類久而



疑其地禱于神以訂焉如魯斯應人益神之即其旁荆為冢祠前門後寢位序處列今荆州牧杜居劉公既為記其故祠之本末詳矣又欲求余文以識諸冢嗚呼亦異哉自古生都顯榮死就渾滅者何可勝數而大業迄今寥寥六百餘載神著德盛逾文弗替則神之得此於人也亦必有道矣公叔文子於穀丘曰樂哉斯丘死則我欲葬焉而遽伯玉不以為可遽有請則之語成子高寢疾謂慶遺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死不害於人我死則擇不食之地而葬我焉古之君子之用心也德施欲溥而不留於地其了然於生死之際非區區一丘之惑者今神即安於頌江之地則非有穀丘之樂也江水所及則又不食之地矣而歷祀六百餘載歸於獨存廟兒鼎著宜神愛物利民之心生死如一故其報若是弗窮邪余既樂聞其事文嘉中江之民追遠之厚也故為道死生幽明之故叙其事而記諸

印州新荆南樓記

臨印居蜀上游鶴山襟其西鄒水帶其南風氣融液土田行沃民生其間檢復醇固習尚儒雅蓋自胡安先生林間翁掃嘗為漢卿雲從之受業卒以名世莊導陳立祠有顯問風流所漸代不乏賢雖以五季搶攘而忠諒之士亦表表著聞于時迨我 國朝道化

純被士趨益正或以學業名家或以功烈垂世或以
 鯁直不容於俗或以廉平有德于民載在史冊垂諸
 郡乘蓋爛然可覆也眉山張侯師囊來守是州崇校
 官表遺逸禮儒士課弟子負凡以崇化善俗速辨明
 倫者侯既盡心焉耳矣又以南離之方為一州文明
 之氣所萃効靈輸秀毋載其篋也思益有以作而大
 之循郡謀而南一目數里砥平矢直爰既江瀕度其
 地而樓焉從廣四仞其衡之長如從而加一脩楹有
 覺陽馬承阿二度挾承如鳥斯翼其衡各以二丈所
 列巘獻狀如揖如授逝川騰輝如顧如慈異時郡謀
 面勢甲於他郡今鉅麗如之而江山氣象扶輿槃礴
 則謙弗及也四川制置大使廣安安公丙以嘗為邑
 長於斯也又嘉侯之制法而制時也捐錢百二十萬
 以相其役始嘉定五年十一月迄于明年之三月費
 錢四十萬有奇米三百石未萬有三千竣事而民
 不知役余同年友天官侍郎陽安許公奕既為之扁
 其所以南樓厥七月士以書來誌俾某記其事之成
 某州民也弗敢辭則姑誦謏聞以推明侯意蓋自天
 地定位而南北之方為中且正坎位乎北中實也不
 實則險而易動離位乎南中虛也不虛則闇而不明
 夫二氣之外降萬物之生成於是乎在近取諸身大
 凡成體而有物孚信而不可欺者皆坎之實也而致

用之大惟心為要焉人以一心成位乎兩間虛明中
 正至文之所從出也故其象為離人皆深體而默踐
 一有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所行
 大道也之以之周旋乎萬物皆相見之地如日之方中
 宇宙之間無一弗燭焉是心也不既甚綽綽乎而
 人常小之以自溺於偏倚窒闇之地物欲蔽而天理
 隱矣故聖人立象以示之又設卦繫辭焉而告之故
 曰天有四時地載神氣無非教也坎離虛實之象非
 天地間不言之教乎不寧惟是若外之南征而吉明
 夷之南狩而得皆取諸此而都邑之位面朝而後市
 鄉飲酒之位嚮仁而備藏亦不曰陽明之方君子所
 尚人一身致用之要皆出是中虛之地而可乎侯之
 作斯樓也凡以寓其為教之意非必家至而戶曉者
 也士而能猶名會意有以反求諸已而毋蔽於物欲
 以窒其虛也毋陷於偏陂以失其中也毋安於末技
 以亂其至文也毋矜乎小智以晦其本明也豁然大
 公靡所滌闕則以是充之造道入聖將無難者其英
 華之晬益光輝之暢發又豈止名爵之榮也哉侯之
 望於士者蓋若此其雖不敏請與里父兄懋敬厥修
 以無忘侯德云

廬州顯康廟記

鬼神之理茫昧不可測知而見諸聖經者易言情狀

記述幽明夫子謂物之精子思稱德之盛凡以天地
之功用二氣之良能妙萬物而無不在者也古之人
所謂格物以致其知者將以究極乎此死生晝夜之
道既瞭然於中而後交於鬼神正義不失其正自異
說講張而去之知此者鮮矣惟未有知其故非委諸
茫昧則眩於奇惟禮壞樂廢孽厲日滋人心去本愈
遠而惡知所謂助成化育之功者瀟之顯惠廟蓋助
于淳熙之八年其死生榮衰之變則簡也許公延慶
嘗記之矣嘉泰三年唐安王侯勳則又更諸英瑄者
規制闕表又弗克竟後十年許公之子天官侍郎奕
來為邦伯而自成之亡何而填壘易易遂為倣于通守
費君昌過凡而資用皆郡少府之斤幣侯約已裕民
之餘也前門後寢環以步欄文棟華梁瓊極鉅麗費
君謂是役也不可無述于巖性之碑則以屬其鄉人
臨叩魏其竊跡其事而為之喟然曰自昔柏珪倂爵
者何翅博舍而生都顯榮死就渾滅梁夫蓋沉今世
之相後也七百有餘載矣而神者德銘逾又弗替則
神之得斯于人也亦必有道矣良蟲之杜離榘之館
桐鄉羅池之祀便生無德於民也死能廟其土乎或
曰盈宇宙之間其生不生窮者理也其聚而生散而
死者氣也氣聚於此則其理亦命於此今氣化而無
有矣而理惡乎腐曰是不然先儒謂致生之理其鬼

神致死之故其鬼不神古人修其祖廟陳其宗器設
其裳衣薦其時食者將以致其如在之誠庶幾與之
其昭明焉蒿悽愴洋洋乎承祀之際者是皆精誠之
收寓而實理之不可捨祠之作也非古人修廟陳器
設衣薦食之意乎必有深於聚散之蘊者乃能會於
斯言

茂州軍營記

帝隲下民集大命于 藝祖厥既百神受職六服軌
道迺惟李唐叔季彊藩畔援五代八姓民生如燬圖
所以久安長治之策肆發宸指召諸鎮以還鄧遣廷
紳以牧民賦租斡推之利雖隸轉運使副而二稅固
有當屬之郡者且係官房廊雜收地利坊場河渡支
酬衙前不盡則悉歸諸郡以之備用非常郡置營以
招軍大郡有十數指揮小郡亦不下三五毋指揮軍
四五百人平居統理春秋按隸屬于郡其白知軍
州軍軍政也州民事也分方鎮之權十之二三以付
之郡者將使之有兵有財可以幹方且熙寧言利之
目不知為國遠慮乃謂郡府付權太重於是括地利
籠權課茶回易醞造以削諸郡之財籍益卒罷招
填併軍額捲窳口管切籍分係將不係將以前諸郡
之卒郡既不復有十兵孔射矣所當除戎哭踰城郭
以備不虞者控于轉運則既多滯吝奏乞支隊或至

格藝門所謂三足者今咸無一有一旦盜賊竊發戎狄繼之勤王之師非驅市人則募鄉氓過敵輒潰適為剽聚其患以而未為中興之初雖身履其弊而未之有改況于今日郡之削也滋甚兵之關弗補也貧弗恤也糶糴弗充也營壘弗葺也方時晏寧苟若而可武與叛將徒覓竊耳而封疆之自或死或去巨無所與守者脫不幸有強弩良戍之憂孰能窺差足而先應者是焉可不為寒心哉其自請外補三歷守符視壘垣之廢兵籍之遺藉以李法固為此慮屢矣矣一日茂林太守史侯以書來曰茂之廂兵既去壘壘戍守之卒靡所共舍余皆列營以居之矣又荆為撥關之所厲乃蓬蘞銳簡乃侵短審固周旋不攜不倚若庶幾無媿於科瑣者子盍為我書之某曰此余之所甚憂且居其位而慮焉者而子能及此余敢白不可因惟先朝兵制之得失其在子今無以解而更張之將未知所以備用書之以識侯之遠略且將以諭吾鄙翼相與圖其所甚憂者焉侯名 **字聖從眉之丹** 稜人登紹熙四年進士第六

石泉軍軍學記

石泉故縣縣故有學政和升縣為軍而學未之有政也紹興十六年知軍事魏侯某始撤而大之越六十年有七年漢嘉李侯大耕來為守故事見于先聖先師

之廟賦其殿堂堂序已壞漏弗支則慮材鳩庸以復興之凡而嘗用率仰奉賜不足則益以郡少府之斤幣郡寮及里人之賢者又相與助力焉始於嘉定四年夏 月成於明年春 月侯以書與余曰願有紀焉以告于郡之士也使郡教授李君杰叙其事而來諭余為之喟然嘆曰三代之學莫備於周降秦漢而後莫備於我國朝周之制自王宮國都閭巷黨術莫不有學司徒惣其事樂正崇其教下至庠塾皆以民之有道德者為左右師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公卿大夫士之適子以至庶民之子若第八歲則入小學教之以洒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厥十有五則進乎大學而教之以致知格物正心誠意之道士生斯時祿脩息游未嘗斯須不由於學故其成材也易 國朝之制雖不若是詳也然有非秦漢以來所及者蓋自晉高陽厲草蕞穉雋陽各有師徒錫之經傳至乾興元年而兗州立學景德四年則藩鎮皆立學寶元元年則大郡亦立學至慶曆三年以後則郡縣無不咸得立學焉此既為前代所未有而職之以教授領之以部刺史守相令丞則又昔之所無降周而來亦庶幾無遺憾者矣然周之得士彬彬濟濟極於治化休明風俗醇厚而今之士修諸身措諸事業願或有不逮周者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容有金首

之間乎是不然古者自入小學學功儀隸簡諒則既有以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而養其良知良能之本其入大學也所以為教之具非強其所無也凡以

上帝所降之衷生民所秉之彝萬物備具而作之君師者特因其固有而為之品節以導迪之使明其仁

義禮智之性以行諸君且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倫而無不盡其分焉耳今之為教者獨何如哉利祿之

誘格於其前既不由小學以養其德性厚其基本又不進之於大學以明其本初而瀆於大成其父兄之

所訓迪師友之所切劑大抵務記覽為詞章以求合於有司之程為規取利祿計耳自始童習以階成人

耳目之所濡心志之所之始進既若是隨事疊疊往而不返其以是干澤也不至於得不已幸而得之則

又將以其所以教於人者教人彼是相尋其流益降充而為公為卿皆由此選其所成就有不逮古之者

蓋不俟其入政而固可預知之矣嗚呼為士者蓋亦反其本而職教者亦管於是而加之意乎今李侯之

為是役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侯之為教可得而聞之與古者教人之目至簡而易行至近而易知不過

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理也貫千載如一日人非不能行之言之而患

不著察其詩去民之靡盬誰夙知而莫成願以是復

于侯將告諸郡人相與切瑳究之期有興起者以無負建學立師之意云

漢州開元觀記

自圖書出於河洛而天地之秘始露迨八卦畫九疇叙六經作而天地之間備矣以言乎天下之曠至於陰陽變化遠而莫禦矣而卒歸於默成而信存乎德行所以體物而不可遺以言乎聖人之道至於峻極于天大而亡以加矣而不遺乎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所以範其化而不過凡皆貫顯微該體用形而上者之道初不離乎形而下者之器雖關百聖歷萬世而無弊焉可也後世九流之士往往執一偏以求道得本則遺末循粗而失精亦豈無高明卓異之士遊於其間者惟其誠明異致道器殊歸殆將不免於賢與知者之過而惡睹夫天地之大全也哉且道家者流其始不見於聖人之經自老聃氏為周柱下史者書以自明其說亦不過恬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為爾世有為老氏而不至者初無得於其約而徒有慕乎其高直欲垢濁斯世妄意於六合之外求其所謂道者於是神仙荒誕之術或得以乘間抵巇而蕩搖人主之侈心歷世窮年其說猶未泯也嗚呼道其不明矣夫廣漢為蜀望郡郡即學官以奉嘗先聖先師惟春秋二祀耳而老釋之祠則充塞區井郡有謂

開元觀者實始於唐之玄宗其始初清明睿俊在服
 有一氏之書數如攢柳河南參軍鄭誥朱陽丞郭仙
 舟投輿賦詩語涉道法區區丞椽之卑語言之未未
 害於治也詒之為不切事情免所居官廢為道士於
 斯時也其好尚蓋如此承平既久怠忽荒政乃始外
 事物棄倫理以委其心於無所執着之地而仙人方
 士之說入矣今日表莊列明日祠玄元且崇信方術
 繕修宮庭若編以老氏清虛淡泊之本旨則此又習
 誛踵隨愈求而愈失之者而上之所好若是是宜天
 下靡然向風而郡國皆有是祠以迄于今也嘉定四
 年冬余守廣漢觀之道士段謙光來言曰觀之地久
 矣相其舊址西北隅地卑且凹積為瓦礫之場其旁
 之降者則荆棘狐狸之所居也觀之始基今數百年
 雖僅存不廢而壘壞廢壁若此吾衣食其中常怵弗
 寧乃填乃闕乃治乃削凹者以凸巖者以翬則憲材
 鳩厲剛為 殿後為 殿陳太初真人世傳謂火解
 于是州者今亦繪而祠之其事則眉山蘇文忠公嘗
 識之矣子盍為我述其結構之始末以詔來世也余
 曰噫儒者之道欲其自得也而純體實踐焉非求乎
 外飾以眩諸人也况土木之崇侈於余乎奚取雖然
 有一于此異端之教揆諸吾道之中皆弗合也然而
 老氏綿綿若存之說者蓋有近於大易生生之宜而

其所謂專致柔歸根復命視夫窮大而失其甚者
 則又有間矣誠能守淡泊去健羨滄神滌慮如潔其
 庭宇脩身謹行如固其垣墉則不惟可進於法師之
 道而存體明用吾猶將有望焉尚庶幾歸儒之意道
 士憮然而作曰命之矣乃書以授之是為記

雅州板文堂記

雅安南控九折西扼靈關之塞地多磽鹵嶺峭川激
 民椎頓能勞苦而其為士者頗知自好質而不華時
 平無遽則其閒曠之趣往往中州弗逮然至者以其
 僻且固也而不陋之者幾希成都字文侯紹芳為是
 州之明年邊壘不驚百廢且飭延因餘力順民之情
 為樓於州之南侯既為文以紀之又為堂其下扁以
 振文俾來美子曰願有以告于州之人也夫不遠其
 地鄙夷其人而思所以告之侯之用心抑所謂幾希
 者矣而侯之為是也寧以斯土也士習雖醇而馳騁
 文藝以譁眾取寵者僅僅有之故思有以振發之與
 抑侯之意殆不止此為堂南鄉厥位為離其為文也
 佔畢誦說云乎哉太極昆命動靜根焉元化周流未
 剛分焉濛濛推往來東送雜採日夜相代乎前無息
 之間而天下之至文生焉離離乎其相麗也皇皇乎
 其旁燭也秩秩乎其有條不紊而纖微畢具也仰而
 觀俯而察則日月之晦明星辰之見伏山川之融結

草木之羅縷近取諸身則君且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莫非天命之流行而人文之昭晰是故堯舜禹湯文武所以化成天下而聖人所為起鳳鳥河圖之嘆薄乎云爾後世之所謂文也今侯卷卷乎是州之人夷荒闕秀思有以振作之余竊意其士質而靜純少馳騫之觀地阻且左又無繁華之娛則或者純固專一知所用力自茲承侯之德審思明辨純體篤行豈無日改月化有以悠然自得於天理之釋而識人文之正者乎傳曰甘受和白受采登斯堂也庶幾有感於斯言

綿州通判鑲一賢祠宇記

並曾慈馮君德從自巴西以書抵眉山曰昔在先生正諫議鮮于公既我祖戶部嘗相後先通守是邦風猷藹然迄于今未墜越我閭閻知來承茲之碩瞻收居懼弗克嗣以愧前修乃尤事諭月即治寺東偏闢宇而並祠之將以致高山景行之仰蓋為我叙所以作昭示來者其嘗夷攷二公之行事而竊有感焉方熙寧王氏用事竊經術之似以文管商之實歲今所屆胥為怨容小大百辟罔不盡力爭之卒以取忤而嗜利亡恥者馮侯為市茂惡怨正准所欲為根孽蔓延極于元豐夏季其禍猶未弭雖以神考之明睿時察其數陰主善類而汙莫之勝也鮮于公為蔡河撥發

應詔言十六事謂滕甫曰其文類王陶可嘉也遂用為利州路轉運判官初建助役法議所役緡錢與轉運使李瑜不合乃各以聞神考是公議因以風諸路且罷瑜而以公代之然自是為用事者所嫉終神考之世不復召用矣馮公奉詔鞠環慶獄一二執政至諫風土旨將以中范忠宣公不得動卒是忠宣而正神古史籍之妄蓋自是大忤執政會史籍有異詞詔韓晉卿鞠治執政因請併覆純仁事神考曰純仁事已明白勿復治也獄具如馮公章執政殊弗慊竟以他事罷公歸審官諭年乃得調來倅是州嗚呼世謂大目吾怒過於人主詎不信哉熙寧以來登顯者較布列有位者莫非出於人主之意及其奉小楮正以取譴斥則鮮不出於大目之私雖一時宰自如韓忠獻文忠烈富文忠執政如呂正獻司馬文正趙清獻唐廣濟其文肅侍從以次如呂中丞滕章敏劉忠肅揚元素程明道蘇文忠文定鄭介公乃皆神考深知其人力主其議者或召之至或命之留或惜其去則神考也及其或從外補或以罷免或不免於煖豕則安石諸人也矧新法之害用兵之非神考固嘗流涕於二石之請嘆憤於安上門之圖勳哭於永樂城之敗嘗嘗不曰吾將亟解而更張之也而將順羅聞蒙蔽相尚徒以強辯邪見力持人主不可動搖以神考

之仁心仁聞卒之民不被澤而覆受其禍一時善類乃徒以知言垂芳竹帛可勝嘆夫今鮮馮二公之事雖不盡同然而論事於熙寧而為神考所知為宰執所愾則蓋有相似焉者矧鮮子公不過以蔡河撥發而言天下事馮公不過以御史推直而觸大見意其為力滋不易然是烏可以無述哉有來斯字仰瞻儀刑尚友風烈即其行事斯友諸已而致思焉蓋不必曰人不足與適也位未可以有行也亦惟循吾職分自靖以獻于上焉願馮往而不可以行吾所學乎詩曰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維靡靡或哲或謀或肅或艾是理也閱于載如一日馮公識之焉知來者之無人謙謙諱佚字子駿閩中人戶部諱如晦字叔明晉

茲又

彭節齋記

開禧二年主師北征不利虜乘勢欲進淮環漢雍秦關蜀明年春大將吳曦披虜以叛士之仕於蜀者或舍生以取義或濡跡以就事或逃難以避汗其事不必皆同歸潔其身志於仁而已然而所陷溺者亦往往有之惟其郡彭君挺然於雲煙之中唱之以官弗從強之以事弗從繫之佛舍卒弗從也曦既就戮宣撫使安公丙宣諭使兵公獵安撫使劉公甲上其事於朝曰守節不從幾及於禍曰嘗拒偽命忠節可嘉曰

守節抗叛誓死不渝前後若出一口人以爲榮君乃以榜其居曰節齋庸侈其事而自瀆以書抵眉屬余爲述余謝之曰何或子所謂節者且忠孝貞子之分也率吾性素其位謙於中而行之焉耳矣而子獨是之名乎曰余非以是爲諒也余將識諸卧興以自儆也則又謂之曰聖人知人之要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矣焉者終之於久而不渝然後其人可識也曾子固書顏魯公之死謂義有不得不死雖中人可勉焉惟歷許大茲顛跌臧頓至於七八而始終不以死生禍福爲秋毫顧慮非篤於道者不能如此蓋以爲不如是或能勉諸暫而不能持諸久是亦聖人察所安之意也且不寧惟是在我 太祖時嘗議武成廟之配享者所升入二十有三人所退黜二十有二人其間如陶侃李光弼且不得與管跡其事而特緩於討賊李特特於赴援耳然而功名俱已躋庸也倫輩有瑕類固不在所錄節之難於始終也蓋若此矧欲學子爲陶李者乎惟子勉之其益求諸古人以內反諸心毋矜焉而書也毋撓然而轉也毋不見知焉而指也人所當爲蓋不止是子懋敬之以圖厥終則日子之三愛我也蓋即是爲記乃書以授之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三十九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

記

眉州新開環湖記

臨邛魏某居郡之明年歲孰時康教子諡園惟寬
 閒之鄉有以節宣勞佚疏滄幽滯也郡故有沼而區
 分壤引港絕潢斷昔人又多為任梁以室之曾不能
 容乃焉適宣迺理碎以小艇於園之西為洞循洞之
 西為亭榜曰西港港有步可上下舟舟行而西為高
 梁榜曰環湖梁之下可藏舟又西為傳館由館之北
 湖光渺漭從廣百丈其衡之長如從而加倍北進東
 截松菊亭易亭榜曰栢港又東為亭菱嶼直百坡亭
 又東北為雪橋為游環鞞梁乃濟又東為起文堂泓
 涵演深廣繚繞於是環園皆湖也迺因暇日命客
 張坐飲相與亂流而觀則翠筠蒼蒼參差蔽虧柔夷
 華芳夾道綺靡周閑曾楹倒影參錯雙鶴乘鴈浮深
 戲廣織鱗巨介頰首莘尾目行心舒俄頃變態應接
 不暇客曰子之為是於園中也計庸程物屬役賦文
 非能極人力惡可以為有也然則子無已勦民爾乎
 曰不主未始有為也山徑之蹊閒介然用之而成路
 為閒不用則茅塞之其塞也山固自若也其介然而
 成也非襲而致之也山之固有者然也今余於是湖
 也亦襲而致之與無亦因其固有而導之然與而美

勸民之有客曰是則爾矣而政非所急也曰吾聞諸
 柳文憲侯曰氣煩則慮亂視壅則氣滯故必有游息
 之物使之清寧乎夷夷常有餘然後理達而事成是
 乃吾所謂節宣勞佚疏滄幽滯焉耳斯其為政不已
 多乎曰子之為是也則吾既得聞命矣抑聞之無已
 大康職司其居子之遊也亦有以寓其思職之意矣
 乎曰有甚焉楊雄氏有言乘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
 人斯安吾將安航名吾舟且航者人之所以濟也而
 國以之吾知乘航之不可忽則游豫之頃無非事也
 客曰唯唯非子吾不及此雖然請為歌之願無忘子
 之志也乃歌曰有瀾且盈今誰攜誰厲采蒲與荷
 兮采藻漣漣言酸其適兮匪航弗濟我引我擎兮我
 鼓我拽舒乎婉婉兮般乎齋齋兮計且繁兮莫之止
 及仰興我思兮此于湖底我之世世兮民之蹇蹇
 非爾作兮維余于制終余永念兮是傲是戒毋與厥
 載兮庶其夷角歌既闕主人飲客酒泯然思饒笑矣
 復使反之相與悠然而罷明日書以為記

眉州江鄉館壁記

眉為郡介居水陸之衝公館之西故有代舍以贏賈
 旅余既畧加葺焉惟是汙洽來爾者未有以令也瀕
 江有亭榜以共飲故邑宰唐安胡文靖公所作也郊
 之遊勞僮僮空車燥濕無所乃嘉定六年臨邛魏某

來為州明年損少府用度撥而大之知縣事呂符文靖之族也寔相是役冠樓于堂翼室以室聯以步欄高其閉閣繚以周垣蓋經始于秋七月 汴其冬

之十月 於是賓至之不時得此託處則賓徒有

適井區有次脫然如歸或以謂余曰客必致館是謂友紀故昔人以隸垣規晉以司里規陳今余亦將以

是規子之政之修也曰喜而惡知余之始拓為不若

是也余將左右宣畝樹之臺觀屏別留翳翳登舟未

使高明平夷倦客有以息斯游斯節宣勞佚也而後

薄民壤旁危叢祠罕未有以大厭余志也而以是規

政也祇其所以隘我也姑識其事尚來者卒成之

眉州新修墓廡堰記

距州城之東七里所曰墓廡潭者唐拾遺孟公昭圖

以直道不容為田令孜所沈處也先是開元中益州

刺史張仇公兼瓊為堰於五州者二由新津縣之西

曰通津由墓廡山之西曰永濟水利凡溉眉山青神

之田畝七萬二千四百有奇 國朝大聖末使民輸

歲修之緡畝羨餘錢五十元豐濂增至百四十有二

米為外者一民患苦之淳熙九年郡守武信楊公輔

易為官修有所謂王景堰比牙與田祖用通諸堰故

壘石為堤至是以竹落易之衡廣二百十丈有奇

視昔用度蓋已十損其二而比歲東流益慢春慶之

家又聚室之以浚其流磯之以怒其勢故其下俗所謂蘆花筒者日見湫澗筒下之田疏惡不支迨嘉定五年水又汾至射王景堰僅餘尋丈幸未决後則堰高江潭水且盡注之江七萬畝之種將不得下明年余來為守訪問民疾苦多以是為言欲為改作則築事已動先是畝葬不下八十錢以給丁庸會廣漢張麟之來丞眉山增料三十有八且為教於民約一年勿復歛又節縮財用損常年三之二凡得錢三百萬於是畚畝武陽之石以為隄下邛笮之竹以為篴使植根既固雖有漲潦不能侵噬一日戒余以竣事余往觀焉且命客以俱丞曰是亦庶幾無憾余曰不是所謂隨宜救弊然也而長利乎且州之水近自白虎江來其為派二東流直墓廡則病堰西流薄州灑則病城是雖三尺之童亦皆見之而先是者弗此之圖今東流曰下吾恐武陽之山可泐音勒考工石邛笮之林可禿而篴畝增繇抗民之精將自是日極矣今為教曰盡一年勿復歛丞能自信矣乎白然則徙東流而西之其庶可久乎曰西亦吾民也東免於堰患而西為城憂其以利易害而弗可為也曰奈何曰移東而西偏也移西而東亦偏也吾欲截江為捷以捍東流而灑渠於東西之兩間則城若堰將兩利焉不乃可乎丞瞿然曰命之矣敢請事期而客有難白因其故

而歲爲之防可截江爲之以徵幸萬一不可曰何由知其不可也曰聞齊人延年言吳漢武欲開大河上領帝謂此大禹之所道不可改杜預將橋大河或亦以爲商周所都歷聖賢而不作殆必難立然則是堰也昔人之經啓於斯爲不少矣而顧未有及此者子之知也誠足以盡出古人乎哉吾恐灑渠之利未即見筭畝之繕未可罷而截江爲捷歲一勤民是以百仞之隄爲併於國中也其能久居此乎使來者或不能卒子之志歲一罷修則今之消功殫賄以爲之者將復潰而東趨而前功廢矣曰抑余聞漢人之習於灌漑者曰張戎嘗言水性就下疾則自刮除成空而稍深全灑渠以浚之其勢將日下下則疾疾則刮除而深昔之東注而病堰者皆將爲中道歸歲不過掄錢百萬以爲截江之防而王景堰之役可漸省以至於不必復事矣與其歲捐三倍之費以掄其米而爲壩未有旣也且是非之心焉可証也今惟其是孰不我是今而非也安能強來者之不我非邪况渠成民之利也其不成也所捐不過異時所以待遇使客者今少府損節之以復于民耳而來者何得以非我乃以控于刑獄常平使者潼川楊公子謨議未史會行郡相與按視始盡得其利害之要掄錢七十萬俾經始余亦以少府二百萬足成之命丞受役焉會計

金穀兵馬都監吳 戒事期程護工作水工以時物土賦文庸丁以時架筠捷石起冬十月迄明年春三月累日積工凡若干民之無職事者受庸而爲之渠成而前以爲非是者往往自異其說譏覓稱述余復謂之曰始而非之者固未必是今而是之亦不得爲非乎水爲天下之至險有非知力所能周者而子爲是乎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若夫變而通之使可久而不窮則在來者非吾所敢知也乃以爲記

大邑縣學振文堂記

吾州之俗檢復醇固而被服文雅蓋自漢以來代有顯人胡安先生林公羽掃莊君平以經授鄉子雲流風所漸儒學日茂其爲縣曰大邑又介居羣山之麓地阻且右土生其間無繁華之娛馳養之觀蕩心休目故其用力文益以顯固篤學好修禮嚴樂善若恐弗及成都李君某來長斯邑厥明年時和歲豐百廢具修乃爲堂於邑之南名以振文將與邑之秀異藏脩息遊於斯而移書郡人魏子翁曰願有以告于邑人也了翁固謝不敏不足以舉斯文君固請弗已則謂之曰何哉子所謂文者清便婉轉點綴映媚姑以玩物肆情者乎傳會假託寬移編綴苟以譁衆取寵者乎爲堂南鄉厥位爲隘吾恐君之所以望于士者將不止此也君曰何以語我曰吾請試言夫所謂文者而

子姑聽之且動靜玄根而陰陽生陽變陰合而五行具天下之至文實始諸此仰觀俯察而日月之代明星辰之羅布山川之流峙草木之生息凡物之相錯而繁然不可紊者皆文也近取諸身而君臣之仁敬父子之慈孝兄弟之友恭夫婦之好合朋友之信睦凡天理之自然而非人所得為者皆文也堯之蕩蕩不可得而名而僅可名者文章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而所可聞者文章也然則堯之文章乃蕩蕩之所發見而夫子之文章亦性與天道之流行謂文云者必如此而後為至文王既沒文不在茲孔聖後死斯文未喪此非後世所謂文也今君侯振文之謂將奚擇乎此曰抑聞之敏而好學不耻下問亦得以謂之文孝弟謹信況愛親仁行有餘力亦不嫌於學文文固有等級也自非上知生知迪天理之彝鵠人文之正動為世道言為世則則勤學好問推孝弟謹信之餘固學者事也特有先後之序淺深之

聞焉曰子言是矣如余前之否者乃天下之至文遽得以過而後之也聖人所謂斯文亦曰斯道云耳而非文人之所以玩物肆情進士之所以譁眾取寵者也侯誠有意於斯則所當表章風厲使為士者以勤學好問為事以孝弟謹信為本積自累自源但流以求夫堯之所以可名不可名夫子之所以可聞不

可聞者果為何事近取諸身而秩乎有叙遠取諸物而繁然相錯仰觀諸天俯察諸地而離離乎其相麗皇皇乎不可紊斯所謂文者既有以深體而嘿識之則將動息有養觸處充裕無少欠闕宜其燦燁從容之夕將有忽不自知其入於聖賢之域者矣斯文之振孰大於是君隴然曰是文之本也敢即具為歸將與多士懋敬無斁

長寧軍士貢院記

長寧之為軍自政和四年始朝廷不鄙其遠俾得貢士視內郡德至廣也王澤既歿士習用勸風氣開建衣冠浸茂初合試於瀘鄉之士萌便也紹興十四年始以士之請寓試于郡之龍華僧舍越十六年增流寓貢額三名合舊為三越十四年而單演之始登進士第由是數十年間人才彬彬間出樓武科級就試者因以倍於曩日僧舍湫隘既不足以容校士其間者亦病於帶首嘉定三年夏四月陵陽虞叔平父方簡來守是邦泚事之逾月士以為請侯隴然曰是登進賢能之地顧苟焉若是益更諸莠增者過陟南岡顧見西門之左稼澤且數十丈距郡宇百步而近域王諸峰秀出于左中為寶山屹起百仞侯曰是殆可矣明日合寮吏與學之左右生觀焉不謀同辭若諸龜亦惟丙食遂益市旁近地捐錢二十萬經始其役

或曰地勢卑淤泉蠶番鋪之事得無用功殫賄奈何
 鄉之士進曰此地發祥効靈莫助於侯請勿以煩官
 有司吾儕小人願加一力焉則屬役賦文為臺門三
 為騰錄巡防之位二前為重閣周以步廡中為公堂
 室東西向居堂左右校試之齋廬西在堂後又為虛
 明之館在齋廬後凡大小六十楹於是侯為大明通
 守楊君師信校官文君東寅為廬館以繼之郡士以
 次各守事期起冬十月己巳訖明年春三月戊辰用
 丁夫萬三千七百有奇錢用諸費二十七萬一百有
 奇役成而不愆于素侯乾道宰相雍公之孫也識濟
 開遠克念厥紹凡所居安惟猷是程蓋不寧惟是後
 也崇學校以迪士申孝弟以厚俗履茅之廬妥為繕
 瓦觸舟之灘開鑿築席泥涂十里伐山陶甃化為康
 莊四溪病涉為二脩梁直達郡治大葺官宇爰疏興
 學司刑之官咸安殿居鹽菜舊為民害不加抑配而
 商賈阜通疊是成績類皆非他俗吏所能辦者恭守
 廣漢之數月郡之士以書來請願有記焉某孰復實
 事而嘆嘉之不置也因惟君人者以天下為一家不
 自治也分千里之地寄諸郡守害焉除之闕焉修之
 不便焉必圖所以更張之如此乃可以位天位祿天
 祿而士愧弗是之取視其蠹壞不治者憤憤然去之
 奚以守吏為哉侯之是心也庶知所當務者矣然而

氣運鬱鬱為此邦恨計彼故老稽諸龜獸即南離之方而築樓其上以發舒文明之氣樓成而屬余為記余嘗觀陰陽之氣於易而知侯之意固有在也天地之氣運自此而南萬物之生也亦覆覆實異則方向乎茂盛之時也致役乎坤說言乎允則斂華而就實矣揆諸定位惟南其為正北為萬物歸藏之所南為萬物相見之方試以一日觀之日之方中天地之間無纖微弗燭焉惟人亦然抱陽而負陰惟都邑亦然面朝而後市惟鄉飲酒之位亦然向仁而借藏侯之意其將使域乎此土者悉惟文明中正之趨而無秋厓偏闇之患乎春秋之於土功必謹所與魯隱之作南門必書僖之作則譏之今何以書豈所謂作事有法得其時制者乎然則土將何以茲斯施也人之一心虛明中正萬化由是出焉故其象為離人惟不知所以自明則儀儀然冥行以終其身誠能居中得正者以洞見全體則所居廣居也所立正位也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其文明之美將以聚然而不可掩者樓之作侯所以望於土者寧不在茲乎侯故丞相雍忠肅公之孫名夷簡字幼仁

廣安軍和漢縣安亦保丙生祠記

恭惟

國家承百王之敝寓縣紛紜宋藩巨寇唯

藝祖皇帝神武所運亂本旋頭以開億萬年無疆之

基太宗適祗前訓卒其伐功函生閭閻夷狄順軌真仁休養英廟草承至手庶曹物眾地大而假儒為教者乃始變亂曲當元祐更化綱目畢舉而紹聖以後黨禍再作極于崇觀政宜戎索弗戒乃底于亂高皇南狩駿東先列弘濟大難阜陵繼之屬精圖治志清全疆大勳未集而崇陵享國日淺肆開皇上克念厥紹始初清明率顯羣獻將有志於慶曆元祐之盛者天下延頸企踵以需太平而韓侂胄已居中竊弄威柄矣且職乳臭子依馮世資出入內閣侂胄既倚為腹心界掌旌旆雖寵任踴進而曠之為謀則蓋不在是也武興則曠之窟穴也玆璘抉挺再世為將忘刻少恩士鮮為用徒以積威之餘知有具氏故曠密結侂胄願將西師既遂所圖則輕蔑王室之心由是日甚密以開邊中侂胄之欲而潛通於虜乘時為教士大夫黜學禁以來義理益不競一旦利欲所熾則大官唱聲一口附和凡以使命還自虜廷者例曰虜有內變虜有饑饉設王師一動關河必且響應是則然矣而不思侂胄之可與共功不也凡一時之躡登華要者鮮不出此雖廷策進士亦以是為舉首否則懷抑不容矣先是某蒙恩召試玉堂竟陳其不可幾觸聞罷明年將出朝廷尚欲託之公言以排異論遂達請舉執侍從兩負其責議官條具可

否來上妾既管軍威傳聞中外各以已見條
奏獨曠不奉詔而移書侂冑曰今戒嚴有月忽出
條具之命士心惑焉未知收粟進退遲速願明降處
分彼既不論可否而反持短長以肆欺侮僞傳書
罔然以失而公卿以下素為所請寄情不知察不知
識者固已胡其無君之心追郭倪李葵致書四皇甫
城攻唐鄧雖皆覆軍士將而還然尚同護者且庸而
曠悠悠不前不惟苦苗溫裕之志蓋又由於石晉劉齊
之陋策元帥既遁主人繼家東歸之士蔽江而下至
是所望以及正者惟蜀人耳志仁者蹈死弗悔固足
以明人目之義而潔身者勇往弗顧全軀者依違其
間下此者又置不復道方斯時也虜蹂我淮甸繞我
襄安以來蕩播我江漢顧瞻四方廢厥寔靡騁而十
州生聚遽隔王化此何時也悠悠風塵豈有能刺刃
於賊者視其汗鑿衣冠割截輿地駟騷然朝異而明
不同不過撫髀太息焉耳矣今資政殿大學士安公
奮由儒生獨能周全其間講跡以就事部分既定即
矯詔誅曠以開衆勢蓋復西州虜聞之以為從大而
下也相與膽落神沮謂吾中國有人由是不敢有二
心方及書之上也朝論大震上乃羣臣計事咸謂無
出公右乃為札書賜公勉以圖曠報國書未至而捷
聞君臣動色相慶以謂知人拜公端明殿學士中大

夫知沔州充利州西路安撫使四川宣撫副使恩視
執政亡何曠首至關下詔禮官講行受俘之儀納于
武庫凡皆國朝所未有者也荷與盛哉蜀人於公歛
食必祝蓋公之祠徧蜀中而公廣安人也和溪縣封
山鎮亦公之鄉也顧獨闕焉未有以識高山之仰其
鄉之士曰陳震孫等德公之知乃首鵬象而走廣漢
介通守李君炎震欲得余文以識其顛末余惟公殊
尤絕異之績垂之史冊鏤之玉板被之樂石者何可
勝數尚安以余言為也而固請弗已則三復其事為
之喟然嘆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非以氣數屈
信之變人事昏明之感故反覆盪摩所不容不爾邪
然天之愛人也屈於前必有信於後消於彼必有息
於此使生民之類猶有所依以自立而不至於棟宇
大壞則以天固生才以待其定也夷吾不死以康夫
下絳侯屈意以安劉氏方事之未白也有友如鮑叔
有君如漢高帝固以是望之彼亦以是自信不疑是
烏可強而致然邪賊職之變公雖以天下為已任始
焉自晦而人主與羣臣固已期之於千萬里之外書
詔下頒露布上薦以其時考之蓋項背相踵乎道地
之相去也若此其遠而君臣一心如合符節人果不
可以無素也唐祿山之亂河朔二十四郡獨有顏真
卿元宗猶謂我不識真卿何如人所為乃若此真卿

固嘗有位於朝矣而元宗不識之安公方守偏郡已
爲人主所深知河朔久而未平而蜀變定於俄頃雖
其氣數屈信之異而亦人事昏明之感固自不作也
今廣運既衰羣醜相噬掃清舊都茲維其時以天下
之公望朝廷之夙知蓋未有以加於公者入相天子
倚成嚴功則鑿鑿炳輝燄人耳目其將有大于此者
矣某雖不令請廣皇武方城之雅以備一代鉅文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四十一

記

眉州威顯廟記

眉有威顯廟故巴西郡太守邦人史侯某之作也
侯之孫必崇曰神之本初奠祀武康捍禦禦苗功施
于時于崇族周禮地官于禱是饗是假有有司之饋有
內史之命郡有乘廟有祀赫赫厥靈可考不誣自我
王考世仕武康實昭事神既齊既稷歆時惟工祝傳
詞致告齊我王考王考亦德神之惠也自時厥後莅
官所至以民生之不易水旱薦疫之不時也有祈焉
有報焉罔有遺過故于武康于我眉于龍于萬于階
于巴西于丹稜率建祠事曉而居眉祠是以興昉于
淳熙之 年迄今三十載矣而始克卒成惟祠之所
緣起與神之有續于民不可以無書也屬某記之某
循其真未則爲之喟然嘆曰鬼神之說尚矣自聖賢
不作正涂墮底士不知道民罔常心非置諸茫昧則
休於奇矣刑或又諉曰夫子所不語也季路所弗知
也吁是難言也其果難言也而聖謨孔彰實理莫揜
其有獨不可見者乎夫有四時地載神氣亘古今薄
宇宙盪摩而罔息者孰非鬼神之功用乎反之吾身
而嗟吸之屈信視聽之性來浩乎傳故妙萬物而無
不在也而聖人因物之精制爲之極使人承祀而致

生之洋洋乎如其上勿勿諸欲其饗之也此豈有不可見者乎或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武康之祠也於此乎何居曰古先聖人所以明命鬼神教民彛報者有功列焉民瞻仰焉取財用焉春秋秦嘗所不敢後固也然而戶竈門行之祀坊庸表嘯之蜡禡侯祖伯之祭馬香猫虎之靈有施於人則無不宗也是仁之至義之盡也而况兹乎抑侯之為是祠也繇繇然若國之有社而無私福也其可謂先民而致力於神矣夫記曰鄉之然後能饗焉來庶或鄉登當有饗斯言

眉州載英堂記

天地之德陰陽之交鬼神之會五行之秀氣細縹磅礴而降材焉何其甚貴也罔然而生泯然而死寒暑之運與俱草木之考音報華同腐則人亦無以靈於萬物而天地亦無所賴於人矣士之生平兩間必知所其貴者而用力焉隱居求志足以承往緒啓來也得時行道足以位天地蕃庶物不幸際乎艱難則鞠躬致力引義盡分足以揭天理遏人欲欲其自靖自獻雖所遇各異而不失其所以為貴且靈是則不翅符節之合是以生都顯榮茂有精爽登于明堂祭于大絜者既足以垂休無窮而展牲用藉春秋以時列于學官黃子有司從于先聖先師庶幾為國之故者

猶足以使百世之下聞其風而興起焉薄乎去爾折珪儋爵睚眦閃閃音丹切以誦庸人孺子之聽者之為也自漢以來武陽為士大夫郡芳徽懿績史不絕書至于我 國家掃清氛後陶以仁厚昭以倫理然後道術浸明士知所以為貴自諫議由公始以直諫聞米公孫公石公後先以儒學顯嘉祐治平之間則有三蘇父子出焉自時厥後世載其英在元祐時則有若縉事中呂公在建中靖國時則有若太常博士孫公在靖康時則有若通判杜公建炎以來則忠愍唐公忠介劉公忠愍孫公內翰王公給事劉公文安楊公殿院杜公文簡李公待制孫公司業劉公或以節義或以事業或以學術或以辭章顯庸于時儀法在後生榮死空蓋列諸學官黃子有司感謂無愧者學故有祠折為二三判渙英離昭事靡肅亦有名績顯者而象設俄空其至郡以全誦學顧視惕然訂諸耆母幸為一祠訪諸子孫審象惟肖於是屬役于教授趙某防禦判官楊某為堂東廡衛長四尋有五尺從長既備損尋之一塗暨竣役績素精能迺命執筆載稽國史繇田公而下列圖于堂者二十有六人序攷其丑服所其秩經始于 月 日告成于 月

日躬率僚吏諸生而令采焉曰是役也不可以無述則為之言曰德之不脩學之不講處無所逾於

人出無所裨於世死生浮湛若有若亡此士之所當發憤忘食盡心力而求之者而聲名之有無利祿之得喪固不當以一髮溼吾之至靈至貴也夫二十有六入者之得外于斯堂也豈盡以人爵之貴云乎哉有盟府之藏有太史氏之牒有天下之清議二三子誦其詩讀其書更攷其行事及而求之可也詩云誠不以富亦祇以異僉曰然請鏡諸石而事斯語

漢州房公樓記

成都字文侯鎮廣漢之明年威行惠子侯度業修廼作樓于郡之西湖名以房公將以申懷賢向德之意樓故金龜亭綠波翠嶽橫陳交翼而亭宅于虹橋之左有樓其上實據要會然亭址卑濕樓居狹隘雖聚足拾級如不容比歲又因陋弗葺其者為庸保濬器之地余昔守郡嘗徵車之未皇也今侯撤而大之且為詩以遺余曰作新此地誠為傑觀品題尚欠如椽筆余謝弗敢亡何侯以書來曰二年于茲矣弭難恤隱罔末弗圖幸斯人之我安也不忍以垂去忘之以歲之不時民生之不易也既以少府斥幣釋萬石米具築四教于舊庾之陰以宣勸之名郡儲倉實蠶蠶蠶緩急是賴又捐錢五十萬有奇為民代輸布縷之征是庶幾可以去矣而斯樓之記豈自者嘗以屬于黨忘之乎其瞿然曰恐是焉可以無記也自郡縣以來守

襄陽者多矣而羊叔子杜元凱獨傳至歐陽公記峴山亭則惟及叔子羊杜相若也人之愛元凱已不如其愛叔子矣是惡可強也自唐長壽以沔中和廣漢刺史之具除者凡八十有三人其粗知名可傳後者惟賈至崔盈薛元賞及公爾而三人之譽豈不迫公雖於釣游寢休之所琴石竹木之舊邦之人至于今惟曰房公而不及它人意是烏可量也然嘗出入史牒於公美事類多疏畧獨於治郡稱其多有遺愛而詞人羈客嘗適是湖者興懷於俯仰之異置議於去取之歧殆亦不可勝數蓋嘗攷其其事而未有折衷于此也且舊史所書陳濤斜之敗在前賀蘭進明之譖在後而新史反此公自去國訖不復用豈以敗故邪抑進明之譖啓之也方公之建遣三王分鎮節度也是固謂吾國中有人將以橈祿山之氣也然既為之前慮其後方至德元載七月丁卯上用公計分封三王琦琪未出閭惟璘赴鎮而後五月璘以江淮叛然則分封之策其然邪其不然邪當時如高適且盛言其不可則後日賀蘭之譖固有所入矣而當時大儒如韓退之柳子厚諸人每以宿德重望歸公極所尊禮則固不以成敗論也趙郡李華之詞至謂元宗季年逆將持兵天錫房公言正其傾軋凶害直事乃不行既以見祿山未叛之前莫敢有言者而公

獨有所論建乃弗果納杜子美之詞又謂及公入相紀綱已失公實康救忘餐奮發每世直詞空聞泣血則又以見朝廷多故之後公獨奮然以天下爲己任而孤立寡與動輒得咎嗚呼公亦可謂處時之所甚難者矣雖卒於無成晚益落落而儻名令節人期於未用信於既用勤王于蜀而蜀守以安作訓于岐而岐京以重此豈無其素而能爾邪世降俗薄是非啓於好惡名實殺於毀譽高背變於死生者何獨於房公然哉迨夫歲月浩闊情爲寂寥而著乎斯人之心獨隱矣與所寓俱存者斯其乏賢不問可知也公嘗守表爲儒而宴亭更刺史數十至王涯增飾棟宇而州人大悅公爲是州有舊竹其子鳴琴其上公去已久而李文饒劉夢得過其地亦思之不置形於詠歌公微權勢人微交譽且素者果何爲哉宇文侯既有德於邦人又作斯樓寄懷曩哲安知後人之思侯不如今人之思房公也詩云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敢併以復于侯以房姓湖自文定張公始以公名堂自參知政事眉山李公始以公名樓自宇文侯始侯名某字信臣嘗爲司農卿兼權地官侍郎今以右文殿修撰自京口移鎮云

書鶴山書院始末

開禧二年秋八月臨印魏了翁請郡西還既又三辭

聘召遂得遷延歲月丘園之樂者累年先廬枕山與

古白鶴岡阜屬連山之顛則脩竹綠坡滄坡而上草

木膠葛又上焉則荆棘之所於也有烽燧故基相傳

爲李唐時西南夷數大入是爲墊敵之所蓋居一縣

之最高峯故縣人亦罕至其地一日與家人窮隣煩

愛面前隈支一峯欲即之而不得則除即其荆棘蒙

犯虺蜴聚足而上則其地平袤衡廣二百又縱數里

無復側峻凹凸殆天闕而地藏者隈支中峯復屹立

其前如有鉅人端土色授面承欲遂入室貯書其上

與朋友共焉會居心制未即功嘉定三年春詔郡國

聘士印之預貢貢者以屋相望未有講肄之所會鶴

山書院落成乃授之館其秋試于有司士自首選而

下拔士而得八書室俄空焉人僉傳爲美談了翁曰

是不過務記覽爲文詞以規取利祿云爾學云學云

記覽文詞云云哉則又取支于四方與之共學子負笈

而至者襁屬不絕乃增廣前後各爲一堂二內廊廡

門墉以次畢具旁爲小室曰立齋永嘉某公爲之銘

介一堂曰書舫舫之左右爲南北憲堂之後爲闈家

故有書某又得秘書之副而傳錄焉與訪尋于公私

所板行者九得十萬卷以附益而尊閣之取六經闈

記中語榜以尊經則陽安劉公爲之記閣之下又爲

一堂二內堂曰事心取邵子語閣之陰關小圃盤池

築室藝卉木為遊息之所圃之後憑高瞰虛一川風物之秀皆在目中又為草其上於以仰觀日星風露之變俯察鳥獸草木之宜又若有以盈開靈襟助發神觀者自惟窮鄉晚進學未能信而存叨煩使輕涉世紛將敗績厥官是懼方表乞祠官之祿若得請焉退而聚友於斯藏脩息游於斯相與誦先王之遺言隨事省察萬有一不隊厥初以為朋友羞尚不虛築室貯書之意也

潼川簽判廳綠筠堂記

陵陽李成之性傳為東川簽書判官考其解之綠筠堂而移書臨邛魏了翁曰解本廉訪使所治堂之由來舊矣始壞於宣和末劉君軫復之再圯於乾道間李君枋復之後四十九年我又復之堂之壞凡三而舊址不移綠筠之所閱凡幾而故名猶在昔者之再易也皆有記今不可以獨亡子其為我書之余曰吁異哉童子寺之竹久存以衛公重安祠之竹不剪以兼公重今綠筠不知其誰植也閱變而不能易此君固自有以取重於人也雖然不曰竹而曰筠則有以也竹其體也筠其發見於外者也故記曰禮之在人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柏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矣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釋者曰端本也四物者之於天下最得氣之本然則受命之正何

獨松柏惟竹箭亦然其曰筠者皆其端本之所發見也其在人焉獨非受命之正而得氣之本者乎苟晦存息養無功襲奪則生色睒然見面盎背施諸四體將有不言而喻者或者不得其養而消不慊於心而餒消且餒矣况望其形於外者之澤乎衛武公之始年傳誣其賂士奪國以共伯之年考之此殆不然獨觀其自為止酒悔過之詩則公蓋勇於改過遷善者也至其勿嗔以講學琢磨以自脩則又非昔之武公者矣瑟爾赫赫其德容表裏之盛已宣著而不可掩及盛德至善昭明較著則又使人自有終不可沒者焉詩人無可以稱其德者而作詩曰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既以興其容止之美又以青青而形其生色之粹又以如簧而稱其發見之盛嗚呼是所謂竹之有筠者與非無本而能然也及年益老德益邵自信益篤則其詩曰抑抑威儀維德之隅又曰温温恭人維德之基皆言夫積中而發外占外以知中而其用力又在於不愧屋漏時殆若與淇奧之詩不為發明然則學其可以已乎成之之屬記於余也豈徒使之識堂之廢興竹之盛衰例為騷工墨客嫖娼擅樂之語抑欲相與切磋琢磨於義理之會故余敢以詩禮之說復之豈惟於成之是望亦將以自警焉耳成之息游於綠筠之下也黨有會於心焉其試以復於余也

王臺極堂柱識

東川漕解之東故即城為榭名以王臺城址臺荒有亭較其前嘉定八年冬臨邛魏某由祥刑攝漕治潼明年春坏城葺臺暨秋為真徙治遂首撤亭專為堂東嚮距臺之仍舊址如開會以周順氏請易名報可迺取太極圖易通與朱熹氏義動宜臺名極堂將俟考功奉堂議下嗣刻焉又明年秋臺以雨壞其冬更築屋仍為臺其前以無廢舊名從道城址堂容三仞崇綱半袤如容三之一繕以周歷廣視容三綱二臺之容宗視堂袤加二尺凡二役費錢六十萬計粟六百兵丁之庸二千日俱榜以秦篆是為識

參議胡君 一桐堂記

唐安胡君台符自吾州以書於余于武信曰言我祖參議府君自乾道之末迄淳熙之初嘗倅是州今五十餘載矣而風猷蕩如越茲承嗣懼忝厥官乃即治寺之東偏肖繪而奉嘗之子其為我記諸翁州人也聞長老言君自脫巾即云為教官惟果山未及上而在襄陽荆門最久凡襄漢間事皆以身履自擊夏粹成編上慮數萬言最後在夔州為介印為鳳命為守利東帥司為議帳蓋今之所謂蜀蜀者轍跡殆遍焉自臨道至歸觀賜對者凡再如建擇諸邊守漕復黎推士丁口田發義倉編鹽課率見納用大抵更

事久而開理多故能動中事會非若單見諷聞之人孤陋於一隅者其墓道之碑又謂其自舉任遠遊動百舍無出鄉感感意行湖海萬里歎寰徑遊初不作難嗚呼為男子者不當若是邪前輩踐歷雖進士高等亦有試吏即入遠者如自洛而潭如自京而吉自曹而衡自梓而屏自華而歸自魏而岳自濮而鄂動踰數千里不以為遠也 仁廟用人亦先自遠路漸擢至京東西淮南迫其績望章章則擢任陝西河東北三路及成都路自三路成都然後召資省府故郡國之虛實風俗之微惡人物之否臧山川之險易彼皆得以周度而究詳之緩急須才則隨取隨有不愆于素自熙寧大臣始用資淺新進之人今以發護激佞而因循既久遂廢祖宗入遠之法士大夫生長習見樂近憚遠便文自私往往終其身而仕不出數百里之地者坎蛙壘蟻汙于今而尤甚亦豈無不出戶庭而若合符節者然自非豪傑之士鮮能焉因台符之請之勤乃具以所見開復之便併刻于牲石冀有以識世變之降續文獻之墜云

石源計義甫 川上樓說

安仁計義甫並川築樓余友郭方叔榜以川上而屬了翁書之或謂義甫日子知川上之義乎人非山立俯仰而過臨川興懷 慨然此江熙之言也川流不

舍年逝不停時已晏矣道猶不與此孫綽之言也今以子之年盛氣強而為是昔日嘆老之語也何居我甫以告了翁曰嘻聖人之嘆果若是之卑卑邪廢千有餘年而經生學士護不省此為何事以熙綽也而猶不免是可嘆矣夫今天太極本然之妙動靜所乘之機盜摩屈信為春秋夏外降上下為日月星辰感遇結聚為風雨霜露接人之耳目切人之肌膚所以告曉於人亦不翅口教而面命者矣然而流行著見至近而易知則宜莫如水蓋一者有生之最先而水極焉陽實在中而為物不貳斯能行尚往功以無一息之閒故聖人於此又慨然有感於逝者如斯之義其所以發明天德之健聖心之純亦無復斯蘊矣徐子謂仲尼亟稱於水者蓋以此然亟云者竊意聖人以此義最大又嘗不一言之而門人僅載其一焉家語者卿戴德諸書記孔子子貢答問之語亦謂君子見水必觀使其不過論死生晝夜之理而於道體之運因無所發也則胡為其必觀也自孔子而後惟孟子獨能推明此義為源泉觀水之說而秦漢而下則無傳焉呂不韋謂水泉東流日夜不休為天道之園似不為無見者然語焉而不詳至晉人張景陽為詩則曰川上之嘆逝前脩以自勗蓋詞人之近理者然其意固謂人生瀛海內忽如鳥過目則亦熙綽

之流耳近世蘇長公又謂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其說則已卓出諸儒之上然傳曾論也乃猶以死生晝夜為說則不知所謂未嘗往者果為何說此非晚學之所能諭焉惟二程先生以後乃始一洗而空之其說曰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乃天德也又曰此道體也天運而巳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嗚呼自是說之行也天下學士始知死生晝夜之說為知形而下者之一端而嘆川取水放海觀瀾凡皆孔孟氏所以示人之切近者人惟由於動中為大化密移而莫之覺有能於此觀象得意而有芭焉瞬存息養毫積累推隱微之不欺而參倚之必見則循是以往豐豐無間殆將有月異而歲不同者引而至於與天地相以無難也了翁非曰能之而粗有聞於此儻義甫以為然則試為大書而附此說於其後以參同志相與共學焉

眉山孫氏書樓記

孫氏居眉以姓著自唐沈今人物之懿史不絕書而為樓以儲書則由長孫始樓建於唐之開成至光啓元年信宗御武德殿書書樓二字賜之今石本尚存自偽蜀燬于穴乃迂魚鄉其居為佛氏所廬今所謂傳燈院是也若里巷則固以書樓名長孫之五世孫降衷常遊河洛識 藝祖皇帝于龍潛建隆初召至

便殿賜衣帶圭田特授眉州別駕因市監書萬卷以還然樓猶未復也別駕之孫闢乃入都傳東壁西壁之副與官本市書稠載而歸即所居復建重樓藏之魚鮒之有樓則防乎此又嘗除塾爲師徒講肄之所號山學於是士負笈景從而書樓山學之名聞于時矣方樓之再建也在天聖初闢之從兄直講君堪嘗爲作記錢內翰希白宋景文子京皆賦詩闢性儻儻不耐衣冠衣方士服其卒也從弟文懿公爲識其窳有不備其身而儒其心之語故里人又以儒心名之比歲樓又燬于災書僅有存者儒心之六世孫曰某懼忝厥世乃更諸堯壇以唐僖宗所書樓刻揭之樓視舊增拓焉且病所儲之未廣走行闕下傳抄貿易以補闕遺竭其餘力復興山學以余二十年雅故嘗以謂請曰僕之用力於斯也亦既殫勤公盍爲我書之以詔罔極則序其事以告余因惟昔人藏書之盛鮮有久而弗厄者梁隋之盛或壞于火或覆于砥柱唐太元文昭之盛或毀于盜或散于迂從本朝之初如江元叔所藏合江南及吳越之書凡數萬卷而子孫不能有之爲戒僕盜去與市人裂之以藉物者不可勝數余嘗備過安陸亦得其真越省中所藏晉史則佚於它人者可知安陸張氏得江書最多其貧也一篋之富僅供一炊王文康初相周世宗多得唐舊

書李文正所藏亦爲一時之冠而子孫皆不克守也宋宣獻兼有畢文簡楊文莊三家之書可敵中祕之藏而元符中蕩爲煙埃晁文元累世之蓄校讎是正視諸家爲精自中原無事時已有大厄至政和甲午之災尺素不存劉壯農家于廬山之陽所儲亦博今其子孫無聞焉南陽开氏之書凡五十篋則盡歸諸晁氏嗚呼斯非天地神人之所靳者與而孫氏之傳獨能於三百年間屢絕而復興則斯不亦可尚矣夫矧自文懿以來進士鼎甲者凡三人而與賓薦取科第登顯官者又不知其幾公其又以上書言天下事嘗詔免舉徑試南宮其之子午之亦與鄉舉人在焉

雖一名一級未足爲人物輕重而世其詩

書以不墜其基童之訓則有昔人之所弗逮者是惡可以無紀焉雖然余嘗聞長老言書之未有印本也士得一書則口誦而手抄惟恐失之其傳之艱蓋若此惟傳之艱故誦之精思之切辨之審信之篤行之果自唐末五季以來始爲印書極於近世而閩浙庸蜀之錄梓備天下加以傳說日繁粹類益廣大綱小目彪列分後生晚學開卷瞭然苟有小慧纖能則皆能襲而取之噫是不過出口耳四寸間爾若聖賢所以迭相授受若合符節者果爲何事而學之於人果爲何用則謾不加省然則雖充厨物凡於我何加

焉可不甚懼矣夫余既以復于孫君遂併書此說為書樓記碑刻之以儆來者且以自儆云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一

記

成都府朝真觀記

出成都少城之西北北修垣而環階邃宇而周闕沈沈翼翼竟衢兼術者朝真觀也其中為玉虛清皇之居而列其右者經藏仙祠靈堂茶寮舉方丈室湛然之堂也列其左者聖母仙師乘煙寫女之祠與凡而庖庫之所也直觀之西偏則為諸葛忠武侯祠與讀書臺故老相傳曰是侯之故宅也自大寶五年袁公始更為觀奏名乘煙乘煙云者謂侯之女於此乎輕舉也觀嘗廢於慶曆復興於文忠烈公鎮蜀之日其後易乘煙為朝真則重和元年也既作大殿又為屋百有五十間者紹興中女冠張延楸也帶高輝下延衰而榮飾之則淳熙末張居興與公知觀宋祖良也祖良以其事屬及為記余嘗效侯之故宅蓋在隆中然其自謂有祭八百株薄田四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則成都亦有家也獨乘煙之事與記所佚未有以復于祖良也而客謂余曰書之庸何傷周人思召公而愛其棠晉人思欒書而愛其子今無乃非蜀人之愛侯也而以即家為社為未足又以貶諸其後人與侯之始卒也肖象立祠所在而是既制於禮秩之不可則相與私祭於道陌間習隆而充之言至謂

百世卷終戎夷野祀侯非威勢人所父與善業善者
果何為哉且不寧惟是侯之子瞻用於蜀也蜀人思
侯不置每亂朝廷有善政佳事雖非瞻也必轉相傳
告曰此吾侯之子瞻所為也是以美名溢譽有過其
實陳史於侯父子雅有嫌隙今其言雖若過於抑揚
然愛侯以及其子亦以規人心之秉彝好德終有不
可殄滅者乘煙之事當其是乎余曰子知其一耳合
散消息陰陽鬼神之常分也而必仙之云乎侯鞠躬
盡力義不與賊俱存其流風餘烈尚能感南人而走
司馬遺祠故宅亦足以疎鍾會而感韓弘矧炯然此
心扶植世教將不亘千載而不可亡乎侯之子瞻孫
尚不愛一死從容鷗義其凜有生意亦當與侯俱為
無窮彼所謂仙者謂其常存而未嘗死也而侯與瞻
尚三世一心千古如見茲其為仙不已多矣自侯之
卒賊勢益張伯松既亡瞻尚亦殞昔者教忠之訓則
有死而無二也然則侯之遺息至自託於方外之遊
又非以潔身避世終不肯自汙於流俗也如屈子遠
遊之云邪客曰子真知侯之父子者也子其遂以識
諸使有能明於天地之性而不可神光切目眩不明也以神
怪也其無發於斯言矣乎是為記

史守文孟傳篤齋說

眉山史君守文以篤名齋為余書且曰併為詩言

其義余因記王文公嘗云其本強大堅實者竹也其
行盡力有所至者馬也竹其性然馬則策而有功至
故篤之字從竹從馬先儒以其滯於偏旁也晒之然
余謂堅實盡力之義不為不是特策馬之至相若得
會耳大畜所謂篤實專指良體而書詩記語所稱如
篤慶篤祐篤親等語雖有厚義然余謂篤恭篤敬篤
信篤行篤忠正篤不忘之類則亦有重實沈晦之意
兼備乎其間非一厚字所能足其意也公劉六章以
此字冠篇中庸三十三章以此字終篇蓋公劉自易
其田疇實其儲峙定其室都以至修和民物開拓風
氣凡皆純體力踐以底于成無畦步非實屯中庸自
戒於隱微發於知行驗於天地鬼神而未章反復吟
咏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凡皆力學為己以臻
其極無毫髮非盡也史君誠有志於此乎則願求之
於切問近思察之於日用常行毋以洒掃進退為可
忽也毋以徐行後長者為易能也毋以孝弟謹信汎
愛親仁為不難知也書實夕習日積旬累如公劉所
以用力於國家中庸所以用力於講學者無畦步弗
實無毫髮非盡則所以名齋其庶幾不為空言乎易
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夫內乾剛健也外艮篤實也
健而實其為日新孰禦焉史君勉諸

江原縣天慶觀靈層臺記

開禧三年春蜀盜未平江原道士呂元素請其徒曰
 吾儕小人羣居族食無益於官舍公逆氣若此又不能
 刺刃賊腹骨自原野蓋始杜門以齋展旋乃相與校
 藏書見其書有為九層之臺可以為民懷沙祝釐者
 則用其法而封之名以靈臺列天地日月星辰諸
 之象而橋祠焉其後盜平遣其弟子太古以書抵余
 曰是將為四民並雨聲皇再兵順年之地也夫子蓋
 為我記諸余熟復其事作而言曰帝王盛時其文鬼
 神也有道自顯至舜成命重黎絕地天通俾之高卑
 小大各有分限毋相侵瀆所以帥天地之靈儀生物
 之則正人心而防世變者為慮蓋其遠迨周治日文
 明政嘉義固不釐與雖以文史星曆卜筮之職而領
 於春官者皆以大夫士為之三巫之屬凡以神佐者
 亦皆精爽不貳之民也夫如是鬼神之神與人分殊而
 情通殊則不瀆通則不曠先事而禱也薦以六祝之
 詞有事而禱也同以六祈之禮而不寧惟是也下逮
 鄉遂亦各制為之則水旱之不時則於黨鄰平祭也
^{族師}祭之而泄之以正師疾禱之不明則於鄰族平酬
^祭祭之而泄之以師長至於恍惚交神靈明則圖象類也
 表處位也別次主也辨之物也蓋若有洋洋在上在
 左右者焉嗚呼此豈惟上之人深知鬼神之情狀以
 能委曲綢繆於幽明之靈雖巫覡之人其才智足以

比義其聰明足以照徹不誣不誣而為神所依此帝
 王所以為斯民立命立心者也有自王政不修而聖賢
 所以格物致知正心誠意之學不斷如帶有倏獲禱
 祠之事則方杜弗舉而詭非其鬼也雖經生學士往
 往安見聞之陋以疑陰陽之化怵利害之私以佛典
 則之經敬不以遠遠不必敬也况泯泯於焚之民無
 所於訓目應禮而耳淫樂理義不務則委諸茫昧
 眩於奇誕伴其所爾余嘗粗有聞于儒先之教每病
 其流浸遠思有以告于上之人相與障而回之而力
 未能也而元素乃以是請慨道遠民散先生勞佚仁
 鄙壽夭民自為之風旱霜雪順年戒兵民自祠焉為
 吏者弗及知也今祝祈崇酬之遺乃若僅見於斯不
 亦可尚矣乎然古人之為蓋憂民之憂苟以寓其精
 神者無所不用其極也而其始甚正其流且不能無
 弊則子也生乎今之世亦能保其歷久而無失其初
 心不蕩於末習矣乎方欲與之精講而助正之庶乎
 可久而元素卒太古又過余言曰吾師之請也去子
 嘗陸言焉今太古不佞復述其事為周閭遂洞以館
 天神夫亦以為民而無私福也夫子其併記諸余又
 謂之曰美哉此心也余前所謂此為吏者弗及知者
 也雖然吾既為爾師言之矣而聞之乎羣儒有言明
 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

以非類吾儕苟非理明義精其能通天人之分際而
不受於流俗乎子歸飭而徒明而師之心固而所守
然人不能皆子也子其以余言為然則識諸洞前之
石使來者而有發於吾言也是亦正人心防世變之
一助而亦爾師弟子之初志云爾

簡州見思堂記

余少讀書於十三卦制作之象見所謂門柝以待暴
客弼矢以威天下每嘆風氣既開人情易動雖膏
堯舜有不吝不先事而為慮者及觀古制之詳莫備
於周有井牧之田有伍兩之兵有溝封之固有郊關
之限有巡警言城守夜鼓也周之警有壘櫓之守不
得已而用民也則鄉遂三邑三等采地以次召發不
止則諸侯又不止也則有邊境出之法乃知古人雖
以禮義兼耻為域民固國之道然未嘗不設險用師
以輔之也少長從仕郡國間所謂城則凸不滿數
尺足可蹴而過手可俯而攀實牧之所枕楹大豕之
所躡蹠曰此城也問所謂卒則廝役於君事古留於
寓公春秋大閱曹聚而旋散之稱疑則則避秦趨則
喘汗扛負則庸代曰此軍也問諸故老按諸史牒則
曰所從來久矣蓋自國初懲唐末尾大之患天難用
平即罷鎮戍追平并汾闢越則已今江淮諸郡毀城
隍收兵甲安淳化咸平距建隆初不過四十年耳蓋

發西川惟益梓眉遂有城可守漢盜作於近輔如入
無人之境除陽諸郡至以白直守郭注浙荆淮湖廣
諸道富鄭公謂處無軍城墮不修或數十夫持鉏
耨白挺便可蓋殺守今開府庫誰復禦者至寧見康
定以後則又虛內以事西邊則武備之削滋甚五年
間盜殺巡尉至六十負入城剽劫者四十州王倫起
沂並淮渡江歷數千里無一人禦之張海筆鬻劉吏
禦人於京淮湖陝間州郡莫敢孰何金州盜作連召
州兵僅有二十四人以承平之久而有餘財民有餘
粟而厲屢粟若此矧熙寧而降龍財利弱州郡則益不
暇為國遠慮矣政宣之末內訌外猺炎興之初大奔
小降此其理勢之必然余為此懼嘗以告于君父諒
于有位前後凡縷縷千言卒未能有行焉一日蜀閬
撫御失宜利東潰兵敢開亂亂既刺王人批果閬刺
遂普遽進迫簡州且大書其幟曰破簡入西川聲震
所屬驚奔相屬封疆之巨鮮不荷槍而立者簡守虞
侯始至之日而變作於益昌又五日而聞變會顯謨
閣直學士劉公以王隆之祿家君與侯約各率其孽
効死勿敢去侯益以自厲迺阻江為守科材壯明簡
稽峙易糧敕甲兵戒梓後具蘭石杜獲拜察相翔謹
號戒州人大喜各願輸繒以佐用度侯又為請于部
使者范侯仲武益金穀調聚雜牌丁以為援厥聲益

振賊氣以奪倭復念大兵之駐于鄰境者饑道不繼則饑餓易動賊或乘之此關事機不小乃不敢以異路辭而共其資糧靡屑與其酒醴餼饗又從而開誘輔持之凡以賈士勇而伐賊謀者行李之問無日不至故俾在師者感得以盡銳敵懷無復疑顧訖成厥功然則豈惟州之人受其賜其蔽遮西川以無一蟻之闕則侯力也州人念侯不置乃卜郡城之南與劉范二公並祠而植棠陰其前取班氏循吏傳語榜曰見思城南蓋他日賊所奏之道示不忘德也興藝畚築之工民不取庸爭爲歌謠而勸趨之誠懼太守之矚知而不已聽也不日告具守知之果使人變焉則屬役反倍他日祠成爲書以告余曰夫二君子者子所善也蓋爲我識之余方嘆自國初以迄今日兵燹城壞財匱民窮而虞侯獨能奮張於斯時然則域民固國果不在是邪或者猶曰方時多士惟功利可以奔走斯世而義理所不計也智術可以杜難解紛而誠信非所先也嗚呼今無一可恃矣緩急惟人才是倚人才之要則又在居敬集義以不失其剛中有孚之本心然後天險可設而有以爲守脫併是焉亡之吾不知其所終矣吾於侯之事而益信乃書此以復于州之人而併識其說焉侯名剛簡字仲易爲學以義理爲宗嘗召赴都堂審察前後凡六授郡守堂

謀蜀相時虜執鷄張大將或死或去人情詢懼自請行邊以勞將士收人心爲已任訖復湫池皂郊乃敢還報其後虜入三泉又獨留益昌與公茶馬使者鄒君孟卿夜出撫定軍民若此類者由其有見於善利之分故遇所當爲勇不可奪且所居官率可紀獨未嘗以是希尺寸之進三十年州縣秩以勞進位以次外人之知不知不以作輟而圖書室口誦心惟人亦莫知其爲相之家也嗚呼是其爲忠肅之孫也夫

簡州四先生祠堂記

昔者虞侯仲易嘗爲我言伊洛之學非伊洛之學洙泗之學也洙泗之學非洙泗之學堯舜三代之學也余以其言爲然其後又見侯以是贈言於朋友勸石於斯宮率縷縷申言之乃嘉定十有三年復以書抵了翁曰剛簡始至郡會盜薄鄰邑効死弗敢去以爲民守荷宗社之靈幸而齊因惟道失民散使赤子顛沛至此爲吏者不及汲圖所以扶持之顧方以簿書不報期會之聞爲大故僕爲此懼凡以崇化美俗隨所違爲既不敏不勉古月即校官見諸生又爲楊推古今闡崇理道庶幾其有興者一日有講授于學官者曰伊洛之學以中庸爲宗以誠敬爲教者也僕聞之瞿然曰吁自有乾坤即具此理而謂伊洛云乎哉乾九二言龍德而正中庸言之信庸行之謹閑邪存

其誠而坤六二言敬必直內然則曰中庸誠敬是乃天地自然之則古今至實之理帝王所以扶立立極聖賢所以明德新民未有不由之者唐虞三代由之而治化休明秦漢以降反之而民俗腐薄自去聖益遠士非功利之習則虛無之徇非詞章之尚則記問之矜逮伊洛諸儒先奮乎千載之下倡明此理則士往往驚怪以是為一家之學不知堯舜三代之相傳孔顏曾孟之所事固未嘗外此諸儒先特表而出之以嗣往開來耳非其實始為此以自標表且教人以其所無者也於是士懽然相謂曰吾今知非伊洛之學而洙泗之學也非洙泗之學而天下萬世之學也僕嘗因是又取周元公程純公正公張明誠中子之象而祠于學以示學者嚮趨之的予其為發明四先生之所以嗣往開來之意而記諸社余撫其書而嘆曰俗流世壞士方憧憧於功利之下者而倅獨慨然及此敢曰不可雖然不必皆伊洛也元公奮乎春後唱道南服而二程子實得其傳張子兄弟又皆崛起關中為西方諸儒倡於是游揚胡謝諸老與劉元奉王信伯鮑商霖等盛於東南蘇子明呂進伯兄弟起於西方尹彥明張思叔朱公揆馬時中侯師聖呂原明劉質夫諸公起於東北惟巴蜀時僻在一隅而氣數之感亦自有入元公官巴川純公正公侍親入蜀

張火公出宰金堂蜀之人士於是數君子皆未嘗不得從焉今言河南之學者指揚傳為成書而實聞諸成都之隱者其後卒成於岩陵之北巖蜀人之篤信其說如范太史大徒高弟如譚天授謝持正皆班班可攷荆州袁道潔及登河南之門其遊蜀訪薛翁亦謂伊洛軼者多在蜀者是此書流傳於巴蜀既有年矣余為兒童時猶及從長老授伊川易傳及河南遺書及及見學者多傳寫二程先生語錄特為其說者未能無糾舉之累故綴其說以緝文而未暇得其所以言一為慶元學禁所休則例以伊洛目之以誠敬訓之甚者亦一口附和曰此偽學也自是以來往往屏其書而不復肯買不思四先生之教人曠諸天地萬物之與而父子夫婦之常不能達也驗諸日用飲食之近而鬼神陰陽之微不能外也大要使人近思反求精體熟玩而有以約之於已期不失其本心焉耳美其偽虞侯曰善余言即子言也子其遂以為記某方為四先生請易早朝請從祀于學上可其易名之奏有司今以周程三先生之命書處其貳行翁則於侯之請寧敢以固陋辭

叙州編役記

臨邛黃侯守叙之明年以書來潼川論其同郡魏子翁曰申所領州近薄諸國生夷遠藉藉以歸蜀地

隘夷賦且半歲入為緡八萬不當中州一小縣民勞苦多瘠而調度科繇跡於他郡設不幸有疆場之警他郡且供億弗贍矧是首當其鋒歿因立見危道聞帥臣晁某建請得是常賦它役無所與歲為緡若干詔下如章而吏格不行申甚病之則條其事以自予西南大諸侯今少保安公公立除之盡如乾道詔書公嘗以邊用不給遣吏調丁括帑金既又捨之不盡責民罔不嗾呼請于州曰昔公蕩平瀘戎我不得又民立祠肖像飲食祝焉而未有以紀也蓋併是畫之以詔罔極侈火保之賜嘉邦人之請而莫以塞也必子也為我記者余閱其事而有感焉古之士用有以行舍有以藏凡以不失吾本心焉耳今之士受中秉彜以生非有以異乎古人也而見諸行事往往不得夫側隱羞惡辭遜是非之本心是心固未嘗亡也觸於利奪於勢狃於習耳侯填拊其州乃能講數十年久墜之政控于大請侯併力役之征而施舍之養有戚戚於其心而不能自己者是心豈自外至哉雖然微少保安公則孰為聽之世道日狹編重護前見敵已以上且不能容之矧勛位既崇權任亦劇則鮮不吝驕以自封者少保居之若固有然有告必聽有聞必行蓋不獨於氣然也方其再命來宣適承公私厭瘵之餘帶緡僅數子計殆不可一朝居者公奮靈速

誠者定坤極若兵若賦徒手再造木管一加賦於民斯亦難矣矧所謂收隱居括夷田征幸民豐饒凡皆不得已而為之使吏奉行如公之心雖奪人之邑可使無怨其以倚勢以豐已夫公之本心何方公未乎民德符感有位者勿敢言也而公矚知之速返前令曾無留難既傳檄州縣風曉百姓猶以未得懲也逮牙吏以警餘賸設訟始以額聚感然後自上薦紳大夫士下至矜寡孤獨之民始知為是紛紛非公之本心也既相與抗手交慶而其有識之士又曰吾儕小人連歲被兵不皇幸處今年春虜大入江淮光舒蕲黃之間莽為盜區雖隨即殄滅而死傷橫道公自旬宣以來三年之間則未嘗有一塵之警乃所得勉寧敢有愛況公敏不及農其不得已而善及游末也亦適止之公之本心則日月之昭明其食其重糞不家至而戶知之非虛心無我疇克爾邪嗚呼澤山而為咸山高澤下位不易也高者內虛則下者上通地天而為泰天尊地卑位自定若也高者下降則卑者上齊以至水火之相濟雷風之相益夫莫不然也而謂居高位者無所資於下乎古之人任本責重則心愈畏年高德邵則禮潔恭周畢公弼亮四世而罔不惟師言之祗衛武公年過九十惟懼交戒之不聞下逮秦穆困而後知者也其言尤為深切曰余誓

汝羣言之首繼之以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艱哉此非以身體之不能及此蓋一於責人固甚易易也受人之責則苟有一毫末克之私橫於其中縱能變色受之然未能全無所扞格如順流然則猶不受也故曰是維艱哉信乎其用力之不易又曰羣言之首信乎天下之善無以先於此也穆公閱變既久故知斯言之有味而少保則機識英晤見義勇為聞過速已無所吝滯泥前後在鎮內救外寧非若穆公有所懲創而後耳也余故樂道其事以復于黃侯亦使今之君子因是而得公之本心皆言輟十里而樂告焉周惺華竄美有周則孟子所謂優於天下者殆將見之豈惟用蜀乎哉

綿州新成記

自建炎南狩國之守在淮漢而蜀居江之上游紹興西征蜀之守在利路而綿為益之外敵如昔人由陰平以窺蜀則自龍至綿不二百里如近歲由益昌以保劍則自劍至綿不三百里然則綿雖內郡實邊也而莫為之限蔽頽墉壞塹若有若無三尺之童敢可挑達而踰也緩急所恃惟右護軍之移屯者二千八百余人然邊戍未撤則是屯也日聞鳥烏之聲烏弗聲猶弗可恃矧若此乎嘉定十二年眉山程侯始至考按圖牒則自淳化五年廷平石侯某嘗築斯

城閱二百三十年間莫有繼者則隴然曰為國若此其不耦事涉變者特幸爾於是省少府不急之費命法曹劉伯煥部將陳元弼即農事之隙鳩庸而築之凡而嘗用則屬之通守唐君祖獻昉于十三年冬十一月庚戌訖于明年夏四月癸未城成袤一千三百又崇二丈而堞五尺不與用夫六萬四千八百米一千九百五十石錢一千二百萬有畸曾幾何而成績章章若此侯且以為未也計甃石之費儲錢六千二百萬又以蒲成請于朝俾唐君竟其役且以書諭余曰走也不佞以民社之力而為此城也是在臣子分所當為敢辱論載惟是興廢補墜粗有顛末懼久而失其傳也敢以記請余每嘆國朝疆幹弱支之弊至於郡國空虛城也弗葺以靡豐罔利之臣急近利而昧遠圖郡益以削方承平之久未見其大害也政宣之末內訌外猘炎興之初大奔小降則支弱之室著矣極於比歲賊曠益尺之帑足以驚奔列雉張莫千人之聚足以披靡羣辟虜闌梁洋如履平地虜闌江淮如外虛邑嗚呼事勢至此惡得無以變通之乎故聞程侯之為是舉也深嘉而重嘆焉抑又不能無感於此若敢與侯平章之夫所患無城今隱以金椎蒙以石壁巖平如峭嶮斷岸之不可攀也所患無兵綿之風氣浸迫關陝其人可作而使也所患無財使人

人如侯之約已奉公幣廩之美溢亦非有甚難也雖然孰為守之古者哲夫以為城今也先幾燭患則嫌於樂禍翰躬蹈方則疑於少通古者衆心以為城今也更倚法為市民與吏為讎乎吾既不相孚緩急無所與守古者禮義廉恥以為城今日是非所急也貨利可以維斯世而權謀可以徼近功也嗚呼是三者之說行雖有金城湯池獨如彼何哉余與侯各分地守使能為其所得為者耳若前所憂則蓋有任其責者焉易曰天險不可外也是險也無象無形不兵而不可犯也不城而不可踰也造次必俱而不可離也是又所以持山川丘陵者也侯其以為然則試為識諸城陰以冀覺者一動心焉斯其為金湯不已多乎侯名德降字廷邁嘗歷蓬蜀二州守節用度以寬孫賦所去見思云

安少保丙果州生祠記

古者儲天下之才以為天下用非有事變迫休而後圖之也周自文武成康以來城濮囂豳松高烝民詠歌得人率非一世之積遠高文尚存此意故事至而才給中世以後有不盡然者矣遂西告警而飛將起罕开略塞而營平用五溪師喪而伏波奮再擊追擊藥師出范陽煽兇平原識廷湊肆毒晉公見伐務屢岷西平顯河東寇結汾陽封使非耦事涉變也廣厄

霸陰充國授以老棄李顏裴鄭諸人將沒身不見矣蜀自賊曠之變而安公始以節顯世未嘗無才也而不肯豫定早計儲之以待用每每若此然尚有可談者曰不及知然而既知之矣而用之不盡至虜闖於外賊証於內屬勢累卵然後以公再鎮此何為者哉方公之未出也其子以直華又閣榷果之刑符參議制幕即賊所屆揚名追襲賊越境無所犯公繼來此州雖云就養蓋以討賊為己任曾有詔起公於是奉將天威殄剽通寇靡有遺育蜀以再安華文尋以機宜文字往宣撫司公之婿王君某代之擇舜鉅強折柔其民而加煥休焉果之人相與言曰非天私我有民使公與其子若婿先後來吾州吾屬尚有種乎先是公未仕時嘗游學於是州習其土風與其州之人士每過其州眷焉弗忍去及是被命再鎮賊還鞞適在是州州人感不忘度城之北隅肖公像與其子若婿並祠焉介郡人游君景仁伯校官蘇君和甫在鎔及商充令牟君震卿以謁記於余余每感遠唐以來所儲非所用所用非所儲於公之事既穆然有感又重嘆夫天為斯世生才自足斯世之用特患以一人之好惡為用舍以事變之緩急為淹速耳郭汾陽既收東都方議北討此何時也卒奪其軍汾陽不少望也河東事迫又強起之又為檢主所忌非人主終

信不疑則唐祚豈及矣然是時非特汾陽出於時用也七子八婿皆居貴顯幕府六十餘人率為將相大官而知名于世者五十人甚卓然可稱則杜鴻漸黃裳李光弼光進之徒皆以才識器業為再世中興之用然則天生汾陽為社稷計而又為生其子若婿與從游之賓客以助成之此豈人力所能致哉歐陽文忠公書其將略曰忠信之厚固出其天性至於處富貴保功名古人之所難者謀謀之際宜亦得其助也至哉斯言不以富貴功名為謀而以善處善保為難不以忠信之厚為足而以謀謀之助為貴古之建功立業而全德全終者率是道也今安公子文物塔使其相須以成不減汾陽之助而莫府賓客皆能助李杜諸賢自勉相與左右叶成之則豈恒如歐公所謂處富貴保功名者哉敢以是復于州人以鞏門之懿以慰千里之思以見人主當以天下用才士大夫當以天下用其身也

重校鶴山先生大全文集卷之四十一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三

錫山安國重刊

記

海州太守題名壁記

海之為州東略巨浸南限長淮西北鄰徐兗沂密嘉定十有一年始建城市再營宮室徐君晞援由山陽通守往涖州事秩滿代去今守侯君忠信復還定而振業之百廢具舉遺黎屬心詔增秩加職以寵綏之守樂民之和後上之賜也伐石泗濱以識郡之興復興嗣守者姓名將寘之壁帶而求文于了翁因為稽諸圖牒蓋自梁武末年長江以北悉後魏武定七年改青冀二州高齊文宣帝移海州治琅邪郡改琅邪為朐山隨末喪亂臧君相竊據之武德四年君相以郡歸順又改海州自入國朝母改也而中興百年間離合去來之靡常則使人重有感焉易曰天險不可升也地險山川丘陵也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所謂地險則易既指言其為山川丘陵矣而獨不名天險為何物王公所設者何事愚謂盈宇宙間截然有等級之辨不城而不可踰不兵而不可犯此天險也昔之人以大師為垣以得道為助以在德為險以禮義廉恥為城皆是物也盛服以禦盜憤坐以受使長嘯以却胡單騎以見

虜則是物之効也夫苟不明乎是而專以城郭兵粟為山川丘陵之守則寧怪夫離合去來之無常也敢併以復于侯其勒諸石與來者共守焉

興元府新作張魏公虞雍公祠堂記

先皇帝二十有六年詔以武階丁侯愔為梁州牧其明年侯居母喪申詔奪服不可服除詔還鎮侯既大城漢中以鳴其民比再至慨然曰嗚呼昔吾有先正如魏忠獻張公雍忠肅虞公不嘗經略此土乎乃作室于天申浮屠之居而肖貌之以書來曰二公立德勤命在旂常昇彝匪我邊陲所敢私也顧其有績是邪則滋不可勿祠子為我書之某不佞幸嘗有忠舊閱若忠獻公之年行則既諳之矣忠肅公則傳之二公之奏疏則又嘗所次第而序之者也知之宜莫如其詳且忠獻始為士曹力辭筦康忠肅不屑餉屬姑就魚關之辟蓋自為小官進退皆有風則邪人至于今道之迄由樞宰先後奉使聲震關陝力遮梁益以保我于孫黎民然則漢中誠不可勿祠又可無紀乎國家自熙寧以來釀成虜禍于時鉅人元夫尚有存者故公論未泯以啓元祐之隆乎紹聖而後羣儉用事極於崇觀政宣之季潰裂四出放是士大夫不曰我戎則曰避狄迨屬車蒙塵而後喙口頰

足則已無及然而既委三鎮又失太原自餘諸城人心未携猶以死拒也士大夫既悟我戎之失則爭為避狄之計於是而後失河南北失京東西維揚以來禍交益慘蓋昔建炎以後不知平時所講何事而冥必行至此時惟忠獻公猶唱大義復明辟而夷二凶當戎行以珍劇寇內變粗定則首以身任西事於是人始知我猶可以國而虜不足多畏也相與盡力惟儼是敵七年之間吳張韓岳諸人勝于白店原于四明于大湖于和尚原于殺金平于大儀于藕塘則建炎三四年以前所未有而公實唱之也陝限喪師淮西逆命人以咎公不知虜入中原以來不戰而潰不守而棄未嘗敢有抗之者而變率諸將伏義復讎則自公始粘罕既死劉豫旋廢虜歸我河南陝西之地此一幾也而苟得幸安者方以南自南北自北之說給取相位兀木背盟順昌拓臯之勝虜氣頓索此又一幾也而僅畫淮漢以與虜和由是養癰蓄禍九二十餘年以開顏亮之侮亮雖兇暴而違天拂人人知必亡乃自絕淮以來諸鎮飲兵以避沿江荷擔而立朝臣徒家相屬督府摧敵鋒又遏瓜州之萌以激虜斃於是我始能以敵國抗虜蓋二公之見于事變者

章章若此雖然其所建立則不止是雖前後迭出而正國救民之心之死靡他則若合符節今其僅可見忠獻六百餘疏忠肅二百餘疏大抵惟正人心寬民力轉軍實致人才之爲務軋軋忠憤百挫不折至所謂不當棄地還俘則又皆以表臣抗廷論以孤忠破群慝然則人孰無仁義之心也利欲之階以失之而二公則循吾本心焉耳成敗利頓不皇卹也彼不吾以者鈞是心也而因禍福爲利乘間售私則孟子所謂無惻隱羞惡是非辭遜之心而非人者也二經綸昉于漢中然而事業著見亦多在漢中敢併以是復于丁侯將刻諸麗牲之石豈惟慰桐鄉峴首之思抑亦懲邪說正人心之一助云

天台張氏端甫雙壁樓記

天台二張府君端甫字相之端友字直之以孝友行于家以疎財急義聞于州閭天官葉公時爲識其墓起居鄭公又叙而銘之公卿大夫士爲詞以悼之宗族鄉黨相與述其事而吊之其孤夢錫緝爲巨編復求文於余余觀夢錫檢履醇固若有志乎爲己之孝則記所謂如執玉如捧盈如弗勝如將失之使國人頌稱焉斯其爲顯揚不已多乎而必以名士銘誄爲榮也夢錫曰吾聞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遜一國興

遜是書也亦庶幾仁遜之勸匪直爲二父榮也余乃爲詩以贈之曰靜將物理驗良知父母恩深報微辭動芸之晝夜息萬生點点是春暉踏居宇宙猶同氣况此振心貫一機理道坦然人莫究是家兄弟庶全歸夢錫泣數行下曰必子也知我父子者吾將爲樓于閣廬之側而榜以雙壁子更爲我發之余方論及其事或以語余曰先王制禮其遠近隆殺之節使過者可俯就不至焉者可企及父母之喪三年而忌日不祭父母之服齊斬而兄弟葦裹言有稱也毀而死君子謂之無子而今也弟以遠而亡兄以喪弟而卒白首同氣而旬月之間咸絕厥命乃無過於禮乎曰不然也禮壞俗薄喪不能三年憂况忌日乎親喪不致毀况兄弟乎吾以爲厚人倫篤天性存扶世以厲俗者殆有激於二士也而過之云乎雖然吾前所謂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者此在夢錫不可以不思也夢錫曰唯遂書以爲記

潭州惠民倉記

嘉定之季于潭州守臣真德秀言所領州生齒阜蓄地力不足以給率仰穀于商舟舟至之不時則上下狼狽雖有常平義倉之蓄而令非凶歲母發也顧守地于斯使民財然無以穀其腹教惡乎施臣竊見

淳化中張詠守成都以市古準田稅使民歲輸米于官明年春藉城中之民糶以元直其後王晁韓億父子文彥博胡宗愈諸賢又相與修其法而守之至于今不能易臣嘗眎諸政府有秋稅米合正耗凡五萬余石石出錢四千二百以給郡用臣請得如成都故事斷自嘉定十六年使民輸米貯之別倉榜曰惠民蠲縣量之贏罷轉輸之費較以輸泉輕重略等於公家既無損而糶之日自二月訖七月正新陳未接民若貴糶而計口給券視時宜加損焉則於一城生聚為利甚博况又什其民以相保受有麗於罰則毀券住糶保受者同之蓋非特穀之也哉又將使休戚察其奇衰而教寓焉既又流其事以上于尚書而以時屬記於某曰是職分當然毋庸書然吾患來者之不吾悉而莫我繼也某慨然曰公無患焉仁義之心豈獨賢者有之而他人不然也在易之臨澤上有地其象曰君子以教思無窮容保民無強夫地臨澤上切近而相滋君子臨民之象也君子之於民類也而出乎類以長之苟是心之常存則爾過予責爾病予憫其欲教訓而容保之也疊疊乎洋洋乎有自不可已者吾將見是法之行人心所同有推行而無沮撓有變通而無改更也又將見仁遜之興爭訟

之息自是法始民惟恐法之不久也而誰以易之或者不過曰郡少府之仰給于泉其來以久不知其粟易泉固無乏於供也輸泉始冬而尽春夏粟之期會亦莫不然其或糶未竟而去官則粟亦泉也古人論事惟義之是而利害所不可計今始以利害計之則亦見其為利亦僕蜀人也嘗仕于成都於忠定之法蓋身履目擊之閱漢二百莫之有改則以攷諸義而叶雖千載一心也公何患焉公名某字希元建安人以正孝直道歷中外幾二十年具守潭也崇社修學復稅酒興社倉營義冢行和糶米建賑惠局凡以利民者無不為也敢併記之以穀來者

道州寧遠縣新建廉溪周元公祠堂

記

嘉定九年某奉使東川為濂溪周先生河南二程先生請所以易其名者詔下如章十有五年某召選道九江謁周先生故宅以元公之命書告後二年道州寧遠令黃大明以書來曰吾聞古之鄉先生歿而祭于社寧遠雖蕞爾邑而先生之流風未墜不可以無祠也子也學先生之道而尊其名麗牲有石將以識里人奉嘗之思子為記之某嘗聞人道之要有三曰父曰君曰師無父無君無以生無師猶無生也

唐虞三代盛時民生於風氣之未漓又得堯舜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爲之君師今其法度紀綱猶可以槩見大抵合以井牧聯以此間教以庠序導以師長維以諫救攷以德藝無一壤一民不相聯屬焉正歲孟月之吉黨里社崇之會無一事一時不相警策焉夫然故教行俗成而君師之分民自爲之爲君師者不及知也矧自是以降乎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當斯時也而民之散已二三十年則雖以孔孟之道而無其位亦不能聯屬而維持之然猶不忍吾之同姓偃然如窮人之無所歸也乃屬其徒類而教之近矣淑其國人弟子遠以垂諸天下後世民之久散者固已不能遽返而爲士者猶有所屬則斯文不琢以俟來聖猶將有望焉而天未欲平治也雖以孔門弟子一再傳而失之况秦漢而後學殘文闕師異指殊泮渙滋甚董仲舒嘗請諸不居六藝之科孔子之殊者皆絕其道庶幾統紀可一民知所從而時君不足以其說迨其後也才知之士各挾其所溺以行于世不務記覽則論虛無不爲權利則術詞未至是而不轉民散士亦散矣不有先生發太極本然之跡明二五所乘之幾而示人以日用常行至近至切

之理則異端小道杵誣民惑世於無所終極又非二程子張子推而大之扶持綿延以開中興諸儒則先生之絕學又將孳然孤立荷其盛哉然而至近世朱文公張宣公呂成公諸儒死士各挾其所以溺於人者溺人而士之散滋甚記問學之末也今又非聖賢之書而虞初稗官矣虛無道之害也今又非佛老之初而梵唄土木矣權利誼之蠹也今又非管晏之遺而錐刀豪末矣詞章伎之小也今又非駢選之文而淫哇淺俚矣此宜憂世之士所以悼道之淫鬱而慨然有感於儒先之教象而祠之尸而祝之也然而民既散矣有士以屬之士既散矣然不可復屬邪有書以屬之天命流行亘千古如一日先生見孔孟之心於千五百年之先生之書爛如日呈家薰而人誦之豈無見先生之心而興起者邪先生初見二程子使之求犯顏之所樂也日筆之於書曰志伊尹之所志李顏子之所學嗚呼得孔顏之所以樂則必不以務記覽工詞章慕虛寂爲能也得伊尹之所以志則鉅刀豪末之得失不足以爲戚忻也吾黨之士盍相與懋明此理尚庶幾士有所屬而民不失望焉

泉州紫帽山金粟觀記

泉州道士黃去華遇臨叩觀了翁而言曰

同安郡紫帽山在郡治十里其陰有洞壑
直清源西勢之左右金粟洞天其名見於
道書所以列五千金山中爲峯凡十有二
稍東爲凌霄峯古有石鼓丹爐仙趾試劍
其局仙掌諸峯及補陀巖又其右爲洞可
容數人舊傳爲真人受洛中羽士書而以
粟遺致書人掃視皆精金即其處也按唐
仙傳長樂鄭文叔與回翁皆師鍾離於此
郡立鄭君祠號元德真人山舊有無塵殿
久而常新去華以橐中裝爲錢三百萬而
一寓公巨室出力佐之爲觀宇於絕巖堂殿
館祠無榮翼庖福彪分廡列中建三教混
教儲道釋及儒家諸書後寢重闢賓客有
學徒有舍其北有不懸歸雲二亭其麓有
清水五塔山之上有飛泉作漱玉亭以面
之嘉定四年茂陵賜金粟之洞四字撤殿
賜緡錢百萬儲宮爲扁殿雲堂一時各公
鉅卿又請賜之號榮給以田產蓋經始於
五年之春落成於十四年之秋去華之用
力於斯亦既勤且久矣而獨未有以記之
敢竊擬以請于公余閱其事而有未喻者
且二教之設精粗本末言人人殊今日混
一云者得比而同之邪曰至而滋息生之
於地曰返而遊散生之於天也此聚散之常
理也今日有所謂仙人者常往來于茲跡
之而不可見然則氣有聚而不散者乎陽

降陰升自無而爲有也來伸往屈由有而
入無也此新陳之常理也今必曰有所謂
無塵殿者歷年雖久潔淨不汚然則物有
新而無塵乎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故有目
耳鼻口之物則有視聽食息之則此可信
不誣也今日謂人以粟餵而爲金然則耳
目之所接且不可信况所不接者乎天不
得於言何有不求於心今余於是說未之
有得而不復反求乎心之所安爲爾強書
之决知其不可也道士曰顏魯公世之真
丈夫也麻姑擲米成丹之事非獨醜粟成
金者乎魯公書之不疑于安知六合之外
無是說也曰爾爲魯公有取於此乎王方
平日之爲狡獪變化而公書之其果有取
乎吾聖人語常不語怪語德不語力語治
不語亂語人不語神懼未泯之害也爾師
之初綿綿若存所謂專氣致柔此不過恬
養虛應以自淑其身者之所爲未甚害也
然而動靜之理未嘗相離寂感之幾間不
容髮今厭紛畏害而欲深自齋縮以全吾
生則自其始初固已改道器爲二致其未
流之弊幸焉而不至者必將垢濁斯世妄
意六合之外以求其所謂道而神仙荒誕
之說於是投虛乘間靡所不有而去道益
遠矣道士曰然子亦有以告我乎曰吾之
所謂道與師之所謂道終不可以盡合也

而循其本初固未甚遠爾歸告爾徒求之爾心而知所謂若存者何物致柔者何事而有以瞬存息察焉則不惟可以不叛爾教而存於明用吾猶有望於歸儒焉道士曰唯唯遂書焉記

潼川轉運司重建東衙記

遂寧爲東川要藩轉運使治焉異時使副判官參實並列不當厥居乃數十年始從省併有判官則闕使副故來者惟吾東解歲修月蠲吾用未存嘉定十有二年夏興元辛張福莫簡叛灰利撤閭抄果踐遂於是東解之僅存者一二乃昔燕游不急之使者移寓西解之以以虛弗葺番陽汪侯來領使事過故解彼徑躊躇顧謂察吏是觀聽放曷久而弗復不自羞乎程事期度有司凡繕錢六萬米石十丁匠四萬六千九百條曰損無益之費假以歲月不潰于成乎府人效實梓匠授規列辟間風畢獻厥力昉十四年秋八月訖十六年之四月室寢堂與榮序門廡莞庫庖福以次備具至於賓祿有館文書有皮府史有舍視舊規真始將過之役成屬余識其顛未余舍然有感焉國朝自削方鎮以諸道賦租莞推屬之轉運以房廊地利坊場河渡二稅則額付之郡守操重制輕易危就安此權時之妙筭也然權在雖分財力猶裕目

熙寧分使推利郡守之權始削脫有城郭甲兵之費必以控于轉運往往滯吝不予則違時而贖事政宣之末興受其害至中興以後乃又以外司農護餉而所謂轉運者僅爲催科團併之司設官初意愈傳愈失故封疆之吏無所於告則城壞弗著兵闕弗治祇以示弱誨姦嗚呼流弊至此寧得無以變通之手然而此蓋在上者之所當知而非居是官者之責是官之責對簿書期會之間乎非直然也學校以明倫理科舉以興德行舉刺以別淑慝聽斷以達幽枉凡昔典禮命討之所闕爲君師者建牧立監而分治之所以共天命而繫邦國也今之分道置使則猶立監之僅存者况我祖宗惠綏遠服四蜀漕寄在今尤重四時銓擬得以通掌四選遇有空官則聽其舉辟假以移注許之就權然則非所謂厚望隆指邪若之何其稱之非乎心不能以燭理也非虛已不能以盡下也非剛毅有守無以塞僥倖也非清淳履道無以厲廉隅也非孜孜夙夜恫瘝乃身則又不足以濟登茲也詩曰職思其居謂及瘁於所當事也又曰職思其外則慮廣而志宏矣其亂曰職思其憂蓋無時而可也者余昔居是官也嘗以自厲而未之能信汪侯乾道樞使挂敏公之家宦李遠有端緒茲事

而叙未之有改紹定五年蓮率馮侯邦佐
爲守上距皇祐歷玄默執徐之歲九三廟
既久弗侯微而大之以屬記于予會被命
守瀘道出叙候要予于新廟落是役之成
腰爵而言曰祠記之請願毋我忘予謝未
皇也既抵枚司馮侯又以書來曰公之行
平蜀江非一役矣建興二年渡瀘之後由
越嵩而入則瀘之原也四郡悉平帟至漢
陽遇降人李鴻漢陽今之長寧則瀘之委
也或者猶謂非今江陽不知瀘有三重大
渡水也孫水也瀘水也其源雖分其歸則
一于卽其言又爲探原索委而重有感焉
且渡瀘公細事且山川流峙千古一日而
傳注淆訛靡有定屆况公用蜀之心人得
而盡知乎裴松之引漢地理書謂瀘水出
牂牁郡句町縣古今異名既無以證禁史
宜謂瀘峯地度惟五月可渡瀘峯卽今堡
山是殆以郡名瀘指瀘峯爲瀘水不知是
峯乃在不韋縣之北於堡山奚與公雖嘗
至江陽而非所謂渡瀘也哉或謂在微外
沙野城之境或謂姚州河鎖驛之賔尤爲
無據獨華陽國志與雲南錄差若可信而
二書亦相抵牾嗚呼周公瑾之赤壁非黃
也庾元規之南樓非鄂也况公瑾元規匪
公敢匹而猶牽引傳會仍非其實此地實
公所行也人之疑信乃反不一竊嘗考之

史志參以水經又證之以建興南討之由
大抵是水也始于西南徼外吐藩之地曲
羅東下三百又東注爲三重瀘又東爲西
瀘水餘又東北會孫水瀘水又北會大渡
水其支分爲朱提水若水萃官水繩水淹
水咸會于越嵩郡之馬湖縣由東北至楚
道縣入江其地則西距黎雅東接五谿北
抵瀘叙其通稱之昔曰瀘昭烈伐吳之役
蓋慮五谿諸蠻附吳以撓我也亟使馬良
招之至于秭帟之敗諸蠻果叛益州牂牁
永昌建寧四郡怙險番禍渠帥離閭至於
殺正昂縛刺史張裔以界吳人嗾孟獲以
扇諸蠻遊蕩牂牁胥爲畔援當斯時也使
雖聞不誅則四郡不平四郡不平則內難
未弭而巴蜀不得安中原未可圖也是以
南征之師勢不可已然尚以昭烈之殲須
暇之三年然後遣李恢出建寧馬忠出牂
牁而身自出越嵩跡公道所從出大抵涉
大渡亂孫水破越嵩斬離閭絕馬湖禽孟
獲蕩平四郡遍歷三瀘遂南極涪池深入
不毛之地勒銘誓虜道漢水漢陽以帟以
子所知合馮侯所攷公之渡瀘昭昭乎聲
跡之可尋而叙之廟公也淨々乎精神之
如在藐茲某敢以寡陋不辭爲謝乃爲叙
其事而系之鐘曰人以一心其位堪與或
爲大小或小人儒其大伊何我居廣居我

立正位我行大途無詭而獲有範而廷所謂小人功不蓋媿伐罪似仁尊王似義會盟以信險詐似知迹其本心假各成事行之以正猶曰小器又其小者私欲濟皇皇奕奕祗赫庸釋技本而言穿窬之類自秦戒學罔擇善利惟兩董公獨識此意是開叔志誼秉節迨諸葛公儼如天日開誠廣益引紱布失是心之度臯伊曰爽漢主未顯隱然人龍厥既顯之前無二雄扶漢植華燭姦剪戎以奠人極以宅帝衷其在梁益風績彌完令其僅存八陣遺蹤在昔風右佐帝有熊爰作握奇八陣所宗八八相乘陣間容陣翕關乾坤翼張首奮攻之先天方圖二圖後天卦氣以莫不符謂此管樂謂書中韓跡公所為史牒可刊或者謂公嘔血酸辛又云卧龍蓋終其身義理不競成敗論人人生海內曾不百年是心昭昭不與迹陳我盡吾分君君臣臣功成不成柰何乎天

元符 忠諫堂記

予昔為丹稜楊慶崇作誌其子邁以事狀來閱其世有大父諱恂舉元豐五年進士終承議郎予以書反曰崇寧藉元祐姦黨定元符上書人邪等與而大父同姓名者非此其是與而先是未有識之邁曰郡乘有之子其為我發之亡何邁求子書元符

閣又亡何李柱史季尤又為承議之五世孫仲炎書元符忠諫之家予歸自靖仲炎請曰先人之啟廬則忠諫之故址也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我將以忠諫名吾閣子為記之予慨然有感於世道之變人情之反乃至若此且曰姦曰邪各之至惡王法之所必誅也人之於先祖也為銘物焉烝彝鼎為瘞誌稱美而不稱惡今崇寧用事之臣籍其祖於邪昔附其事於姦黨而子孫矜以為榮名實不已矣乎竊嘗稽諸五三六經之傳自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弟弟夫夫婦婦以至仁義禮知之性陰陽柔剛之分卑高貴賤之等是非邪正之別名之必可言言之必可行未嘗有無實之名也故聖賢之言名不與實對迨周之衰始有名與實戾者名之君而實不君名之臣而實不臣以至不父不子不兄不弟不夫不婦無時無之夫既各浮於實則於是名實之說建其又甚則放辭者盜立非軻矣嫉世者溷夷廉跬矣至楚人則白可黑矣上可下矣至秦人則鹿可馬矣黑可黃矣至漢則鵲雀可鳳矣至隋則野鳥可鶩矣然而以格人元夫為姦邪播之詔令勒之金石書之史冊不忌不疑如京下之為則未之見雖東漢嘗以黨人錮士大夫李唐牛李相傾相軋不極於亂不已固

未嘗被以益惡無實之各也自京下一聞其端變亂白黑實爲陰衆陽賤陵貴夷亂華之兆至於秦檜習非效尤遂取張胡李趙之所引用者加之叛逆之名株連建繫五十三家野以爲戮韓侂胄柄國則又以附于趙忠定公者名之逆黨學于朱文公者名之僞黨夫曰茲曰邪曰逆曰僞本以怖而攜之也而願附名藉者唯恐後則是古者至不美之名在近世反爲至美之事况夫人以耿然之身血氣所拘不百年耳監責素飽曾幾何時而爲是背理反道之事不思罵世在後是非予奪著乎人心瞭不可揜溫文正公申正獻公與凡元祐元符著藉之士以及乎紹興慶元黨人蓋皎然如天日之清明庸夫孺子裔夷醜虜孰不知之今蒙以甚惡之名在諸賢無豪髮加損也祇以貽千載之一曝耳彼京下檜侂必不以姦邪自名也而世之言姦邪者自丁夏章呂而次未嘗舍四人而他求而苛於方人者猶曰是姦邪之靡者雖孝子慈孫放其父祖亦且諱聞而羞道之至此則名實始雖少紊而終固未嘗紊也陳仲舉聞范滂傳之去嘆曰今既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然則爲柄臣者証人以姦邪本起穢以爲臭然而不能臭人祇自臭耳姑以利害言之來者亦當知所擇云

資州省元樓記

宕渠馮侯守資之明年重建州西樓成以書抵某曰資故有樓以省元名爲淳熙宰相文定趙公作也自嘉泰之季故侯陳勤節公嘗撤而新之歲久積剝方議改爲院於吳回之變乃捐少府錢六十萬拓而新之如飛如翹突兀闌闌公爲我書其顏且記成事予嘗讀太史公書謂隴蜀山川甲於天下以予所見資之山水又甲於蜀其岡巒齒峙若顧若留雒水盤紆有隘有滄是亘篤生多士繇漢以來有稱焉陳侯之作是樓也故廣安守趙公昱爲之記今馮侯述之又將有望於將來予敢以固陋辭嘗觀祖宗今盛時群天下之士試之南宮蜀人率居前列如眉之師與揚邱之宋與李盡自政和執徐之歲至宣和之執徐僅一星終而同邑同郡接踵倫魁者四亦云盛矣自六飛駐揚進士遺梗命諸道提刑司選吏即轉運司各爲類試紹興元年始擇監司師守總其事張忠獻公時以元樞奉使川陝治秦州即秦爲類省試諸道之合蓋此乎昉爲舉首者恩視廷試三人至紹興五年十二月戊子詔書又申言之自十有七年何道夫對策謂蜀人難進易退高視天下而竊笑爲嫚秦所搯縣是蜀之首選而不對大問者率列之下科隆與初

元詔免策士禮文定公始以紹興五年詔書賜第由虞忠肅公之薦乃得召對文定而後首選又二十有三人皆未有不薦而召者議者謹曰以科目取之而不以科目用之安在其為舉首也不則曰蜀遠行都遠而見遺乃其所也是皆然矣以愚觀於窮達之既定者則有非人力所能升流也人之器識罔不在初請無以他資之士言之文定切負奇氣執辭適醜發為詞章閱深博大故自中興以來冠類試者三十餘人公所誠言人即知其為宰輔之器此何可以強致其後張義立之剛毅不撓何從叔之端厚無華人亦於始進焉知之且陰陽五行特二氣之大分而經緯錯綜氣聚而形化則人物生之於是乎有剛有柔即剛柔之偏於是乎有善有惡剛之善也其言直以暢惡也其言粗以厲柔之善也其言和以舒惡也其言闇以弱是則言也者命於氣稟之剛柔剛柔既分厚薄斷矣雖他日事業之廣狹時位之窮通亦未有不辭之此誠非人力可自升沉者唐人謂士之致遠先器職後文藝如王陽盧駱雖有才而浮躁銜露豈享爵祿者夫其浮躁銜露則氣稟之薄然也氣稟之薄而望其器識之厚爵祿之富得乎然則為士者果無所用其力矣曰不然也志有所守而大

本先立則氣得其養而生生不窮夫如是
可以變化氣質愚明柔強其切而學也必
不肯襲浮腫陋以至乎苟得其壯而行也
必不肯計功求獲以安於小成况又能行
之以剛健守之以篤實則輝光日新雖引
而聖賢可也奚區區科目名位之足云竊
意馮侯之乞言將以告于邦之士也故為
發其義者如此

綿竹縣湖橋記

前知綿竹縣宇文西叔峒今列屬版曹自
財賦所抵予書曰走也不敏為吏于紫巖
之下每惟是邦世職人物予不暇悉數也
而其尤著者如吾宗止止先生為碩鄉儒
范忠文公程大夫父子亟稱之魏忠獻
張公以精忠大義為中興各相其子宣公
則我之所自出也又以問學為世儒宗派
風蔚如實啓來哲而無以致高山仰止之
思也迺因人士有請度地飛鳧門外猪為
湖周廣六十有五丈伐石為四砥柱崇四
尺架梁其上而屋之衛符合十丈以通南
北車徒之往來始紹定四年春二月戊午
訖夏四月壬午竹木土石之工凡三千九
百六十有五合為錢五百一十九萬有奇
皆節縮浮蠹以營之人見輿梁之麗貫接
紫巖如虹卧波而不知役之我加與材之
所自出也願為紀其經始之勤而明其尊

德之志予嘗謂孔子問居之篇不知孰為之而其言天地之神為風雨霜露為風霆派形凡示人於覆載間者無非至教此義之至精者也繼之曰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又舉詩以明之曰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終之曰此文武之德也蓋自天地山川之神氣鍾而為人是心清明與宇宙之內流行發見者實同一原又推本而求之有如甫申之生乃繇十世而上文武二王積德所感嗚呼人之此心與天地山川相為流通固也而人物之生又係乎時數清明之感山川英靈之會祖宗德澤之積然則是豈數數然哉若紫巖之諸賢者真有以閱盛衰之運當消長之數矣因西叔之請併發其義嗚呼吾猶有望也夫

普州貢院記

禮部之有貢院自唐開元始國朝科舉雖襲唐舊而貢院之或廢或置或燬或復至崇寧而後有定所政和二年從董正封之請諸郡得立貢院然舍法既罷則貢院亦隨廢矣蜀自中興以來生聚教訓既百有餘年儒風丕振應書之士歲滋月益而諸郡校士非學宮則佛舍也其特為之官者遠則六十年近止三五歲耳普於東川號多士而亦寓于學宮嘉泰中郡人嘗議卜築其說曰即幸試士毋害也而前審後枕

士爭門入者來之皆坎也况孔堂肅穆而羣趨錯立喧瀆已甚蓋議改為建嘉定以來劉文節公大理少卿揚昌伯天官侍郎許成子與了翁皆欲縱吏其成而曠日綿襪或死或去臨平楊侯楚望宰郡蕃年郡以大治土地于國之陽曰和慶寺砥平席衍而勢爽明龍泉屹左鳳山峙右土從龜襲乃下令徙寺且庚鄰田以益之賦文東西五十南北六十既輟少府用度之贏又告諸本道轉運刑獄使者及卿大夫士以補其乏士受後要不以厲民面陽作堂左个之楹五堂後架樓其中又為堂列入內于東西二夾為主司直舍試士之廡東西鄉各三列中為堂皇深廣皆五尋重門昇別封彌騰錄之司庖福吏士之舍靡徹不備迂舊廡之麗于學而材可用者得十之一既就緒以書來誌曰伯雨為普人肇修曠典執事師帥本道敢微一言以寵靈之某為人記貢院記學官多矣然而考諸制度之詳略風俗之薄厚則未嘗不致疑焉且國初天下未有幸也慶曆三年以後雖用范文正公之議詔州縣立學然學未遍而詔旋寢矣迨崇寧以蔡京之請州縣無遠小咸得立學官之備乃躬手此國初貢院廢置亦無常君自崇寧至政和中都外郡咸有貢院貢院之備又防此夫既養

士于學又為貢士之官以重其事風厲作成是宜人才輩出以稱隆指然以今視之崇寧養才孰與國初崇寧以後得士孰與國初天下之理至於制逾密而故茲多法既詳而森不勝則亦必有故矣夫所謂科舉取士者非有比間族黨月書歲放之素直以寸亂之文一夫之目技自疏賤界之長治五侯三吏皆由此選此非細事也然而梅子其所謂四海士民之數能言之類至多也指世陳教言成文章質諸先聖而不謬施之當世合時務者亦無幾人夫使以言取之而不謬於先聖不慙於當世則雖以言取人未為甚失也乃自俗流世敗有司之操衡尺士子之揣程度者大抵舍其德性之知易其師友之素而相與求合於卑諂之中當歲大比往往竊取朝廷餘論薦紳奏疏與郡國邸吏所傳牘分條別纂綴以備問使朝廷清明君仁臣直則上無閣政下無諛詞正孝以言猶可得士脫不幸而遭時之難問紹述則贊紹述謀合戎則贊和戎欲開邊則是開邊大抵鑿經術以傳世好刺邪說以阿有司或者貪黷成風則貨取勢奪抑又有甚難言者然則雖為庠序以肆其業宮室以校其藝其不能以得天下士蓋可億而知之矣中興至今有百餘載治化休盛士習純美所謂傳

世好阿有司貨取而勢奪者固無崇政之甚然比歲以來不保其不厭然脫使始造若是則措諸事業抑從可知因楚望之屬記于予也慨然有感於世變之推移故直書其事以告之者若此或幸而刻諸石則校士於斯試言於斯者其亦知所發哉楚望二世登進士科所居有善政云

楊文安公祠堂記

古者天子之縣內諸侯也其祿故於采地得立廟祀外諸侯則於所都之邑焉九皆有酢有厭有餼有緩有祿蓋同氣之祠非舍奠祭菜鬻器用幣之比也春秋以降事已變古如莊周書畏壘事雖一時實言竊意吏祠于社已萌芽于此時秦漢而後封建壞郡縣吏計歲月代更有德於民如燕齊之樂公民往往立之社然猶配食于社未有特祠也蜀守文翁齊相石慶吏民為之立祠繇是桐鄉南陽眉城之祠史不絕書事之變古亦云甚矣居于定國為縣獄吏至又生而得祠人之生也氣聚魄凝奚從祠之其原既開乃有張武威任九真杜池陽陸浚儀之等皆如于祠建隋唐以降故侯之祠紛之史冊不可殫述而人以為異鉅然事誠戾古也而繩以甘棠勿剪之義猶曰變之正者隆興初眉山楊文安公以成德夙望由參知政事出領東

川節度府先是建炎三年公爲節度推官
建紹興十五年由潼川路轉運判官移提
點刑獄至是凡三仕于此矣流風善政蔚
其如存後七十年公之孫瑾復來領州下
車拜文安繪象歛歎感慎州宅有載德堂
刑獄使者解有德遠堂李宮有祥鱣堂節
度推官解有遠業堂皆邦人思公而致其
誠者爲之子孫不敢忘其祖則不敢厲其
祖之民爲政葺年民便安之耆耄請改建
文安之宇以昭弗忘侯徇民請度地考室
與趙文定懷德堂對峙而貽善某曰是不
惟吾祖所居官瑾也實此乎生今四百二
十甲子矣天子不以其不肖嗣守茲土視
事葺歲幸不得罪民士以貽吾祖羞是祠
之建匪吾敢私惟邦人是從公也嘗以使
傳州符尋臨是邦敢以邦人之請請某輒
然喜曰彼秦漢以來以佗姓而祠故侯實
辰古典然猶得爲變之正今以孫而祠其
祖尚古者外諸侯立廟都邑之近似是敢
以淺陋辭維文安公起太學試礼部冠萬
七千士退然無袿色而有威容曰此吾先
人所不能得者而以遺小子子蓋自是朝
翔外服十有四年始以趙忠簡公之薦有
位于朝泊檜枋固公亟詭外檜死而後躋
楚從位亟弼最後均佚潼川遂以祠堂之
祿老于家其年行閔閱有考功博士之議

有太史氏之錄有狀其行有鑑其道有序
其丈夫抵詞今足以華國各行足以砥俗
德量足以鎮浮夫非私於一州者特其始
衷終皆有潼焉莫府而識者知爲公輔之
器司臬事而察辭幣訟人自以不寃後以
前執政爲首民習其教不肅而成亘公之
去而民思之深今楊侯五十年州縣立六
郡守風績既茂擢延閣之直趾美復來邦
人懷今悼昔奉營之敬不懈益塵是區區
者誰實使之嗚呼楊侯視此其益知所勉
哉宣王命召穆公之甸江漢也曰于周受
命自召祖命蓋以乃祖康公命皇父之征
徐方也曰南仲大祖大師皇父亦以大祖
南仲命之古之人命其臣也必命以乃祖
之事豈惟繼世象賢所以刑善降德示之
儀法者多矣今陽侯實生是邦而朝廷又
命侯以文安之爭願瞻山川想象懋爰退
而衣德服訓以睦其民必揚然以想曰斯
民也吾祖文安公之所與共理也朝夕念
于前于衡于蕘于牆如照臨其上如陟降
于庭蓋有不見而著不言而形斯其爲善
政之助不已乎詩曰維桑有梓必恭必敬
止嗚呼侯尚勉之哉

毛氏慈惠莊記

氣載理而流形於天地有間餘不足相為
質也寒荻微息一不遂其生見者為動矧

灵而為人雖貴賤有分定感既有差等實
 同躅也古者比問而居夫井而耕出入必
 相友守望必相助羨不足必相補凶荒必
 有待委積必有給莫非使民相生相養以
 輔成天地生之德所謂由溺耽飢內溝
 澮布油然發衷非有為之地也後世以
 身發財者膠固滯各人緩急扣門拒之恐
 不峻孟子曰無惻隱之心非人也人與萬
 物並生則與萬物同躅乃今朝圖夕惟不
 越於一家一身之私吁天之予人也顧使
 之自有餘於一家一身矣乎人而不達乎
 親親仁民愛物之分藝則陷於不仁而非
 人矣子歸自靖之歲洪雅毛君拱已介子
 友史叔欽予謹得見自言其家世崇德好
 義道行於妻子蓋無不能充是心焉嬪董
 士族也嘗損金市田歲儲其入而昏嫁而
 喪葬而疾病而貧不自賸者於我手給董
 歿拱已又哀餘金以廣之今為田百畝別
 其王祖之籍築之墻圖書其疆畝而字之
 曰慈惠莊懼後之不我引也願得一言以
 為子孫之衣子語之曰吝嗇者陰氣之常
 亦有粗見理道頗樂施予不過泥滯於佛
 老卜祝之間至於力行諸身予當其義不
 為異端詠可以為難予能充是心而行之
 子孫安有不能以是心守之范文正公兵
 興義田到于今莫敢廢予無愧於范公之

心雖百十可知矣子何病諸不然匪義之
 循惟惠之行如異端有施有報之說責効
 於旦夕是有為為之本之則無其能又乎
 毛君作而日拱已雖不敏願書以為記

夔州卧龍山記

予父聞夔州卧龍山之勝開喜單於之歲
 歸自王朝至蜀門則避地之荆者敵瞿唐
 而下將登山而止紹定單闕之歲還自南
 遷至蜀門則避地趨峽者蔽渝江而下又
 將登山而不果先是丁文伯為帥守嘗以
 記屬予建同朝又言之中以不一山假
 恨弗慊也又二年而予守瀘山之主僧曰
 惠行叙山中之槩以督前諾其畧曰山為
 一山之望山趾距誠僅隔濠東一水其上
 咸為平寺寺雖名咸平而有天成長興開
 寶題識非始於咸平也寺之一有五龍水
 又為野豬池地上為山又數里乃至絕頂
 者舊相傳謂諸葛忠武侯駐軍此山池曰
 飲馬田曰東屯田所殖稻一方無與並美
 寺居高峯極清寒盛夏可袂衣山之泉之
 松人謂杜子美真諦寺詩變之諸刹惟此
 可當是必為真諦理或然也四朝御書閣
 與善法堂居中照烈帝忠武侯祠居左右
 後為便坐上有周閣又上為丈室傍翼窳
 軒凡二百餘楹由大士祠宇前路通觀音
 泉越野橋有一大亭巨石與喬木雜錯泉

灑之其下。遙見峽壁嶙峋，江声澎湃，賢橋之路又通。東屯客至，必裴回移晷。自慶元二一年了，偃主山嘉定三年丁使，以惠行繼之歲，修月葺以瀆，于成金碧，翠飛徒衆雲集，雖皆我所當爲，無足以污紀載。獨念山未有記，以詔久遠，蓋爲昭烈君臣少叙梗槩，予自守廬以來，方爲侯推明，渡瀘木末，勒諸叙南廟碑，今以行之，請也不敢辭，然而稽諸圖乘，碑銘而有可疑者，武侯之始卒也，人思之不置，巷祭野祀，不可得而繫，習隆尚充，請因人情爲之立祠，而朝論必謂礼秩之所不許，蓋自東漢而上，猶有以仕國墳墓繪象立祠，爲不盡然者，於是繫之，不得僅使即汚陽之墓爲廟，非親故不得祠，今山之有祠也，蓋闕乎世道之交，而莫知始於何時，子美之詩曰：玉殿虛無野寺中，又曰：一舸君臣祭祀同，則昭烈固與武侯並祠也，而張舍人震謂始命寺僧惠建，爲侯創祠，未知何時存帝廟，而廢侯祠也，近世張大寧鎬又謂先主之廟徒諸江濱，今復其舊，又未知何時存侯祠，而徙帝廟也，往牒所無，不可得而強考，大抵武侯自荆之蜀，與昭烈會其後，受遺于永安宮，往返道夔，皆駐軍是山，故自晉末平以來，託侯以名山，以侯名後人，乃爲侯立祠，夫既祠侯，則昭烈

之卒實，在永安亦何可不利，一時君臣既往而祠之矣，復慮夫委之空山，無在焉，守也，則爲寺以館僧，將爲永久之圖，此皆後世人情之推典礼之變苟，以致其誠信者，無不盡也，而予謂久近之實，則固不在此，方其以崎嶇之蜀，抗鬼蜮之魏，強弱不敵也，蜀師未出，而將星夜損，使操懿君臣肝衛得氣，勝負又不侔也，陳壽以私怨作史，如此管樂書，申韓以訖于祁山之役，憂志嘔血，誣謗亦非不多也，然而有不可得而泯者，夫天命不已，物生無窮，彼近功小利，與人之氣形，卒緣乎盡，而是心之止於所不見，感於所不係者，昭二灵，灵著在方冊，昭烈君臣尊君父，討乱賊之心，與山川俱存，以到于今，蓋不惟成都之繪象，渡瀘之遺跡，夔子之故祠，邦人扶植愛護，莫敢翦拜，雖八陣之見於新都，沔陽與今魚復之蹟，四頭入尾，隅落鈞連，隊陳相容，觸處爲首，所以寓先天心法之祕者，雖陵夷谷迁，是陳也，巨子載而獨存，殆若有神司之彼操懿君臣，欺孤盜鼎，雖萬世在後，與一利利害不相涉也，而三尺童子，且唾弃不之顧，陳壽誣讖，公理人之視之，如見肺肝，亦祇以自點，然則士之以千載自許者，其必有發於斯言矣，惠行潼川人，文伯名翽，嘗爲將，作監，今經略廣南西路，立朝鯁挺，故其

所崇尚者若此

重建四川總領所記

太府少卿四川總領所記
 以書邸某曰吾所居驛自開禧至紹定之
 遇單闕之歲皆危冠鈔發仲不佞承之於
 訂漬之餘披荆榛以舍官吏大懼無以存
 吏賄一民聽乃即舊址更治寺之門西鄉
 而為堂樓以築之左控寶峯右拊烏龍西
 指劍閣北秦三泉復者之儒富堂於樓之
 東凡昔節縮浮費以潰于戎昔天子之命
 我戎事矣仲敬共夙夜無敢失隊今名堂
 曰通濟以識弗忘樓各北定則取鄧亭仲
 剛中思耕亭語子為我記之某作而嘆曰
 於赫王明照知萬里使兵自食自食上
 下不相恤也有無不相通也胡可以一朝
 居北望所以答揚明命之意矣盡矣而
 予敢以淺陋辭雖然餉所主財桌宣制司
 主軍民二司之不相為謀也父矣蓋自建
 炎三年張忠獻公宣威川陝始承制以主
 管茶馬趙應祥開焉隨軍轉運使總領四
 川財賦雖云總賦未以名官也張公虛已
 以任趙公盡力以報自忠獻之去則交相
 為齟矣吳玠與開爭陸運而吳趙始不咸
 詔遣都漕親督錢糧以應吳俾制置大使
 庸益趣行大光乃以轉運司錢就糶于果

利闖而席趙文又不咸李子及繼之吳武
 安刻其乏與而吳李又不咸趙不奔繼之
 與鄭亨仲分隸宣總司錢而鄭趙又不咸
 然是時和戎既久未有緩急牽制之患也
 紹興之末主瞻叔之望以括民曰契與制
 置使沈德和介交章爭辯而王沈之不咸
 至是滋甚大抵三十四年之間二司紛紛
 殆如先正所謂三司取財已盡而樞密益
 兵無窮者實牙樞之術使營耳開禧以後
 事異前時吳曦生長邊陲習聞交爭之害
 而未睹相資之利密啓于韓侂胄俾宣司
 得以制財賦之入出其專以是而其實不
 然蓋贖既畜無君之心持託是為亂而正
 使由其術而不悟耳趙李明善宣刘志大
 崇之以是各相繼引去騰既授首財之僅
 存者六百萬是歲之出乃至四千餘萬陳
 勤節公咸未知所以為計微安沂公為之
 移屯戒戎運桌括財有以翼蔽而扶掖之
 勤節公逢孺亦未知依濟矣王君登代陳
 雖援節制之命出於權臣釐而正之是也
 不知二司之情不可以不通未幾而張東
 甫子震繼之歲虧四百萬莫非倚安公以
 共濟王鈗代張又昧乎此擠安公而去之
 始未見甚害也一旦虜乘虛大如董仁父
 居詎蒼黃度劍王董之執相抗不容以不
 易使也則揚九鼎代之以激叛卒之變於

是代視者任君處厚一惟沂公與南海崔正子是依僅克有濟崔去而鄭代之自五州三關以內日賸月削極於近歲而益不可爲矣歲人不及二十萬緡而歲出倍之四大軍歲爲糧百五十萬不關外居之而漕運裁一今二年之間失糶三百萬石關之內外七十餘倉又爲灰燼則官軍民辛九百餘人所仰哺者惟一分漕粟耳幾何而不乏於供乎某之生也後猶及周旋於泰禧以求諸公間竊以爲今之所謂四總領者名雖同而實則異事雖久而實則異蓋江上三總領自朝廷歲計其費爲之科撥而四川之歲入不能半其出則朝廷不問也總領之始所以察諸戎之欺且吝也今不惟不能以行其職而一司當入之緡當行之事反見侵於他司然則將爲之弛弓而更瑟焉其訓詞之所謂上下通青者乎上而朝廷以時科降歲有常數不必待其請也近而制其捆減成併屯虛實相知有無相通不必責其償也夫如是又以制捆之令行於戎司覈籍籍明功賞息餽賂行於監司牧之信期會節浮蠹登於財行於並邊諸郡固疆場以墾荒戢戎守以衛農毋從使文惟實德是踐毋事苟充惟經父是圖則日積月累政行令孚罰其有瘳乎易曰樽酒簋飯剛柔際也此上下同心

有無相通以共濟艱險之時敢發斯義用答楊明天子之丕顯休命北望沂公之嗣也才器開備甚似其先人云

合州建濂溪先生祠堂記

濂溪先生周子嘗仕于合陽子奉使東川日建爲州程三子易名先者下其奏奉常周子曰元二程子曰純曰正以制書頒二民子孫子既奉行惟恪且飭郡將買田以備丞嘗連帥永嘉曹叔遠嗣贊成事屬子記之未果也厥十有五年返自南迁起家守濂合士稅申之持張宗範養心亭題說諡子曰朱文公著通書附錄首載此篇今春官貳鄉度正每以爲恨曰宗範吾州人也而郡乘放失於是蒐求之累歲始得石刻于地中凡一百七十年而遺蹟儼存殆非偶然也周子故有繪象于學西偏地下賴江屢圯于水鄉進士羅艮十餘人嘗以請于予予爲發書太府少卿安癸仲得官屋于州岡前挹巴嶽銅梁諸峯而涪漢二水匯其下若天作地裁以待今日者扁曰瑞應山房以祠先生配以二程子郡少府又餘法用即張氏故址爲養心堂以館學徒又捐錢千萬以廣築盛之田是田也自夫子倡之今諸生之廩稍亦云備矣子也昔嘗有諾于曹度兩卿蓋踐言焉予嘗考周子以慶曆四年司理南安年方三十程

大夫詢謂其知道時二程子年十五大違從之游迨嘉祐五年僉書合州判官年方四十宗範又從之今細繹其養心說大抵與通書聖孝章相表裏秦漢以來諸儒臻斯理者蓋鮮嗚呼何三子之立志不九而聞道甚早與夫人生於兩間而與天地同休出乎百世之下而與聖賢同心使皆能以周子之說反而求之寡欲以養其心養心以極於無欲則是心之運明通公溥豈有一毫之私聞之哉或曰聖賢之論言寡欲矣未嘗言無欲也所謂欲仁欲善欲立欲達莫非使人即欲以求諸道至於富貴所欲也有不可處已所不欲有不可施則又使人即其不欲以求諸非道積月累必至於使心所欲而自不踰矩然後為至是理也管子得之明六欲之目孟子傳之開六等之科今而曰自寡欲以至無欲不其戾乎曰不然也往不能無感性之欲也知誘物化則為私欲矣故聖人雖使人即欲以求道而季康子放由求於申振蜀嘗以其欲為可乎近世胡仁仲推衍究極其言曰天理人欲同牀而異用同行而異情嗚呼學者之當以此求之則養心之說備矣姑識其說與學者商之

眉州江鄉館記

眉為西南空道郡寢之西故有舍館以羸

使客而遠於大江舟行之人溼濕無所江有亭曰共飲僅容租帳予為拓而大之門堂戶室視昔苟美然左扼神宇右阻民廬未能盡如初志也臨川李公甫某為守又為增拓焉復故亭扁跨中席為便坐前阿後翼左戶右牖明麗堅緻飾以花木周以宮牆而移書某曰子也助為此者蓋卒記之予嘗攷五礼之說雖有見於虞書而孔注自為抵牾至周官而吉凶軍賓嘉之目始見於經天吉凶人治之大者義廣而數緜固也而三百六十官職掌之闕乎賓客者七十有六天官所總實居十八蓋自司闕破閑以告司徒令野修道委積掌訝逆賓于彊於是共礼酒共陳酒共稍礼共齊道以至牢米瀆羊澤物幣齋各充其事司儀致館環人搜館小行人眠館蓋無一而不周當是時也不獨朝賓國客為然有委積焉甸聚焉以待羈旅雖行道之人亦有廬有宿以舍之食之矣非古人屑屑然為是不急之務也車馬有所實從有代伯政猶然故隸館以責晉與梁以護鄭里侯以覘陳不曰道路館舍之事而不足以為政也予恨是役不能盡如初志而公甫能卒成之故予樂道其事不復以不詞為解

鶴山先生大全集卷之四十四